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二六八册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六八/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301-11986-0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239013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六八）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魏奕元　沈瑩瑩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86-0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　　話　郵購部010-62752015　發行部010-62750672　編輯部010-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49.25印張　475千字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八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趙伯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竪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八册

集部

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五集

〔清〕黄宗羲　撰
吴　光
平慧善　校點

目録

南雷文定三集卷三……三六五

南雷文定四集目録

南雷文定四集卷之一

校點説明

黄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字太沖，號南雷，别號梨洲老人、梨洲山人等，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縣通德鄉黄竹浦村（今餘姚市明偉鄉浦口村）人。他是明末清初偉大的啟蒙主義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與教育家，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一位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他一生經歷富有傳奇色彩，曾以「半生瀕十死」形容自己的艱困歲月。其父黄尊素是明末東林黨的改革派官員，被宦官魏忠賢集團迫害致死。年輕的黄宗羲進京伸冤，錐刺閹黨成員，震動朝野。閹黨敗滅後，宗羲在南京參加復社。與顧杲等復社志士一起發動了驅逐閹黨餘孽阮大鋮的政治鬥争。明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清兵入關南下。黄宗羲與兄弟宗炎、宗會一起率領家鄉人民在餘姚起兵抗清，參加了長達十年的浙東抗清鬥争。抗清失敗以後，黄宗羲堅守民族氣節，不仕新朝，而潛心於講學著述，開創了以他爲學術領袖的清代浙東經史學派，編撰了一百十餘種、約計二千餘萬字的著作，涉及的學科有政治學、哲學、經學、史學、文學、數學、天文學、地理學以及文字、音韻、宗教、藝術等多個門類，可謂學問淵博。他除編集了近二十種宋、元、明人詩文集如《宋元文案》、《宋詩鈔》、《明文海》、《明史案》等大型著作，彙集並撰寫了約七十餘種學術專著如《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録》、《行朝録》、《易學象數論》、《四明山志》、《曆學假如》等書之外，還寫作了大量詩文。這些詩文，被稱之爲「南雷文」、「南雷詩」。其文超過五百篇，其詩不下千首。但我們現在所能搜集到的「南雷文」僅有三百餘篇，大多保存在《南雷文定》諸集中，另有一些散存於《南雷雜著》、《南雷文鈔》等稿本、抄本之中。可以説，《南雷文定》是黄宗羲文集的代表作，其思想價

值與學術價值不亞於黃宗羲膾炙人口的著作《明夷待訪録》。

黃宗羲《南雷文定凡例四則》自敘云：「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脱稿，未經持擇，今耄又及之，東岱不耆，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這已將編輯文集的動機説得很清楚，説明黃宗羲是將《南雷文定》所收文章視爲評定其一生學術成就的代表作的。

今稱《南雷文定》者共有五集，合計正文二十五卷，附録二卷。分別是：《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附《交遊尺牘》一卷；《南雷文定三集》三卷；《南雷文定四集》四卷；《南雷文定五集》三卷、附萬言《私謚議》、黃百家《梨洲府君行略》一卷。

據吴光考證，五集《南雷文定》中，前四集刻成於梨洲生前，是經梨洲親手點定或認可的。《前集》、《後集》和附録《交遊尺牘》，係由梨洲確定體例，並對舊本「間有改削」、「手爲點定」，而由其「私淑」、「後學」靳治荆（字熊封，曾任新安縣令）刊刻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歲，宗羲時年七十九。《南雷文定三集》三卷，卷首題「山陽門人戴曾、戴晟較訂」。《南雷文定四集》四卷，卷首題名「山陽門人楊開沅較訂」。據黃宗羲之孫黃千人爲第五集所撰《識言》，三集、四集即爲戴氏、楊氏所刻。據徐秉義序（原載第四集卷首），第四集刊成之年似在康熙二十八年。總之，此四集連續刻成，時間跨度不會太大。誠如近人陳乃乾所撰《黃梨洲文集舊本考》云：「三集、四集與前兩集非同時所刻，選擇排比似不及前兩集之謹嚴，刻行歲月不詳，惟刻成在先生生前，則可確知。」

《南雷文定五集》則與前四集不同，編定刊刻於梨洲身後。此集又名《病榻集》、《病榻隨筆》，正

文三卷，收録宗羲晚年（八十三至八十六歲）所作文二十一篇（其中五篇係舊刻本的改本），附録卷收録萬言《文孝梨洲先生私謚議》、張希良《黄忠端公暨文孝公入省郡鄉賢祠看語》、黄百家《先遺獻梨洲府君行略》三文。卷首有沈廷芳《序》、黄千人《識言》。各卷首頁均題「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參訂，休甯後學程志隆較刊」，末頁則題校字者黄千人等人姓名。據黄千人《識言》、沈廷芳《序》可知，宗羲晚年所作文未及編定，而由其子黄百家編定爲《南雷文定五集》，其刊刻之年是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全祖望《南雷黄子大全集序》云：「南雷先生之集，累雕而未盡。其稱《南雷文定》者又四種，而壬申以後曰《病榻集》，亦不預焉。」壬申爲康熙三十一年，宗羲八十三歲，之所以此後之作「不預」，是因爲前四集已經刻成，無法編入了。據此，我們可以斷定《文定》前四集刻成於宗羲生前，約八十至八十三歲之間。《五集》則編刻於宗羲身後了。

《南雷文定》的刻本、印本衆多。主要有：康熙二十七年及之後數年靳氏、戴氏、楊氏所刻《文定》前四集，是爲此書初刻本；咸豐五年南海伍崇曜《粤雅堂叢書》本《南雷集》（前集、後集、三集共十九卷、《南雷詩曆》四卷，合計二十三卷）；光緒間慈溪馮祖憲耕餘樓刻本（前集、後集、三集、四集合刻本，共二十三卷）；光緒三十一年杭州群學社石印蔣麟振編《黄梨洲遺書十種》本；民國八年上海掃葉山房增補《梨洲遺著彙刊》排印本；民國年間中華書局編印《四部備要》本（以上三種均據伍氏刻本重刻或排印）。《南雷文定五集》一直未與前四集合刊，現有兩種單行本，即乾隆二十六年沈廷芳參訂、程志隆校刻《南雷文定五集》三卷《附録》一卷本，民國二十四年四明林集虚據原刻本翻印之《藜照廬叢書》本。

除上述《南雷文定》合刻本或單行本外，還有兩種對《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鈔》、《南雷雜著稿》等分類合編本。一種是一九五九年中

華書局鉛印陳乃乾編校的《黄梨洲文集》，此書參校了靳治荆刻本、伍氏粤雅堂叢書《南雷集》刻本、林氏《藜照廬叢書》刻本和《南雷雜著真跡》稿本。另一種是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初版、二〇〇五年新版沈善洪、吴光主編的《黄宗羲全集》第十、十一册所收《南雷詩文集》鉛印標點本。另外值得一提的，一是宗羲生前曾親自編定《南雷文約》四卷選目，由其再傳弟子慈溪鄭氏二老閣主人鄭性、鄭大節父子校刻於乾隆七年，現存《二老閣叢書》刻本；一是黄宗羲《南雷雜著》手稿本，經二老閣主人及其後人幾經輾轉，幸未遺失，現存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業經吴光整理釋文，定名《黄宗羲南雷雜著稿真蹟》影印出版。這兩種南雷文稿對校勘《南雷文定》均有價值。

此次點校，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南雷文定》（衹收前四集，鄧之誠舊藏康熙間初刻本）及《南雷文定五集》（程志隆刻本）爲底本，以《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南雷集》所收《南雷文案》、《南雷續文案》（即《吾悔集》）、《南雷文案三刻》（即《撰杖集》）以及《南雷文約》、《南雷雜著稿》《粤雅堂叢書》本爲主要參校本。由於在從《南雷文案》到《南雷文定》的編刊過程中，作者已經作了較多删改，故本書以《文定》爲準，參考《文案》原刻本（萬斯大校訂、朱人遠點定的《南雷文案》康熙原刻本）、《南雷雜著》稿本以及其他校本酌出校記。爲簡便起見，校勘記中僅以簡稱代表南雷各集的書名。各書簡稱是：《南雷文案》稱《案》，《吾悔集》稱《悔》，《撰杖集》稱《杖》，《南雷文定前集》、《後集》、《三集》、《四集》、《五集》分别簡稱爲《定前》、《定後》、《定三》、《定四》、《定五》，《南雷文約》稱《約》，《南雷雜著稿》稱「稿本」，《粤雅堂叢書》本稱《粤》本。《粤》本《定後》卷一之後有一篇《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爲底本所無，今附於全書之末。《續修四庫全書》將前四集與第五集作爲兩種書收録，今仍其舊。又，《五集》之底本未收沈廷芳《序》及黄千人《識言》，今依《藜照廬叢書》本所收二文，整理後

附於全書之末。

本書《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附録《交遊尺牘》一卷由吴光校點,《南雷文定三集》三卷、《四集》四卷、《五集》四卷由平慧善校點。由於校點者水準所限,疏誤在所不免,敬祈讀者不吝指正。

校點者　吴　光　平慧善

序

梨洲先生之文，昔爲門人所集者有四。今行年八十，乃取四集，手自决擇，總爲一書，命之曰《南雷文定》。夫有先生之學而後可以删先生之文，求之當世固少，待之將來又曠遠而不可知。今先生自定，皆醇無疵，可以傳矣。余因讀而論之曰：從來作者多矣。其文雖美不傳，即傳亦不大顯，何也？無源之水，不實之華，無益於人故也。古之爲文者有三：太上聞道，其次砥行，其次博物。文其言以載之，是以久而不廢。是三者得其一二，皆可以傳。由漢以來，能兼之者或寡矣，梨洲先生其庶幾乎！先生以蕺山爲之師，其爲學慎密而切實；以忠端爲之父，其立身高尚而端方。其於古今載籍，宇内事理，四通六闢而無不該也。故其發於文者無所不備，有體有用，多見多聞，爲博大有用之書，使覽之者取資無窮，豈徒以言辭之美焜耀耳目哉！

當今道術分裂，學者各守一偏之見，互相詆毁，於身心實功茫無所主；觀於先生之文，使志趨不定者，如弱喪之子得所導而還歸，故求觀聖人之道者，不可無此書。立身不謹，往往溺於流俗而不自知；觀於先生之文，於忠孝氣節之事，多所辨明，令人有廉頑立懦之志，故列於士君子之林者，不可無此書。不學無術者，難與論經世之事；觀於先生之文，可以釋六經之疑義，可以補前史之缺略，勝國人品，前朝遺事，以及天官曆數之家皆可考正，故寡聞淺見之士，不

可無此書。先生之文，豈賴余序！忝序之者，蓋論其博大有用，以告天下後世之讀此書者云爾。崑山徐秉義謹書。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説，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衒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繢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爲也。

梨洲黄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成，爲忠端公主器，成童之歲，即能尋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蕺山，爲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況生當易代，變故疊更，其所以煅鍊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搶呼迫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而卒能藿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海涵地負，睥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鞶帨者所得而埒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寧爲名山石室。於

是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既往而示來兹乎！治荆不材，雖以銅墨羈絆，未得往厠門牆，然讀其書，見其人，不勝私淑之慕。爲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密後學靳治荆拜篹。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黄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聞孔子之言曰[1]：「文不在兹乎！」是文即道也。孟子既殁，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焕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尚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兹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册兔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贍而無其精深；寧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

[1] 「聞」，《粤》本作「引」。

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説。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之文章矣，寧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即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寧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梨洲先生世譜

姚江黄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發之始祖。一居慈谿吴嶴，一居鳳凰山竹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居三十年，又徙餘姚之竹橋，柳道傳詩「連延黄竹浦」是也。則梨洲先生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故以下四世皆失名諱。第七世文茂，字茂卿，始登泰定甲子進士第，授餘姚州判，從學吴草廬，歸而主教於鄉。每令學者静坐數日，然後得親函丈。子三人：德彰，至順庚午進士，任浙江宣司；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諭；德澤，武舉，以都元帥鎮定海。

又一世均保，號菊源，洪武庚午貢士，北平道御史；墀，與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難，賦詩「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赴水死。失其世次。

第十世韶，字九成，成化己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翊，字九霄，書畫皆入能品，而菊花尤傳於世。九成有《道南八景》詩，其和者華亭張東海、常熟桑民懌也。伯川，字德洪，號蜇菴，舉天順壬午，除建寧府教授，主考陝西，有《竹橋十咏》。同邑倪小野稱其「蕭散閒遠，超於塵外」。珣，字廷璽，成化辛卯鄉試榜首，登辛丑進士第二，歷官南冢宰，逆瑾勒令致仕。卒謚文僖。

第十一世堂，字勉敬，號南浦，弘治壬戌進士，擬第一甲，未傳臚而卒，鄉人至今

稱爲探花也；嘉愛，字懋仁，號鶴谿，正德戊辰進士，從王文成講學，卒官欽州；嘉會，字懋禮，號履齋，舉弘治辛酉，知金溪縣；嘉仁，號半山，其詩清新不加雕繪，有自然之色。

第十二世夔，字子韶，嘉靖乙卯貢元，從文成於稽山書院。

第十三世尚質，號醒泉，舉嘉靖己酉，守景州致仕，詩與山人楊珂齊名。

第十五世琜，字鳳署，萬曆庚戌進士。

譜繫不能盡書，書其著者。

梨洲之世，自州判叔父世堂而名諱始可得詳。世堂生文貴，文貴生子尹，子尹生安祥，安祥生廷杲。廷杲生璽，字廷璽。兄伯震出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往求之，裂紙數百張，繕寫兄之年貌籍貫爲零丁，榜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卒無所遇，不懈益虔，流轉襄、漢間。至道州，入廁，置傘路旁，伯震適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黄小雷記」。小雷者，璽之別號。伯震方疑駭，璽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遂奉兄而歸。

廷璽生諒，號素菴，舉義倉之法於里中，年八十。

素菴生稔，號東河。娶章氏，撫其孤子。孤子入城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未嘗先一飯也。守節數十年。

東河生大綬，號對川，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爲庫子，老吏不能欺之。知其孫忠端公必貴，嘗問之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對曰：「三品。」忠端公以七品死節，故老言其不驗。未幾，贈官三品，追封對川爲太僕寺卿。

對川生曰中，號鯤溟，以《易》爲大師。諸生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氏内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小民，公投以治生帖，伍伯叩頭請死。吏亦從此不敢近伍伯。□之逆案尚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此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

鯤溟生忠端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天啟間官御史，劾魏忠賢、客氏，削籍。三吴詆言翻局，以公爲主。逆奄忌而害之。贈官，賜祭葬，謚忠端。

梨洲先生名宗羲，字太冲，號梨洲，忠端公之長子也。忠端公五子，著者三人：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自鶴山至先生爲世凡十七云。南雷里，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大述《黄氏世譜》冠於集端，倣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門人萬斯大述。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脱稿，未經持擇。今耄又及之，東岱不奢，鈎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静，盡定昔日文。但當鈎除，差易爲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間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余多叙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此後施瀾倒矣。林鬳齋曰：「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煩於吾友也。

姚江黄宗羲識

南雷文定前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南雷文定卷一

遼陽靳治荊較訂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即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❶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❷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❸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塲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

❶「杜」，《粤》本作「柳」。
❷「杜」，《粤》本作「柳」。
❸「杜」，《粤》本作「柳」。

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删削有待。

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

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没於應酬訛雜之内，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异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兹選，彼千家之文集厖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絶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

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❶

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説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没，❷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説，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黄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

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蜕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君房之鄙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

❶「顧」，《粤》本作「固」。

❷「汩」，原作「泪」，據《案》、《粤》本改。

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歉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高元發三藁類存序❶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瓣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瘰語流注，❷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深淺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

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

❶「類」字原脱，據目録補。

❷「瘰」，《粤》本作「瘑」。

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爲通塞也。

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圃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屛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塌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傅、周、召、孔、孟，豈真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後葦碧軒詩序 己酉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

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詠》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

妻死子夭，子婦去幃，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

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鬬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復讀書萬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

先生嘗以底草囑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死後能守則守之，無俟桑主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凄月苦，定聞鬼唱，慎毋爲賣醬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❶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爲徒嘔。」余悲其言，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

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戾句，❷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盞，懸筆敘此，蓋余與

❶「必」，《案》作「心」。
❷「戾」，《粵》本作「累」。

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己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闔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隔絶，於是學僊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説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宫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烏，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沉，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留穢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爲蟲魚啗盡。昔悫公以天童、儲公以靈巖屬余發凡。念士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留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

己酉十一月，來遊達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閲，鏗然橡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丘一壑光景絶可憐愛耳。

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蹕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宫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宫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即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

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黄金銀宮闕且收之爲籬落間物，其亦可慨也夫！

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晝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憒憒耳。

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其有爲之調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脱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毘陵、晉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

末學無智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

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娱，因爲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爲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即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譔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爲各録，取其詩文，選定爲兹集。序曰：

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鸛鶴欬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絶絃也。蓋其爲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絶人，彷徨痛

哭於山顛水澨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

獨怪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

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亡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 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爲法曲，而托之木玄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爲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爲。按木華字玄虛，在晉爲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朓、何昕、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

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齟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岩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畧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概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

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爲别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

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密岩，探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岩，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録》，余則爲《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亡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

海内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卧子興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絶矣。吴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纂嚴，此山遂爲戰地，血瀑魂風，嶔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即不然而自絶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糧糈，山原石道，别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芒屩槲笠，未沾岳雨，茲山

亦遭勞攘。高棲之志，❶尚無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滂然。

學禮質疑序 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巓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

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鋭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者，❷於今則爲絶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

❶「棲」，原作「樓」，據《案》、《粵》本改。

❷「顧」，《粵》本作「固」。

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填膈，方欲求海内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 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麤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説争長於黄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

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遥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 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 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 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 陳宜中之契濶，《心史》亮其苦心；黄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 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寉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

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

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❶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篾如者，故當辯其真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楊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説，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❷於是縉紳先生間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冤矣。

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

❶「淒」，原作「棲」，據《粵》本改。

❷「宋」，《粵》本作「詩」。

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概以宋詩抹摋之，可乎？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余所論著，矻矻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簡獨，永絶塵粃，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謝皐羽年譜遊録注序

徐野公刻《晞髮集》，且創爲《皐羽年譜》，注其《遊録》，讀皐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曾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讖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

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皐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皐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

其間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

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辯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骼》，與公謹説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輦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用。❶《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卻與雲溪戊寅相合。彭瑋主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酉，然言「八月發寧、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言：『楊輦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經建寺」，❷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尚相出入，而況彭瑋之武斷乎！

《西臺慟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吴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翺，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絶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衡與桂芳俱爲睦人，則乙、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爲實也。不知野公以爲然否？

年譜之學，別爲一家。李文簡著范、

---

❶「用」，原作「川」，據《悔》、《粤》本改。

❷「經」，《悔》作「毀」。

韓、富、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博洽，然文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捃拾溝渠牆壁之間，欲起酸魂落魄支撑天下，❶又非文簡之所及矣。

張仁菴古本大學説序❷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蒸籩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欸然良對，閒談律吕，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匀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吴門薄子珏方講此學，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尋謝世。秀初白椎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説矣，頗爲惜之。

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薦出仁菴《古本大學説》，云是晚年維楊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尚在離合之間。此説出，紛紜聚訟，諸義盡墮，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横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

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

❶「下」，《悔》、稿本均作「地」。
❷「序」，原脱，據目録補。
❸「珏」，原作「班」，據稿本改。

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没，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辯之，不爲墉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説，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

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毁，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僵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薦刻之。

留别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西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越中甬上也，戒邑中之士大夫胥會於北寺。余留者兩月餘，已而省覲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别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質鹵莽，諸子風華掩映千人，多廊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

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衹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爲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宋之爲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换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别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爲二。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

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説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

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爲秋，摛藻爲春，將以抵夫文苑也；鑽研服、鄭，函雅故，❶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爲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乎？

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洒掃先師蕺山之門，而浸淫於流俗，紘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爲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眷於離別者，較諸子而益甚。雖然，諸子與某相隔一帶水耳。天朗氣清，夏蓋空翠可摘，此固晁無咎行吟之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儻聞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束髮出遊，偏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侁侁，滿盈江湖，莫不危舉藝文，❷共矜華藻，塲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脱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

❶「故」，《粤》本作「正」。
❷「危」，《粤》本作「氾」。

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吴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兼輛。自非闒茸閭閻之輩，❶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填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

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啟、禎一輩之士老死畧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讙鳥聒，過耳已泯。蓋不特鸒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没者，曾異撰之《紡綬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況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

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斂拆洗，生吞活剥，大言以爲利禄之媒，較之啟、禎間，卑之又甚矣，蓋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絶，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遡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絶港矣，而吾友杲堂横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

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怵他人之我先」，

❶「闒」，《案》作「闤」。

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摇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怵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南雷文定卷二

遼陽靳治荆較訂

天一閣藏書記 己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

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没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畧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强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

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説家目録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

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繙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侣，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檇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畧皆鈔本也，余勸吴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莫。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吕及父，吴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麓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録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閲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説》、《東都事畧》。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橱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

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録》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災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

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殁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虚。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齋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❷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

❶ 「余」，《案》作「今」。

❷ 「圃」，原作「園」，據《粤》本改。

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己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横截其間。又地勢卑下，曹娥而東未入姚江，率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篷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爲甚難。

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墅橋。遡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爲二：挽壩而上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即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遡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薨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廓然、運副韓彦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壩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浚渣湖，别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别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扶喪舟以進，畧無欹側，舳艫相銜，俄頃俱濟。自是以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南弱十里，歷陡亹、横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轆轤，北堰則徒手舉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掠夏蓋湖渡百官江，即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路會，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拖堰之勞，無候潮

之苦，較曹娥而東相懸絶矣。

然按周益公《思陵録》，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里，濶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止水，别設浮橋渡行旅。大舟例剥載，小舟則拖堰而過。梓宫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昇轝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轝舟不能入，横截南岸，册寳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既而靈主亦來，復衝册寳，勢尤可畏。運使趙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潮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

錢塘之渡，自昔爲難。孫覿誌汪思恩云：「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稛載而行，半渡弭檝，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别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沉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空言申勑，安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濶，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攙入，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滯矣。是故

吾邑風氣朴畧，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畧變爲智巧，是則非三江疊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内，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 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

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踪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决，❶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

❶ 「决」，《粤》本作「幾」。

挽之而歸。

嘗觀史傳，❶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❷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 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 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剛常之寄反在草野乎？❸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

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并舍利以去；住持僧傳瓶無以眩人，用真珠裹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

❶「嘗」，《粵》本作「合」。
❷「者」下，《悔》有「簡策」二字。
❸「剛」，《粵》本作「綱」。

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象和爲住持，❶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即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啓閉一二山野驅烏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譸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

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即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窻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即舍利亦復何奇，而况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雰靄澒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撒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

❶「象和爲」，原脱，據《案》補。

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眙瞤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

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沸響，扃鐍人間，邨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蠖蟄，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嗑，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故爲玄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脇，藜蓬臭蔚，❶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礐石罔草，碎碑埋磚，枯胔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僊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冶鳥木客，宵崒幽深，❷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恒寒而無燠。

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泫然。

❶「臭」，《粵》本作「蒼」。
❷「宵」，《粵》本作「峭」。

念祖堂記 丁巳

吴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吴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

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謡，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説，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脱』，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摇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

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草草：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

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過朞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

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廐。馬廐之後，鬮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羡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南雷文定卷三

遼陽靳治荊較訂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竪，一竪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竪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竪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即是一橫二竪，已成過去。第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竪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疊。又即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竪，成一千二百，爲第三疊。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板橫爲九道，❶竪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板橫爲五道，❷竪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❸色黄下珠。❹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

❶「刻板橫爲九道」，原作「刻橫板爲九道」，據徐岳《數術記遺》改。

❷「刻板橫爲五道」，原作「刻橫板爲五道」，據徐岳《數術記遺》改。

❸「色青上珠」，徐岳《數術記遺》作「色青下珠」。

❹「色黄下珠」，徐岳《數術記遺》作「色黄上珠」。

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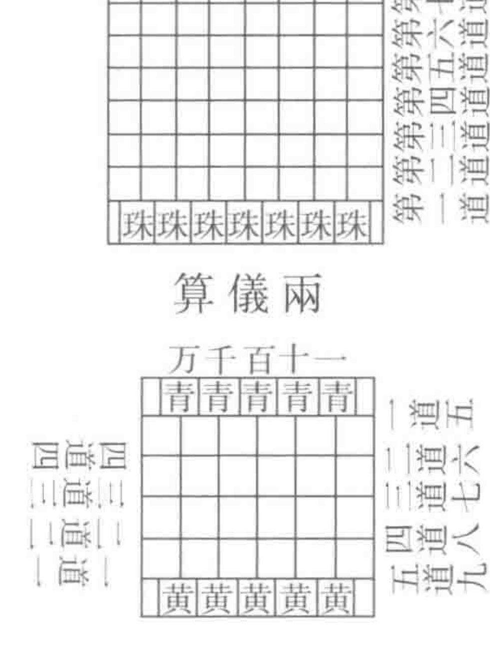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卧算爲年，立算爲日。」卧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疊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疊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疊爲準，第二疊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疊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流變三疊圖

橫　豎　橫　豎

第一叠　第二叠　第三叠

千　百　十　一



答劉伯繩問律呂癸卯

《漢志》曰：「黄鐘爲宫，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吕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黄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宫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黄鐘至尊，❶無與並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宫，其下所應之聲，即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即爲宫之律也。黄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宫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黄鐘。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吕、夷則、夾鐘、無射、仲吕六者爲宫之時，七聲不備，則黄鐘不得不受役。而黄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用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黄鐘宫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黄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黄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黄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黄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黄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❶「尊」，原作小字「家諱」，係避黄宗羲父黄尊素諱，今改。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太族長八寸，❶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説，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邢雲路云：「即是上文聲律數。太族八寸爲商，❷姑洗七寸爲羽，❸林

❶「族」，《粵》本作「簇」。
❷「族」，《粵》本作「簇」。
❸「姑洗」，原倒，據文意乙正。

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雲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即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

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黄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説，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吕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黄鐘。其説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説也。其實古之旋宫，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爲宫者，即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畧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脉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强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

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

《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❶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

❶「爲」，《案》作「其」。

言之未去乎？ 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

《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 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 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

《孔司勛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 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遷葬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 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

《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 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 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 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

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脱，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 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 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

《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 書中「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 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爲座主也。

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絶」，此是確論。 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絶也。 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説所以愈不明也。

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

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尚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

《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稺筆而少遒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

《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

《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

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

荆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爲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

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尚不勝數也。觀荆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

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説，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

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己酉朔，十月爲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

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❶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吴伐陳，楚救陳，孔子絶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即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説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圜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於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强。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强。又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是爲圜周二尺七寸有奇。圍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説，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虚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

❶「年歲」，《粵》本作「生卒」。

分，即圜積也。圜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圜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圜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虚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

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凑，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缺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缺
釐釐五毫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釐釐五毫
缺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釐釐五毫	缺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争端書

大鑑之後爲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潙山，此潙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黄檗，黄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絶，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絶。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

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户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户者也。自立門户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户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凉。雲門、法眼，其宗既絶，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嘔噱。《會元》附註以丘玄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絶。洞家指爲僞碑，以爲玄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録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

傳》中，其末云：比丘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真、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尚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黄元公因丘碑所載節使抛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脱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説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

自第二十八而上嬴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

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1]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銷卻一甲子，第二十八即第二十七矣。

《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畧相同也。

黄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甲子昧爽會於牧

[1] 「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原漫漶，據《案》、《約》本補。

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内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❶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觀其序，生魄於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齋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黄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爲第二十八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戊午

示楚郴《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曆爲絶學，謂帝王曆數真傳。夫律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尚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

❶ 「日」，原作「月」，據《尚書正義》改。

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剥、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黄鐘三寸九分之説，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去，❶以爲律管之長短出於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剥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黄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黄鐘、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鐘、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

❶「去」，《粤》本作「合」。

此等即郕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剥，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剥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綳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説，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其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

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虚、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曆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虚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虚，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虚、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虚也；❶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

❶「嘗」，原作「當」，據《案》、《粤》本改。

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删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别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己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强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西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宫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宫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异，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虚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宫有餘也。姑以

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南雷文定卷四

遼陽靳治荆較訂

答萬充宗質疑書 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絶塵，即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欵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

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綳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

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即古之啓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

曆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雜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孝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

即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僞，吴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鶻突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❶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尚書·胤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兄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弟有日食曆明之，

❶「日有食之」，原作「日食有之」，據《案》改。

侯晤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萬充宗雜問❶

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强，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强，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説乎！

❶「雜問」，原作「問鄉射侯制」，據本書目録改。「問鄉射侯制」，移入本篇第一行，爲第一問。

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之鵠，❶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位在堂上，❷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解經，❸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❹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❺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

❶「之」，《粤》本作「建」。
❷「位」，《粤》本作「固」。
❸「解」，《粤》本作「釋」。
❹「輕」，《粤》本作「異」。
❺「此」，《粤》本作「夏」。

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滅」，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

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❶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　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説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説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

❶「古今算」，原作「今古算」，據《粤》本改。

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於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衿，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於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於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户西當扆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矣。此猶

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户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户東者，以阼當房户之東。若設於户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户牖間當扆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碍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於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吴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於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於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於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於此。蓋祔者，既虞之後，埋重於祖廟門外，即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於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

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碍於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於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於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即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即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絶，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即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即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即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於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説。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剏爲此説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於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既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

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即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即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即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别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説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説，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别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説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中履《古今釋疑》，❶稱密之先生之説，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

❶「方中履古今釋疑」，原作「方履中古釋疑」，今依文意改。

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説如此。某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黄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即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

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於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乘喪未畢而言也。❶ 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即格物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即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即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於上耦之物，中耦則止於中耦之物，下耦則止於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於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則仝也。

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物之物，當於本末

❶「乘」，《粵》本作「承」。

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此雖静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即静遠所言乎？

兄與静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説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己。岐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於聖學。今以度尺而午畫物通於物，❶當物及物通於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爲畫物，以吾心之明覺爲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説，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只於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静遠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末末有能透本者也。静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即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於物之爲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於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於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即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

❶「午」，《粤》本作「中」。

復，不失其序，❶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溢而爲七情之喜怒哀樂，❷此知之所以貿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

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説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纔爲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宜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録中，門弟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試以語静遠，不惜批示，共尋先師之學脉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止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❸其有主事之名，與録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❶「序」，《粤》本作「正」。
❷「七」，《粤》本作「性」。
❸「止」，《粤》本作「只」。

給事章僑、學士曾彦、祭酒羅璟、員外夏寶、知州萬韞輝、教諭江振、甘燧、賈進、主事張庠、郎中王應奎、修撰習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譜中皆有文章，其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章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布政使。曾彦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侍讀。羅璟字明仲，南城人，憲、孝間名臣。習嘉言名經，以字行，新喻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至大理少卿。餘俟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覃爲靖康間人，死節於金兵，入《忠義傳》。清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人物，在《唐書》爲甚畧，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嵊縣鄭侍郎幼倫之後，不知《宋史》神宗時有其人否。

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郎附見。然在《嵊縣志》中不宜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爲北祖。曄生茂，茂生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此，而誤爲宋誤爲嵊耶？

復秦燈巖書 名松岱，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回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備蕺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涕。

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 前從定侯得見高彙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爲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 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知之説，❶即忠憲格物之説也。 明眼所照，千門萬户，鎖鑰齊墮，❷始知東林自有真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爲之三復。

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謂不然，非尊德性則不成問學，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 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 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

又言新安、姚江爲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即宗姚江，不可别自爲宗。 此亦先生門面之言。 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静，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 先生患别自爲宗者足以亂宗。 夫别自爲宗，則僻經怪説，豈足爲宗？ 弟所患亂宗者，乃在宗晦菴、宗姚江之人耳。

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 先生解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 究得無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 弟以爲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 忠憲單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 大畧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一著，

❶「知」，原作「和」，據《杖》改。

❷「鎖」，原作「鑽」，據《粤》本改。

❸「尊」，原作「先忠端諱」四小字，黄宗羲之父諱尊素，今據文意改爲「尊」。

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爲此説。弟究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步步是虚，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深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虚空之面目；儒者動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也。弟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日。

南雷文定卷五

遼陽靳治荆較訂

明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公諱邦孚，字汝永，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以世官徙寧波。公嗣爲指揮僉事，轉浙西督運把總、山東都司僉書。萬曆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海援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參將，改温、處，移副總兵，分守江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福建。又明年，予告。

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

山東時踐更入衛，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毁之。公曰：「徹殿廡足以救庫。火政，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

征倭九師敗績，朝議從海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師屬公守鴨緑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斂骨埋之，設厲壇以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禪將王元周至中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

其在温、處，閩人稱商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飄而去者，官司莫可問。❶公曰：「第

❶ 「可」，《案》作「何」。

令閩舟不得入浙，浙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之舟，苟遇姦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爲令甲。

其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下雜墳爲鍬鍤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改收棄骨，是吾邀惠於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

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公一稟其舊。有夷舶飄墮境内，時日本爲國讐，撫臣因以爲功，公争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遺之，島夷皆感泣去。公之武事，其有儒風多類此。❶

始祖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户守滁州，從大將軍北征，戰殁，贈明威將軍。子鐘，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戰死檀江舍。弟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哨鋸門，見兩炬燭天，以爲賊舶，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皇祖。廣東督理海防參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考。母黄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矣。

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獨謂不然。尚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矯枉重武，其所重者皆麄暴之徒，君死社稷，免冑入賊師者無一人焉，荷戈衷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

❶「其」，《粤》本作「具」。

有卿相之才而爲武，亦猶威寧、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場屋嵬瑣之士而謂之文乎？嗟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

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十八日，塟西皋，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筮吉指南》、《通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人；繼陳氏，封恭人。子泰，丙子舉人。女五人，壻范鴻、陳宗憲、傅錦、董應稷、聞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孫女一，字謝爲兆。余嘗至西皋，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録》乃謂高皇不奉龍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趾，如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考故實者，萬氏其不爲杞、宋乎。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塟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别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頴異，未冠，廬州即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歉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曆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

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叙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衚衕，逆奄建祠，適與之隣，衆議屬公監工，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詣！」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參政，分守建昌。公駈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參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

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没，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牆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賣公避去，然終踰絶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圜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筸之兵以待不虞，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沖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盧州入郎官，盧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

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横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處，自在填詞。一時玉茗、大乙，人所膾炙，而粉筐黛器，高張絶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篦》，借賈島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吴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昭則槲園弟子也。槲園，公填詞別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脱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内典，時師撰述，拈卷即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導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中山水，思興名刹，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於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籃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黄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五人：汶、渭、晟、志矩，廪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黄浦，余送葬河滸，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汶、旦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憶其大畧而誌之。且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

銘曰：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菴攷

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諸爕張元，時所酙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況愈下。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尚俟來者。

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内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黄漳海、范吴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蕺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磬死，❶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

雋里徐公，諱石麒，❷，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宫保尚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强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悦。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内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

❶「磬」，《粤》本作「經」。
❷「麒」，原作「麟」，據《悔》改。

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誣贓，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塟價，罪公削籍。

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户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没者，其資有餘。❶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黄少詹道周、黄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❷以鈎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擯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

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禄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

❶「資」，《粤》本作「貲」。
❷「斷」，《粤》本作「鍛」。

尾，萃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廋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真爲尚書。

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剥，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沴，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簠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傾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闌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藩，覆遼蹙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欵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犯邊疆即勿論，❶僇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即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

❶「犯」，原作「他」，據《粤》本改。

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内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鋭，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奥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檏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爲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

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憸滑之術，以搆兩相。於是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横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謠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蕺山於召對犯顏救之。蕺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凛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

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

江左嗣興，❶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蕺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天下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扞將，❷宮奴市獪，時相爲帝。中旨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刓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徇難，❸先帝尚遺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譮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苦其折讓，❹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欵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卧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

❶「左」，《悔》作「右」。

❷「扞」，《粵》本作「悍」。

❸「徇」，《粵》本作「殉」。

❹「折讓」，《粵》本作「直諒」。

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顔色如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内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

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鋭於有爲。向若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於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於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虚名潤色，詎能免於閏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

公清修絶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扇歌鐘而已。❶ 弘長後進，❷ 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没，公力言當事，止没其田産，而捲握之物不與；讐竹亭者，又欲竄其子弟於許都叛黨之内，公復理

❶ 「扇」，《粤》本作「麈」。
❷ 「長」，《粤》本作「獎」。

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蕺山，緹騎逮問，公囑吴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户。一門之内，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薦於祖禰而祖禰用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即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猶熟於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禄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絶。

公生於萬曆戊寅，殁於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柱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琯其婿也。孫二人，功爕、申。

余覆巢孤露，公以稺弟畜之，所不至隕越於溝壑者，緊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虚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爕之於王成，能無愧乎！

公壟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殁已三

十七年矣，功燓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

銘曰：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即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俞，舉國若狂。南渡燔火，專樹饕餮；公於其間，六月霜雪。大厦將傾，猶抽櫟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鬨。禦兒鴛水，黑雲壓城；蓑城毅魄，耿耿孤誠。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扆。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 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於家人曰：「吾身報國，毋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

公登萬曆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逆賢用事，啖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窘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脱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勾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恥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

民隱如在庭内，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劉香横海外，公縶其母，誘之海隅，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内主，公破其牆壁，銷其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禄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黄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藉。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陛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

公諱邦曜，字爾韜，别號四明。其先師點，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參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於文成，鈎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蕺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參請，皆歸宦際，蕺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於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埽洒廳事，至於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環兹地，憶之不覺凄愴。」公閔然，即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於公則爲餘

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歿。夫人寄食婿家，晨炊不繼。淺土一抔，[1]蒸嘗闃然。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絶續乎？

銘曰：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厦欲焚烟糢糊，幕燕啁噍畢逋烏，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綏繩。虞淵不返寒日暑，爲王作蓐御螻蟻，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宫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禄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番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争，乃使其出於此也。

[1] 「抔」，《粤》本作「塊」。

當是時，慈谿馮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群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徬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胄以入賊軍，值弘光帝即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蓋五月也。

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唯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言，同出一喙者也。

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思陵誅逆閹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閭巷見聞入告，於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户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群臣争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争、

唯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内臣之門，識内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内臣既别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密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内臣即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内，内臣即不得薦舉。庶幾於祖宗交結内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彝憲聞之曰：「嘻！是與罷總理之説，朝四而暮三也。」公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彝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彝憲遂無所得。公念彝憲數惡己，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

居三年，起爲尚書禮部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温、唐在朝，其鄉人爲盜於太湖者，從之囊槖，有司不敢向問。❶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富多爲之免脱，竟論死於吴市。

九年秋，烽火達陵邑，公即領吴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

當是時，黨事起吴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於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蘇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蘇李疑其受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

❶「向」，《粤》本作「過」。

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争之於上，有旨降公，而吴中黨禍亦解。

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三輔，大鞣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閹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閹主活仗。故郡縣經由高閹不許出遏。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閹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賊耳。」❶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閹，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掎角之。❷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牆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

上念公暴露良苦，時公之弟元飈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尚餘牛黄，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

❶「賊」，原作墨丁，據《黄梨洲文集》補。
❷「掎」，《粤》本作「犄」。

「牛黄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内使賜宫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

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黄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乎側，❶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户侯之弟也。

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於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黄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真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颺，字言仲，别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尚書延魯徙於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禄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即公；次元飈，天啓壬戌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飂，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玄暉。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塟於邑之小漁山。

公與大司馬嘗過西竇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

❶ 「乎」，《粤》本作「其」。

甲申之變，既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

銘曰：當國危亡，❶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唯公，在内唯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尚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丘貉睡。鍾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濞濞，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守楊之事，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楊，則楊一日不速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楊，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常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楊之兵力非有加於天下也，朱煥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即楊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楊於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

崇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略盡，濠平城隍，蓬顆千里，鄖治孤懸，户口不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

❶「亡」，《粤》本作「言」。

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蔺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異甚，❶公爲之乞哀於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傅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搜括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哨馬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静樂宫門板、竹笮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礶，斧其竹笮，木城遂拔。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矗矗三十六所，逼陴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而盡墮之。公以羸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失精鋭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之名著於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於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鄖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鄖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溯漢糴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於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毋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於大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

❶「異」，《粵》本作「遠」。

不回，明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於均，我方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漢，遲明破之，燒其積聚，鄖圍始解。

當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於平臺，議推鄖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丘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於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户。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爲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於天下之大數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寒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師苗時化之兵以佐之，❶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公還鄖，鄖已内附，竄處不歸。淛河失守，遠宦於故國者，例簿録其赤口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疊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矧我在事外耶。」歸而奉

❶「師」，《粤》本作「帥」。

父，以天年終。

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於楊嗣昌，再盛於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劒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襄、雒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沉。左良玉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翺翔樊城，避賊於荆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鄖陽，飢卒不滿半萬，重圍援濶，兩京陷没，魁然而峙，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强弱，城不在堅脆，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楊守鄖，亡國之際，豈緊無人？君子所以痛恨於廟堂之倒置也。

公諱斗樞，字象先，别號玄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爲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爲公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曆甲戌進士，知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聽，光禄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黄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即能屬文，年十九而舉於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疆埸之事翻案。晉撫耿如杞勤王兵潰，黨人以如杞故逆奄之所欲殺者，乃彌縫上所寄之耳目，下之於獄。尚書韓繼思擇司官五人以讞之，公與焉。坐總兵張鴻功死，晉撫戍，上閲爰書大怒，悉置讞者於詔獄，晉撫論死。講官文震孟講《吕刑》，肆業及之，公得復職。慮囚湖廣，尋出守荆州府。鄭奄蠱惠王，請以王官行部，履畝而税。公曰：「王賦多無實田，加派充額耳。王官繭絲，民弗堪也。」事遂得寝。鎮筸參將楊世芳奉檄守陵，道荆，公留不遣。巡撫唐暉聞之，大怒曰：「誰任承

天之咎者。」公曰：「賊必不敢越荊以入承天，守荊所以守承天也。」賊果西行，世芳襲之，以俘馘告，唐撫乃服。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長沙。長沙有江湖之限，不知兵革，武備久弛，公謂江北雲擾，江南豈得晏然？增城數版，調兵笇軍食，用戒不虞。未幾，而臨藍山賊起，賊船數百順流破湘潭，乘勝遂攻長沙。闕地濡褐，積土蒙櫓，賊既盡其機巧，而縱礌焚衝，應之者嘗若有餘，潛遣守備韓鴻發閭左子弟以資夾擊，賊聞夜遁。寇平，上賜銀幣。

公雖奉父家居，而白首兵間，人情所注，風波震撼，無日無之。一對獄吏，再連嗣子，故浮沉閭里不敢自異。晚又目盲，祖吏債家時見娖搦，豈知其爲先朝萬里城也。生平一無嗜好，禿筆頑石，時爲選體詩寄興，亦不必以示人。與人言，意滿口重，至於兵事則心開。余之交公在己丑，慷慨失職，時相過從，猶爲使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悶悶以老哉！生於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卒於某年庚戌五月二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配范氏，贈淑人，繼徐氏，封淑人，簉施氏。嗣子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次曰宇啓。壻沈延綸，庠生，戴石臣、朱濂。孫男四人，奕宣、奕襄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曾孫景乾、景曄。宇泰以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纚見首尾者爲之科條，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守麇記畧》，俾余爲銘。

銘曰：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偕來。相望金湯，不異培塿；金鼓動地，心膽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山河破碎，宗廟蒿萊。鄖陽蕞爾，漢水之隈；高公涖止，千里風霾。投鞭斷流，聚骨成

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羊玲未拙，❶雲梯又排；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鍾石已乖。移忠作孝，非意所諧；截指請救，哭滿天街。相演猶曰，公非將才；廟算不勝，千古同哀。

❶「拙」，《粤》本作「絀」。

南雷文定卷六

遼陽靳治荆較訂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鉗市之恐，較之今日，❶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

若水名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陞郎中。

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郎，曾祖柔，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於西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

❶「今日」，原作墨丁，據《案》原刻本補。

發即得。攝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墾，直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即解職歸。

兩先生之出，俱當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

桑海之交，武貞投水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南，以待齋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襫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道，欲與話舊，若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遥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己酉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

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塚，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以無泪；唯鳥石依依，可無吊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没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唯一止之曰：「烟裡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

夫斷髮之令，❶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死，非倖也，其心固搒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拒也，然斷其

❶「髮」，原作□，據稿本補。

餘，非令之有，則猶之乎拒也。其時爲僧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於此也。所謂威武不能屈者，兩先生庶幾近之。

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鼈甲承漏。卧榻之下，牛宮鷄桀，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餘爲爐，拂拭過於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卧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逼仄，遂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群之近憂者，是則同。

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脉。若水曰：「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而别。唯一未嘗一面，人傳其詩怪甚。僧解齊持一詩來，「愧不悉除鬚髮去，猶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余讀之，了不見其可怪也。

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杲堂求銘，余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别，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於墓，以信德之不孤也。

銘曰：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所指名者，❶唯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辭？

子一諱學濂，別號内齋。魏氏，吴之舊姓，世爲嘉善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給事中，以直諫死，謚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子三人：長學洢，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次學洙，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於子敬，卓犖不群。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乙丑，❷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❸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興獄者阮大鋮、傅櫆，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讐之義，❹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鋮久依城社，不畏薰燒，❺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争，卒麗丹書。❻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

❶「指」，《粤》本作「相」。
❷「乙」，《粤》本作「己」。
❸「卵」，原作「卯」，據《杖》、《粤》本改。
❹「之」，《粤》本作「大」。
❺「不畏薰」，《粤》本作「爰書盡」。
❻「丹書」，《粤》本作「重典」。

爲文，❶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狂哭，觀者亦哭。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葬忠節，迎蕺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閑通，不露貧狹。吳子㟲、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蕺山講學於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薄子珏務爲佐王之學，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吕、鹽鐵之類，無不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與之習謝角藝，❷不盡其能不止。

直指督學行部，謁廟講書。故事，籤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奮袖横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興作，吏治之循墨，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主者唯唯，不能不爲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兢學浮麗，争爲闡緩。子一造於疏通廣博之域，脱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多相靳，故即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奉手摳衣者，蕺山一人而已。

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爲世用。壬午舉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所建白，請援靈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即僞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已不及，以彼篡位之

❶「文」，《粵》本作「首」。
❷「謝」，《杖》《粵》本作「射」。

晨，爲吾易簀之期耳。」此言，余聞之魯季栗。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刼其不備，賊中亦頗有願内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斷絶，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解元山毓女。子三人：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壻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壽、儒燮、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所著有《内齋集》十卷、《日知録》五卷藏於家。

當子一之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士節。阮大鋮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惑雖解，而蓋棺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者。嗟乎！子一大概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羸衣糲食，❶誓終天年。母病未瘳，則割臂投羹，助彼方劑。十八年流離之門户，霜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妖讒不起，則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説？顧子一所以致此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鋭意問學，遠駕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事，章草之書，倪、黄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絶狀，觸毫而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侣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絶，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

❶「羸」，《粤》本作「羸」。

自喜，不知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蕺山，其所重卻在經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牽挽於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束髮交遊，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絶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摧剥，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

銘曰：天降逆奄，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絶綱紀。於戲忠節，忠於天啓；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者，已如屠豕。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丙辰

歲辛亥，余邂逅魯韋菴先生於越城之公所，率爾談文，有契。先生即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時作者，竊語流傳，千門萬户，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法亡矣：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卻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摸擬太過，只與摸擬王、李者争一頭面。先生固閉户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

教也。先祖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叙之。先生曰：「不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與先生遇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可作矣。

先生諱栗，字季栗，別號韋菴。魯氏爲宋肅簡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瓛，瓛生二子，長城，成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爲先生之高祖大中；曾祖宗程；祖錦，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即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爲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咀嚼；唯先生沖然不盈，人亦莫得而致難也。

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撞，閉室不出，出其書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

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

治生，其次丐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塲屋之心胸，原無耿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憒憒。如先生者，日抱亡國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爲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

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子五人，長爔先，廩生；次烶先，庠生；次炯先，己酉舉人；次熺先；次焻先。今存者唯熺先而已。孫七人，長誠，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孫一，錫祚。熺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何敢辭？

銘曰：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冒鐵鑪，名存實遠。於爍魯公，爲誥爲典；追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豈期遯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灰飛律管。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己亥

予束髮出遊，於淛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壒漚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間嵬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絶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郵筒束帛，皆修飭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予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簽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淛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此兩人爲重，淛河東風

氣漸開，寔由此兩人。

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户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别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淛，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絶，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子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絶，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

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殁，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海防參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

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臺天末，傍徨而不能去。先生即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髮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傾，懸然天得，置之寂莫，❶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謂之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即此一事之奇，亦人之所不可及者。

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十月初六日。配聞氏，先十一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嶴。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壻謝爲兆。孫六人，言、世培、世澤、世懋、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始爲詩文。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瘧，剪燭相對，凄惋欲斷，是日先生之瘧爲之不發。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

銘曰：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漸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鋏切雲，高馳方軌；塵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汞飛鉛徙；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

❶「莫」，《粤》本作「寞」。

水；子獨不然，蹩躠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尚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泫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城西之外，憶其平生崖畧而誌之。

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湳，祖相龍，父烑，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參同》、《悟真》，閉關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海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南里，❶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濩自輔，憲濩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謦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群植黨，互相題拂，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鬬氣長於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

❶「南」，《案》作「甫」。

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清查衛所錢粮，千户馮如斗乾没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於白岩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夭。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婿也。

先生初爲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緣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録釋典，爲沉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爲恢博奥賾。至於其所譚《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爲傳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騫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於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污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内事。丙寅，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皋羽，作《楚漁父》二首，傳之吴中，許孟宏見而滅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訐摧拉異己，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孼。在朝在野，誰無目攝之讐，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效爲負牆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鉤索奸隱指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圜納牖，直俄頃間事耳。」

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己，開釋

罪廢，召山陰、毘陵相。吴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生以爲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黄、虞，當今目中欲再見隆、萬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减省斂敕。凡懷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行杜絶；積誠刻意，盡瘁恊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盛可致。不然，彼方以仳仳快心，此復以央央意得，正如痎瘧，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程排吴縣、礫崈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

海寇披倡，鎮撫閉關斷旅，瞠視無策。宣城沈眉生訪余，與其客蔡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於水戰。先生遇之，與之談海上事，其船式柁工火器白棓皆内地所未有，故能縱横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即大聲疾呼於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卿士大夫以門庭養虎，咎始事之人，爲謀不卒而罷。即清查衛所，亦是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及於難。

雖才堪濟世，翛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床對語。嘗作《誓告紫柏文》，手書一册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松下。古松爲紫柏所呪活者也。

余束髮出游，吴來之謂子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於先生。從此左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偲偲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晨出循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

暮一幢肩負而返。先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槩，如此盛事，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嘆息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

銘曰：甬東衣缽，玄黄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暨友萬子。分別氣類，澗石在水。後來清流，未喪南指。嗟我越中，尚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吴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僊、鄴僊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

當是時，慈水才彦霧會，姜耑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簟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

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耑愚登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檇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

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❶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蹭蹬老諸生，布衣揖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能無芥蔕。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蔓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鑪鞲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

未幾而南北横潰，聲實陸沉，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耑愚、玄度以疾死，留仙、鄴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簟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爲里中指名，即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强差排，悴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僻思拙句，絶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

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潏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黄太冲》、《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

瑞當深沉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寇深事急，當爲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簟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

❶「娥」，《粵》本作「峨」。

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參政；高祖鍇，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褒；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黄宗會，即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溱。

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鄮山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友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尚且精神殞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

銘曰：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鄮嶺參差。墜言汙履，莫使君知。

南雷文定卷七

遼陽靳治荆較訂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漳海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曆，諸子無復着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算，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

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説，别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

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尚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皐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温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即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海。漳海嘗謂先生曰：「康流沉静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閫奥，舍皆取其宮中，何必窶人之室乎？」自漳海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

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罍菴，海寧之園花里人。❶曾祖侍御某，祖紹臯，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户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慍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術之内者，惟張子待軒。所著《罍菴雜述》、

❶「園花里」，各本均作「花園里」，據《海寧縣志》改。

《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葬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註五經讀之，❶出入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玄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畧記》首卷見寄，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後，❷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説，主媚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吊哭祭，學禮所諱；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説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助語激聒。所以儒者，别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義。百年漳海，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疊菴老人，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漳海之學，不得其傳；葑涇之原，留此一綫。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吴、艾、沈、鄒，皆有禄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

❶「註」，原作「記」，據稿本改。

❷「後」，《粵》本作「役」。

溺救焚，縣記後來，❶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

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遥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尚無一人言之者，❷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説，❸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❹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❺外飾勤勞，❻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籌國已誤》一疏，❼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復故事，❽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❾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❿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凶弗摧？⓫即使而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愍其歸死以宥之。⓬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强而後可；援賊之認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懾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

❶「來」，《粤》本作「言」。
❷「言之」，《粤》本作「可任」。
❸「無避漢」，《粤》本作「奪情陋」。
❹「亦宜」，《粤》本作「固應」。
❺「畿」，《粤》本作「師」。
❻「外飾勤」，《粤》本作「釀禍憚」。
❼「繼又草」，《粤》本作「臣竊謂」。
❽「朝大臣」，《粤》本作「典乃援」。
❾「徐持降」，《粤》本作「三歲之」。
❿「以」，《粤》本作「運」。
⓫「弗」，《粤》本作「不」。
⓬「愍其歸死」，《粤》本作「昭上恩德」。

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己之章。有旨：「這本既違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隳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黄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於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説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虚矣。

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别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吴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❶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留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捭闔。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吴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

❶「厝」，《粤》本作「歷」。

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絶，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庋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既相，將特疏薦之，耑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皐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

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吴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録》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爕、棆、鑑、埏、逢。將以某年葬於某所。

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殁也，家業零落，藐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疎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

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

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簀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簀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泫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即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効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論。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曆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曆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

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録》、《天鑒録》、《同志録》、《點將録》，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興少保陳公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録》，以復社名士填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泠落。❶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

❶「泠」，《粵》本作「冷」。

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争光，可不謂之榮耶！

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於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母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夭；次貞裕，天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户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即先生也。

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宫。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内，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没，因梓行其書。少保殁，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毁室之虞，先生揞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

時周仲馭、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吴次尾讀書亳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鏌鋣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其衣鉢。❶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於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吴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諧故相，而故相所最媚者爲阮大鋮。❷大鋮亦從吴中呫囁耳語曰：「苟使大鋮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❸

❶「其」，原作「有」，據稿本、《悔》改。

❷「媚」，《粤》本作「暱」。

❸「肉骨」，原倒作「骨肉」，據稿本改。

溺灰陽焰，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强半。吴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於虎丘，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鋮始阻喪。❶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鋮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鋮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吴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鋮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

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岂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皐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鋮暴起，國狗之瘈，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録》，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瀕十死矣。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

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即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録》、《雪岑集》、《交遊録》、《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於萬曆甲辰十二月九日，卒於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

❶「阻」，《粤》本作「沮」。

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嵋，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吴璟、吴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慶、洢、瀍。孫女十一人。

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於亳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幽光，而况於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於夏無且之意歟？

銘曰：嗚呼！是爲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尚避其風雨。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荏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

魏美諱渢，新安人，徙於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群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廓，❶室如懸磬，處之憺如。

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

❶「廓」，《粤》本作「郭」。

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

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盂設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殁，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蓮。

嘗思宋之遺民，謝翱、吴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吴皆有家室，翱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於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即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竢君仙後，尚當與予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即輪迴之説；所謂「必死之道」，即安身立命於死了燒了之説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

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尸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一類，斷絶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銘曰：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於僞。桑海之交，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换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鶩。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王仲撝墓表[1] 己酉

君諱正中，字仲撝。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此釁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撝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撝，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

截江時，[2]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爲豪，市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民舍根括金帛，係傫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向問爲某營也。仲撝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資産，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撝遣兵擊之，鄉聚相掎角殺梧。行朝忌仲撝者以此聲討。[3]某謂梧之見殺，犯衆惡

[1] 稿本篇題作「王御史傳」。
[2]「截江時」，稿本作「上監國」。
[3]「朝」，原作墨丁，據稿本補。

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刼定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撝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撝丐命，仲撝爲之消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楫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鷄犬。蓋人民之恃仲撝，一時如決水之堤焉。

陞監察御史。尚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吴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

仲撝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寧群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炯於獄中受之，行朝初建，❶進某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曆》。❷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曆》，仲撝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吕；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撝皆能有所發明。

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蛩然之音，❸僅一仲撝。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遇之越城，爲言年來益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醫卜續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撝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一人，三捷。

嗟乎！某與仲撝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而未畢。仲撝生時，已無人知仲撝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

❶「朝」，原缺，據稿本補。
❷「某」，原缺，據稿本補。
❸「蛩」，原作「蛩」，據《粤》本改。

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曾塞黄河也。

談孺木墓表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録》耳，《實録》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録，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舘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盗名之秘經而已。

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摧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

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悦、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衒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張元岵先生墓誌銘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岵。短簷破屋，皆捹數十年之力，曉風夜雨，沉冥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書，彼此援引，用張其説。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爲收拾；元岵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拔趙幟；元岵宗主王、程，以玩辭爲本。至於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羲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岵纏綿悽愴，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與天争矣。

先生諱次仲，字元岵，別號待軒，曲江之裔。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吴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之棗林河。大德末，仲山爲其邑許村場鹽課司，子思賢，徙

居城東，其族始大。祖□，父□。先生七歲就外傅，遂授《易》。八歲，母密孺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爲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既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户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指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明府之法可移。」直指視其瞻對慷慨，爲之罷訟。舉天啓辛酉浙江鄉薦，虞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清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爲世所貴。韓求仲、周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爲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爲別調。先生喜親前輩，得其一言，終身奉爲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爲官自居鄉始，子其慎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摩郡邑之事。❶章給事格菴邂逅先生，謂曰：「近名事，慎勿爲之，選政其一也。」先生憬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熟軟語。同學以御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能爲乎？惟搪塞過去耳。」先生怫然曰：「天下事皆搪塞二字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禜雨，士大夫皆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於兩岐之間乎？」聞者愕然。

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學長鎗，皆精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户，共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

❶「摩」，《粤》本作「牘」。

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清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黄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爲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第，不當纖芥之任，天下摇摇如覆舟，袖手旁觀，欷歔嘆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

余嘗疑世風浮薄，狂子僇民群起，糞掃六經，溢言曼辭而外，豈有巖穴之士爲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生孤燈欸對，意通響象，别有寒餓，相與綢繆。沈繼震字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爲何物。先生云：「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子起。」又云：「世人皆飽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即捧此枵腹，可見列聖於地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吕，餘姚人，嘗爲弇州塾師，崛强不肯伏弇州。臨卒，欲聞炮聲散其鬱結，終夜不徹乃瞑。一生知己，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無其人，能知其人之人少也。先生既知其人矣，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子起、玉吕亦從先生而傳乎？余故序之先生誌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

先生以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子三人：昂，貢生；晟，庠生；杲，國學生，皆先卒。孫一人，訒，諸生。曾孫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百家之門人也。卒後幾年，葬於某原。訒鑨

墓石，再拜求銘。

銘曰：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訪於海涯；一樽相對，祈死爲辭。曾不十日，臯復隨之；維此十日，留以待羲。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千載如斯。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爲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猖，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異趨，時風衆勢，無以發伏鼈之雄氣。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敝精神乎蹇淺，由來矣。

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説，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迪，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内，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牣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欵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倣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

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内知之者尚未滿其量也。

先生諱文胤，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即守貴州之巡撫槼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棡，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馳至定海，縛馬厩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絶意人世，穿竄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菴、徐霜臯、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凄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即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

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筐餳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凛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瘞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

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真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翺、方鳳、吴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戹運，❶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

生於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於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暾。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丘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獬錦，餘未行。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

銘曰：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强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隨群。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鍾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❶「運」，原作墨丁，據《約》補。

南雷文定卷八

遼陽靳治荆較訂

萬充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説。《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摶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

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

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説，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

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絶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間説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别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説》，陳櫟之《禮記解》，吴草廬曰：❶「二陳君之説《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牆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

❶「廬」，原作「盧」，據卷四及文意改。

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充宗之學，誰爲流别？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

充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木死國難，棄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❶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充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充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跛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

銘曰：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躪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充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盤，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士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

❶「文虎」，原倒，據上文乙正。

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胸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

周明姓陸氏，名宇爃，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海，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之間，非内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脱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産，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訃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遨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

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

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1]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乎？

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即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之一顧也。[2]

銘曰：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心友張君没於京師，其友無不哀之，哀其有才而業未就也，有志而學未遂也。慨自時風衆勢趨於科舉一途，苟非卓立千古之士，一第進士，便意滿志得，以爲讀書之事畢矣。故流俗之論，雖穿穴經傳，形灰心死，至於老盡者，苟不與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古今事物，錯

[1]「秉鈇」，《粤》本作「乘鐵」。

[2]「顧」，《案》作「願」。

落高下，不以涯量，帝王之所經營，聖賢之所授受，下而緣情綺靡之功，❶俱屬吾人分内。學者窮年矻矻，彷彿其涯涘而不可得。總溢才命世，❷抗志思古，道之未通，吾夫子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

君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縱横指取，無不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爲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君獨欿然不自以爲足，將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於是親師取友，里中有講經會，君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偕同學借抄，日計君所手抄，過於傭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之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使由是而之焉，則且渟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皆未可知。未幾而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友朋間，是其才可惜而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於其所未就者，君自此遠矣。

君諱士塤，字心友，別號雪汀。❸張氏顯於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後有籲者，自滄州徙鄞。籲孫用明，遷雲龍溪。明永樂間，用明之後允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允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府學教授，聚徒講學，稱爲味芹先生。味芹生仕，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勳，字振寰，治産積居，與時逐，遂至富厚。君其仲子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

❶「靡」，原作「扉」，據《悔》、《粤》本改。
❷「溢」，《粤》本作「逸」。
❸「雪」，《悔》作「雲」。

員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内外艱，需次於家者十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友陳夔獻、陳介眉、范國雯、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於古昔。乙卯，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某月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蓋未沾一命而卒。士人白首窮經，得貢於天子者固難；貢於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既第進士，則解褐除官直易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鄉黨親戚以爲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以此置欣戚於其間也。娶陳氏，即夔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璜，縣學生；錫璁，太學生。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吴家斗，繪圖賦詩以爲達。豈知其風流將盡，志壹之動氣乎！錫璜、錫璁以國雯之狀來請銘，余不得辭。

銘曰：蹙蹙章句，錮人性命；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針經錯亂；妄認魚背，指曰洲岸。所以古人，舉頭天外；些少得志，曾不芥蔕。此志無窮，❶海怒鵬搴；❷希賢希聖，以至希天。吁嗟雪汀，❸風雲呼翕；如此之人，曾不四十。

王征南墓誌銘 己酉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内家者，以静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别少林爲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

❶「志」，《粤》本作「意」。
❷「搴」，《粤》本作「騫」。
❸「雪」，《粤》本作「雲」。

不得進，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温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吴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吴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玄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征南。

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概；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器，奉爲美櫝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絶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争攫，征南遂逸出。❶數十人追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

❶「逸」，《粤》本作「免」。

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❶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讎，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讎其弟，征南毅然絶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

征南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嶴。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鉞，❷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勾致島人，藥書往復。兵部受禍，讎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此志，識者哀之。

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慇懃，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己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絃，視征南麻巾緼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眄之曰：❸「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己也，强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贄以二縑。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見其爲麁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燄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

❶「始」，《粵》本作「乃」。

❷「鉞」，原爲闕空，據《案》本補。

❸「眄」，《粵》本作「盻」。

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内家無可昡曜，於是以外家攙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因許叙其源流。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高辰四狀其行，求予誌之。生於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於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前一月殤，次祖德。以某月某日葬於同嶴之陽。

銘曰：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孤墳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前鄉進士澤望黄君壙誌 癸卯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黄、魏爲最著。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子一、子闇文譽甚盛。忠端公五子，二人尚幼，不肖與晦木、澤望，其姓名亦落人口。當是時，考官之入棘闈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出其門下。丙子，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己卯，陳臥子搜晦木而不得；不肖入南闈則搜者在北，❶入北闈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耳。乃甲申之變，子一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兄弟二十年以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雖爲論者所甚惜。然讀書談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間推排所不下，則嫣然相對於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在詔獄冥眩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澤望以去，始惝怳而疑於其言矣。

❶「闈」，原作「圍」，據《粤》本改。下一「闈」字同。

澤望諱宗會。字之者，甬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宛陵之官舍，自幼倜儻不羈，❶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擲蟹爲戲，有塾師諧之曰：❷「蟹精善擲蟹。」澤望以擲蟹之杖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貫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爲博菴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劉公以第一寘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人之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脱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故，曰：「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之曰：「子有文名而疎略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澤望傲然了不陳遜，直對曰：「疎略則有之，書故無所不讀也。」許公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填二等。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十七耳，而塲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爲老師名宿。

方縱橫指取，一旦斂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懣。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痛哭，驟長其聲價，蓋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瘵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四月，予至語溪，澤望尚强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

❶「倘」，《粤》本作「儻」。
❷「諧」，《粤》本作「詣」。

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得年四十有六。

澤望少無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宫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襍亂，鈎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冥搜博覽，天官、地誌、金石、算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蓋無勿與予同者。其詩初喜僻奥，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寧以音節不同六朝，便高擡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刊落，而蹊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概而信之，凡喫菜合眼躲閃籬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穿剥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之書數十萬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於儒者愈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年而不契，終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饑寒變故，不得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塵洗滌未浄。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疇人率爾，必欲突兀自異，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奥江邨，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憒憾之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即彼教中之耑門者，尚且入而迷其向背，[1]澤望乃能算沙摶空。其

[1]「迷」，原作「迷」，據《粤》本改。

精也，乃其所謂憤憾之甚者邪！

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贈封皆太僕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母姚氏，封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女二人，長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留仙之孫也；次字邵某。卒之次日，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十里。

余嘗謂孔子嘆顔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意於讀書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丙子塲後，即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縮齋文集》若干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録》一卷，《瑜珈師地論註》若干卷，《成唯釋論註》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憾損其天年，豈讀書種子真欲絶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庚戌

余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稅服三年。夫稅服者，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緦，而服已絶之服，率意違禮，無乃蹈子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既除猶哭之失歟？已而陳子介眉狀其事，乞銘於

余，而後知其不忍哀愴之情，始出於此也。

孺人姓沈氏，杭州人，年十八，歸於侍御平若陳公。公故鄞人，未有子嗣，遂買屋武林以處孺人。明年，同亮生。又四年，嫡母周恭人歸同亮而子之。孺人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年二十四。侍御爲文哭之，權厝湖上。當是時，同亮壓於嫡母，於孺人之喪不能親焉。又二十餘年，侍御、恭人相繼謝世，同亮始迎喪武林，歸塟於鄞。

《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凡爲人子者之言也。孺人亡以思子，爲之子者又獨何心？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爲人子者加一等矣。梁沈崇傃以母死喪禮不備，復於塟後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敕斷，崇傃終不得行其志。《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稅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乎？同亮方與諸子修講經之會，肄業及三禮，諸子之論，其亦有同異否耶？嗟乎！先王制禮，以斬齊功緦爲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内爲其實。昔之居喪者，雖文實未必相稱，然猶勉强爲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以來，所謂喪服者，率加玄絲於首，蒙黑繒於身，是孔子之不以弔者，而以之待其父母，蓋三年之喪從是而廢矣。夫於天下之所共行者，莫或行之，况能行天下之所不行乎？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爲天下諷也。孺人生於萬曆丙辰正月二十日，卒於崇禎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己酉十二月十六日，塟於千丈鏡之原。子一，自舜，字同亮，庠生。女一，適周徵泰。孫男一，憲淇。孫女二。

銘曰：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潮東來兮，兒無饑渴？汐東去兮，兒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甬水，生來未識；

生遊尚苦，何况死陟。丹旐白鷄，有兒在側；有兒在側，便爲樂國。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潁洙之女，海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焕，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毉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砒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

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滷升餘，號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絶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烱然。夜半，啓户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詠之：『添得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尚有黄梅抱樹枯。』」

十二月望，起而嚴粧，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

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間，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

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絶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黄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吕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爍，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沉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絶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爲式閭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椉、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黄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

銘曰：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慎勿逸。

王孝女碑 丁巳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舁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❶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驛，❷不知其爲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爲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撐駕天地者，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

誄曰：天地晦冥，正氣滿讕；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決口而出，動魄摧顏。❸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告。未火之先，家中細事，孝女必告柩前而後行。譆譆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簾櫳。舉室奔迸，而

❶「喉」，《粤》本作「咽」。
❷「驛」，《粤》本作「繹」。
❸「魄」，《粤》本作「魂」。

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而出，已絕呻吟；礬水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旁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爲父留，魂不母舍；闔然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讔語，江流不墮。終

南雷文定卷九

遼陽靳治荆較訂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强禦，直行己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户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黽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

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競張空虚，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况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風裁掃地；宣撫李鑑忸忕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嫣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皖撫黄配玄僅百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内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

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諏。公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興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效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説，達其姓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説夢也！竊謂淄川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

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蕺山、全椒之去，斷斷廷諍，❶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説，而公之發言戆梗，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尚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駈中原百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即敗者，宋一

❶「斷斷」，《悔》本作「齗齗」。

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誚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

公言：諸臣争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鬬穴。始之武與文争，繼而文與文争，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鋮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堂奥之内而遽亦藩籬視之？其言復厰衛也：厰衛之害，横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鷄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厰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乏温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鑈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麼小臣，爲誰駈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内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勑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鋭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内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❶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

九月出差，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

❶「施」，《粤》本作「鼠」。

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免群情之共駭。況乎蹊徑疊出，謠諑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鄰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即使斲除異己，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緦緦報復，切切更張，置國卹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黄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味卻晉、宋、梁、陳後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黄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孽臣，讙嘵冢宰。朗出餞公，適邸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

會稽之守，畫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劍鋋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亹渡江，扎喬司倡率群帥，而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海烽燃，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覆没，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退就藩服，❶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

❶「退」，《粤》本作「近」。

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❶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

丙戌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

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横，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公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既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争商舶，嘗恐謙之襲己。公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奴子争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即以合謀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吴鉤枉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全軀横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

夫神器流離，草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瑕隙？議者以公爲闇。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寶改元，卒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爲福京之媚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即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爲迂。昔光武既貳更始，遲之一年，河北既

❶「復」，《粤》本作「伐」。

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即非白水？ 嗟乎！ 踵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昰、帝昺何益於運數？ 監國不稱位號，涉川黿暴，力絶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其視受終如敝蹝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

公子茂鼎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廟，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之張本也。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譽持格菴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間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 謹以故所聞見狀之。

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父□。先生爲子劉子内姪，從而稟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❶

上求治太急，烏程復以功利導之。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群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鈐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良，睿算者無改變。❷ 以至急賦之開釁，錮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群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

❶「科」，《粤》本作「部」。
❷「者」，《粤》本作「曾」。

默動静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强爲必當黜，以臣隣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謹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别。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

巴縣，烏程之衣鉢也。癸酉入相，先生奏彈應熊：「剛愎自用，縱横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己，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毁譽。且訑言何所不至，夤緣左右，士論所耻，從此薰心捷足之徒飇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世奇、王邵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潞公矣。」巴縣艴然曰：「這個皇上，某如何做得潞公。」然上亦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户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禄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宮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完。盱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禄，無一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紿，釁兆百出。臣切傷心。」大抵爲烏程而發。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宫不協，上久不見中宫。武陵故以田畹進，上疏微及后宫，爲給事中何楷所駁。先生亦言：「火於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𡐓疏，一曰時局，再曰時局，理玄黄之説，開群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即增一番徑竇。張樫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灾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己之詔，而李鳳鳴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亦無禮也。然則熒惑焉得不垂

象乎？」

時廠衛横甚。先生又言：「西廠雖革，而西廠之實尚存；西廠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廠之人尚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尚且迷罔天聽，而况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回奏，氣勢爲之少衰。

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對群臣於乾清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内，今從川來，所過地方，不見攔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不禁其辭之暴也。

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

宜興再召。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蠲租清獄，行間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丰采，刻期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興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以爲臧氏之美疢也。」會推宣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冢宰承宜興意，江爲正推。先生劾冢宰私易不道。宜興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於其名下註一「鑽」字，遂止。宜興之起，涿州之力也。宜興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辰、孫晉固執不可，亦中格。且上言：「閣臣先格君而

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菲薄朝士，必因外庭無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禄私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興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時也。

先生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絶，情面不除，推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蠹國欺君寡廉鮮耻之陳新甲耳。」

壬午五月，會推閣員，先生與冢宰李日宣、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狗私濫舉，如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日宣平日游移少執持，臣曾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舉，實無狗私。即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堪輔弼，論其生平，頗知自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名子效《東林點將録》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御前。於是閣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實之。上聰明旁寄，遂以爲然。

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生心。今於藩鎮

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速宜分別，以就銓鍵。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存，薰蒸彌甚，今兹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縞素帥師，❶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稱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

馬相將起阮大鋮，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争其人，争其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即受。是用有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弘基公疏薦張捷，有旨部議。先生曰：「何議爲？」因言：「勳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人果賢者，必耻受勳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祚昌疏，遂起大鋮。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第見微臣姓名尚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瑣垣之職掌，罪當萬殛，穴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爲不忠之戒。」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根本，不以小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羣小争射斷斷，猶冀稍延國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旋以大理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爲吏部左侍郎署部事。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磬，❷又不死，行脚不知所往。吴市抱關，曾干封事；靈隱續句，以避揚觶：固先生之高致也。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屏周

❶「縞」，原作「鎬」，據《粤》本改。
❷「磬」，《粤》本作「剄」。

入覲，送監督户工二部内官文册，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爲此耶？終身不屑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丘念重，當時何以稱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尚未大行於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絶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吾夫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吴麟徵、祁彪佳、葉廷秀、王毓蓍死爲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於其間。他日追遡淵源以求其學，即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略❶

先妣姚太夫人，生於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於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即不孝宗羲，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彝。

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渣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曾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内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群婦，承巾奉箒，群

❶「略」，原無，據目録補。

婦皆視一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群婦時有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

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俾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勾茶鐺酒罍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辰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命，五子撫之，群妾嫁之，苟風波麤定，不失爲黃竹農家。太夫人不忍嫁群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於暈絶；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拈壁書耳！」❶蓋大父以羲頑鈍，於義出入之處，大書「爾亡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羲受教痛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既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笄狄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步幛棖臬之間，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

王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羲出營棺木，得美櫝，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窀穸之事，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没，適舉債六十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

❶「拈」，《粵》本作「粘」。

債，舉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爲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爲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

崇禎末，宗羲、宗炎、宗會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戾契致，太夫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鋮招搖白下。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顧杲、宗羲爲揭首，次桐城左國棅、宣城沈壽民。大鋮得志，修報復，既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署丞疏，逮杲及羲。弘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盜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中，流離轉徙，矻矻靡有定居。其間與村郊之婦女，持橐束縕而立，塵起疾呼，以遁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一卷，誦畢，置曾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暇則述閭閻碎事，勾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知安居數年，亦爲造化之所吝耶！

古來章妻、滂母，受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繩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

户牖，頻經風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即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似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爲名士，舉觴賜子，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養堂東帛，又似依齋之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母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墓，甘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内鉅公，多有傑作以表徽音，蕺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國瞿稼軒、朱文靖、孫碩膚、中丞方孩未、陳於庭、儀部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館諸公亦考信前言，知義説之不妄也。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生，顧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

南雷文定卷十

遼陽靳治荊較訂

周雲淵先生傳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别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圜，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吴興顧應祥皆留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聞經緯凌犯之説，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黄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删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吕、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禄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

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

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於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鸞必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諭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擘畫，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爲己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

庚午，余在南中，閩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蓮巷，架上堆雲淵《神道大編》數十册，其册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横一丈，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温所序未必能過也。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鋪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學之説，掩之爲己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書，所存者惟算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集，鮮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

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自。豈身任絶學，不欲使人參之耶？ 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禄位相高，多不説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間，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 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黄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即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己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别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十四，❶即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偏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凉，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温養，救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虚火動之論，寒凉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虚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

❶「十四」，原作「四十」，據《案》改。

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尚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遺金幣致之。

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内奇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❶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某經之用，不相凌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

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吕皆能究其底藴。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宫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

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

❶「班」，原作「斑」，據《粤》本改。

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明司馬澹若張公傳

天啓乙丙之際，❶訛言繁興，謂三吴諸君子欲翻局，而以先忠端公爲謀主，於是逮七君子於詔獄，必欲殺之。

五月丁未，王恭廠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熹宗在乾清宫，走避建極殿，御座毁折，繼又朝天宫火。災異疊見，亘古今所未有。詔廷臣修省。

是時澹若張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陞密議，因草疏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誠慎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即以畢命，雖其人自不冤，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時并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干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知自絶於天，比附者無舞筆之恐。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魄；罰當其咎，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爲急，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既搜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内物力，併爲軍前見糧，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惇大，俟疆宇廓清，再完堂搆，未爲遲也。」

❶「乙丙」，《粤》本作「丙戌」。

公銜疏袖中，入白堂官。堂官長垣王永光也。長垣固攻東林者，然其人有權術，把持局面，亦不欲寄乾兒門客之虎落，思深慮遠，得公疏，竟上之。

上傳：「覽樞臣所奏，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旬日，皇極殿工已抵八九，止用銀壹百伍拾萬兩，務崇儉約，匪雕匪刻。邊儲歲解不缺，外發帑二千餘萬，洪流束楚，功績闇然。今當節縮皇極之餘，經始三殿，計外解一百餘萬未至，皇考發帑百萬尚存，內外臣工，乘此一德，搜括編派，俱無所事，苟疆臣民牧，齊契工官，則乾沒風消，怨咨聲泯，何功不奏，何治不隆乎？刑不上大夫，崇養士節，皇祖成憲，柰士不自愛，爭爲奸宄。如周宗建保熊廷弼於亡遼之後，涕唾封疆，斂金畿輔，創建書院，翼戴奸邪，惡郭鞏之攻廷弼，誣以交結內侍，兇鋒狡語，遠埋疑案。周順昌逗撓詔獄，止檻車而結姻，挾市魁以稱亂，明與君抗。黃尊素請寄爲奸，❶李若星之節鉞，鄒維璉之吏部，何所由來？撓亂朝政，捭搕鄉邦。夫朝廷重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反侮上。一概縱舍姑息，無將之誅，《春秋》謂何？難乎其爲上矣。諸臣顧動以爲朝廷之過，朕甚惑焉。」

海內方污穢朝廷，聞是疏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爲中流之一壺。豈知其殺機已決，騎虎之勢，不能復下，然矯旨之反覆辭費，小人之氣未嘗不阻喪矣。❷長垣既以此去，而公有寧錦之功，逆奄絀之，未幾，推補吏部郎中，旨以門户罷之。

❶「尊素」，原作小字「先忠端公諱」，今據文意改。
❷「阻」，《粤》本作「沮」。

昔李膺在獄，賈偉節西行，説竇武、霍諝訟之；吕惠卿興大獄，蘇子瞻勸王安石言之。竇、王皆與奸人異趨，故賈、蘇之言易入。公之於長垣，水火也，而欲格之以正議，此陳了翁不能得之於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謂奇乎！

公諱履端，字旋吉，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良佐，祖謨，父元輔，太學生。生三子：長拱端，當陽知縣；次即公；次軌端，邵陽知縣。萬曆壬子，三人同舉鄉試。公登丙辰進士第，出知晉江、東鹿二縣，皆有能名。其大者，於晉江得黄石齋先生，爲一代大儒；於東鹿河決，遷縣治二十里，築城一千五百丈，民不加賦，遷者如歸。其爲治詳石齋、卧子誌狀。

公自職方歸，禁割朝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吏部，而傷於哀樂，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寧；曰守，康熙壬子舉人。一女，嫁諸生王世炯。

公卒後五十五年，守函幣以傳文屬余。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忽忽交臂，不知其爲公之子也。皇宬風散，❶口説流行，余以身所見聞者詮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棲烏驚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黄醒泉府君傳

正德丙寅，謝文正致政歸，與馮雪湖相唱和，戲排舊韻，别創新詞，往復至於八九。

❶「風」，原作墨丁，據《杖》補。

嘉靖辛酉，吕文安憂歸，與黄醒泉相唱和，當花對酒，登山臨水，無日無之：姚江風雅，唯此兩時爲最盛。承平士大夫之風流，今無復有夢見之者矣！

醒泉則余五世族祖也，諱尚質，字子殷，醒泉其號也。吾始祖隺山十三世孫。祖晰，父舜卿，母邵氏。府君生時，母有夢筆之祥。幼而穎異，日誦千言。稍長，以《易》爲大師。湖守胡君聞其名，遣子從學。舉嘉靖己酉科浙江鄉試，知息縣事。

府君吏治，以教化爲先。民曾珦兄弟訟産，府君手書《棠棣》章與之，曰：「熟讀後始爲若理。」越數日，詣府君求直，府君曰：「前詩熟否？」曰：「熟。」府君發明詩義，慷慨嗚咽。珦兄弟感動流涕，不待終章，相讓而去。或怪其速化，府君曰：「人孰無天性，批之以法，愈見其汩没耳。」

尋遷景州守。景州多盗，皆勸其刻深爲治。府君曰：「不然，景瀕滄海而麓大行，苟如此，是驅之爲盗也。」於是捐鈎距，省簿書，多所縱舍，盗自衰止。明年，脩董仲舒書院、周亞夫祠，自爲文記之，相觀以經術，使民不遊學堂，與撻市同。

時分宜竊柄，大官多出其門下，府君激烈抗憤，發言無所梗避，聞者惡之；分宜既敗，分宜之黨未衰，廉平之譽，無由漸朝廷之耳。黽勉六載，乃自免歸。築室烏膽山，讀書賦詩，耳目所及，分爲十四景，片石孤枝，題品張皇。萬曆丁丑元旦，庭誥諸子，手書付之，二十三日卒，年七十四。

府君與雪湖皆不受人牽挽。雪湖母年九十，固不欲出；府君之在景州，吕相氣勢方盛，府君巉巉偏州，未嘗以尺牘自鳴不平，其自重如此。府君所最善者，楊珂、徐

渭，其詩文書畫齊稱一時。而弇洲主盟壇坫，士之未捧珠盤者，多見詆訶，三人崛强不甘於邾莒，故徐渭之詩，楊珂之字，皆有貶辭，於府君無稱焉。百年以來，渭以袁公安顯，珂僅有知者，府君姓名幾將湮没，余因選其詩而爲之傳。

蔣氏三世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留連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

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歙人，母汪嫗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舶，載硝磺、絲棉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貲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峰舶主。五峰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籍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僭稱徽王，❶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

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横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説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争於鯨唇之上者，皆直之分鯮也。我不得直，彼鴟附黿援，其可既乎？

❶「僭」，原作「潛」，據《杖》、《粤》本改。

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爲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澄，亦嚙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也。」

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島。島倭疑爲商舶，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衝鯨，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紱，舍君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無不盡，偕返松浦。

日本以天文王爲共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誓。四月至豐後，島主懷音革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昉、長門等一十二島，偏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内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

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舶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

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滶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滶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

梅林與直同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閧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叙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滶、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

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荊川、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綸在薊、遼，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

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

余讀茅鹿門坤。紀勦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憸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乎？鹿門但侈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户，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没而名彰，宗信姓名曾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僨事者委過。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子有德。

有德號蕙江，十六歲學《易》於柯孝廉，即洗除先注，業高名輩。農丈人余寅，君之舅氏也，嘆爲東南貴寶，不但會稽之篠簜耳。十八歲爲諸生，擅聲場屋者數十年。其間有已合有司之尺度，而分房爭解又復落之，同舉者爲之太息，郡邑無不虔款。太守游應乾一日接之，謂其鄉大夫曰：「蔣子奇才，不當以諸生之禮禮之。」萬曆甲辰，以貢元當任府判，沈文恭當國，避嫌，授福建大田儒學教諭，準墨伊顏，以作士子。邑有田副使者，毒殺段令，令子頌冤，以君爲證。時閩撫徐石樓故君之主人，慮囚董君謨又君之門人。副使大懼，崎嶇私館，以貨自通，君毅然謝之，卒無阿悒，副使怨毒殊甚。

君流矢影風，顧有憂色，徐撫以啓事挽君，終賦歸田。處則檢御風俗，坊表一鄉，當事欽其名德，往往干旄造門。崇禎戊辰三月卒，❶年八十二。母余孺人，老而瞽目，君搏顙愀辭，不懈晨夕，冥漠生明。祖殯淺土，君不煩群從，獨力襄事，下窆之時，松柏夜明，疑有神陰相之者，宗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子之驎。

之驎字龍友，生而穎異，奉常余寅、僉事黄元恭見之，❷皆歎故是後來一器。入郡學爲諸生。自萬曆丁酉至乙卯，六應鄉舉，其經義墨守先正，愧纏豔粉，不能與晚學卑品争一日之長。庭闈之内，恩意周浹。余孺人病瞽，席衽匕箸，皆於君是賴，久而不懈，益虔。奉常目爲孝孫。孺人曰：「吾非此孫不能有今日矣。」

君以授經爲生計，應繩中理，取信高門，皆以爲堅强一學之士也。蘭溪徐石樓延爲子師，有書室爲魅所據，人不敢入，君入之，黄金滿案，君不顧而出，魅因斂迹。徐氏多藏書，君借閲幾半，始知塲屋之外復大有事。

嘗客龍溪徐令，民王九如晨出不返，其子疑一怨家，投牒，屍不得，無以成獄。令問於君，君曰：「請筮之。」遇《賁》之《離》，其爻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君曰：「如者其名也，突來而焚死，其屍已焚矣。」一訊而伏。海賊劉香之奸細投宿妓舘，事覺，并捕主人，瘐死者數人。君曰：「此濫刑也！妓舘利客之來，奚暇詰所從來乎？」令然之，乃釋其餘。

❶「卒」，《粤》本作「君」。

❷「黄」，《粤》本作「王」。

崇禎戊寅，上行保舉，掌院徐蓼莪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訓導，與修會典。亡何，京師戒嚴，君遂南還。

君嘗曰：「吾少得事君房而志立，長得親石樓而學博，晚得交蓼莪而識廣，此平生之大概也。」順治甲午，君子弘憲落解，君執其手而泣曰：「予，宣和直臣蔣猷。之裔也，後世中衰。吾祖投筆立功異域，失侯鬱鬱而死；吾父復還故業，三登副榜；余亦一登副榜。爾今四舉而又落，祖孫父子窮經積百年，不能起於講堂之上，是命也夫！」其年十月卒，七十八歲。所著有《志林》二十卷、《詩經類疏》六卷、《斷章別義》二卷、《禹貢注》一卷。

舊史曰：余友蔣弘憲，志行之士也。銜哀貢誠，乞余序其三世。余讀之神傷，不能下筆。昔湯臨川序張元長六世，謂其數冬而不遘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弘憲三世得無類是？雖然，於公謂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宗信活生靈數萬，非治獄可比，弘憲且置無悲，運數之來，會有時也。此特爲弘憲言之耳！吾觀胡之幕府，周雲淵之易、曆，何心隱之游俠，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説，皆古振奇人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

張南垣傳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即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梵天帝釋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而爲塑土、範金、摶換。元劉元欲造嶽廟侍臣像，

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畫師之名者不勝載，而塑工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妙、神、逸，筆墨之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爲塑者，則自近日之張漣始。

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某，盡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澁向背，獨不可通之爲疊石乎？畫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爲堆土乎？今之爲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矗以高峯，據盆盎之智以籠岳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正不在遠。」於是爲平岡小坂陵阜陂陁，然後錯之石，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絶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牙錯互，决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闥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材，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爲多事，朱勔真笨伯矣。當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間，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綴，則全體飛動，若相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雲林之蕭踈，皆可身入其中也。

漣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如林，或卧或立，漣躊躇四顧，主峯客脊，大礐小磝，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所。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以此服

其精。

漣爲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梅村新朝起用，士紳餞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漣在坐，改爲李木匠。梅邨故靳之，以扇确几，贊曰：「有竅。」閧堂一笑，漣不答。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題起朱字。」漣亦以扇确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眙，梅村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吴中方言也。三吴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於越，北至於燕，請之者無虛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而叙祥爲最著。❶

柳敬亭傳

余讀《東京夢華録》、《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説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説書。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獷猂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説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説書雖小技，然必勾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説能使人讙咍嗢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説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於縉紳間。華堂旅會，閒庭獨坐，❷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

❶「而叙祥爲最著」，《粤》本無。「叙」，《杕》本作「叔」。

❷「庭」，《粤》本作「亭」。

寧南下，皖帥欲結歡寧南，❶致敬亭於幕府。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説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説書者也，今富貴若此。」

亡何，國變，寧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畧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亭既在軍中久，其豪滑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

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説書。」牧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以此諧之。嗟乎！寧南身爲大將，而以倡優爲腹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邨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於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工章文，與伯虎、徵明比擬不倫，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耳。

❶「帥」，原誤作「師」，據《粤》本改。

李因傳

李因字今生，號是菴，錢塘人。生而韶秀，父母使之習詩、畫，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於時。有傳其咏梅詩者：「一枝留待晚春開。」海昌葛光禄見之曰：「吾當爲渠驗此詩讖。」迎爲副室。崇禎初，光禄官京師，是菴同行，禁邸清嚴，周旋硯匣，夫婦自爲師友。奇書名畫，古器唐碑，相對摩玩舒卷，固疑前身之爲清照。暇即潑墨作山水，或花鳥寫生，是庵雅自珍惜，然脱手即便流傳。癸未出京，至宿遷，猝遇兵譁，是菴身幛光禄，兵子驚其明麗，不敢加害。光禄自是無仕宦意，琴臺花塢，風軒月榭，絲竹管絃之聲不絶，是庵以翰墨潤色其間。當是時，虞山有柳如是，雲間有王修微，皆以唱隨風雅聞於天下，是庵爲之鼎足。傖父擔板，亦艷爲玉臺佳話。

亡何，海運而徙，鋒鏑遷播，光禄捐館，家道喪失，而是庵煢然一身，酸心折骨，其發之爲詩，尚有三世相韓之痛。三十年以來，求是庵之畫者愈衆，遂爲海昌土宜饋遺中所不可缺之物，是庵亦資之以度朝夕。而假其畫者，同邑遂有四十餘人，是庵聞之，第此四十餘人之高下，不在高第者，毋使敗我門庭。其殘膏剩馥，尚能沾溉如此。

吾友朱人遠以管夫人比之：其宦遊京師同，其易代同，其工辭章同，其翰墨流傳同；差不同者，晚景之牢落耳。余讀文敏魏國夫人之誌，誇其遭逢之盛，入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天子命書《千文》，勑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而是庵方抱故國黍離之感，凄楚蘊結，長夜佛燈，老

尼酬對，亡國之音，與鼓吹之曲，共留天壤。聲無哀樂，要皆靈秀之氣所結集耳！人遠傳是菴欲余作傳，以兩詩壽老母爲贄，有「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花來」之句。老母嘗夢注名玉札，爲第四位天女降謫人世，故讀是菴之詩而契焉。余之爲此者，所以代老母之答也。

南雷文定卷十一

遼陽靳治荆較訂

書神宗皇后事

吾始祖萬二府君，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其父慶元府通判，金人陷慶元，不屈死。府君避難，由慈谿、竹墩渡江而南，子孫散居餘姚之通德、雙雁、泉水三鄉。雙雁之小聚落有上黄、南黄，因其姓以名地，皆府君之支庶也。明初勾軍最苦，吾黄氏皆改爲王，至成化間，宗伯黄珣、提學黄韶、教諭黄伯川始復本姓。先是，洪武十九年，上黄王藴充軍入京，積功至錦衣衛百户，藴生教授賢，賢生鎮撫杞，杞生太學生正，正生偉。歷五世未嘗復姓。偉有女喜姐，神宗選爲皇后。萬曆六年二月，英國公張溶册立，太學士張居正奪情副之。神宗問后近屬，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盛，后欲侈其家世，遂以正億對。及偉封永年伯，餘姚兩伯，皆歸王氏，於是偉之近屬在上黄者，復由黄而改爲王。然南黄與上黄相距甚近，南昭上穆，同告利成，而南黄守黄姓如故時。某嘗聞大父太僕公言：神宗皇后，吾黄氏也，住在鳥弔上。蓬，去。❶有司以戚畹表其閭，其時以爲疎族，不甚詳考。今南黄之族來敘其始末，且以家譜證之，而戚畹之楔綽，亦在上黄，始知爲鶴山府君之子孫也，大父誤記爲鳥蓬耳。古來后氏，攀援門

❶「去」，《粤》本作「上」。

望，忘其宗祊者，如唐劉后之答黄鬚叟，❶宋楊后之冒楊次山，亦多有之，不足爲怪。而我黄氏不欲以外戚爲榮，父老若不見聞，至國亡之後，始追數而得其實，可慨也夫！

四明山九題考 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异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

嘉靖間，餘姚岑原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窻者。鄞人沈明臣以大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仗錫爲石窻，❷皆以意相卜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争道於二百八十峯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實，又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魯望、襲美争秀，然憑虚摭實，使好事者無迷山暹響之惑，則有間矣。

一曰石窻，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註云：「方石四面開窻。」不知其總在

❶「鬚」，《粤》本作「髯」。
❷「仗」，《粤》本作「杖」。

一面也。其謂之窻者，凡石穴多在平地，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出，有似乎窻也。

二曰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

三曰雲南，在桃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賨越鳥」，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

四曰雲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庭」，金庭在嵊縣，❶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之於雲北，則懸隔矣。

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故於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汎稽物態，引麏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窻下，失其地矣。

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聞人笑大蘭」，未嘗有石洞也。

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其故居也。

八曰青欞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草木之種類亦有絕歟？❷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

九曰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鳧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鑿字名之。櫕峯割日，哀瀑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臂」、「斷

❶「嵊」，原作「剩」，據《粤》本改。
❷「木」，原作「水」，據《粤》本改。

腸」當之。何山無猿，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其不然矣。

是故文生於情，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衰，徒恃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江淹之雜體作矣。承虛接響，寧獨此九題哉！遺塵發之而余考之，千年旦暮，同是南雷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讀葬書問對❶

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脉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説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畧，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説，以爲吉士之遇，由於天畀。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廕之説惑之也。」

問者曰：「鬼廕之説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吴綱之貌，四百年尚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噛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汩没，墮地以來，日遠日疎，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强名義，便是階廷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一身。人之爪髮，托

❶「讀」，目録、《杖》作「續」。

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一謝當身，即同木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即是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説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既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即神滅之説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即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説，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淒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叩無知之骸骨，❶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

問者曰：「若是，而塟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况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視此，若禍福交手而付，寧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傅守剛乎？❷焚屍

❶「叩」，《粤》本作「即」。
❷「傅」，原作「傳」，據《粤》本改。

沉骨之俗，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❶不然則以爲辱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有？」

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櫝，其慘不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即不吉亦不可遷也。」

問者曰：「形氣既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説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説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柰何而歸之天命也。」

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并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謂之痁患。下壙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即是凶日，筮者筮此也。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化安寺緣起 己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弘

❶「或」，原作「成」，據《粤》本改。

治、正德間，碑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普圓院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槖列傳》，槖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嵊縣，❶及考城塚，則云宋侍郎陳槖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園，老梅殭仆，尚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即爲剡湖，僑寓僧寺之即爲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判黄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僧，永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吴草廬高第弟子，予之九世族祖也。宋玄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安真净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幾年違白首，雨聲半夜落黄梅。親舊南山樹對高僧立，東浦花隨處士開。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没蒼苔。」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詩云：「深居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壠坂，所重遭明時。商飇薄江渚，蘭蕙幸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玄僖召修元史，博洽爲建文皇帝薙髪，❷皆明初宗匠，而真净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爲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

❶「嵊」，原作「剩」，據《粤》本改。
❷「薙」，原作「矱」，據《粤》本改。

自先忠端公賜葬化安山，予每遇諸家文集干涉此山者，即抄之以爲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絶，具德禮、❶江月某、冰懷某，皆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畝，展其員幅，於是佛殿粗具，昆山歸莊爰書寺額，山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田山於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黄氏與兹寺有夙契也。

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真浄源、坦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孰爲之推尋哉！❷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應倘佯其先，忠端公旁薄於後，兹山當與天壤俱敝，自此雲水遘止，易以垂名，幸矣。

辯野史

甲子阮大鋮之發難也，内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至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先公即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

❶「具」，《粤》本作「其」。
❷「孰」，原作「就」，據《案》、《粤》本改。

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群小意忌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沈，必爲吾儕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狠心辣手之黄某」，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吴諸君子謀翻局，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係吴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吴地，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左、魏三公，爲群小所喪胆，則亦無此訛言也。

近見王嶽《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説夢矣。此時宫府惟知一逆奄，以王安之植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疎遠之李實，虔奉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别生事端，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群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群小自爲風鶴者，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覲，群小奔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户部侍郎李邦華召之也。」其一則訛言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徵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興晉陽之甲以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嶽謂先公實有其事也。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

祭萬悔菴文

嗟乎！十年以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即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刊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巢之禍；❶我謂旦中，悔菴粵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覼於前，泫然絫欷相對，庶幾可以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即此一日之絫欷相對者，天亦不欲以假之乎！

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後，其跡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内，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媼蕘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度阡陌間，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偕，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訃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聞訃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躋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讖，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

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

❶「巢」，原作「妻」，據《粵》本改。

飢寒流落，關係晦明，夫復何憾！　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剡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以竹橋、剡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　斯言歷然，寧可銷磨？　皇天后土，既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　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避地賦

嗟我生之不辰兮，逢家難於髫年；蘭芽之方茁兮，霜雪從而萎焉；覆巢無完卵兮，羌變姓於傭保之間。　幸先皇之御曆兮，大憝授首而鯨鯢之；維時哭祭於闕下兮，醢奸骨以爲犧；先皇登萬歲山而見之兮，曰此忠死之孤兒也。　雖紅日之照融兮，實魑魅之繁徒；宦奄人而歸來兮，孰不注東林以僕姑；鳥聲慘爲車載板兮，獸幻而爲山都；余反首芟舍兮，念門户之榛蕪。

啓藝苑之春花兮，收儒林之秋實；竊自比於管樂兮，寧寠籔乎蓬蓽。❶　夫名教之利刃兮，固不便乎腐朽者之風逸；遂狺狺詈爲黨人兮，❷禍復叢夫駿及。❸　彼兩京之顛覆兮，曾不償孔壬之恩讐；我亦何罪何辜兮，竊獨罹此横流？　朝不坐宴不與兮，私天下爲一家之憂；榜朝堂而名捕兮，圍門閭以戈矛；待變熊蹯之熟兮，寄命日影之留；令無伏牀之泣兮，友鮮複壁之收。

而乃避地於□□兮，觀日月之出没；經亂礁之岩崿兮，想文山之竭蹶；草木無

❶「蓬」，《粤》本作「藪」。
❷「詈」，《粤》本作「罵」。
❸「駿」，《粤》本作「俊」。

所附麗兮，但見饑鷹千羣之倏忽。泊牡蠣之灘頭兮，昔光堯於是乎至止；數百年若旦暮兮，誠流涕而不能已；彼琴墮有還時兮，今庶幾其復爾。儼佛像於南田兮，❶遥千里而見之；歷以中土之耳目兮，祇嵬瑣而自疑；皀雁唼呷於鴻波兮，島嶼之逶迤也；熠燿明滅於紅窻兮，星宿之推移也。何馬蘭之弱草兮，數十尺而扶疎；行者往來其下兮，每墮蕊之紛如；瑞香亦五色兮，與荼蘼而間諸；凡島中之花鳥兮，視人世而竟殊。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魚飛霧，海市當空；帆俄頃而千里兮，浪百仞而萬重；縱一瀉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長岐與薩師瑪兮，乃□□天□□。方銷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七録》燁於東京；❷金石古奇器兮，比户能辨其真贋；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琶笙管之齊鳴。余既惡其侈忲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甲乙，帝殺青龍，不可東行，見《墨子》。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爲乎□中？而那避地於萬山兮，目視夫霄漢；絶村落之烟火兮，支土銼於巖畔；接十尋之瀑布兮，使受役於城旦；查梨瑣碎於秋林兮，丹合嫵媚於春澗；與猿鳥而争食兮，偕樵蘇而相亂。當夫寒食之時，青松散粉兮，黄霧彌天；杜鵑環岡兮，紅霞匝地；復有苦鳥鳴夜兮，林花莫不爲之憔悴；處處哭聲，朝朝喪楮；抱膝而歌《蒿里》兮，墓林紙錢又乘飈而突戾。巖霜倒飛，白髮孤燈；不轉水樂，但聞鳥更；將放筆而就寢兮，開户視夫中星；斯時

❶「南」，原缺，據《案》原刻本補。

❷「録」，原作「緑」，據《粵》本改。「燁」，原作「華」，據《案》本改。《粵》本作「韡」。

高岡之麅下兮，似老人且欬而且行；旋繼之以猛虎兮，風颯颯而屋瓦不寧；習既久而不怪兮，反有以助余之凄清。而其雪合空山兮，黄獨無苗，梅花有骨；木客之跡無數兮，樵人之徑皆没；誰謂莫往莫來兮，亦有麋鹿之搪揬。甘露降於寒松兮，映初日之明熒；兹馨烈之鬯達兮，豈等級於醁醽；限之以一垣兮，凝至和於中庭。亦有高人訪道，至我廬邊；古松流水，算子鏗然；悲屠龍之技兮，僅世外之可傳！蓋將埋名與草腐兮，不虞爲野火之所妒；以淵明之苦節兮，天亦不憐其遲暮；陶有《遇火詩》。况余之瑣瑣兮，又焉能免夫孤露？悲藥圃之就荒兮，聽流水之侵路。彷依齋之《易》卦兮，聊避地於市廛；求昔時之屠狗兮，遊酒人以亡年。釋亡命之疑兮，因避地於城郭；守不見諸侯之介兮，齊咎譽之寂寞。

最此二十年兮，無年不避，避不一地；念遷播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於是返故居，撻六枳，蓬蒿滿，琴書肆；苟歌哭之有常兮，豈怨風雨之不蔽？尋松陽湖之蹟兮，按黄竹浦之記。放翁稱夫蜀山兮，九靈發其藍水；二蘭絶江可望兮，雙瀑舉足可企；何墜簡之紛如兮，留久湮之秘；圈鶏牧豕其間兮，不辭爲鄉里之所鄙。

詎料龍蛇起陸兮，百毒一時而滙；蚍蜉直欲撼大樹兮，蜂蠆亦結而成隊；❶僕區之法亡兮，桑梓滌而無類。未十年而又避地兮，奉老母而竄於海隅；累故書之千簏兮，歉家具之一車；襁女孫之三孩兮，因世亂而憐渠；一室分爲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鶏犬圖書。談文正之遺事兮，猶彷彿乎

❶「隊」，原作「墜」，據《案》、《粤》本改。

牛屯；九亭石屋之延連兮，昔汝湖之所園也；羌獨不得際於斯時兮，寧功名之足論。遊東山之古寺兮，悵亡宋之哭聲；宋亡，邑之士人衰衣聚哭此寺。歷千載而不散兮，悲天運之復丁。東觀□□兮，曾中流而擊楫；挽墜日於虞淵兮，恨此志之未捷；雖同舟之已盡兮，而老兵退卒或留於灰刼；相與指點殘陽之下兮，無异尋乎夢中之蝶；蓋聞承平之父老兮，終身不見夫兵革；獨喪亂之於余兮，前未往而後復迫；疲曳而不免避地兮，尚逴逴其何適？

亂曰：採野葛以爲糧，飲之以鵠血兮；結蓼花以爲佩，美人復貽予以苦蘖兮；彼桃李之艷陽，阻風波而莫適兮；苟前修之不爽，❶又何庸厭射兮！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寥泬而如暮；嘹亮兮聲滿長空，參差兮景留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絆；爰有弱草，生於堦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落蘚所不辭，招莧陸以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遂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鵑哭旦；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群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

兒子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咨嗟；況夫魁梧

❶「修」，《粤》本作「身」。

長者，而有終身於虱沙；奈何不能安静待時，急流俗之諠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壓；莫訴霜饕，❶誰憐雨刼？襍粉染於凄露，酸心幻爲媚葉。秋風宛轉，原是哀魂；夕陽陸離，但有啼頰；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睫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腴，心空得第，奚羡榮枯於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爲慶；修士傷聲名之頓撼，世方以爲盛；又何殊於兹草之萎浥將敗，女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海市賦

余登達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絶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己酉之冬，觀海達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地不一，兹獨當夫神宫也。

❶「訴」，原作「訢」，據《粤》本改。

光怪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聱聾。

余曰：各言其狀。

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暐曄；三里七里，勾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竊驪，雨鬃風鬣。儼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蹇産百尺，成以鬼巧；綺窗朱瑣，明星縈繞；神妃雜遝，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爲黃幄，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盡屏，兹特疊出以爲章。

汪道者曰：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參差，門户洞開。嗟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戰爭所不災。

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寓質；制宏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寞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變爲城郭，中引長橋；值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鳴笳列騶，夾轂喧囂；何珠宮貝闕，而以鹵薄宣驕。其後幻爲染肆，緑沈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爲色，蒸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

補陀僧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勾欄，七重鞺鞳。華矚風濤，光交目睫，遇其變現，狀若鸚螺；瑣碎未品，大越丘坡；閃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路壯濶，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乃帆席未掛，僧窻宴啟。忽焉叢島逼塞，孤峯魁峙；疑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雹絶，不煩蝣晷；名曰浮山，海人習此。

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羣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郛廓；百色

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齦齶；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吴蜩像之所不能作；况蜃之爲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託也。

南雷文定後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遼陽靳治荊較訂

明名臣言行録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録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録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

今徐子之爲是録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録，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尚有議其范平章、竇内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郭，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裡，何況盗賊。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於盗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鹵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毁紊，地紐凋絶，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❶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録，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濶狹，有盡

❶「掌」，《粤》本作「障」。

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陬，至於末造，清議不衰。

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尚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録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静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温凉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即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説，不能不與儒先牴牾。

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虚之象，虚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

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

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絶，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别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説也。師於千古不决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

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齗齗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説，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吴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臯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删削之，

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菉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爝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

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羲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吕涇野語録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

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骼，獨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

之説，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

余近讀宋、元文集數百家，則兩説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静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内。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功，陳君舉、唐説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須溪。宗葉者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黄溍卿、柳道傳、吴禮部，蓋出於僊華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則寧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絶」，嗚呼，亦冤矣！

余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玄、揭奚斯、張養浩、宋褧、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深整雅，畜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

也；先生之《開濬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者。伯修爲静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矣。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即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間，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説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敕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深怪定山，猶是執吕以毁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寛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别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絶港。❶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狗家數，是以宙滅宇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黄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概如是。寒邨之性情，湔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❶「非」，《粤》本作「所」。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定，即出其文集六册，屬删爲四册。入夜，秉燭相對，閲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删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黄竹，申之以幣。老嬾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緑樹讙鶬鶊。」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

夏月北窻，蜀山青翠，勉爲削筆。既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兔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黄茅白葦之間，以爲甕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麤野之中，螮蝀在東，莫之敢指。

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既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録，皆極文章之變化。即如《楞嚴》之叙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温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覺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❶其爲高僧塔

❶「宋」，原作「宗」，據《粤》本改。

銘，多人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尚謹守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粧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駡，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戔戔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圓至之亞也。視余此删，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趙清獻之輩凡數十家，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黄雙井耑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絶；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即王輞川、孟襄陽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

明初以來，九靈、鐵崖、缶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摋，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

❶「輩」，原作「父」，據《粤》本改。

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纍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卧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

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内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珂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譚，❶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

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浸浸入於《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

❶「譚」，《粤》本作「彈」。

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曆，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擁勇鬱遏，坌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

蘄使君天才飈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豔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水，玄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模索，蓋浸浸乎而未有已也。

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秘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僞百出，止留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户，時而律吕相宣，則豫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闢其牖；時而行空角險，則《北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絶吕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

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皋，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

稱爲高第弟子。塲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竄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

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猶出户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詑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參同》、《悟真》之有倫脊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舘，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宋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即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七十年來，變燧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

去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廕，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黄尊素、❶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

❶「尊素」，原爲空格，《粤》本作「家諱」，今據文意補。

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

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禄無匠，何以冒殿工而加級？非貪緣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内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郡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宫一案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爲戒。勢尤桀奡，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争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留僊、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玄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説，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蕺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末亡友也，請以螗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吴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吴。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絶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

東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即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

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煋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静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黄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廼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葯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傍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横其東，蜀山峙其右，廼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興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絶相類」者即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畢所未備。❶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鑑範，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

❶「畢」，《粤》本作「補」。

傳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興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黄竹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慈谿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故，句甚悲凉。正宗再傳爲天寧禪師仲猷闡，明太祖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即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顔、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兹山窮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夥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

萬曆庚申，西緒纘重建佛殿，老屋數間，支撑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單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屨笠雲委，聿興工作。穹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闥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魚鼓鐘磬，牀笫卧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犂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竈也。

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榱桷矣。汙邪市井，未嘗擇地，塵坌滿室，但供邨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册，餘姚一邑之内，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真、正覺、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爲荒隴，即如武林之辯才龍井、鳥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没，不知凡幾。然則私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極力護持，真浄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間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刼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尚以參學未究爲歉，余以爲使德如而盡參學之願，不過一杖一拂。誠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似續於此乎？

余每過寺，念泰定間先州判茂卿先生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徽音居鄰其地，數以爲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尚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❶

黄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强，横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辣茄、苦蔞、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

❶ 此文後，《粤》本有《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今置於本書附録中。

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翦，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脊。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栢，屈其干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欵冬、丈紅、段錦、雁來、燕麥、紫茉、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疄間，非盆盎之所收拾也。

昔黄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横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螟蛃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牆，藍水東流，戴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窻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狖獊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峰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誚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遼陽靳治荆較訂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於海外之滃洲。滃洲尋爲界外，殊絶内地。康熙乙丑，還滃洲於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膂力方剛，今癃殘頑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

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謚忠烈；高祖堪，尚寶司卿；曾祖金❶，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木❷，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

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别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

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於觀德殿較閲軍器，譏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公廷杖而入獄門。襆被藥裹，一切摭攔。公

❶「金」，各本皆缺右半字。
❷「木」，各本皆缺右半字。

徹己服用，遇之甚謹。稍閒，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睚眦戟手，以分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於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

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恇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即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即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弘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脉。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

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滃洲，適塟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

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謐、詮。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即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録》。

銘曰：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曆三宰，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❶丁巳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爲説鈴，賢聖指爲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爲，即非從容矣。宋、明之亡，古今一大厄會也。其傳之忠義與不得而傳者，非他代可比。就中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者，則文文山、張蒼水兩公爲最烈。武林張文嘉、甬水萬斯大與僧超直，塟蒼水於南屏之陰。余友李文胤謂：「文山屬銘於鄧元薦，以元薦同仕行朝也。今行朝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非子而誰？」余乃按公《奇零草》、《北征録》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爲銘。

公諱煌言，字玄箸，别號蒼水，宋相張知白之裔也。曾孫集賢脩撰襲，自滄州徙平江。集賢子籲，又自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睦名，長伯祥，舉成化癸卯賢書，次珽，次玠，次璟，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璋，字兩如，天啓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

公幼頗跅弛不羈，好與博徒遊，無以償

❶ 此篇原本僅存一頁，其餘三頁均係抄補。另據目録，此篇下原有《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一篇，正文不存，其改本見程志隆刻本《南雷文定五集》卷二。

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産，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爲諸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令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❶三發連三中，暇豫如素習者，觀者以爲奇。崇禎壬午，舉鄉試。

東江建義，公與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師潰，公汎海依肅樂於滃洲。明年，松江吴勝兆反正，公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援之，❷至崇明，颶風覆舟，公匿於房師故諸暨令家以免，得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山寨，與王司馬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浙東列城爲之晝閉。庚寅，滃洲爲行在，公復從之。滃洲墮，扈蹕至閩海。時閩事主於延平，遥奉桂朔，主上爲寓公而已。公激發藩鎮，改鷁首而北之。癸巳冬返浙。

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金山，遥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爟火通於建業，題詩蘭若中。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南都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響應者，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

戊戌，滇中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碇羊山，孽龍爲禍，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羣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於是返旆。

明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義

❶ 「抽」，原作「袖」，據稿本改。

❷ 「正公」，原爲空格，據稿本補。

從數千人並發。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户，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脱有踈虞，進退自依。」不聽，將取瓜州，延平以公爲前茅。時金、焦間鐵索横江，夾岸皆西洋大砲，砲聲雷鍧，波濤起立。公舟在其間，風行遲，登柂樓，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祚國，從枕席上過師。否則以余身爲虀粉，亦始願之所及也。」鼓棹前進，飛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頓兵京口，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請公往。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

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師畢至。

七月朔，公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别將以蕪湖降書至，延平謂「蕪城上游門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辦。」七日，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截上流，❶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❷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江、楚、魯、

❶ 上葉爲補葉，文至「以截」，此下爲原葉，以「以絶上流」始。「以截」「以絶」義重，今删「以絶」二字。

❷ 此處墨丁，稿本作「南寧」。

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

當是時，公師所過，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勞，父老扶杖炷香挈壺漿以獻者，終日不絶，見其衣冠，莫不垂涕。公撫慰懇惻，入謁先聖，坐明倫堂，長吏故官入見，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禮，公考察黜陟，❶如州牧行部事。民間不見此儀者，蓋十五年矣。

亡何而金陵之敗聞。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湖。初，公語延平：「師老易生它變，宜遣諸帥分狥郡邑。留都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儻四面克復，收兵麕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聽，自以爲功在漏刻，士卒釋冰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大兵諜知，以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出戰。兵無鬬志，大敗。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并徹京口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亦謂軍雖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退守鎮江：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百艘，天下事尚可圖也。已而知其不然，北艘千餘截於下流，歸路已梗。公以江、楚敗問未至，姑引舟趨鄱陽以散亡。

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入霍山界。縣有陽山寨，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故義師所據，已受招撫，聞公至，拒之。英山有將軍寨，轉而至彼。渡東溪嶺，追師奄至，士卒皆竄。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土人止之。公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衆，導脱身去。踪跡者得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

❶「陟」，原作「涉」，據稿本改。

向。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公爲張司馬，憐其忠義，導公由樅陽湖出江，渡黄盆，抵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方病瘧，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目，改而山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

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延平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搆難，殊無經畧中原之志。公作詩誚之云：「中原方卜鹿，何暇問虹梁。」

明年，滇上蒙塵。延平師既不出，公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於懸嶴，懸嶴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陰巉巖峭壁，公結茅其間。從者爲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

於時海内承平，滇南統絶，❶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浪楫，傲岸於明、台之間。議者急公愈甚，係累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致公以爲功。與其徒數十人，走補陀，僞爲行脚僧。會公告糴之舟至，糴人謂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刀以脅糴人，令言公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静。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縁藤踰嶺而入，暗中執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

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牆，皆嘆息以爲晝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

❶ 「滇」，原作「須」，據稿本改。

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後數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面南坐，故時部曲，皆來庭謁。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於側，皆視公爲天神。省中人賂守者，得覩公面爲幸。翰墨流傳，視爲至寶。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稱情落筆。

九月七日，幕府請公詣市，公賦絶命詩：「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木、冠玉、舟子三人皆從死。子木名綸，溧陽人。❶冠玉，鄞人。

公生於萬曆庚申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後。

公精於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四課空陷，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羅舟未返，占課大凶，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卒遭束縛。

間嘗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録》，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争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没，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虚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爲益難矣。公父刑部嘗教授余

❶「溧陽」，稿本作「句容」。

❷「空」，原缺，據稿本補。

家，余諸父皆其門人。至余與公，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鯨背鱷灘之上，共此艱難，今公已爲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

銘曰：廬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俎豆其列。誰冠貂蟬，增此像設？曰惟信公，終焉是揭。西湖之陽，春香秋霧。北有岳墳，南有於墓。公亦有言，窀穸是附。同德比義，而相旦暮。前之廬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千有里。一時發言，俱同讖語。天且勿違，成人之美。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❶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宇，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廷華生贈參政維寧，維寧生贈參政大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生君。君生而穎異，强記絶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還，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戛聲天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芳，❷固爲謝氏之家史矣。

❶ 此篇前原有《碩膚孫公墓誌銘》一篇，與本卷首篇重複，今删去。

❷ 「芳」，《粤》本作「芬」。

君方架學區中，斟酌當世，王路非遥，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闇公、張子退避地海濱，與柴樓左近，欵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擔石，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亡何而燼黨阻山，野無寧處。闇公從亡，君亦徙居郡城。甬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新當失職，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滃師闌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脱之於劍鋩，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暝寫，弄墨晨書，藏之綈衺，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譔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

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閔《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晏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己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沈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

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淒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

君生於萬曆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畚偕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於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遴、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滃州張氏女，魯王次滃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濤山焚之。及滃州破，君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諏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柱，歸昌捃摭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吴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

乃銘曰：採藥何許，候潮山矗。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没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翶，君固其族。闃闃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滰，又遷海寧，遂爲海寧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柱，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

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間，捧銅盤而授指者，徧於三吴。

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没，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檄署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叙州府推官。兵火之後，城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爲屋，與居民襍處，一切以安静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吴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户。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囤回者一百二十户，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户，又贖難民一十六户，於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

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於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蔞翣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力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脱驂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爲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隱之心，遂地湧出，❶人亦莫得而掩也。

方先生初至，僚友燕集，即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

❶「遂」，《粤》本作「隨」。

頊，言及風土，先生不禁憮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里，青燐白骨，纍纍出草間，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蒞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褦襶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蜀也，灩澦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不盡耳。」

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興、比、賦通之。倣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亡矣，先生所著，即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間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藝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虚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

生於萬曆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吴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濬。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梀、模、棫、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剪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歉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

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

銘曰：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代惟十六，居隣海若。源遠流長，文公之澤。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别號丹丘，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於鄉，以老母不上春官。及母殁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殁也。」時稱爲真孝廉。

起西幼孤，稍長，即能力學，從游於江陰黄介子毓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槖饘，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圜中草》授起西，坐脱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侘傺而死。聞者傷之。

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絶，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槖，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竄身爲黄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

我，欵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遥望，不可爲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

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艷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盡喪。起西之在玄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即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録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沉。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丘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

銘曰：門生守喪，不避犴狴。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黄門高弟。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即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顓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劑量他儒之説以入之，排奡而不安，不知書院塲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虚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説》，林

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儳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抉其隱伏，名之曰《説約》。自《説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説也。當是時，海内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尚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説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曆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亡，而先生之學亦亡矣。

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别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吴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廪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吴名士，與楊子常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欵，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説約》二十卷、《詩經説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

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録》二卷、《中庵瑣録》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吴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涓，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涓以所作行略，丐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病，不敢負此一諾也。

銘曰：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塲屋，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以形取影，虚齋之註。而陳而林，共飲法乳。約説後起，經生寶庫。垂髫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暗干閏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冤闕下，叙其爵里年齒，爲《同難録》。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戢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絶。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膚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吴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旋即謝世，然猶及見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沉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汎吴舫，遂主周氏，而周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爲玉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爲請。

玉書名麟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使，❶謚裕愍。妣蔣氏，封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禍，及烈廟照雪死事，❷而裕愍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頌冤，天子詔法司改定爰書。宜興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蠲逋、清獄、薄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涿鹿善。宜興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含弘光大，致精識微，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弘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可一旦抹摋，尚浮沉啓事乎？ 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過於矜愎，流爲欹側，一往不返，激成横流，此正今日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吴門，家世膏粱，❸驟承貧薄，玉書不以介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即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逡巡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塲舉火爲驗。」通爲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絶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冤矣！ 其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貲至巨萬，❹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

❶「使」，原作「史」，據《粤》本改。
❷「照」，《粤》本作「昭」。
❸「粱」，原作「梁」，據《黄梨洲文集》改。
❹「貲」，《粤》本作「貨」。

棺，中書爲己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爲刼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冤矣！嘗致書如皋冒辟疆，諄諄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詹草》。娶葛氏，河南按察使魯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俊。壻趙延史、戴泌、錢祖熙、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旦齡、王文南，皆諸生。旦齡即周忠介公之孫也。

銘曰：壬午之冬，余與玉書，同出燕京；童清馬閑，顧眄生姿，王國之楨。曾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鐺；虞山之陽，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參議閻公神道碑銘❶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磻礎，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曆甲辰進士第，授湖洲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即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

❶「銘」，原缺，據目録補。

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尚威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閲而得之。紹興庫藏，爲胥吏乾没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羡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耻見作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户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揔理遼餉，時邊烽尚熄，而軍政搨茸，❶公晝然憂之。❷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一發，必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憨乘機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語，漸成脱巾。䝉冏寺、水衡兼派以濟，庶幾銷患未然。」廟堂見之亦心動。公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内，捐公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囤之弊，坐放如期。築倉厫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

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埸破碎，談兵者非身横獄户，即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

❶「搨」，《粤》本作「闒」。

❷「晝」，原作「奭」，據《粤》本改。

先幾之智也。

當登、萊之變，閻爾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劾歸耶？退則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爲愈也，敢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詧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畧。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哉！不幸而遇蜀主架累，駈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況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

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水，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鷄骨支牀，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計遼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

塟於淮上之蛟龍溝北壟。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祜、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臯。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介吾門顧諟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畧。

銘曰：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果蓏，蟲穴其間。岩關奕奕，群偷囊槖；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前讒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寧；初需於郊，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即謂知兵，亦莫過此。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遼陽靳治荆較訂

贈編修弁玉吴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録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厠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濶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吴君爲之三嘆。

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臯亭，後徙石門。曾祖臯岡；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

君生而穎悟絶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壻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即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强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彌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

讀書費華陽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風簷信筆，❶皆有思理。❷當是

❶「風簷」，《粤》本作「所成」。

❷「思理」，《粤》本作「可觀」。

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之按吴，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餘子春華，吴君秋實耳。

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相駘藉。邑人睚眦觸死，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間作，弓刀摩戛之間，視若狐鼠。❶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時時闌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君跕身搘定，删剪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揺風動，百毒齊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郡國。嗟乎！其才本足以用世，顧束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眉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亡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里胥所躙蹀，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不既多乎？君起自孤童，纂修世德，❷準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

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

❶「狐」，原作「孤」，據稿本改。

❷「纂修世德準的將來」，原漫漶，據稿本補。

一。子五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顔廣熙，諸生。孫九人，杦、樹、師栻、栒、關杰、祚垣、正槃、師梈，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

余與錢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吴令吴夢白所，與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探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舘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

銘曰：天之生才，元會間氣。大道既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睇！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斵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録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雪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

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尚書，謚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宜力，贈南

昌知縣；父友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嵬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總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即《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闒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貲之入太學。」❶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

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難，盜聞之曰：「昔黄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

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歎曰：「琨玉秋霜，不意菰蘆中乃有斯人。」

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胤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讎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脇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己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娱，已而獄解。

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禄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

❶「貲」，《粤》本作「資」。

乎？故人之好詩者，[1]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盧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郎未必好名，而圜中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禍乎？[2]

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清明乎」？[3]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户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丁酉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四。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衣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繼蔣氏。子曰夢潮，康熙乙卯舉人，曰夢喧，[4]曰夢愷，曰夢雍。婿曰臧熹、陳冕、楊敏。孫曰望，曰如晦，曰絃，[5]曰甘來，曰崑來。

銘曰：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時禋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嵚崎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6]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呶拏，穿透四

[1]「者」，原脱，據稿本補。
[2]「禍」，《粤》本作「名」。
[3]「清」，《粤》本作「尚」。
[4]「喧」，稿本作「萱」。
[5]「絃」，稿本作「弦」。
[6]「怪奇」，稿本作「奇怪」。

溢，必申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寃乎！吾於時禋謝君而竊有慨也。❶

君諱泰臻，時禋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宇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寧，祖大倫，皆贈參政；父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

君結髮學問，精鋭鋒起，足不離户閾者，載離寒暑，窻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藺，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塲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溲牢各邑，所過毁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刼，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脱虎狼，木主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主，伊、吕事業不難致也。」

故社既屋，入先師廟，伐鼓慟哭，解巾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翦髮爲頭陀。從此踪跡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卧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深崖絶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採烏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闕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

❶「時禋」，原作「時聞」，據稿本改。

生。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别，黯然銷魂。顧君亡國破，世禄之家，悽楚藴結，不可爲懷，遂絶矍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

娶薛氏，禮部尚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胤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彦，康熙壬戌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八年，家人倣扶微宋玉之禮，斂其衣冠，殯而塟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

銘曰：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内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宫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烱迹，門榭中薄，困鮮擔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淅。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

用，膏粱氣習，不屏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門户而已。

府君諱文奐，字伯美，别號桓墅。出就外傅，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鋭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丘孺人，毋使其戚於窶；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憊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

已而其子錫瑕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瑕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其文之遜於祖也。❶」又三年，而孫汝咸充解，府君與之計偕，❷就養京師。瞻眺宫闕，徘徊玉堂，覽帝城之景物，❸接元老之琴樽。屬天子好文，海内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艷什，投贈充牣，而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瑕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頤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即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

❶「其文」，《粤》本作「聲名」。

❷「其文之遜」至「與之計偕」，原漫漶，據《約》本補。「充解府君與之」，《粤》本作「戊午舉人遂與」。

❸「帝」，《粤》本作「鳳」。

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郡學生。女二人，長適丘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

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干，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概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揔揔，過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内，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❶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殀懸絶。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天與人同，即爲合德；知過再犯，即爲轉趾；聞言不信，即爲孤神；財不儉用，即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鑑，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

❶「趙普」，原作「趙晉」，據《粤》本改。

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即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暇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

銘曰：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柏碎；留其不盡，源深流沛。

山西右參政籲之丘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峻，號籲之。丘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户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羊壁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户。遂奉命榷税滸墅，司册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摇，司寇黨公賢之。

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毁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勷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攔，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簿，❶罪人

❶「簿」，原作「部」，據《約》本改。

所管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勑使，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即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厨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没簿書，豈能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床，公引吏視其所卧，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内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毁，楚人尚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

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凶暴之輩，箠撻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摧科之日，❶搒掠必盈數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革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

公生萬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益，庠生；象艮，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

❶「摧」，《粵》本作「催」。

布政司理問尚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閥盛、太學生陳模、太學生沈泙、庠生楊斐蒨，其婿也。孫八人，達、過、邁、迥、良臣、穀、旭、百禄。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諟屬銘其神道。

銘曰：天殻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嶔；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竈沉。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❶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絶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

其言性曰：「性善之説，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 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

❶「牾」，原作「牿」，據《粤》本改。

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薦衮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𪎊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

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象》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禀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

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

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

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脱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説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即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個人生而静之

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

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

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黄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黄鐘之本色也。

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閲。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閲者重閲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閧，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

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

爲姑息。屠爌、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衎衎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强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盗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殀。女一人。孫二人，克𨙸、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属，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

銘曰：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蟫。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後衕村，又自後衕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

提舉璩，璩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束，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

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宫。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耆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黌舍至不能容。時塲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駡，君澄心静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媪燭牛箠之所能埋没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舘元。其舘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黄慎軒。奉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揔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之蒙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塲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即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毾㲪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説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閧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君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絶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於寒生伎倆末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户，又三

年而卒。

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羸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没，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藴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禀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既衆，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❶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横經，書筒客席，併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即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説所誤也。雖然，「顔苦孔之卓」，絶脉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真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

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勅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濶畧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

❶「日」，原作「白」，據《粤》本改。

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凄然欲絶。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

銘曰：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無談學，❶以爲觀美。汪洋性命，❷其説遷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兹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寧晷。昊天不吊，未見其止。孟楊粉澤，視我斯誄。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燮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録》，分校壬子北闈。

吴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濕，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爲之處方製藥，雖厮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

❶「無」，《粤》本作「不」。
❷「命」，《粤》本作「天」。

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黽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黄塵，則昭潭之魚餌耳。」

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闈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瘡痍未起。公謂宜稍示休息，俾温脚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爲科。上從之。公既契濶行間，死而復生，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蠱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吴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内陷者還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

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即思己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蹇義路，如杜悰、劉崇龜之絶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段文昌之檳榔，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

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敕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

百雲介友陳同亮請銘。

銘曰：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逼兮，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巒，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即忠介公順昌也。母吴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吴門擊殺緹騎，巡撫毛欲陷之。❶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焕，徒巡撫毛一鷺、尚書吕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戔戔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

忠介清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齎志而歿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間，以立門户，授綏結帨，皆有條序；棺槨複鬃，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

❶「毛」，原作「危」，據《粤》本改。

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所致。

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吴日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毁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溧陽當國，❶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

吴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畢變以後，子佩、俟齋、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闒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

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挐不解；青原、南岳，又争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倐然。屬纊時，曰：「今日方聞。」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間」。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餤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即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智以

❶「溧」，原作「漂」，據《粤》本改。

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丘山之損乎？ 今於二公何愧焉。

生於萬曆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 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 子靖，諸生。 孫鳳來。

余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絶者久之。 甲辰，余至吴門訪之。 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 又明年乙丑，余至吴門，正子佩習静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喜。 豈知其爲永訣乎？ 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來屬銘，乃所願也。

銘曰：私謚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 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謚。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 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 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吴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於是。 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呰聱。 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

丁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

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充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弘憲；❶名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緯澤，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匪園、陳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揎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盤而食。有以格物之説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勾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

夔獻諱赤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塲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屢淹星鳥，砉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真之説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時，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閑一藝者，❷莫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禀學焉。會天子纂書，夔獻之

❶「蔣弘憲」，《黄梨洲文集》作「毛孝章」。

❷「閑」，《粤》本作「嫻」。

所討論，玉峯委心自昵，公卿間物譽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清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閻阨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頓挫塌屋，晚乃以朱墨磧碎，出於名公大人。即遇一二知者别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并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即未必以此厝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

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廪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

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雨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彎肺烹蛤蜆，蔬橡雜陳，以飲食之，連床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亡，不能不哀也。

銘曰：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峥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非無鉅公，聲諧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納之壟甕。庸人之論，謂君沉没；豈知回、賜，不稱官閥！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遼陽靳治荆較訂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冰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璉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栢、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皐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

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巽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妣黄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學。❶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佳、

❶「力」，《粤》本作「勤」。

馮儼公、邵玄浹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皜、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滄、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吴次尾，江右則舒芑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贄，非一閧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困來歸，斂埋無憾。其有詿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臯亭山之顯寧。住顯寧者四年，吴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闢七闢，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吉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概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籠罩爲事。甄陶愚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臯亭之盆月塢。

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爲不急。曰：「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吕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黄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

論著，不尚雷同。凡先舊諸家盤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即遊方外，尚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繹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説，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佛學埋没。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窻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并疑其爲佛也。

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當鍾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窔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説云：「釋、老虚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静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窔之識見耶？子四人：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壻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鏷。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殁時已二十四年矣。

銘曰：世無真儒，亦無真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真，亦豈易到。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尋行數墨。一朝解脱，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孰路。❶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爲其

❶「孰」，《粤》本作「熟」。

子築屋讀書，間或過之。新栽木槿，尚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轅縉、甬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從語溪來，❶轅縉乞銘其父之幽石。

君諱駿聲，字楷生，别號瘦菴，宋尚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居於崇德。祖禎。父勳，萬曆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粮，僉民轉運。縣既役之不均，途中則爲運軍陵轢，京倉則爲胥吏停勒，充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

甲辰，詔下履畝。自萬曆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摠：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

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慣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即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没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爲寧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

❶「從」，原脱，據稿本補。

者，又豈君之所欲乎？

嘗讀元《黄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而誌之者又皆黄氏，亦一奇也。

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轅珏，皆諸生，蚤卒；轅縉，諸生；轅紳。壻李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强、明禮、明藝、明數、明友。孫女三人。

銘曰：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齒腐朽以利刃。松耶，栢耶！尚以利其後胤。

淇僊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淇僊，鄞之西關人。少善屬文，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絶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娱。水旱穀價，亦時寄歌謡，以見欣戚。鄉里争忿，得君一言，即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病謝絶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瞑。有《翠筠詩》十卷。

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

古之言詩者，不出賦、比、興三者，詩傳

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究之功淺，即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爲之名，亦可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即争唐争宋，情性理義之具，譁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强。

銘曰：是爲詩人毛雷龍之墓。

工部郎中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曆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祉，體柔嘉之姿，既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禄寺卿鏡之孫，禮部尚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内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怵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留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遣奠，哀敬有加，捐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再爲立後，重興門户。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繫也。

令子京兆希轍，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譙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羨。丁巳秋，京兆徽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

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減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相之者。子産之中道心痛，曾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一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曆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塋於六峯雞頭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貴也。

嘗觀李本寧弇洲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録》，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爲異。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玉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爲譔述，故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

銘曰：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京兆之母；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曆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寧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丁丑進士第。❶ 是時場屋之

❶「丁丑」，原作「癸丑」，據稿本及《明登科録》改。

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絶。」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户，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

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敷陳，建立義旂。鄮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滃滃訿訿，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鄮夫之書洛誦壇上，鄮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

畫江之守，公分訊瓜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肥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俾群枉，❶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闒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争，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裒衣博帶，滿目太平，譃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强半弘光故臣，鴞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没，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

❶「俾」，《粤》本作「傷」。

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❶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沉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户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搒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税駕矣！」

户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❷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

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夷周崔芝、❸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即以印佩

❶「標」，原作「摽」，據《粵》本改。
❷「義」，原作墨丁，據稿本補。
❸「夷」，原作墨丁，據稿本補。

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

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

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吴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尚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

戊子，王次閩安鎮。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湔雪：即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艑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即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

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

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❶而況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謚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瘞之黃蘗山。❷

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滃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奡，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閩有平國，浙有方、王，海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丘之貉。公與雨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鍾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之。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❶「正統」，原空缺二字，據稿本補。《案》作「宋末」。
❷「閩」，原作「閔」，據稿本、《粵》本改。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世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❶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膴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略》《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略》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尚不能出小説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

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於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蕺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

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

❶ 「世」，原脱，據《粵》本補。

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皐、萊朱、望、散，亦復畧舉成文以例其餘。顔、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絶學既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胤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吴、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黄、吴、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脉，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剥，然而敝之所生，捄之所始也，剥之寖微，復之寖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絶也。余攝齋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黄幹之儔者，❶何其寥寥者歟？黄子於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❷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曆，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漳浦之開物成務，❸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史》分途，❹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黄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

❶「幹」，《粤》本作「榦」。
❷「離還」，《粤》本作「流溯」。
❸「漳浦」，《粤》本作「心擬」。
❹「史」，《粤》本作「始」。

斯人固未易測也。

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覥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卧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没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裁量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開物成務。此非嵬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公見之矣。

公諱弼，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户，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户，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户。曾祖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禄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妣納刺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鈎新，與孤寒之士，争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覃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二日捐賓

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

國家新造，攻城畧地，俘累即爲軍賞，斬刈首馘之餘，汨没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没入，姦人或以借勢投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壙，於是特設督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過所之處，❶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溢，撰末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寧止千萬人乎？

公澄潤明澈，案無留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訾省，❷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内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掠民子爲己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証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腎，衆無知之者。」尋召逃人問之：「既爲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滞獄，取定俄頃。

國朝倣府兵之制，畿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勳戚，各委庄頭督之。平居則斯養坐食租税，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粮，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充庄頭者，類多巧詐猜禍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盤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内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欺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

❶「過所」，《粤》本作「所過」。
❷「訾」，《粤》本作「眥」。

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旨。

公之剖决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迹人、圈地二者爲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於前禽之失，便已歷駕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歙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兖；次治邠。女一，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歙令介予門人孫士璘求傳，余謂迹人疎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遴，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拱立，[1]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傳失燠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横生。既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脱换《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紈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

京口陳虎侯，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陞刺昆陽，虎侯以老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

[1]「拱」，原作「供」，據《粵》本改。

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斂。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以此資金君之丹旐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君暮年築室萬柳池上，疎著竹樹，倘佯其間，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三子，曰曾，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益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驌，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没，滇南道梗，伯兄亦亡。

戊戌、己亥間，滇方内附。美即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即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絶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寧，瘴氣方惡，留南寧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痁；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户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瘞臨安府

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内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僦居，盍往問之。」美匍匐其地，亦皆茫然。因哭於路左，❶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闞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頽垣敗壁，不勝其慘。闞君亦僅謀朝夕，脱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矣。贅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兔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彦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

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轉動人。❷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

❶「因」，《粤》本作「痛」。

❷「轉」，《粤》本作「怨」。

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即在數尺紅氍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即以此爲《錢嵩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簡如。恭愍、翼明皆絶，簡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妒銘者，謂恭愍嘗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殀。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

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瞽説也。妒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❶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

❶「銘者」至「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原缺，據《粵》本補。

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别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勳，承勳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絶。若如妒者之言，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勳者，乃其弟之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嗣承勳，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同。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謚與地，備諸卹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秣陵、東橋之廕，皆用此法，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爲諸生，忠愍之後，❶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既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勳之絶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勳。何物施某，乃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乎？曾謂恭愍之庙，不如矍相之圃乎？

❶「忠」，據上下文應爲「恭」。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留城東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説，遂以爲收召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盼蠁；至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

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鏦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

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粱纖弱；❶娣姒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紺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蕚；髮光可鑒，流波似鍔；釵則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綷䌨之聲，若風度壑。平日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真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

❶「粱」，原作「梁」，據《粤》本改。

爾乃飛凫競渡，群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争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旦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充賦，粉子蒙遣；漚珠槿艷，神心繾綣。

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於空翠，旋瀲艷於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啖冷冷而無烟。昧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靈氣發洩於山川也。

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憂。余答以無庸兮，此不過傖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

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爲藻黻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南雷文定附録

交遊尺牘二十六篇❶

束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摳衣進謁者。故無責沈之文，過泗之譬，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牛篋，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擔頭艙底，失爲閽媪脂燭者不少矣。《文定》刻成，自念醬瓿之物，難邀虀臼之詞，因簡近時數通，冠於篇端。

黄宗羲識。

一　錢謙益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盱衡擊節，嘆賞稱快，不謂高明意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沉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尚，到處充塞；竹篦柱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摇簧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爲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吴、越間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冲！德必有隣，法無孤起，寥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單影隻，自

❶ 底本無「交遊尺牘二十六篇」之標題，今據《黄梨洲文集》補。並編定一至二十六序號。

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丘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畧交一二語，渠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哆口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 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説，禪律交修者！ 彼不欲聚徒領衆，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换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冲於此處，想已大有欛柄，放開兩眼光明，爍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内。老夫雖衰遲失學，尚能執鞭弭，捧盤盂，以從事邾莒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尚。若待殺盡和尚，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恒，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 放筆及此，料太冲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已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疊」，雖畫圖見示，覽之尚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横一竪，如何是進動算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詁，使鈍魯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現邨夫子老學究身，掀開兔園册子，教寫「上大人」，讀「都都平丈我」，方是老夫真切領教處也。覿面未能，郵筒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規便郵，信筆滿紙，即日返櫂，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

奉啓於昭慶僧房。

二　顧炎武寧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麄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蓟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諗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録》，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録》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三　沈壽民眉生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裁一見耳。家卭姪

招晤瀨上，反覆存注，恨不即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跼天蹐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事哉？ 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屨，自此陟黄嶽，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頹。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柰之何哉！ 柰之何哉！ 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闚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口口説艱説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 佩服佩服！

四　巢鳴盛端明

陽九幸逢，江濤難遡。入春以來，愁病有加，咲言唯夢。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增企，春仲晤復老，知道兄力學命齋，侍慈幃於遲暮，振家學於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憾！ 其視栖遑覊旅，遠違北堂，亦甚遠哉！ 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五　李清映碧

弟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丘，忽一羽從空而下，啟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即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内，唯矻矻一卷書，以消兹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恒岳議補謚，而竟以他人報罷。敬同小記舊作俱呈政，亦區區不忘并州之意云耳，况其

大乎！

六　施博約菴

奉讀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蕺山先生，雖向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畧。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摳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一會高弟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砭夾雜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誤。蓋博當甲申、乙酉，卧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尚有餘愧，義所勿卹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覩太夫人《節畧》，忽憶丑寅間光景，不覺涕零。諗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死，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黄先生而誰？昔年惲仲昇兄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謦欬，且得誦所作先生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共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

七　惲日初仲昇

河干握别，倏已五年，跂想無已。笻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厲進。而二三舊學兄弟又不能合并相劘切，崦嵫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

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却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參酌其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欲采入附録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一一昭示。

八　陳確乾初

仁兄以碩德弘才，擴無類之教，喚醒羣迷，吾道幸甚！弟病癈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尚賒一死，不知何故，惟有冥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篇呈教，據褊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敢强辯！重蒙駮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有痛自刻責已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即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況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即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瀆矣！

九　吴任臣志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絶響，不惟調高《白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倡學東南，真不啻今日之《廣陵散》矣！虞山既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惠金玉，通假《典》、《墳》，左推右輓，進顓蒙而教之，幸甚幸甚！拙著《十國春秋》，專俟薛居正《舊五

代史》畧爲較讐，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滄兄之便，希慨寄敝齋，一月爲期，仍從滄兄處璧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字。切禱切禱！

十　陳之問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弟循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伥伥然迷方易嚮，不能自拔，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牽輓以千里之程，則弟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瞽者之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絶塵之行，非所期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劉瀵之丹徒，新息之壺頭，其老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鏦，壺頭之霧，千載無比，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弟又流觀《紡綬》、《蓮鬚》、《榆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一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既鮮發明，即於主困國危政窳民敝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弟經術政術固未有知，於今併無髦牘之往來，舟車之感觸，才力不足以逮數公，而時與地又束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强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年未填溝壑，尚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當爲死時將得去」者，弟但汩没此十萬葉中以死，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蕺山夫子《狀》，弟反覆數四，以

爲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一出一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剞劂，豈非深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弟意欲刊去之，并去擡頭，以明易代，此《覆瓿》、《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爲也。定菴秘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弟今請更而顯出之，先生以爲何如？《文案》四帙繳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即歸。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凉天勝日，敦望先生杖履一來，爲十室邑中披蓬藋也。

十一　李遜之膚公

同難兄弟，真如同生，況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生死相依，千古相期，爲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握手盟心，時叙舊誼，亦何以無負先人，稱爲人子哉！憶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顔，嗣後遂爾杳然，世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邈若天淵。弟因遭亂以後，疊遘死喪，痛深骨肉，幾不知有生之樂。惟念先人志業未繼，恐墮箕裘，戢影窮鄉，不敢涉足門外。遥念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户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既拙，兼之見聞復孤，撫卷茫如，空嘆望洋。未識能特造玄亭，一展問字之誠，以增益其未逮，圖與老翁兄共成勝事否也？

十二　張玉書素存

梨洲黄先生著書滿家，温綸延召，惠然

肯來，是所引領，萬一鋒車少緩，必求罄發所藏，録送史舘，不獨同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爲弟切致禱私，至感至荷！《與許西山書》。

十三　葉方藹訒菴

梨洲先生久留貴治，深爲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誨，想高賢决不吾拒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萬曆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概》、《國榷》等書，又皆渐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開此間未有者，録一單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胥史，就梨洲先生家盡數抄寫爲幸。《與許西山書》。

十四　李本晟浙撫

不佞封疆外吏，秘舘丹鉛，非所與聞。然天子方有意文治，慎選名宿詞臣，耑典史事，又博訪海内稗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採遺書，固外史分所宜然。昨偶諮寧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探名山之秘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冀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佞展閲來函，蓋不禁悚然驚眩，蓋嘆斯事之難也。以潛溪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比陳歐，而見聞所及，猶以踈漏遺訕。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潛溪若何？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産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爲順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吕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太行黄華山

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禄魯氏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則其闕遺已多，况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禄與權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密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靖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挺擊」之然疑，闖、獻二寇之誰實釀成，啓、禎兩朝之誰爲賣國，勝國原有養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漢者不足稱；本朝自係順天應人之舉，而桀犬之吠堯者不必諱。既將勒成信史，必應闡幽抉隱，以定千古爰書，今之君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識？又如故明野史，以參贊石抹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支天之於忠肅，誣其慫慂景帝易儲；以笑談定亂之王文成，詆其曾與宸濠結納：苟使漫無確見，遽爲邪説所摇，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蒙冤地下耶？又其甚者，淺夫陋儒，妄信怪書，韓成代死之訛，史彬從死之謬，舛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辯証甚悉，操觚家似不可不從而是正也。更有質者，宋自德祐北去，閩嶠之恭宗，厓山之帝昺，未聞後之作史者删除年號。故明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推敲，諒先生山居揣摹，必有成局。儻出千秋卓見，以破舉世疑城，即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安有不可乎？書目所註，半多未見，俟政冗稍暇，或給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彙萃，擇其佳者獻於當宁，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十五　李士禎浙藩

史才之難，班、楊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爲太史公推薦於黼扆，已奉綸音下涣，徵車賁門，自宜刻日趣裝，仰副憲老乞言之典。儻鍾情丘壑，不欲溷跡長安，即將素所著撰見聞，録送貴郡太守，緘封以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尤所願也。跂予跂予！

十六　施維翰浙督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貯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僅以《省志》奉屈，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宋、范當年，度無以踰。昨承尊諭，敬佩謙光，雖名爲實賓，似豈大雅所尚！然弟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俟與撫軍熟商，報命可也。

十七　曹溶秋岳

河上干旄，不足動高賢之盼。國史蹉跎至今日，海内有餘仰焉。弟衰後始解讀書，薈蕞末年事七八種，得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腕頹唐，不爾頌颺之意，頻思剌舴艋，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摇，望先生如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之才，施之郡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程度爲步趨乎？弟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荊老，近見倪闇老，甲申以後諸公，皆得列於大

傳。直筆如此，深可歎羡！我鄉自罹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縉雲寶水鄭公其一也，從令嗣瑚山郡丞得其傳，輒奉先生。惟登之《儒林》，畧其官閥。鄭公有《易蒐》、《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爲功經史者。弟言之非僭也。

十八　湯斌潛菴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訒老案頭得讀《待訪録》，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脉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眷愛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衹是説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即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即所

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蕺山學案序》，自顧疎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十九　又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弟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褒譏其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蕺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敬聽斧削，過承奬借，媿甚媿甚！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争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見示一册。朝夕諷誦，如聆欬謦，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二十　吴涵容大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有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錢子與兩先生俱在復社，家庭譙集，時同先

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最，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未由奉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聾聵，私心嚮往愈切。嗣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顧又以煢煢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覿面失之。迄今又八九年矣。自笑三十年瓣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狀。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慙，有同暴棄。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兹來京邸，同萬貞一年兄朝夕晤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貞一處盡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罕有兼。自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施不朽，豈非所願。況以邀先生之奬借，隻字之褒，比於華衮，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爲聲施更當奚似！此涵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塲屋，閉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生賤兄弟五人，恩勤教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既以無禄早世，涵雖叨一第，風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死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没後之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事，悲嗚哽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類之孝，樂善之誠，寧無取乎此也。況先君子生平制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立然諾，敦信義，赴友生之急難，攖鱗觸網，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俾無傾覆。先生儻以鴻文鉅筆，闡發幽光，則複壁藏

岐，舉家納儉，要亦未足多耳。涵原擬肅謁函丈，敬達鄙忱，柰羈旅京國，無從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郡馮公祖還越之便，謹南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儻念其數十年敬暮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聞問於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凡世俗炫燿之詞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爲足重。區區此念，或可弗棄於門牆之外。惟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并以寄正。一芹引意，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即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二十一　陳維崧其年

崧髮未燥，即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三，即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梨洲先生之高風，得於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軥張，樓山師既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皋羽之節。茹恨黃壚，遺蹟不彰，將就湮没，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一二人在者。巋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刳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鑱之墓石，是崧遂忍死吾親也，崧即靦焉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瑰辭鉅

製，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著作之柄者，又或未知先人本末。惟吾先生知之最深。先生而肯惠以言，則先人固藉大文以不朽矣。此固先人志也。崧不肖，不能守父遺教，遂嬰世網，其爲先生所屏棄也固宜。惟是祖父以來，與尊門同其出處者五十年於兹矣。儻不以不孝孤而終棄之也，維崧幸甚！先君子亦幸甚！一縑將意，深愧輶褻，惟先生鑒其誠可也。

二十二　錢澄之飲光

弟以虎口殘喘，偷活至今；動與禍會，東西遊走；雖爲饑驅，實以遠害；自署「客隱」，危苦可知。顧望海内同人，凋謝殆盡，巋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每從東海伯仲，時悉起居，近復獲讀《南雷文案》，語語出吾肺腑，何快如之。弟質本踈慵，既遭黨禍，亡命天末。閩、粤播遷，故業都廢。老而向學，所謂炳燭夜績耳。先生於天人古今之故，精深博辯，當代無兩，弟實未能窺其涯際之萬一。竊不自意見解趨向往往多合，讀大作，何其言之先得吾心也。先生倡道東南，爲海内師表。方思挾其所有，造席請教，固不在區區文字間。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尚能遂此願見之志否？拙著有《田間易學》、《詩學》、《莊屈合詁》，以及未刻詩文稿尚多。都下諸君子謀爲授梓，但成一集，必得先生序之以行世也。敬懇者：亡妻方氏以乙酉秋殉節於吴江之震澤，歸塟已久，傳誌缺然，誠欲得大賢一言以爲不朽耳。敝鄉郡邑志書，皆不欲載，惟其言不足信，不欲與僞者同傳也。往時魏叔子許爲之志，弟

見其在吴門有求輒應，未免真僞相亂，故不敢請。弟生平不肯妄譽人一字，肯徼人妄譽哉？ 如先生修詞立誠，不輕假借人，得其言乃足重耳。舊作《行畧》一稿，寄呈左右。研席之暇，肯賜片語爲泉壤光乎？ 闡幽表貞，知是先生本意。屬在氣誼之末，輒敢冒昧以請。或墓表，或誌銘，但得載姓氏大集中，亡者爲不死矣！ 旅食蕭然，莫將一敬，遂有非望之求，亦自笑其愚妄也。惟鑒念萬萬！

二十三　余增遠若水

白安先生以忠言直節著聞天壤，至今仰之。其嗣君梨洲復以忠孝文章繩其先武，大道凌夷之日，望之如泰山北斗，一時學者宗之。永年之慶，豈獨於一身有光，於斯文實有賴焉！ 覽揆有頌，余亦附之詩曰：「東海僊人蹟，南邦君子光。詩書留正氣，忠孝幹天常。松柏擎幽巘，芝蘭映玉堂。還期千古事，雲漢賡爲章。」

二十四　徐乾學健菴

乾學束髮受書時，習聞前朝文獻，即知有忠端公，大節凛然，崑玉秋霜，照耀千古，私心恒向往之。又聞先生隱居不出，博極羣書，深明理學，著述等身，皆有裨於世教，蔚然爲東南大儒。乾學亟欲造請雲亭，敬聆惇誨，而山川緬邈，兼爲世網所牽，未能一展宿心，此中耿耿，常若有所失。頃接手書，情文肫摯，披讀再三，如親眉宇。乾學於文章一道，雖常苦心研究，而命意屬詞，終未能窺古作者之壼奧。先生過爲獎許，

殊不敢當。至以祠碑見委，斯事體大，又難勝任。然數十年向慕之誠，得以片言附琬琰之末，綽有餘榮，縱自分固陋，亦不敢辭也。承告忠端公二事，真闡幽之論。所稱正氣流通，鑒往察來，不假數術者，與古事適相類。然忠端公光明俊偉，直接鄒魯一派。其卒也，當爲浩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豈胥濤之憤激所能髣髴萬一哉！詩以屬鏤自喻，猶爲謙也。意欲稍爲發揮，不敢率爾下筆。俟心緒稍清，當積精搆思，以應台命耳。

二十五　朱彝尊錫鬯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梨洲黄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遊弟子數百人。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余童穉時，即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即阼，先生詣闕訟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揕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於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讐也！既而偕兩弟讀書譚藪，合名士襟契。轉往兵戈俶擾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冤之日，除惡難於拔山。迨忠賢雖僇，而其黨散處四方，洎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膢臘，率子姓奉祀；目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於國史。先生之心，足以自慰。余之出，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磁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冀先生之不我拒也。

二十六　許三禮西山

先生當世文獻，淵源有本，仰止實甚！何幸道以時著，學自天開，共值九百六十年嘉會，聖主幸魯表聖，慮天下學者但知孔聖垂教萬世已耳，特經開發而後，乃今莫不共知此道上備元亨利貞天德，中集皇帝王霸治統，下而生長收藏天下萬世民物，前古後今，言理言心，説知説行，總未嘗透徹如今日，豈偶然哉！　遡自唐開元十二年甲子逢乾，素聖南面，計至今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逢乾，師表萬世，聖道倡明，恰符千歲日至，應其時而聖系彰，天爲之也。不先不後，先生初度齊八十，海内慶道長者望屬東南，不向先生而誰歸之哉！

南雷文定三集目録

卷一

卷二

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山陽門人戴曾戴晟較訂

尚書古文疏證序

吴草盧以古文《尚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衺，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寘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尚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史傳攷之，❶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既言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何以康成之註《書序》，有《汩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説命》諸篇也？即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註《禹貢》，則引《胤征》云「篚厥玄黄，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冲同事高貴鄉公，冲以古文《尚書》教授，其學未絶，何以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採緝補

❶「史」，《粤》本作「吴」。

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自來諸儒間指其一二破綻而疑之，其疑信相半也。嘉靖初，旌川梅鷟著《尚書譜》一編，取諸傳記之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

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❶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袪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泰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於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

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於『危微精一』之旨。❷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僞之乎？」❸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即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

❶「祀」，《粵》本作「記」。
❷「淵」，《粵》本作「推」。
❸「可」，《粵》本作「固」。

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説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嗚呼！得吾説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説，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

《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州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説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説，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註，簡當而無浮

義，何曾籠落玄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註之淡薄，未嘗不以别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説，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宫，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絶」者，須求之賣醬𣐊桶之徒，❶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

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説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註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

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

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絶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❶「須求」，《粵》本作「直等」；「𣐊」，《粵》本作「箍」。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黄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内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争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黄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峥嶸於天壤之間，寧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騙染之世而有楊、劉，即在黄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

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細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眇之中，翠艷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塌茸，❶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

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

嗟乎！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荊川、道思與震

❶「塌」，《粤》本作「闒」。

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絶。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换面而爲古文，兢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黄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絶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髮授四書，即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註》，妄生議論，認場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争唐争宋，特以一時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睥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褒語成言，鼓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槩出此，又在方内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

天嶽晝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閲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斂其鎚鍊；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自在；五律凍澗

枯槎，霽宇孤籟，❶務爲揫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

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徧行集》出，粉墨黕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搆憨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粗厲呶叫之音，觸目生憎，絶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之晝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内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脱去爲幸。單丁土竈，榮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刳心燥吻而後工也。

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訾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晝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閲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變塲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鉥心劌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

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脰鳴吻吷爲唐，即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亡國之音，有謂其

❶「宇」，《粤》本作「雨」。

聲宏還正始之響，學昆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啄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

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藴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乎！退山飄零鯨背，與蜑户鯷人共夫烟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浄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乎！退山詩即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螿争鳴楓林葦叢間。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范道原詩序

余在語溪，得交范道原。道原往江右，余附書陳士業，而士業已卒，道原爲余弔之，知其能信友也。丁巳，在海昌，道原偕門人吕仁祖來講院，留之信宿而去，從此杳不相聞。今年戊辰，從子廉遠自武林返，得道原書，以已刻未刻詩稿待余評定，且言舊稿於乙巳曾經余勾除作序，余忽忽忘之，竟不知所序作何語也。今展卷讀之，愛其情事迫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疑滯，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余老矣，飾巾待盡，未知與道原相會何日，有懷不可不罄。世風不古，今人好議論前人，四書纔畢，即辨朱、

陸異同；今古未分，即争漢、宋優劣。至於言詩，則主奴唐、宋，演之而爲北地、太倉、竟陵、公安。攻北地、太倉者，亦曾有北地、太倉之學問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拈韻把筆，胸中空無一物，而此數者名目，擾擾盤結，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好醜仍是其人本色，未能於數目中有所增加也。虞山於兩派各有呰嗷，余遇閻古古於廬山，極詆虞山詩選之謬。❶今古古集出，大畧多是門面，絶無情語，又不得不以詆虞山者詆之矣。則知相詆無有已時，豈如里婦市兒之駡，以先息爲屈乎？

道原主持風雅，但勸世人各做自己詩，切勿替他人争短争長，則詩道其昌矣。

贈黄子期序

先忠端公司李寧國時，閩人林柱字乾維。畫一小像；殉節以後，曾鯨字波臣。至姚，依林本幅寫一通。二君皆名筆，張之影堂，魂神不遠。歲庚寅，余弟晦木爲馮氏牽染，聶丞操兵到門，抄掠以去，二幅化爲雲烟。余百計訪求不獲，遂令邑人李和追摹，僅得髣髴。錢牧齋謂先公狀若天神者，不可得矣。

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皆出凡手。最後有慈谿魏霞生者，無所傳授，多爲村落傳神，無有不肖。爲太夫人晚年圖真，稱合作，余甚喜。欲令追畫先公，而霞生輒死。

❶「詩」，《粤》本作「評」。

今歲戊辰六月，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爲吾大年伯諱可師，丙辰，與先公同榜，官行人。孫行，以傳神著名海內，其師爲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遠有端緒。余因令寫先公末後伍員讖語及蕺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曲盡思致。而其尤妙者，誦經一圖。余不見吾母之誦《金剛經》八年矣，一旦遇之紙上，恍然當日喃喃景象，不覺泣下沾巾。較之霞生，又能得其神也。非藝之精，何以有此？古人祭祀，無不用尸。蓋不敢死其親之意。畫像者，尸之流也。程子曰：「苟毫髮不似，便非吾親。」若夫尸則全然不似矣。畫像即不肖，猶有一二分之似也。今日尸廢而像存，亦理勢之自然。顧安得如子期者而爲之，可以無程子之憾乎！

淮安戴氏家譜序

自宗法亡，所以收族屬者，止有譜系一事。釐其親疏，明其長幼，古之君子，兢兢於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誌也，氏族之譜也。郡縣之誌，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哃喝，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爲之。掇拾訛傳，不知攷究，牴牾正史，❶徒詒嗤笑。嗟乎！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以余之所經歷者言之。徐汝珮者，陽明先生之弟子也，當時南宮發題以議新學，汝珮不答而出，以

❶「牾」，原作「牿」，據《粤》本改。

此賢之，及爲同知楚中，侵餉事覺，因而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見於弇洲筆記。余修縣志，其後人欲入之鄉賢，余不可，遂爾相讐。姚邑有三太傅祠，祀晉謝安石、宋外戚謝某、明謝文正，原已牽合。余視其神位，安石之夫人爲毛氏，余語其宗祝曰：「按《晉書》，劉夫人，非毛氏也。」其人對曰：「此家譜所載，寧有訛乎？」余笑曰：「劉夫人生前奇妬，想死後安石出之也。」觀此二事，其他可知矣。

萬公擇自淮上歸，門士戴曾、戴晟寓書求序其家譜，云祖籍休寧，自高祖遷淮，至今七世，一依休寧譜式，每五代一起。高祖以上，推所自出，以至始祖，高祖以下，珠聯玉貫，功德之著，孝友之實，無不詳焉，此作譜之大畧也。余讀元人唐桂芳文集，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振，或以删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奪重席，具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記也。績溪之譜，處士玉甫輯之，既而廷偉圖之。考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洲通判傑公始也。❶今淮上之祖，出自休寧，不知於績溪是同是異，二子必能辨之。昔解大紳精於譜學，凡江西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官閥，無不淹貫，蓋有子姓所不及知者。余也學殖荒落，不能爲二子詳核也。

安邑馬義雲詩序❷

己巳元夕，會講於姚江書院，康明府實

❶「洲」，《粤》本作「州」。

❷「安邑馬義雲詩序」，原作「序安邑馬義雲詩」，據目録改。

來，講畢，明府出其友人馬君義雲詩，俾余評定。其《楚遊》已有評之者，《晉風》一編，未經南方作家之手，雖刻而不敢自信，故欲明府懸之國門，別其粉墨。

嗟乎！南方豈有詩家！南方之無詩也，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爲詩也；夫人而能爲詩，則自信其詩，於是僻固狹陋之病，盤結胞胎；即使陶、謝詔之於前，李、杜、王、孟鞭之於後，不欲盻其帷席，❶是安得有詩乎？且君之所處，固詩國也，青谿千仞，肆志於遊仙；空梁燕泥，争名於隋帝。開初唐者王勃，成盛唐者盧綸、柳宗元，結晚唐者司空圖，君取之鄉邦而足矣。乃以通方之見，架學區中，飛才甸外，即此不敢自信之心，便自詩家三昧也。

昔誠齋自序，始學江西，既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唐人絶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焕然自得。❷夫誠齋之所以累變者，亦不敢自信之心爲之也。今君之所成就，五言如：「破昏殘夢斷，披曙曉風輕。」「古木驕平野，山光悦鳥情。」「閒看花欲語，漸覺鳥相窺。」「忽羨鶴眠穩，轉疑鷗夢輕。」「名花如有待，冷艶向誰親。」「鳥跡留奇字，花明映素書。」七言如：「千條弱柳維征轡，一曲驪歌繞徑堤。」「山寂任憑飛鳥集，徑深畢竟落花多。」「孤雁撩空雙鬢白，杜鵑啼罷一天寒。」「紅葉飄零惟冷艶，❸荒郊慘變結愁烟。」「風雨各天思聚散，烟霞半壑憶寒温。」「豈意平陂分世路，無端風雨間山

❶「盻」，《粤》本作「盼」。
❷「焕」，《粤》本作「涣」。
❸「惟」，《粤》本作「堆」。

川。」「休嫌此際清光少，轉畏當年險阻多。」「長堤渺渺藏鴉起，細柳陰陰出鳥聲。」「偶行隴畔微風至，坐對山峯皓月臨。」「荒村歷落幾人家，細雨春深發杏花。」吐言天拔，已足脂粉藝文，而猶不自信如此，則此後寧復可量耶？

馬虞卿制義序

老屏空山，束制義不觀者五十年矣，康明府以其鄉馬虞卿制義屬序，余無以應。念束髮出遊，遍交海内，時文之壇坫，可得而言。甲子、乙丑間，周介生倡爲古學，因尚子書，《繁露》、《法言》，家傳户誦；又數年戊辰，張天如易之以註疏，名爲表經；未幾，吴次尾以八家風動江上；陳卧子以時務崛起雲間；而艾千子以先民矩矱，短長當世：要皆各有長處。逮至於今，《蒙引》、《存疑》之説行，士皆踽踽守其軌轍，不敢尺寸踰越於外。已又去《蒙》、《存》而爲《説》、《約》。此本舉業捷徑，與理學無與。黠者從而張皇其間，竄語狂吠，發爲時文之批尾。面牆之士子，遂以批尾爲學，無子書之瑚繪，註疏之沾滯，大家之蔓延，時務之刻核，頗諧俗搆。彼芻靈之象形，疑悽愴之來格，以便其空疎不學之實，則千子爲之作俑也。

昔之爲詩者，一生經、史、子、集之學，盡注於詩。夫經、史、子、集何與於詩？然必如此而後工。時文亦然，今顧以時文爲師，經、史、子、集，一切溝爲楚、漢，且并諸儒之理學，視之爲塗毒鼓聲。窮經之學，顧如是乎？

虞卿之爲文也，華與實副，中與外溢，

意有入而非刻露，詞有章而非粉飾，其昌明龐浩之氣，尤在筆墨陶冶之先。夫豈以括帖爲牆壁者乎？風急天寒之夜，必有當門定脚之人，虞卿之謂歟！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横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瀾，不惜以身爲砥柱。没後文集出，崑、宣纖芥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聞孫蓼庵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爲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爲子午者而已矣。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槖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

昔倪文焕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焕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罵楊、左爲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爲君子，吾亦以爲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焕實爲名言。嗚呼！世情之是非，象没深泥，盍亦觀先生之書，以審其子午乎。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畧多爲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閣復閑」；項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有僧名」；李洞之「壁記醉僧書」，「鄰僧點寒竹」；張喬之「僧説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得往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静」，「偏逢僧話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唐球之「問寒僧接杖」；馬戴之「孤壁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爲至清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清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齊己云「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此之謂也。豈若今之《支那撰述》，惡詩村傖粗厲呶叫之音，剽取市塵以爲脚本乎？

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間時遊覽，但見有物象人，詰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曹不可與共談笑，況於詩乎？平陽鐵夫名元立，兩月之間，兩度過我。已出其詩，不染纖塵，真英靈衲子，唐人之所咏也。有天岳以爲之師，當趁此色力，專志讀書，無徒普説茶話，理會饅頭夾子也。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陳介眉教授里中，書舍至不能容。其時顧在瞻來學，介眉稱其爲後來之秀，因同毛孝章訪余於黄竹浦，訥口少言。未幾，返於淮海。歲辛酉，萬公擇自淮歸，言在瞻倡

率其里人爲經史之學，不殊甬上，余喜其索居而能自立也。丙寅冬十二月，在瞻不遠千里，問病於師，重過黄竹，偉然如劍客奇材，當是稼軒、同甫路上人物。余兒自都中寄書，以其家先生榮生六旬壽序爲請。

君山陽人，長身岳立，膂力過人，所挽弓數石，發必命中。嘗與人較射，以他弓授之，應手而折。雅欲以功名自見，入海澄公麾下，從破厦門，論功陞遊擊。浙帥朱君招之共事，君遂來定海，部伍霜寒，刁斗應節。耿逆之亂，海水羣飛，常提督節制諸師，出海擊之，至大佛頭，賊伏舟山峽，俟官兵半濟，横衝爲二，首尾不能相應，朱帥在圍中，各舶莫敢向邇，君擬刃柁工頸上，使之轉柁，突入賊陣，砲聲雷鍧，波濤起立，賊帥朱非熊殲焉。朱非熊者，烏雞島賊，精於水戰，賊恃之横行海上。非熊死而水師不競矣。

事平，君成功不居，返於淮海。讀《二溪語録》有得，日與周君調講性命之學。君調固奇士，嘗參史閣部軍事，失勢爲獄吏所困，從圜中得大光明，遂弃家爲僧。其所以與君語，人莫能測也。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爲，是古之學道者，每輕將相，余以爲非。能爲將相者，不可以學道，故子房輔漢而赤松絶粒，長源定難而嬾殘分芋。李林甫之陰賊，盧杞之奸邪，未嘗不遇異人，終爲蟻鳶所笑耳。君雖不爲將相，而海上之捷，則大將之所爲也，於學道也何有。今以將相之業，授之於子，振衣千仞，諱言平生，則謂之輕將相也亦宜。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爲

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潙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兢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間，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庸妄。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遁、肇、澄、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潙仰之絕，無關佛法盛衰，則知人重夫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

嗟乎！吾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憧憧瓢笠，旅俗膠加，故震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資，不得不言椎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跡，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躐至牛頭馬脯，以搏源流，遂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岳禪師年十三，即爲詩人，鋭志讀書，始出而遍參名宿，雪嶠、玉林、箬庵、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詞，湔拂塵蒙，霑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獎。余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爲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黄竹，以壽文謁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言，無乃贅乎！」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荊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

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説，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汩没於支離章句之中。吴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脉幾乎絶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吕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

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太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静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絶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秘，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脉不絶，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措定。宋無逸之纂修《元史》；黄墀、陳子方之自沉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内主彈章；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執綏龍馭；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

先是廟學頹敗，上雨旁風，一宫之外，皆爲茂草。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即有畚築，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

有咎；國庠爲圃，元輿憂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顚悴於盛世乎？晉中康侯如璉，以經術爲吏治，下車即爲此懼。廣文沈君煋、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己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勅，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索力，拷鼛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羲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

念陽明之學，今時間有異同，余嘗移書史舘，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於言則爲藝文，見於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瞀儒，嚾嚾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恧歟！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即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即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修飾成家，偃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

錦幅牙籤，❶争長於名畫奇器之間，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於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駝書簏之誚；弇洲、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黄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間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

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沉於瑶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僅關一家也。❷先生内備顧問，外奬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丘八索，子産之實沉、臺駘，方之昔人，豈緊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門牆，一經眄睞，❸皆合宫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

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冬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註之學興，蔓詞衍説，爲經之害，愈降愈下。傳註再變而爲時文，數百年

❶「幅」，《粤》本作「軸」。
❷「僅關一」，《粤》本作「但藏於」。
❸「眄」，《粤》本作「盼」。

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勦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曷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幛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説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争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盡讀之也。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康父母來，申老公祖之命。承命驚惶，鄉飲酒，朝廷之禮樂，於斯而寓。得其人則見王道之易易，失其人則如近日之具文，徒爲識者所笑。今以老公祖行之，知其不徒然也。然以頑鈍，平生無一善狀如羲者充賦，[1]則未免失其人矣。羲豈敢犯不韙而冒昧承之，以誤老公祖知人之明哉。

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羲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詔以行者也。假若應命而赴，召之役，則避其勞而不往，召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一不可也。羲幼而伶仃，先忠端身殉社稷，羲既不能如緹縈之上書代死，又不能如龐娥之手刃仇人，有愧女子，竊不復自比於人數。苟此歲月，未嘗不自賤其老也。今廢《蓼莪》之詩，而歌《伐木》之章，是爲不孝。二不可也。鄉飲酒之禮，所以觀德，故必使進趨中度，

[1] 「一」，《粤》本作「不」。

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後禮明樂和，衆乃大悦。羲秋間一病，去死無幾，以是龍鍾潦倒，行止須人。苟入賓筵，使觀者笑其郎當。三不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羲幼壯不能孝弟，耆耋而又違禮，應命以從流俗，其可乎？倘俟揚觶而後去，亦已晚矣。老公祖奕世忠孝，錫類之仁，必不肯陷人於不義。收回成命，使羲得修身俟死，此即老公祖之三薰三沐也。

再與李郡侯書

捧讀老公祖手教，殷勤篤摯，其下士好賢，真不讓於李文公矣，羲亦何幸而身親遇之。但區區衷欵，❶未蒙賜允，則不敢無説。

從來大賢之待士，有相違而實相成者，有相隨而爲相失者：昔張魏公欲起蘇雲卿於灌園，雲卿不應，魏公終不强之，天下誦雲卿之高節，亦誦魏公之大度，所謂相違而相成者也；王介甫徵常秩於布衣，常秩就道，介甫甚信任之，天下議常秩之干進，亦議介甫之尚同，所謂相從而相失者也。

羲之不才，老公祖欲豁其幽篁之面目，進以俎豆之趨蹌。❷無論顛倒衣裳，即使奉命而來，以八十之老人，祝梗祝咽，❸成禮而退，亦不過一時之觀美，何如使羲得遂麋鹿之性。天下之人，必交口而誦曰：李公之

❶「衷」，原作「哀」，據《粤》本改。
❷「趨蹌」，原作「趨踉」，據《粤》本、《梨洲遺著彙刊》本改。
❸「梗」，《粤》本作「鯁」。

舍已從人如此；李公之愛人以德如此；李公成人之美如此；李公晰義之精，繭絲牛毛如此。且使羲得免於疑論，一舉而五善備焉。豈非當世之盛事與？不然，少無仕宦之情，老忘朶頤之戒，羲之一身，將狼狽失據，大君子寧不哀之邪？所陳皆出血心，伏冀老公祖俯鑒，寬其違命之罪，則知己、感恩，皆兼之矣。

與康明府書

南山一帶，虎變異常，兩月以後，所傷將及二十餘人矣。擸水之下，有一小庵，四僧而食其三；東奥居人，今月初五日至初九日，每日而殺一人。四五成羣，白晝跳梁，其中一黑虎，鋭喙人立，尤爲毒害；其次一黄虎，面有白文若川字，與之爲副：搏人而食，無有脱者。近山村落鳳亭、雙雁、通得之間，當晝蔽户，不敢輕出，樵採路絶。居民醵金設醮，毫無應驗。人言老父母之德政，虎宜渡河，今肆行無忌若此，其故安在？

嘗讀東漢《循吏傳》，童恢之治不其，民嘗爲虎所害，迺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殺之。古人之爲政，正不必出於一道也。有以德化者，有以力制者，其爲循良，則一而已矣。鱷魚之患，韓文公作文以祭之；陳文惠公因其害張氏之子，遂命郡吏，拏小舟操巨網往捕，曳之以出，鳴鼓誅之，因作《戮鱷魚文》。並傳千古，以爲美談，後人無有優劣之者。老父母固二公之流亞也，寧肯坐視宇下之小民肝腦塗地而不爲之動心乎？且鱷魚之害，不過張氏一童子耳，文惠尚爲之復仇，況今殘暴至於二十人外乎？若曰

此非考成所及，大吏不以之督責，小民不以之怨咨，何與吾事？此則俗吏之恒情，老父母必不出於此也。

然則若何可以除之？夫虎雖多力，不過兼壯夫二三，敵以十人則絀；爪牙雖利，但可施於咫尺，禦以炕炮則絀。弟嘗訪問獵夫，有陸奇者，自言用鳥鎗六人，鋭叉四人，[1]與之從事，勢可必獲。但非數日可以成功，當其蹤跡所至，居民不供頓食，誰肯裹糧以蹈危事？就令殺虎，亦無賞格。所以任其咆哮，視人爲不足畏矣。誠使明府張掛榜文，約束獵户，使之討捕，既奉明文，則山家自然給食。勒以嚴限，苟得殺虎，懸以重賞。居民無不願出。虎方不畏人，日在山麓，一月之内，必可成功。又不然，駐防之兵，所以禦盜賊之爲民患者，猛獸食人，甚於盜賊。同一殺人也，人之與獸，豈有異乎？而束手飽食，虛費錢糧，老父母苟申文協鎮，使之除害，準以討賊之功，尤易爲力。如此則老父母之政治，與昌黎、文惠而爲三矣。

[1]「叉」，原作「乂」，據《粤》本改。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山陽門人戴曾戴晟較訂

董在中墓誌銘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堅牢名器，顧迅風陵雨，愚智同盡。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鑑有子四人，長允瑫，次允珂、允瑋、允璘，風塵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間，吾始哭允璘，繼哭允珂，又哭允瑫。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而乃同之瓦礫乎？

允瑫字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應圭，字五銘，舉萬曆己酉鄉試，知和、易、鄧三州。父德偁字天鑑，舉崇禎丙子鄉試，户部主事。在中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併儻於諸儒之語録，其會心在《傳習録》。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崑山葉訒庵先生一時冰鑑，慎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嗟賞以管、葛事業。贈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閽。視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藹春温。都雅周容刀，貴重魯璵璠。驚問所師誰？答言是黄君」。故訒庵之知余，由在

中也，會舉博學鴻儒，訒庵遂以余之姓名面啓皇上。余空山麋鹿，不諧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

桑海之交，天鑑砥節丘園，息機盛世，未免悲涼交積。在中聽視無形，邂逅詩酒，不露酸寒。叔父箠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竈。天鑑每食不能下咽，在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以悦親者如此，亦近世之罍洗矣。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殿臣之女；繼俞氏，儀部郎有章之女。子三：長元晉，次元泰、元觀。女二：一適丁卯舉人錢渭恭，一適史在章。昔昌黎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遊處之常。若余於董氏，則有師友偲偲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間，更可傷也。元晉以董巽子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

行修於家，名聞於闕。億萬之生，如此歸骨。亦無愧矣，何怨倉猝？有子也才，後先存歿。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董吳仲墓誌銘 壬子❶

先師立證人書院，講學於越中，至甲申而罷講。後二十四年爲丁未，余與姜定菴復講會，修遺書，括磨斯世之耳目。然越中類不悦學，所見不能出於訓詁場屋；而甬上之聞風而興者，一時多英偉高明之士，吳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諸子大會於僧

❶ 原缺篇名及自「先師」至「性不能耐」半篇文字，今據《粤》本補。

寺，亦遂以證人名之。甬上講學之事，數百年所創見，傳相驚怪。吴仲使疑者解頤，辨者折角，而甬士風氣爲之一變。越中書院，承先師之後，爲天下所注目，莠言邪教，思得一假其名以行，吴仲授經在越，以其所言求題拂，通殷勤，吴仲作長書駁之，使之歸正。當先師講學之時，圓澄、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説竄入，先師每臨講席而歎。余推擇同志王士美、王元趾等數十人，進於函丈。彼釋學之黠者，三及吾門而辭焉，其氣爲之銷沮。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余於吴仲同此心也。吴仲於先師夢奠之後，遏絶惡言，勇過子路矣。

吴仲諱允璘，姓董氏，系出廣州。漢和帝時，黯以孝聞，世居慈溪。永樂閒，梅隱始徙鄞縣。高祖邦樂，嘉靖丙午舉於鄉，知浮梁縣。曾祖光亨，贈奉直大夫，易州知州。祖應圭，萬曆己酉鄉薦第二，官至保定府同知。父德偁，字天鑒，崇禎舉丙子鄉薦。母范氏。天鑒四子：長在中，次二嘉，次俟真，吴仲其季也。弱冠而知名，主持坊社，舉足有所重輕，學使者等第，必以吴仲爲眉目。其學從陽明入手，已讀先師《學言》，句磨字拆，辨其同異，作《劉子質疑》寄余。大意主陽明教法四句，以先師破意已發之説，與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能相合。余謂先師之意，即陽明之良知；先師之誠意，即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又何疑於先師之言意非已發乎？《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故中和兼致；王龍谿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静，是致中而不致和：則

皆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祟。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未免攔截於意，分動静爲兩節，使蚤知意屬未發，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内外渾然一體也。吳仲得余言，膠解凍釋，自署爲蕺山學者。

爲人磊落不屈折，敢於任事，郡邑利害是非，論議憤發，當事聽之奪色；就館象山，力舉「社倉法」行之；遇贅情鄙行之徒，性不能耐，便戟手而罵，由是爲流俗所嫉。其與人交，急難窘助，嘗以貧賤狗人，蓋非齷齪闖茸，自附於道學者也。臥病半年，臨終自書「豪傑之才，善人之質」。❶自負甚侈。斯人斯疾，命也如何！何必嘆息。生於某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卒於某年辛亥六月初十日。後幾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配周氏。子一，元謨。女一。其友陳赤衷夔獻、陳介眉錫嘏，爲之周旋於疾病死喪之際。夔獻誄之，介眉狀之，而以銘屬余。吳仲之祖，先忠端公之友也。余復友其父子間，亦何忍而不銘。

銘曰：鍾鼓在懸，鄭聲必孽；禾黍滿郊，莠草將茁。辨之不早，鹵莽滅裂；嗟乎吳仲，自許豪傑。麏頭鼠耳，❷見之雹滅；彼侁侁者，聞毁聖哲。不護目睛，或反喜悦；剖胸無心，割臂無血。言念吳仲，祝余菀結；斯文未墜，此銘無缺。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

❶「善」，《粵》本作「道」。
❷「耳」，《粵》本作「目」。

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暨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次即公也。幼即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丘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掃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教，與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户逃亡，棄地彌望，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屯道、興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於現在之熟田，違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既以此爲考成，競張虚數，無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粮，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之疏聞，始豁虚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接壤，郵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内外艱，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尚苛細，而其關於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❶格於部議而止。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横暴，税民受貨，奴客跳梁，觸情放慝，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皐藻之音，載謡人口，朱方旦妄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寧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死。夫三

❶「撤」，原作「撒」，據《約》、《黄梨洲文集》改。

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閭里。方旦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産先幾於慎竈。公乃不諱利害，不避嫌疑，振響於鍾鼓無聲之日；即其所未言者，亦且破其魑魅，使無遁形，豈非盛世之霜隼歟？❶

已而卜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没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曆丁巳五月初十日，❷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簉李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戊辰進士；次毓泳，州同知；次毓瀚，廪膳生；次毓渟，河間府通判；次毓浩，荆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五：吴高飛、張顯明、方象隆、壽處寬、何嘉珝，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樟、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樫、懋桂、懋梅、懋栻、懋椿、懋模、懋樸、懋樞、懋栒、懋槤、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棫、懋棠、懋杞、懋楠、懋柱、懋楫。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

銘曰：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熟包荒。人庶流迸，家户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末强。

❶「隼」，原作「準」，據《粤》本改。

❷「丁巳」，原作「丁丑」，與「享年七十三」不合，據《黄梨洲文集》改。

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來毒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狐狸，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没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布霧千里，朝士趨蹌。公獨曰否，抉其帷牆。❶ 膏肓泉石，未盡其長。佹佹後人，嗣其耿光。

朝議大夫奉勅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尚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黄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椎秉拂，一往不返；清谿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

清溪先生諱啓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賡、若選。若賡守臨江，生三子：靖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即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孚忠。

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拆毁。先生上言：「臣觀崔、魏亂政，奄祠遍於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而中朝誦功勸進，轉相效尤者，

❶「抉其帷牆」，《粵》本作「決其披猖」。

止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隳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毀書院，盡行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韙之。除南康府推官，興利除害如不及，案無留牘。圜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冤。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税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興，先生刻其集於寺中。憨山葬五乳峰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憨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氏金湯如此。

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廠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毅子，末減得戍。粤中陳秋濤、臨川湯伯開，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詿誤歸，未幾得白。

崇禎癸未八月十一日卒，距生萬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三人，肅鏘、肅鑛，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瑚。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

先生師事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顔山農、何心隱，皆嶔崎豪傑，乃弇洲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摋。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

吾觀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隱僻，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静虚動直，相與水火，醯醢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簸蕩横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闋入都，流氛漸迫，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值横流，不得以節義顯也。

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絶處，震青每曰：「吾友清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而不果。

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凰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

銘曰：科名禄位，蛸礐螢光。臯某未復，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舍馬廐，師友劍鋌。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徬惶。此心此理，未嘗滅亡。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别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瑫，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濩，高淳縣丞；父國模，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隣火將及，父柩在堂，府君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鬚髪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

人奇其孝感，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予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焉營葬，以完大事。辛卯，喪母，府君年四十有九矣，而哭泣之哀，猶孺子初免父母之懷也。歲時用享，欒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濟濟漆漆之敬。與三兄割産，府君遜其高堂，而自予以寢丘之田，西益之宅。長兄之歿，兄子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冤，平目睨虎，卒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

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間，雞犬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静以環堵爲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闃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筴籌，舉嬴補絀，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租調手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緗縹之上，翩躚罇俎之間，儼然復睹咸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有矣。

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擘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卧起之事。故鍾石之遷改，在天地間，不過黍稌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銍或鎛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邂逅風塵，破爲曠劫，舍裘葛卧起之恒，趨猿鶴沙虱之幻。❶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舊，至使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人野之間，❷檢襟括步，青

❶「虱」，《粤》本作「蟲」。
❷「人」，《粤》本作「山」。

氈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

生萬曆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魯嶴。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珽，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麒、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鰲、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鶚。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年、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譽。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在望。其葬也，之坪以張旦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銘。

銘曰：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間，鼎波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甬有耆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柏，永無憔悴。

鄭峚陽先生墓表

公諱鄤，字謙止，號峚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曆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吴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嵩、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宫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爲言。内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焰高張，興大獄，以殺其不附己者。訛言三吴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黄芝歌》，流傳都下。《黄芝歌》者，詔獄産黄芝六葉，楊、左

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既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

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温體仁當國，媢嫉異己，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己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參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黄石齋先生召對，以爲梟惡必察，匡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儈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

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卿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俠妾以出，❶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媟，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箆參話之法，詭爲撲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寧隱忍就死，齎此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隣家有妻毒其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妬，親之過小者

❶「俠」，《粵》本作「挾」。

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

余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絶迹處，非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竈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霖，過余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參議密庵陸公墓碑

公諱求可，字咸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瀆。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敘寰，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

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狥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赭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劣充急發。舊三萬户，户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尚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

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萊之田，二而當一，确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絃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騶馬以爲秀士。邑無文獻，以禮樂爲殘賊，比文章於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撮殘糾謬，秉筆文闈，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庭内灑掃，無不周欸。

其在司寇，冤訟洗遂，痍弊昭蘇，❶每退食遲遲。母夫人詰之，公曰：「今慮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煩文滯劾，證逮遐廣，苟循成案，幾人當斬，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

當其衡士，剪拉榛楛，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入輿人之誦者，鄉賢之祀，鮀不給祝，則優劣枯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惡，便遭裁辱，則請之督撫，未離仕籍，不得妄施荆革。其所至及物如此。

臨官之外，破産而字死㕛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姜符玉、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

從來訾吏治者，不過曰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餉馬於軒，宿隼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己物，宋桷欂櫨，椳闑扂楔，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寧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婼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

生於萬曆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宜人。子

❶「痍」，原作「瘦」，據《粤》本改。

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師邕其婿也。孫男七：觀、兆騏、兆霖、兆樨、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

銘曰：史傳循吏，貴乎寧一；瘡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密庵，仁心爲質。巖疆風雨，立彼家室；人總刑名，破冢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表裏史帙。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録》、《所知録》、《劫灰録》，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録》，可考信不誣。《所知録》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范孟博，從亡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内同人，凋謝殆盡，巋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弟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尚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淒然。

按安人方氏，桐城黄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孺人。孺人刲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閒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内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瀕江人户，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間，寇遠復返。安人持槖束緼，伺塵起即遁，不至踉蹌忘失，里人

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天年終。❶

安人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户，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生賣文摶食，安人纂衽佐之，❷少延朝夕。壬午，先生試畢，安人迎問：「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可「臣力竭矣。」問盎中米餘幾何？曰：「但得至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可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卧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棅，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寧可居乎？」阮大鋮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所擯，啣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揭中之人。先生亡命武塘，安人在里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

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亦聚衆蘆衢，三吴志士多載孥帑依之。亡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鈎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曰一旦遇兵，即赴水死，毋令人剥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曆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唯法祖，戊申又死於盜，哀哉！閩粤餘疆，表其節，贈孺

❶「天」，《粤》本作「大」。

❷「衽」，《粤》本作「紝」。

人，再贈安人。

安人少有至性，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其夫之成名，爲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雪涕。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弊衣中得絶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若如何。❶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吴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

嘗觀今之士大夫，口口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平生未嘗置死於念，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氏二女，長女伸頸受刃，次女受污。后有詒之者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今之士大夫亦畏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脱然若遺。」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之歸耶。

銘曰：曹娥以孝，潛波娥江。貞女以義，自沉溧陽。於爍安人，繼此耿光。風號月苦，震澤流長。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歲乙丑，余至棲水，一時友朋來集，論文談道，皆非宿聞腐見，不可以經生崖涘

❶「若」，《粵》本作「苦」。

之。已見金介山之詩，質而不俚，清而不枯，今之詩家未之或先也。戊辰，余里人沈伯翚自棲水歸，介山寓書，以其母金孺人之墓銘爲請。

孺人張氏，父遂辰，字卿子，杭之名醫也。孺人歸於金君君榮，時君榮之父已卒，失火無家居，君榮與婦寄止婦翁舍下。婦翁既以醫名，學者雲集，拱璧駟馬，華堂翕赫。❶諸姑伯姊之歸寧者，皆盛其羅綺珠翠，孺人寂然廡下，與夫子相勞苦而已。未幾，君榮之弟又夭，其姑獨處，孺人迎養於張氏。君榮出遊江右，喪其資斧，歸而病卒。孺人年始三十，先有二兒，已殤其一，是時介山方五齡耳，孺人與其姑同牀卧起，撫此孤孩，相依爲命。稍長，課之句讀，手紡口授，一燈熒然。已而卿子亦卒，家業塗炭。❷孺人以女紅象錢，易米而炊，所冀介山成名，重立兩家門户。而獨子姑息，惟恐其蒙霧露，每見介山丹鉛在手，即爲曳去，曰：「但得一碗飯，養吾兩人足矣，無爲過自苦也。」三世一身，悲光血縷，漬於孺人之旦暮，卧病十餘年而孺人卒矣。

當君榮出遊之時，正值鼎革，干戈無序，孺人隨父避於武康山中，搜牢貫掌，人民晝不敢舉烟火，夜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每聞兒啼，即射聲而至。孺人一兒詩負，❸一兒携手，呱呱而泣，勢難兩全。咸勸棄其小者，孺人以絮掩兒口，虔護百方，卒免於難。鄧伯道以男子不能庇其二兒，放之孺人，蓋蔑如矣。

❶「翕」，原作「翁」，據《粤》本改。
❷「業」，《粤》本作「産」。
❸「詩」，《粤》本作「襁」。

卿子年八十，尚爲人應病，孺人憫然謂其子與姪曰：「汝等荒於嬉，而坐受老人拮据之養，能無恧乎？」故其侍父也，必伺其熟寢而後即安。父有寒疾，雖嚴霜烈霰，夜恒四五起，至性有過人者。嗟乎！人世危苦之境，莫如嫠婦，嫠婦而無家可托，漂摇於女氏之黨，則又危苦之甚者。於此而綢繆風雨，重興家室，其精誠之至，天地爲之感動，亦理勢之自然也。先師蕺山先生，父卒五月而生，喪失家道，母氏章太夫人依外家以活，頗與孺人境遇相似。先師之爲大儒，皆太夫人危苦所成，介山勉旃！亦焉知稱孺人者之不如太夫人乎？太夫人之誌，許敬庵先生爲之。則余之誌孺人也，亦焉敢不以實乎？生於萬曆戊午四月十八日，卒於康熙戊午八月二十三日，與君榮合葬臯亭山。子一人曰張，即介山也。

銘曰：卿子之女，介山之母。葬於臯亭，既封既樹。白楊蕭蕭，鳴其辛苦。黄絹之辭，刊之石柱。後人過之，知其爲節婦之墓。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李大泌誌弇洲夫人之墓，謂其生長富貴，人望之如在天上，畢生不知憂苦爲何等，而夫人盡瘁操心，有單門之所未嘗者，以信憂樂之命，非富貴貧賤之所與也。余讀武康韋六象之狀卓母錢孺人，何其相類乎？

按狀，孺人姓錢氏，名蕡，字淑儀，杭之錢塘人。父朝彦，崇禎丁丑進士，句容知縣。妣許氏。孺人生而性慧，《内則》、《孝經》、詩、詞畧皆上口。年十五，歸仁和卓君麟異子孟。子孟，翰林侍讀諱彝之子也。

卓氏爲塘棲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間架，牽連郡邑，僮客數百人，轉轂鳴橈，晝夜不絶。舅姑皆在京師，子孟讀書，不問生産。孺人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諸事填委候其指揮，左握算子，右徵市曆，官租歲計，轉運貯積，會要不爽毫髮，細至庭内灑掃，竈養柴水，亦經心目。子孟隨舉順天。當卓氏之盛，孺人不以林下之風願息閨閤也。

亡何，侍讀卒官，家勢中衰。盜入其室，發大珠黄金以去。利其財者，廣設機械，哃喝數萬金。子孟亦暴卒。病姑在堂，稚幼滿室，孺人揞定風波，上侍湯藥，下授詩書，喪葬婚姻，禮文畢備，觀者不知其爲患難之餘。當卓氏之衰，孺人不以風雨之晦改其昏曉也。逮姑潘恭人卒，葬既畢，兩子爲諸生，侍讀詩書之澤有託，門户重立，而孺人亦病矣。從容謂其子女曰：「吾昔奉汝祖母秉燭晚食，祖母南向，吾與諸姑左右，汝父從容從客座來，❶舉觴加餐，笑語歡洽，將謂此樂可常。何意轉瞬間零落俱盡，正如長亭旅憩，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何堪！」因欷歔不自已，未幾而卒。時康熙己未十二月十九日，年五十。

子四人：長齡，太學生；松齡，庠生；永齡；錫齡。女四人：婿陳奕昌、項灝，俱太學生。餘未字。孫男三人。長齡等將以年月日葬子孟之墓。將葬，奕昌傳其内子之命，乞余銘之。昔陳同父夫人欲朱文公篆其親墓，因夫以乞，孝思冥契，千載如新；但不知余之文，能如文公之篆，亦可傳後乎？

銘曰：物盛而衰，衰久而復；天道之

❶「從容從客座來」，《粤》本作「汝父從容座末」。

常，人事之卜。吁嗟孺人，霜雪性情；高名之家，❶而荼苦一生。

東星鑑禪師塔銘

上虞東山，謝車騎之所經始，靈運因而踵事增華，非安石所謂之東山也。觀靈運《山居賦》，神麗甲於宇内矣。歲庚辰，余至其地，值爾密禪師解制之期，茶話久之而別。戊辰，余復至，則悟公爲住持，方病傷寒，使人扶而出拜，求其師啓明塔銘，甚懇。啓明，蓋爾密師之法嗣也。余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惟取其同門淨地之狀，檃括而敘之。

師諱淨鑑，字啓明，别號東星，壽春王氏子也。生而近道，聞人誦《華嚴經》，聽之移時，曰：「經乃佛語也，佛語可解，佛獨不可爲耶？」年十七，即喜與僧遊，欲學其法，僧言知識多在南方，須往依之，此事非杜撰可成，師遂發心南詢。有自博山來者，師問博山教人作何工夫？云：「教看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聞之茫然自失，此話日横胸中，無有入處。已遇僧古春，禮之爲師，欲隨出家，父不許，乃與春密約，春候之前途，師午夜踰城，兼程五百里，始與春會於南陽之香嚴山，從之祝髮。首參弁山瑞白，相依四載，得箇自在境界。弁山便欲付之鉢袋，師以爲非住足之地，復從汰如法師，證性、相二一宗。爾密講《華嚴》於顯聖，師渡江謁之，密曰：「你曾參弁山，乃是禪客，我這裏却講經。」師曰：「和尚莫瞞人好。」密云：「却是你瞞我。」命充維那。上

❶「名」，《粤》本作「明」。

堂，師擬申問，密遽云：「你昨日敗闕，今又來何爲？」師罔然，鈍置者久之。密曰：「汝雖到不疑之地，其奈古人全機大用何？」師曰：「話作兩橛。」密舉古人云：「若論戰也，個個立在轉處。爲甚放剥猪狗手脚不出。」師屢下語不契，未幾，忽有會處，曰：「剥猪狗手脚，這回放得出也。」密云：「作麽生？」師曰：「今日放過和尚。」自是偏歷江、浙諸大老之門，天童、密雲、雙涇、雪嶠，皆有契語，始返顯聖，解制呈偈云：「雲門門裏掛瓢囊，舉措如經蠱毒鄉。明月到窗還自照，空庭細草任他長。灰裏冷豆平空爆，❶雪壓梅花驀地香。將謂回頭別有路，草鞋依舊踏清霜。」師未嘗讀書，不諧音律，而矢口偈頌，恰似老於文學者。爾密遂以衣偈授之。師即把茅雙髻，遵養時晦，即爾密招之，亦不輕出。踰年，始爲其師分座秉拂。爾密示寂，出世於山陰之普嚴。繼遷武林悲華，歷集善、能仁、國慶，凡五坐道塲，皆强而後赴，非葢大屋養閒漢、開眼尿牀者比也。

康熙戊午十二月初九日示疾，沐浴更衣，書偈云：「生死無終始，猶如環上循；到頭霜夜月，任運照乾坤。」遂寂。世壽七十一，僧夏四十五，門人奉全身，塔於東山鵲峯之北。嗣法二十五人，宋退谷雲禪師云：「鳥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以言乎全機大用，惟臨濟有之。師固曹洞子孫，而放出剥猪狗手段，是未嘗無大作用也。豈古之曹洞異於今乎？抑今之濟、洞，止以源流分別，其宗風實無所異乎？吾恐爲其學

❶「裏」，《粤》本作「堆」。

者，實昧昧於兩家之門户，而相習爲口耳之談乎！安得起師而問之。

銘曰：曹洞中興，粤自散木。海門、石簣，整其脱輻。所以東浙，法乳雹燭。❶於赫鑑公，起自北陸。聿來南方，徧參名宿。果熟東山，人天眼目。遂嗣師席，機鋒箭鏃。琵琶無絃，白鵲不啄。説法熾然，非絲非竹。

豐南禺別傳 辛亥

余讀《嘉靖實録》：「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請上興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鄙其爲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甬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視也。已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窮經誠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爲一通，以發嗢噱。

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别號南禺外史。五歲時，董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熙」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當其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度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瀇洋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❷坊知之恨甚，曰：「須决其眼，❸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

❶「雹」，《粤》本作「雷」。
❷「坊」，原作「方」，據《粤》本改。
❸「决」，《粤》本作「抉」，下同。

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俟之荒郊，決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目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決吾眼以去，方悶絶間，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痛楚耳。」坊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

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簸穀有大扇，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摇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譎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需之以六月往，其奈我何？」

每年必召黄冠設醮以驅蚤蝨，客至則問之：「自吾醮後，覺蚤蝨減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蝨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當其醮時，黄冠賂侍者，陰捕蚤蝨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醮之左驗。

龐侍御求書，餽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❶即設醮三壇，一滅倭寇，二滅僞禪僞學，三滅蛇虎蚤蝨。聞者無不大笑，而坊匍匐祈請，出於至誠。

姜宗伯求墓誌，坊撰文并書，將授使者，食所餽粉羹而咽，坊大呼：「姜某毒我。」趣令燬文返幣。其門僧德祐，潛易原文，而以别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

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華嚴》二經，錮之鐵函，沈於大海，同行者亦潛易之，竟不知所沈者爲何物也。

嘗於譚觀察坐閒徵異事，坊曰：「弘治

❶「正」，原作「王」，據《粤》本改。

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脱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置小杌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膚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

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絶。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闌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爲東門王皮。公蓋甚汝也。」皮工聞之更喜，❶曰：「吾與東門猶蟣蝨耳，公乃以東門俾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延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間過闈祠部，天雨，止之宿。坊曰：「須吾榻乃可。」祠部即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榻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榻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靳之，謂梅雨須暴藏金。坊曰：「諾。」畢暴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坊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時進之所傳如此。余則以坊之怪誕，此猶其小小者爾，其大者，在僞造六經，或託之石經，或託之别傳，而訾毁先儒，放言無忌。謂朱子食貧無計，賣書餬口，掠取新説，其價易增。所言子見南子，爲衛靈之繼室，是擠於宋朝之倫，獵較爲奪禽獸，是擬於禦門之盜，其卦變圖，真牧童之陋戲。又曰：晦翁果生於混沌初闢之時，真爲伏羲受業之

❶「皮工」，原作「皮公」，據上文改。

師，手授卦變圖，親見伏羲據之以畫卦，而演爲先天四圖，歷壽數萬餘歲，至宋慶元庚申爲始卒也。楊榮纂修《大全》，以其妻是朱氏，故盡用朱子之説。其於《書經》，則謂其祖慶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嫣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笑中國官本錯悮甚多，其中國所無者，令嚴不敢傳，而正其錯悮者一二。故坊之《世學》，一依外國本。文卿言其國《商書》有四十一篇，睿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爲《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爲大司寇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爲《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僞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所不寄其牢騷。人給己，還以給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拊掌之資，其罪大矣。

兵部尚書李公傳

公諱蔭祖，字繩武，本朝鮮李氏，七世祖英徙於遼東鐵嶺衛，以軍功授本衛都指揮使。曾祖成功，贈榮祿大夫；祖如楨，太原郡守；父思忠，仕至禮部左侍郎，提督陝西全省官兵，鎮守西安將軍，贈光祿大夫。有明慶、曆間，公之曾伯祖成梁，以軍功封寧遠伯，故遼東李氏，爲天下冠。公以太學入官，順治五年，授户科江南司員外郎；七年，遷浙江司郎中；九年，陞左僉都御史；

十年，遷兵部右侍郎，兼管正黄旗副都統事；十一年，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仍以原官總督湖廣。十六年，以病乞歸。康熙三年卒，年三十有六。

公歷官六任，而刻石之功，著於天下者，則在鎮大名與荆州之日。其在大名，淫雨爲患，沁、衛、洺、漳、滹沱諸水，一時泛濫，黄河大決。直隸東明等三十一州縣，山東舘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九州縣，莫不離被災毒，流民載道，公疏請蠲賑，安插十萬生靈，拔之鬼録。

山賊高鼎，囊括五臺、恒、代之間，抄截蜂起。官軍進討，不利。公以爲賊衆上下危岡，如在枕席，豕食村落，不患不飽，我兵裹糧從之，途畏峯巇，所謂彼逸我勞，豈能得志？莫若壁彼近郊，斷其出入，則搜牢路絶，兼旬困餓，燼黨自離，始以鋭師抵其巢穴，可不勞而定也。上從之。未幾，遣諭賊巢，開以丹青之信，鼎遂率其衆降。山西盗屏，威名遠著。直隸、山東諸賊，或擒或降，次第就平。當是時，海内初定，齊、魯、豫、晉間，尚有崩剥之勢，而畿南千里，左滄海，右太行，爲神京門户，公卒使之反側寝謀，廬落整頓，此奠安三輔之功也。

其在荆州，王師進取滇、黔，道所經由，牧馬數十萬，賦民芻豆，公言若是，是鳥鈔求飽也，力持不發。洪閣部疏民運，公馳至軍中，謂洪公曰：「行營糧料，日需數千石。方今水運，一運不敷三日，❶二旬不能一運。自沅以上，改水從陸，數鍾而致一斗，民力何堪？吾恐滇、黔未下，三楚先摇，古人因

❶「一」，《粤》本作「陸」。

糧於敵，閣下何不出此也？」洪公是之。

李自成敗後，逋寇郝永忠等尚餘十萬，房竹、秭歸，蔓延以及夔、巫，旌旗亂野，公檄由彝陵、襄陽、鄖陽三路合擊，牽其首尾，於是賊勢漸衰，卒至破滅。麻城李善友猖狂邪教，熒惑遠近，士人多有從之者。豫撫議勦，公曰：「此一老捕盜力耳，何以兵爲？」未幾，善友就擒。楚地大水，男婦裸袒河畔，兢取浮没茭粃，以資口食。公倣鄭俠故事，繪圖以進，上覽之惻然。援勦將士，俘獲女口以千計，公宴諸將於署，潛遣人搜之船中，出以還其家。楚當兵革之際，飢饉之餘，而三户如故，不至冰駭風散者，此紀綱江、漢之功也。

公讀書不喜章句細微，明遠有幹局，故爲薛祭酒所藴、孟制府喬芳所知，其奏對詳切，世祖嘗謂侍臣曰：「朕聞李思忠子有才署，今見之果然。」

天性孝友，宗伯命之襲爵，固讓其弟。宗伯之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以戎事墨衰，則悲號如不欲生。其侍佟太夫人，就養無方，躬親甘旨，無絲髮遺憾。俸入緣手散之，三黨待以舉火者十餘家。

所著奏議若干卷。嘗觀興王之世，必有不二之臣，以輯安黎庶，故雖鋒鏑倥偬，而此意未嘗不行其間。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顧後之儒者，斷絶小文，媟續微辭，閉門聽難，以爲學道，則天地何賴焉？觀公之行事，仁心爲質，擎陰方結，而陽和霍然，其不滅之令踪，蓋千載如一日也。令子長白先生，令宗羲述其梗概一二，識其大者，使後之人有考焉。

周節婦傳

康熙戊辰五月，山西巡撫薩公，以周節婦事上於朝，天子下之有司，烏頭雙表，天光爛然。其子孝廉馬珽，徵於世之能文者，爲文以張之。

按節婦姓周氏，臨洮郡丞某之孫女，世居安邑之鹺城。年十五，歸於諸生馬君崇疆，生子二，曰珽，曰瓚，而馬君卒。節婦年方二十，求死不得，廼忍貧鞠育，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順治己丑，土寇之亂，鋒鏃縱横，襁負流散，節婦能保其二子，如在衽席。事平之後，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垂暮老姑，柴水交困，節婦身執家苦，不以貧狹縮其醬菜。又使其子從事於學，博士倚席，説經鏗鏗，猶然承平舊家故態。由是二子照爛文筆，遂爲國器。康熙甲子，珽舉於鄉。霜雪之後，繼以陽和，天之報施苦節，未嘗不刻期而信也。

嗟夫！家猶國也。當節婦之稱未亡，馬氏亦中衰矣，而節婦有死之心，卒乃中興馬氏。亦猶田單之存燕，汾陽之再造唐室，一也。凡今之人，侈社稷苞桑之功，而輕單門風雨之瘁，此之謂不知類矣。今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康侯以其事屬余傳之，余不得而辭也。

余恭人傳

恭人余氏，相國有丁之孫，刑部郎中繩

訓之女。年十六，歸謝君宣子。❶是時謝公象三巡按山東，而宣子家居，與陸文虎、萬履安讀書。文虎曾謂余曰：「近得謝宣子，不特秦川貴公子，固名輩之冠冕也。」一切厨養困畜之事，皆恭人主之，檢御門族，静然四屋，使宣子欹案之功，不牽於闈闥。尋登崇禎癸未進士第。

明年，宣子殉難，恭人年纔二十八，老人涕泣於堂上，孤子悽惶於膝下，丹旐歸魂，青燈不哭，九死之心，空延鐘箭。南渡，哀榮死事，宣子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於是得封恭人。柴天改玉之交，皇風未暢，鼎族阽危，謡言沸火。公爲前朝大臣，未免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札之命。一門百口，流矢影風，顧有憂色，恭人鎮以整暇，如處無事。雖屯苦備經，卒開閉否之運，養生送死，總歸禮教，非其才識絶人，何以有此？卒於康熙壬戌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五：長爲霖，同知州事；次爲兆，諸生；次爲憲，癸卯舉人；次爲肱；次爲衡，廩生，考授州同知。女二：長適歲貢生高奕襄，次許諸生范正國。孫七，德輿、德寬，皆諸生，德懋、德聞、德用、德量、德充。孫女五，曾孫六，曾孫女三。

甲申之變，凡夫人之在京邸者，或從子而死，或從夫而死。成德之母張淑人，全鉉之母章恭人，❷汪偉之妻耿恭人，劉理順之妻萬淑人，妾李孺人，馬世奇之妾宋、李二孺人，陳良謨之妾時孺人，固皆地捲朔風，庭流花雪。而其景象之慘惡者，新樂侯劉文炳之杜太夫人，集子女同死樓上。其子

❶「宣子」，原作「子宣」，據上下文意改。《粤》本作「于宣」。
❷「全」，《粤》本作「金」。

婦先死；次長女死；杜太夫人六縊而後死；少女繯斷而墜，不得死，乃開牕擲身樓下，血如泉湧，又不死，有老蒼頭在側曰：「夫人何不死於井乎？」少女曰：「不可，太夫人命同死一處，豈得違之？」遂脱金條脱賞蒼頭，重扶樓上，助其結繯，始死。温璜之死於新安，其女年十四，方熟睡，母夫人推醒之，女問爲何，夫人曰：「死耳！」女曰：「諾。」父母各引繩尾縊之。余爲之作傳，淚涔涔不能止，因念史遷絶無此等文字，使後人讀之，無不痛哭者。

宋之亡也，文、陸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鄭思肖傍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然則諸夫人之從死者，固女中之文、陸也，若恭人者，淒楚蘊結，亦猶之謝、方、龔、鄭，皆天地之元氣也。爲衡介萬公擇求余傳之，蓋去宣子殉難之時，四十七年矣。

廣師説

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爲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

古人不敢輕自爲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名；何北山爲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翺從僕學文，而李翺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爲師也；象山爲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即如近世張陽和，其座師爲羅萬化，尺牘往來，止稱兄弟，不拘

世俗之禮也。

嗟乎！師之爲道，愼重如此，則所以事其師者，寧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鑕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斬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賀醫閭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緒山、龍溪於陽明之喪，皆築室於塲，以終心制；顏山農在獄，近溪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及山農老而過之，一茶一果，近溪必手捧以進。其子弟欲代之，近溪曰：「吾師非汝等可以服事者。」楊復所之事近溪，亦以其像供養，有事則告而後行。此其事師，曷嘗同於流俗乎？

流俗有句讀之師，有舉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薦舉之師，有投拜之師，師道多端，向背攸分。乘時則朽木青黄，失勢則田何糞土，固其宜也。

近世有淮海劉文起師岳西來薦，生則事若嚴君，死則心喪踰制，爲之嗣以世之，爲之廟以享之，爲之田宅以永之，猶恐其不聲施於後世也，求能文之士以章之。古人事師之義，復見於今矣！將使劉峻杜口，昌黎不傷孤另也。

南雷文定三集卷三

山陽門人戴曾戴晟較訂

金石要例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既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答賻奠，與紙錢寓馬相爲出入，使人知其子姓婚姻而已。其壞又甚於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辯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

書合葬例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説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婦同刻碑銘」，❶其題《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❷出事實於内，❸題則不列。楊炯爲王義重神道碑，❹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别

❶「婦」，《粤》本作「人」。
❷「韋」，原作「章」，據《粤》本及《張燕公集》改。
❸「出」，《粤》本作「書」。
❹「重」，《粤》本作「童」。

爲標題。❶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於近世，王慎中集中，如《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婦女誌例

婦女之誌，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説、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户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祔葬，《權德輿集》中弘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誌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爲可惜。

稱呼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爲楊君，則變例也。

❶「別」，《粤》本作「必」。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序事即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序事屬誌，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末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比干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兹焉是保。」漢滕公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衞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宫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勒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單銘例

敘事即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大理評事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畧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於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製，方趺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即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重於墓乎？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蘇環碑建於塋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大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常以碑爲文章之名也。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❶亦不復曰文，戾孰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

楊烱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係曰」若楚辭，別自一體。

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説和麗

❶「列其」，《粵》本作「中總」。

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行狀例

行狀爲議謚而作，與求誌而作者，❶其體稍異。爲謚者須將謚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婦女行狀例

王魯齋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謚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謚，亦爲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爲行狀之意亦明矣。」按，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皆有婦人行狀，❷非婦人不爲行狀也。

行述例

歐陽玄銘曾秀才云：「行述，似翁所作。」孛朮魯翀作《姚天樞神道碑》云：❸「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録。」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

❶「誌」，《粤》本作「銘」。

❷「裴野」，《粤》本作「裴子野」。

❸「孛朮」，原作「孛木」，據《元文類》改。

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　例

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

子孫爲祖父行狀例

今人爲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爲王父，王父稱爲曾王父，曾王父稱爲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爲主。故穆員狀父云：「高祖弘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逖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誌銘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爲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先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敘立廟之由，本其得姓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侈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畧焉。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爲單氏先塋碑銘云：「公之勳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

非文之正體矣。

書祖父例

蔡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而唐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誌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此當從後。

范育《吕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庾承宣爲田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重所歸，故婿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烱爲曹通神道碑，載子婦一人，以其倍窆於塋内也。❶ 裴抗爲田承嗣神道碑，載子婦二人，以其爲宫主也。❷ 而宋之黄裳誌夫人黄氏：「男三：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銒，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簡女女焉；曰鍇，娶趙氏；曰鐻，叔和之壻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輿，娶温陵趙奉直不劬之女；大琫，娶福唐林簡肅栗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昇之孫

❶「倍」，《粤》本作「陪」。
❷「宫」，《粤》本作「公」。

女。」誌林景詵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母趙氏云：「子庭蘭，娶俞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閻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輿誌李巽，三夫人四子，不言某屬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聖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二人。」溫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荊公誌葛源：「元配孫氏，繼配盧氏，三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辨，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季氏下。是皆以父爲主，不必分屬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誌，即附見夫誌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誌昭武李公：「三娶，元配韋氏，生子紘，女貢；次配崔氏，生綽、紹、綰；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誌元微之，穆員之誌鄭叔，則皆用此例。逮元姚牧菴碑姚樞，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牟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岩狀張宏：「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誌，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曾易占：「子男六人，曅、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其誌夫人吴氏：「子男三，鞏、牟、宰，女一。」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誌李郱云：「夫人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郃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滻、洸、潘，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只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惟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鄭君云：「初娶韋肇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其餘者，蓋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母仇氏，王文公爲李問誌，書定於正室浩氏之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劉敏中忠獻碑書妾，李謙爲張文謙神道碑書側室，姚牧菴阿力海涯碑書如夫人。潘澤碑：「子希永，他室李出。」蘇天爵《高文貞碑銘》：「子男三人：履、恒，麻夫人出；益，側室王氏出。」《耶律有尚碑》：「子男五人：長楷，次朴，次權，皆伯德夫人出也；次栝，次檢，庶也。」宋景濂方愚菴墓版文，稱妾爲少房。

不書子姓及妻例

周、隋碑誌，多不書子姓，并不書配。其時夫婦各自爲誌，故不書。至於合葬者，夫人必書。如庾子山之段永、司馬裔、柳霞、侯莫陳道生、宇文顯和諸碑是也。❶後來歐陽爲石守道誌，不書妻某氏子某名。尹師魯亦不書子名。有書子不書妻，周、隋間多有之。至唐，如孫逖誌李暠、獨孤及誌姚子彥皆然。

單書嗣子例

周、隋之碑，單書嗣子，未嘗人人而書也。觀庾子山諸碑，司馬裔但書世子侃，長孫儉但書墩等兄弟，紇干弘但書世子恭等，崔訦但書世子洪度，辛威但書世子永達，段永但書世子岌。唐權文公爲伊慎神道碑，但書冢嗣，餘書「息男十六人」。

書孫曾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孫，以表其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崔孚，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真書其孫女，爲李仁瞻書其孫，李迥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不特孫也，且及於曾孫矣。廬陵蘇明允誌書孫，曾子固誌錢純老書孫，東坡狀温公書孫。子固誌沈率府：「子三

❶「陳」，原脱，據《昭代叢書》本補。

人某某，孫八人某某，曾孫三人某某。」東坡范蜀公誌，書曾孫女。虞伯生碑張弘範，書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

書孫婿例

葉水心《臧氏誌》，書孫婿。虞伯生狀董文用：「孫女十人，長適某，次適某某。」馬石田銘劉伯户：「孫女四人，一適某，一適某。」唐時孫婿不敢入碑誌，或列之碑陰，與先友一例，權文公之碑王光謙是也。

書外甥例

王文公《仁壽縣太君徐氏誌》，書外孫四十七人。

孫不宜分屬例

今世書孫，❶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以鄫世子巫與魯襄公，俱是莒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屬之於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己之有也。

不書婿祖父例

女之所適，但書婿之姓氏，不當及婿之祖父也。元明善誌袁夫人史氏，書女長適

❶「世」，《粵》本作「但」。

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岩之之孫益伯，以顯宦著名，故變例書之。蘇天爵誌袁文清，「女四人」，其二人書「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適故相史忠定王玄孫公佾」；其二人書「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適處州儒學録余應槼」。二書祖父，二不書者，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爲濫惡。今世不論馬醫夏畦，一概書某某之子若孫某，不知何謂也？

書生卒年月日例

凡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書國號例

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柳州柳渾、陳京狀是也。

書妻變例

張景妻唐氏再適，宋祁載之。

書女變例

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婿左拾遺李漢、聓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聓即婿之别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

塔銘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窆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書僧臘例

今之爲塔銘者，於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録》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爲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爲僧若干朞。

僧稱公例

凡僧稱某公，皆以其名，宋景濂塔銘可按也。今乃以其字稱公，此村野驅烏所爲，奈何文章家因之！

寺碑例

《宋景文筆記》云：「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按《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當碑揖。宗廟路寢庠序皆有碑，所以識日景，是不特繫牲而用也。碑於釋氏無礙名義，如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來已久矣。

銘法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于，單書服泌藥一事，以爲世誡；誌李虚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黄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論文管見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剥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曆，即有議論敘事，敝車羸馬，❶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當，盡行籍没，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倉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真，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

❶「羸」，原作「嬴」，據《粤》本改。

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越異其機軸。今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詫能文。余嘗見小兒摶泥爲炕，擊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丸爲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説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剞然無物者也。

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如堂上之人，分别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王元美爲章篔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太函傳查八十，許以節俠，抑又下矣。

廬陵誌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

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贈謚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丁乾學主江西試，❶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丁不應，❷遂掠其資以去。丁尋死。❸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謚文忠。脱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謚，誰則爲之？且并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僞官，真可笑也。潘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黄汝亭已卧疾不能起，❹奄敗，遂有言汝亭入祠不拜，❺爲守祠奄人所挺，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悦，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敘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强者哉！

❶「丁乾學」，原缺，據《黄梨洲文集》本補。
❷「丁」，原缺，據《黄梨洲文集》本補。
❸「丁」，原缺，據《黄梨洲文集》本補。
❹「黄汝亭」，原缺，據《黄梨洲文集》本補。
❺「汝亭」，原缺，據《黄梨洲文集》本補。

南雷文定四集目録

卷一

卷二

南雷文定四集卷之一

山陽門人楊開沅較訂

明儒學案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功力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窮心則物莫能遁，窮物則心滯一隅。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録，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閧之市。可哀也夫！

某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某猶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蹻蹻，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某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唯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唯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某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宗旨正在於意。寧可不爲發明？」仲昇欲某敘其《節要》，某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

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况於他人乎。

某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淺深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矇瞳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樿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

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抄本流傳，陳介眉以謹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潛菴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壬申七月某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者見《學案》而歎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没乎！」無何，賈君死，其子醇菴承遺命而刻之。

嗟乎！温公《通鑑》成，歎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爾。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

補歷代史表序

自科舉之學盛，而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絶滅史學，即《資治通鑑》板亦議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嘗有史學之禁，而讀史者顧無其人，由是而嘆人才之日下也。憶余十九、二十歲時，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蓋兩年而畢。然付性魯鈍，一傳未終，已迷其姓氏者，往往有之。朱子云：「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記憶辨别者，魄之爲也。」固知余之魄

弱也。先忠端公就逮時，途中謂某曰：「汝近日心麤，不必看時文，且將架上《獻徵録》涉畧可也。」自後三年，始讀二十一史，因先公之言也。夫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然其間缺畧甚多。司馬遷創爲本紀、志、八書即志。表、列傳，諸史皆因之。後漢即有志而無表，三國表、志竝無矣。以南朝而言，晉、宋、齊、梁、陳皆無表，梁、陳并無志也。以北朝而言，魏、齊、周、隋皆無表，齊、周并無志也。唐之志、表極詳。五代既無表，而司天、職方二考，則律曆、五行、地理三志之畧，其他不能及。宋、遼、金、元，志表俱備，然據所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畧，豈非讀史者之憾乎；是故杜氏《通典》、鄭樵《通志》、《文獻通考》，皆足以補史志之缺文。而補表者，古今以來無其人也。宋謝翶嘗采獨行，作《秦漢之際月表》，今亦亡矣。即以志而論，傳世久遠，亦多錯誤。如《漢・律曆志》「統母」誤爲「統法」，「見月法」誤爲「月法」，「見月日法」誤爲「日法」。至於「除法」，尤爲錯亂，余推泠州鳩七律，方爲之改正。《後漢・律曆志》所列元紀蔀章之法，以《乾鑿度》較之，大概不合。同出於《四分》，而《鑿度》可推，《曆志》不可推，其爲誤也多矣。

余友萬季野，讀書五行竝下，弘羊潛計，安世默識，季野準之，誠不足怪，而尤熟於明室之典故。詔修《明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見之者無不咨其博洽。嘗補二十一史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欲與刊行，誠不朽之盛事也。

余憶崇禎己巳，於陳眉公坐上，遇許子洽有《明館閣九卿表》初成，見之以爲奇書。此不過目前一代之考索。而季野能追考於

千載之上，豈不謂尤奇耶？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衆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陳同亮刻胡傳序

《春秋》之不明久矣。先儒亦多有辯說，而終無至當歸一之論，則以不得夫子作之之法也。《春秋》雖因於魯史，然魯史之所載，其事煩矣。夫子取其非常者而書之，其常者聽其自爲魯史，魯史初不因夫子而廢也。夫子之《春秋》，亦如後世大事記之類。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其筆者即今之《春秋》是，其削者魯史不爲夫子所取者是。其於魯史舊文，未嘗有所損益。

先儒以爲於魯史全文有筆而無削，其所筆削者，在名稱詳畧之間，以一字寓其褒貶。然有此然而彼不然者，不能不附會穿鑿以求之，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一也。

《春秋》雖因於魯史，然亦有魯史所不書者，則取列國之史以書之。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取之以入所作之《春秋》也。董狐、南史皆晉、楚之良史，如「趙盾弒其君」，此《檮杌》之書法；「崔杼弒其君」，此《乘》中之書法：南史，楚史官，執簡而往，書齊國之事。夫子因而書之。若謂由於赴告，此時弒君者方當國，其國之太史且見殺，孰敢以之告鄰國乎？故凡列國之事無

當於魯者，未必爲魯史所書，夫子皆取之於列國之史者也。而謂一一由於赴告，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二也。

《春秋》有脱簡，夏五、郭公之類，人皆知之。由是而推，焉知隱、莊、閔、僖之不書即位，桓公十八年中書正月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之非脱簡乎？《春秋》有錯誤，即以日食論之，其間有過一月二月者，有不及一月二月者，以爲曆官失閏可也，至於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之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之食，其錯誤明矣。由是而推，焉知朝聘、會同、崩薨、卒葬、雩社、禘嘗、蒐狩、城築之無錯誤乎？乃必從而爲之辭，此不知後來傳寫之失者三也。

自三《傳》降而胡《傳》，其束縛於例同也。然而胡《傳》之例，多與三《傳》異同。如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善僖公能釋賢者之厄」，是也。胡《傳》言：「魯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强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失操縱之大權，其事已偵矣。」若如所言，以魯之弱，欲使强楚聽命，是責嬰兒以舉鼎也，宋公終不能釋矣。又《哀八年》「歸邾子益於邾」，胡《傳》言「見哀公遷善之優，改過之大」。哀公以吴師之迫，不得已而歸邾子，何遷善改過之有？此皆不度時勢漫爲褒貶者也。又如《宣八年》「葬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明日，日中而克葬」。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夫日食且止，况於雨乎？而《穀梁》乃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傳》背孔子之

明訓，從《穀梁》之曲説，可乎？《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胡《傳》謂「召陵之役善矣，未幾而驕溢肆志於陳。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而遽歸也」。夫假者僞也，久假而不歸，《春秋》所以無義戰。而謂孟子善之乎？《襄二十九年》「吴子使札來聘」，三《傳》皆賢之。胡《傳》獨貶其「以讓國致亂」，是夫子「嗚呼延陵季子」之銘爲不足信也。至於夏時冠周月，試觀從古典籍，有冬正月、夏二月、秋五月、春八月之文乎？不辯而知其謬矣。《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曰：「宰，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録，下士畧稱人。咺乃上士也，故名之。胡《傳》以爲冢宰，又何所據乎？此皆背經之大者也。其間陳言腐語，不勝指摘。成敗利鈍，蓋以理欲措之實用，茫無頭緒。經書元年，數之始也。體元調元，非附會乎？秋七月無事而書，簡册之體也。引《易》之《乾》「元亨利貞」以備四德，非腐語乎？故康侯之傳，大概經生老儒之學，於《春秋》無當也。蓋以是爲經筵啓沃之資，不得不出於是，猶如誤書舉燭，讀者未必無所補也。

吾友陳同亮於《春秋》窮探微旨，證墜緝缺者百餘家，以爲胡《傳》學宫之書，世儒所習者唯此耳，使能因是而疑焉，始可與言《春秋》矣。先是同亮之家先生嘗刻胡《傳》，同亮又以春秋之地理，釋以今名附之，先以行世。同亮所著之書，尚有待也。

黄山續志序

沈眉生住焦村，纍書招我爲黄山之遊，

是時老母年開九帙，余不敢妄離左右；及老母棄世，而眉生云亡，余亦衰老不能行脚，以爲妄譽爲山靈所杜也。歲辛未，以靳使君至新安，遂入此山。龍鍾曳杖，一步九頓，豈能窮極幽險，令靳使君爲華陰令乎？所冀牛背笛聲，情人之約，不以幽明隔斷，則朱砂紫石，便是葛洪臺畔耳。適汪栗亭《黄山續志》告成，屬余序之。余未窮峯巒之形勝，盡烟雲之變態，豈能爲序，然難違栗亭之意。

余閱《道藏》，天下名山之志，多入其中，大抵庸妄道士所爲，其間緣飾神仙之説，半屬子虛。近日叢林，又各有寺志，以山川佐其螺鈸，村傖街談，嘔穢滿紙，又一變也。曾見石奇《雪竇志》，載方干之詩，註其爵里曰「元和狀元」，余不覺失笑。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冥魂」，干其一也。石奇以爲狀元，庶幾可以慰干矣。因戲爲一絶云：「元英詩句不銷磨，十舉終難占一科。死後奏名何足慰，不如雪竇莽禪和。」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栗亭學有師法，故其爲志謹嚴。聊爾詩文盡行汰去，釋氏必九僧之亞方入簡編。黄山面目還他本色，顧非他志比也。

有言《黄山志》定本，栗亭既與纂修，三十六峯，寫貌曲盡，寧留餘地，以俟後人。余謂不然。山川有定形而無定情，朝暮之變，不知凡幾。才人文士之胸懷，正復汲之無盡。後人之所見，未必前人之所有。鈞天之樂，帝之所以觴百神也。世智限心，驚相告以爲寓言而已。焉知至人不視如丘里之俎豆乎？吾知一續再續，犹不足以盡黄山也。

汪扶晨詩序

昔吾夫子以興、觀、群、怨論詩，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謂之興，後世咏懷、游覽、咏物之類是也。鄭康成曰：「觀風俗之盛衰。」凡論世採風，皆謂之觀，後世弔古、詠史、行旅、祖德、郊廟之類是也。孔曰：「群居相切磋。」群是人之相聚，後世公讌、贈答、送别之類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專指上政，後世哀傷、挽歌、遣謫、諷諭皆是也。蓋古今事物之變雖紛若，而以此四者爲統宗。自毛公之六義，以《風》、《雅》、《頌》爲經，以賦、比、興爲緯，後儒因之，比、興强分，賦有專屬。及其説之不通也，則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結，有鴻溝南北之分裂矣。古之以詩名者，未有能離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處。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興也。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可以觀也。善於風人荅贈者，可以羣也。悽戾爲《騷》之苗裔者，可以怨也。

汪子栗亭，新安之才士，於海内名流，無一不交。歲辛未，余過黄山，信宿潛口，栗亭出其詩，讀之，古詩富健，律詩妥貼，名章迥句，時時奔會。而其清茶濁酒，臨水送歸，山陽聞笛，一往情深，宜乎資良友之冥福，梓故人之遺書，爲世所稱也。若栗亭者，其亦可以羣矣。慨自《伐木》既廢，五交之外，復有泛交。暴集之客，出門遂忘姓氏；講席之人，在途即分車笠。故其爲詩，排比雕蟲，都無意好，要皆刻薄者之所爲也。《禮》不云乎：「温柔敦厚，《詩》教也。」栗亭之謂乎？

曹實菴先生詩序

余至新安，得交實菴先生。其爲人淵渟岳峙，望之使人意消。英辭風譽，播於寰宇，而處之若無。靳使君架上有先生《珂雪詩》净本，因携至舟中讀之。其爲詩如江平風霽，微波不興，而洶湧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矣。世稱李詩得變風之體，杜詩得變雅之體，先生蓋兼有之。余順流而下，惟恐瞬息漁浦，不竟先生之集也。

今之爲詩者曰：必爲唐，必爲宋。規規焉俛首蹜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於是識者以爲有所學即病，不若無所學之爲得也。雖然，學之至而後可無所學，以無所學爲學，將使魏、晉、三唐之爲高山大川者，不幾蕩爲丘陵糞壤乎？故程不識之治兵也，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軍不得自便，敵不敢犯；李廣行無部曲，行陳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敵卒犯之，無以禁。即學詩者之明驗矣。

先生之詩，以工夫勝，古今諸家，揣摩畧盡，而後歸之自然，故平易之中，法度歷然，猶不識之治兵也。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謂之有所學可也，謂之無所學亦可也。先生之鄉，有馮汝言先生者，輯《漢魏六朝詩紀》，衣被天下。江山寂寞，天未酬其藝苑之功，學者疑焉。顧百年以後，清淑之氣，萃於先生，今而後亦可以釋然矣。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

余友陸鈐侯，❶捧石溪先生遺文見咨論序。余嘗讀《嘉靖實録》，以大禮廷杖，知先生之直諫；又讀豐考功《易經世學》，多引石溪氏説，知先生之窮經；今讀其文集，知先生猶未盡也。

先生諱銓，字選之，别號石溪。父𠐊，按察副使。副使四子：長釴，廣西按察使；次鏜；次先生；次鈛，山東督學副使。先生舉進士，爲刑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副使，遷河南參政、廣西按察使、廣東布政使，以内艱歸，卒於家。肅皇時，肇興禮樂，鋭意復古，先生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手敕時降，大宗伯取定先生，方敢上聞。册九嬪，議郊祀，皆因時制宜，折衷羣言。其有古制不載，史傳闕文，先生變通其間。如親蠶儀注，上問通贊、引禮女官，何等冠服？先生曰：「后之親蠶，猶上之藉田也。以此比例，藉田之通贊爲大常卿，引禮爲寺丞，則蠶壇之通贊女官，冠服當三品，引禮女官，冠服當六品。」上從之，著爲令。圜丘祭器，先生以爲器用陶匏，犧樽則製作像牛，穴背置酒。羅峯以爲簠簋當用金銀，犧樽則畫牛樽腹，以先生爲不知禮。不知後世有穴地得古器者，皆象形爲之。詩註云：畫牛於腹者誤也。簠簋宗廟之器，未嘗用之郊社。先生之於禮，亦有宋陳彭年之亞也。

其議猺獞，不能爲廣西之害，苟撫之以恩，亂無由作。夫猺獞亦人耳，韓襄毅

❶「鈐」，原作「珍」，據《約》本改。

斬刈之如草木。觀先生之言，知其爲忍人也。先生論詩，謂宋弗能唐，唐弗能漢、魏，其似者宋之唐，唐之漢、魏耳。斯言出而抑揚黄華者厭然消阻。故其挽羅峯與李中溪叙别諸詩，酷似王盧溪之送胡邦衡，蓋國家之元氣也。豈以時代論哉！其《解尸虫文》，楊子之《反騷》也；《勵君子文》，《朋黨》之廣論也；《嘲謗者文》，《釋言》之餘響也。余選明文近千家，其間多有與《實録》異同，蓋《實録》有所隱避，有所偏黨，文集無是也。且《實録》止據章奏起居注而節畧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詳也。即如永嘉，非先生之詩文，亦惡知其恃寵妬賢如此。所謂虋謟魂於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

陸鈐俟詩序

甬上陸鈐俟以《雙水詩草》示余求序，讀之終卷。其古詩似康樂，律詩似許渾，纏綿而有情，感慨而多致，排比之間，自然不假人力，顧千鎚百鍊所不易及。鈐俟爲亡友文虎之諸子。文虎之詩，奡兀聳蕩，時見斧鑿。文虎之才力，鈐俟之工夫，各不相蒙，要之皆詩人，非俗人也。

詩也者，聯屬天地萬物而暢吾之精神意志者也。俗人率抄販模擬，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涉，豈可爲詩？彼才力工夫者，皆性情所出，肝鬲骨髓，無不清净，呿吟謦欬，無不高雅，何嘗有二？即如君家詩人，魯望以幽艷易晚唐之纖巧，放翁以圓熟易豫章之麤豪，爲藝文未墜之領袖，不必出之一

隅一轍也。世人多喜雷同，束書不觀，未嘗見大家源流之論，作半吞半吐之語，庶幾蘊藉，以爲風雅正宗，不亦冤乎？近來黠者，取宋、元詩餘，抄撮其靈秀之句，改頭換面以爲詩，見者嗟其嫵媚，遂成風氣，此又在元遺山所謂薔薇無力之下矣。昔人云：「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思路太熟，則必雷同。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首詩無一相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徑不由，即自己思路，亦必滅竈而更燃也。

鉁俟之詩，遠有端緒，自劒南以至石溪、文虎，代有詩人，幾如劉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姓，當時七十人竝能屬文。豫章詩派取諸四方，鉁俟取之其家而有餘矣。文虎詩文尚未行世，昔語杲堂，令其與萬悔菴合刻，此願未了，思之腹痛，鉁俟當亦如余也。

金介山詩序

古人不言詩而有詩，今人多言詩而無詩。其故何也？其所求之者非也。上者求之於景，其次求之於古，又其次求之於好尚。以花鳥爲骨，烟月爲精神，詩思得之壩橋驢背，此求之於景者也。贈別必欲如蘇、李，酬答必欲如元、白，遊山必欲如謝，飲酒必欲如陶，憂悲必欲如杜，閑適必欲如李，此求之於古者也。世以開元、大曆之格繩作者，則迎之而爲浮響；世以公安、竟陵爲解脱，則迎之而爲率易，爲渾淪：此求之於一時之好尚者也。夫以己之性情，顧使之耳目口鼻皆非我有，徒爲殉物之具，寧復有詩乎？

吾友金介山之詩清冷竟體，姿韻欲絶，如毛嬙、西施净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鬬好，

一舉一動，無非詩景詩情，從何處容其模擬？讀之者知其爲介山之人，知其爲介山之詩而已。❶ 昔人不欲作唐以後一語，吾謂介山直不欲作明以前一語也。故介山胸中所欲罄之語，無有不盡，不以博温柔敦厚之名，而蘄世人之好也。雖然，介山其亦何能盡乎？雷霆焚槐，天地大絯，萬物之摧拉摇盪者，翏翏而爲窮苦愁怨之聲，不啻風泉之滿聽矣。介山能無動乎？將一一寫之以爲變風，無有也。且不特介山，古之能自盡其情者，莫如淵明，然而《述酒》等作，未嘗不爲廋辭矣。此亦温柔敦厚之教，見於詩外者也。

姜友棠詩序

古今之稱詩者，多於麻竹；然而傳至於今者寡矣；傳至於今，而爲人所嗟嘆而不能已者，益又寡矣。此無他，則爲人爲己之分也。蓋三百篇大抵出於放臣、怨女、懷沙、恤緯之口，直達其悲壯怨譎之氣，初未嘗有古人之家數存於胸中，以爲如是可以悦人，如是可以傳遠也。夫亦如飄虛之風，鳴秋之蛩，百物之相軋相應而成聲耳。顧今之爲詩者，才入雅道，便涉藝門。浮雲白日，擒爲古選；青枝黄鳥，拈爲六朝。紛紜膠膈，自錮其靈明，無非欲示人以可悦耳。不知昔人之所以上下於千古者，用以自冶其性情，非用以取法於章句也。姜白石云：「異時泛閲衆作，病其駁也，專志於魯直。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夫無所學則爲

❶「詩」，原作「時」，據《黄梨洲文集》改。

已矣。

吾友姜友棠之爲詩也，自出機軸。其窮愁感慨，若閒雲之卷舒，怒壑之湍湃，不知其然而然，以成其爲友棠之詩而已。知之而嗟嘆之者，唯吾黨鄭禹梅、周弘濟數人。其於時風衆勢，有所不計也。

吾里左近有永樂寺，先州判茂卿講學之所也。友棠讀書其中，翠色冷光，日相映射，故友棠之詩愈昌。永樂寺在元則柳道傳、戴九靈之詩蹟可尋，在明則王文成、徐曰仁之風流未散，今又得友棠之吟咏，吾里之山川，庶不寂寞矣。

萬貞一詩序

今之論詩者，誰不言本於性情，顧非烹鍊使銀銅鉛鐵之盡去，則性情不出。彼以爲温柔敦厚之詩教，必委蛇頹墮，有懷而不吐，將相趨於厭厭無氣而後已。若是則四時之發斂寒暑，必發斂乃爲温柔敦厚，寒暑則非矣；人之喜怒哀樂，必喜樂乃爲温柔敦厚，怒哀則非矣。其人之爲詩者，亦必閒散放蕩，巖居川觀，無所事事而後可；亦必茗椀薰鑪，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睹雲林、海岳之風而後可。然吾觀夫子所删，非無《考槃》、《丘中》之什厝乎其間，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者，必於變風變雅歸焉。蓋其疾惡思古，指事陳情，不異薰風之南來，履冰之中骨，怒則掣電流虹，哀則淒楚蘊結，激揚以抵和平，方可謂之温柔敦厚也。

吾友萬貞一，牢騷歷落之士，其學主於經術，博覽强記，未嘗刻意繕性，字櫛句比，以詩人自命。召入翰林，荏苒十年，史館詩

之所自出也，庶幾可以專心致志矣。顧一時同召者，皆借途以去，而貞一獨任其勞，成《崇禎長編》百餘卷、列傳若干卷，短檠木榻，筆退成塚，豈暇爲詩。既而晨炊欲絶，自請外補，斗大一城，鵠面蒼生，旱蝗孑遺，撫循委曲，繼之涕泣，又不忍爲詩。嗟乎！貞一風塵困頓，❶鍛鍊既久，觸景感物，無一而非詩，則以其不暇爲、不忍爲者，溢而成之。此性情之昭著，天地之元聲也。豈世人心量手追，如何而漢魏、如何而三唐所可比擬者哉！雖然，貞一亦憶當年訪我黄竹，徒步往來野橋村店，高歌泥飲時乎？今俯仰垂三十載，市朝興味，既不能或過，幸天假吾年以待子歸來，尋此舊游，一唱一和，所得必有異於是者矣。

馬雪航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來，詩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興、觀、羣、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苟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爲性情，如徒逐逐於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其爲性情亦末矣。故言詩者，不可以不知性。夫性豈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畧以鏡爲喻，百色妖露，鏡體澄然，其澄然不動者爲性，此以

❶「困」，原作「因」，據《黄梨洲文集》改。

空寂言性。而吾人應物處事，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若是乎有物於中，此安不安之處，乃是性也。鏡是無情之物，不可爲喻。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參差，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於人。夫人與萬物竝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稼穡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或寒或熱，或有毒無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及於本草者也。故萬物有萬性，類同則性同。人之性則爲不忍，亦猶萬物所賦之專一也。物尚不與物同，而況同人於物乎？

程子言性即理也，差爲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條理可見，感之而爲四端，方可言理。理即率性之爲道也，寧可竟指道爲性乎？晦翁以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使物而率其性，則爲觸爲嚙爲蠢爲婪，萬有不齊，亦可謂之道乎？故自性説不明，後之爲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性情。彼知性者，則吴、楚之色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況於所自作之詩乎？

秣陵馬雪航介余族象一請序其詩。余讀之，清裁駿發，牘映篇流，不爲雅而爲風，余從象一得其爲人，以心之安不安者定其出處，其得於性情者深矣。如是則宋景濂之五美，又何必拘拘而擬之也。

謝莘野詩序

余於近日交遊之詩，其心契者：曾弗人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李元仲如嵩岳嫁女，所用非世間器物；戚綏耳如天寶宮

人話舊，針縷俱帶酸恨；杜于皇如洛水遊神，縹緲止見霓裳；澹歸初如琵琶妓邂逅樂天，及《偏行集》出，便似村僧沿門弄鈸矣。然此數子者，當今不以爲詩人也。

曾憶與陳令升剪燭論詩，頗有短長。余曰：「浙東之詩，看他好處不出；浙西之詩，看他不好處不出。」令升曰：「看他不好處不出，此言尤毒。如此做去，更自轉身不得，所謂五百年墮野狐身也。」相與一笑。顧近年以來，浙東風氣一大變。畧舉如鄭禹梅、萬貞一、陸鈴俟、姜友棠、周弘濟、裘殷玉、謝莘野諸子，要皆稱心所出，瑕瑜不掩。鐘嶸謂謝朓一章之中，自有玉石，正不相妨。市賈燒米汁爲水玉晶瑩以悦婦孺，可謂無瑕之玉乎？唯其有瑜有瑕，自然英旨，乃爲真耳。

莘野，秦川貴公子，而遭逢易代，頗傷哀樂。昌黎言讙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似乎聲以哀爲主。夫詩者，哀樂之器也，假令琴瑟之聲，可哀而不可樂，五聲不備，是爲窳器。莘野之詩，叙喪亂而悽戾，逢公讌而綺錯，能備五聲者也。與諸子日新月勵，余之一契再契，又何必越濤江而求也。

空林禪師詩序

東浙宗風之盛，始於周海門先生，湛然澄、密雲悟皆緣之而起，其推波助瀾者，則我外舅葉六桐先生。故兩家大弟子，柱杖埋頭，鉢盂開口，以姚江爲故里。是時姚江傳海門之學者，有沈求如、史子虚、史子復、管霞標、蘇存方，皆以學佛知儒自任。密雲之弟子，亦無能出幅巾之右。數君子之所

最契者，於密雲門下爲空林。空林亦遂從數君子，把茅四明之白水，此參彼證，蘭欣柏悦。

余訪之於山中，再訪之於城隅，至丙申，同避兵灾於外家，内弟葉雨垓賣藏書以刻《準提咒》，空林呵之曰：「汝輕先人手澤，佛豈福汝！」其議論非學佛者所有。

頗好吟咏，信筆矢口，無所持擇。雖語有麤細，而俗情不入，不可以詩家規律律之。夫寒山、拾得村墅屋壁所抄之物，豈可與皎然、靈徹絜其筌簀。然而皎、靈一生學問，不堪向天台灸手，則知飾聲成文、彫音作蔚者，非禪家本色也。

佛法下衰，張王李趙之流，無不稱某宗某代，而以住持爲事。五山十刹，私爲一家産業，衣鉢之資，罄於宰官之請書。兩不相下，則此守彼攻，各暴凶條隱慝，索是非於黄塵。韋馱之威，不敵伍伯。亦有憑陵廢寺，聚虔婆頂老十餘人，卓杖摇唇，稱爲上堂出世。旁觀爲之嘔噦。

空林自密雲記莂以來，痛折時風，唯與二三寂子，冡兀空山，同門即欲牽挽，資其道價，不可得也。嗟乎！豈非法海狂濤中之一底柱乎！余嘗集其詩數十首，付其弟子師賢，已忽忽忘之。辛未四月，余自新安返，師賢巍來，欲刻其詩，且求爲序。念在外家相對時，已三十六年矣。數君子之遺風流韻，不及一世而斬，而方外師弟，猶能拳拳於楸栢之實後，是可嘉也。空林名智遠，崑山朱氏子。

緑蘿菴詩序

中洲禪師住持黄山之慈光寺。余至寺

中，値師他出。明日，天雨枯坐，取師《緑蘿菴詩》讀之，淒風拂林，鳴絃映壑，似無意爲之，而未始不工也。其天竺之陰、何乎？師聞余至，亦遂還山，遇之於潛口，屬余序之。

余雖與師傾蓋，然師曾主鹽官國師道場，鹽官爲余舊遊地，師之所與唱和者，非余之門人即故人也。憶鹽官之爲詩者雖多，而其欬唾相薰，無日不談者，亦可屈指。朱止溪論詩甚隘，以賦、比、興爲繩尺；陳令升喜蘇詩，共罄胸懷，誰云猜忤；陸冰修善於應捷，譬之朱漆，雖無楨幹而有光澤；查二南幽夜逸光，不耐曉日；朱人遠揣摩之才，其於家學，頗爲轉手；陳子文翩翩書記，以書法佐之，固當世之膏粱也；陳敬之輕誕自矜，未見涯涘；查夏重自黔返，吐詞清拔；查德尹填詞入情，而苦纖媚；李是菴佛火消寒，未泯俠骨：可謂盛矣！有婦人焉，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宜乎師詩之美也。

師家京口，己亥之變，百口舉遭縲絏，師以三尺童子直其誣。未幾而父歿，三年廬墓，遯跡方外。夫身當患難，去死毫釐，人世怨毒酸苦之境，陷於心坎，則其發之爲詩，當必慷慨而不可收拾。彼祕演、惟儼，身處無事之地，尚有不平之鳴。顧師之爲詩，歷然雅體，何其得性情之正乎！此蓋得之心行路絶之後，而非師友之所能助也。

靳熊封遊黄山詩文序

文人與山水相爲表裏，豈故標致以資談助也，其相通之處，非徒有精靈，實顯體狀，此酬彼答，不殊形影，昧者以爲山川不

能語，藉語於文人，文人亦無不喜遊山川，豈其然乎？凡洞天福地，皆有幽宮神治，以慧業文人主之。彼慧業文人者，即山川之神也。英爽勃窣，如空同之粉堞青甃，嵩山之秋夜杵聲。峨眉之佛現，廬山之聖燈，紫蓋之白雀。張文潛言道士齊希莊居王屋山，夜間百物有聲，晨出，視門外人迹無數，又見兩髻童子黄單衣緑帶，目有光，貌不類人。武當學道者常百數，學者心有隆替，輒爲獸所逐。似此者不可枚舉，可謂山川不能語乎？昌黎禱衡山而衆峯争出，東坡在登州而海市秋現，鄒志完過永州，澹山巖狐鳴，山川與文人相酬答，固未嘗徒付之冥漠不可見聞也。

自康樂、柳州以後，世無遊人久矣。塵聲俗軌，綿絡累紙，如遇王嬙，豈不言好，以毛延壽之筆，唐突脂粉，山靈不受汝阿諛也。左思云：「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彼「一條界破青山色」，非徐凝之惡詩耶？誠不如絲竹管絃，猶爲不惡。昔同萬履安山行，履安疲曳莫前，余諧之曰：「當罰讀《遊喚》一過。」《遊喚》者，近時文人所爲記也，與徐凝一例。即文人喜遊山川，山川豈喜此等文人遊乎？「請迴俗士駕」，松聲、鳥聲、水聲，無不作是語矣。

新安靳熊封使君，寄我《遊黄山詩》一卷，《記》一卷，詞情俱美，注目抽心，晶照巖壑，不特爲士林之矜獎，山川亦與之酬答矣。夫黄山之雲海天馬，白猿神鴉，固山靈之體狀也，遊者非其人莫見，瞥遇一端，亦足爲豪。使君之來，集於倉卒，豈非山靈之意，所以待昌黎、東坡、志完諸公者待使君乎？神且弗違，其無作尋常遊記觀可也。

鄭蘭皐先生八十壽序

康熙辛未十月十八日，鄭蘭皐先生八十誕辰，聞孫復之孥舟黄竹浦，乞余壽言。余於先生六、七十，俱嘗有言矣，惟是先生炳然之節，粹然之養，固有累言不盡者。袁公安曰：「試令一老人與少年竝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此爲常人言也。君子一生閱歷，如積金玉，壽彌高，積彌多，舉之盡足爲世寶，詎與庸庸晷景，同其銷歇！先生值事會多故之時，涵養稍未純，幾微稍未化，非激則隨。先生泊如恬如，而其中之確如者，又未嘗少踰乎銖黍。故其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以守道自重，出處較然。

當崇禎時，以科目不得士，行積分之法，優者臺省，劣猶郡縣，同輩多由之出仕，先生以時不可爲，退守初服。金陵立國，當事欲挽先生，先生曰：「豺狼當道，舉目將有山河之異矣，寧可褰裳赴之乎？」會稽之守，以監軍副使徵先生，先生與叛帥不咸，移疾而返。其難進易退，此一時也。桑海之交，波路壯闊，閉門聽難之時，臧否不立，先生沈名於桑柘，弋者何慕？又一時也。令子登朝，封加翰苑，以故國遺老，羽儀當世，子孫皆有文章，大名爲時所宗，而先生藥欄竹塢，參差蔚會，臨之以草堂，樊之以槿垣，新詩間作，輕禽短葉，尚識音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又一時也。

余嘗謂吾人之應世，種種不齊，時有常變，勢有順逆，德有剛柔，類有邪正，然此中各有自然之天則，惟氣質未融，私意未化，

不能虛以適變，不免參以己意。故有形迹可指，不能合夫天德。乾則是純陽，謂之龍德。蓋渾然太虛之體，故能隨時變易，與世推移。宜潛而潛，宜見而見，宜飛躍而飛躍，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自無形迹可指，不露圭角，故謂之無首者此也。先生之所得於《易》者深矣。

唐氏家譜序

沈約、魏收爲史，自敘其先世，附合乖謬，人以謂誣其祖也，故敘家譜者，❶未有不以此爲戒。是故誣祖之罪，甚於忘祖。然今日譜之爲弊，不在作譜者之矯誣，而在僞譜之流傳，萬姓芸芸，莫不家有僞譜。歐陽文忠曰：「渤海之後，獨見於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文公曰：「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再不可紀。」夫歐、蘇二氏，其源流歷然者，尚有不可紀之世次。而僞譜不問其地之南北，不考其年之上下，一概牽合，某世以至某世，繩聯珠貫，至使祖孫倒置，蛇首人身。其有名公墨蹟，内府璽書者，尤市兒之狡獪，無識之世寶也。嘗見一巨子，搆得僞譜，視爲信貨，據之以改舊本，不亦冤乎？夫世之爲巨子者多矣，然亦不始於近世也。六朝碑版，實爲濫觴，如庾信銘張則原張仲、張談，碑辛則援辛有、辛寥。徐陵言侯氏則美夷門，序歐陽則引渤海。斯乃眩詞滅質，徒駈烟墨，又何怪凡偶之不能質确乎！

武林唐殿宣、聖賡、廷陳從余遊，出其家譜請序。唐氏爲直臣子方之裔，其世次

❶「叙」，《悔》作「序」。

不可紀，其可紀者，殿宣以上九世耳。吳興固有唐氏譜，自陶唐而下凡百世，其世次縷覶，古今唐姓之顯者，燦然一貫。殿宣以爲僞，故不從，而别自成之，殿宣之識，可謂加人一等矣。

或曰：「唐氏九世，始遷之祖也。祀可止於是，譜不可止於是也。」曰：「歐陽氏之譜亦九世，蘇氏之譜止五世，何謂其不可也？」或又曰：「唐氏九世以上，其顯者如林，胡僅存其隱約者乎？」曰：「余觀李空同之譜，其傳四世之事，不越農瑣，彼以門第相高者，豈能及之。」二惠競爽，是在殿宣兄弟而已矣。

南雷文定四集卷之二

山陽門人楊開沅較訂

鄭玄子先生述

君諱鉉，字玄子，鄭氏，浙之錢塘人，孔肩先生之子也。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岐然。之力學，江道闇浩。之潔浄，虞大赤、宗玟。仲嶠宗瑶。之孝友，馮儼公悰。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啓祥。嚴印持調御。亦合併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人物，固未之或先也。

癸酉秋冬，余至杭，沈崑銅、沈眉生至自江上，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舫，隨所自得，步入深林，久而不返，則相與大叫尋求，以爲嘔噱。月下汎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鬨聲沸水，蕩舟霑服，則又鬨然而笑。

三峰開堂，浄慈一默爲首座，君機鋒相觸，奪其竹篦欲打，擬議不果。余曰：「鴨子早已過新羅也。」君爲之一笑。明年，余過湖上，崑銅又在，江右劉進卿、秋浦吴次尾亦至，夕陽在山，余與崑銅尾舫觀劇。君過余，不得，則聽管絃所至，往往得之，相視莞爾。一日，崑銅詆分宜於座，進卿争之，至於揎拳惡口，余與君解去。其夏，余自太倉返，與君宿於仲嶠水閣，談至夜分，水鳥驚起，戞然長鳴。丙子，余寓表忠觀前，與南屏相近，儼公、秀初、二虞皆住南屏，君亦日日過從。余弟澤望豪爽不羈，夜半掉船

湖中，高吟長嘯，沿湖羣犬，齊吠若豹。僧西吾，牧齋客也，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戊寅，君與儼公渡江訪余，村路泥滑，同來沈長生不能插脚，君笑言黄竹浦固難於登龍門也。乙酉五月，邂逅秀初、道闇及君於熊魚山座上，從此讀書社之緣絶矣。湖山如故，其猶足樂耶？

子將、印持、儼公、二虞已前死，秀初改名濟義，道闇改名濟月，逃之釋氏。君亦變姓名，不知去於何所？有疑其慷慨致命、死於鐘鼓者。夫安仁之敗，疊山有疆埸之責尚未即死；君以朝不坐，宴不與，而强參烏合之事乎？有疑其不食周粟而死者，夫夷、齊之所以爲夷、齊，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豈以沾沾一死爲快也。有疑其亡命爲僧，隱而不出者，夫敬業、賓王，刊章名捕，君非有是也，何因而亡命？就使爲僧，撾鼓白椎，不能不受叢林之牽挽矣。君本青雲豪士，志在用世，一擊不中，飄然遠去，豈復又縈於塵網，以取挨肩疊足之辱乎？謝臯父以子龘達時務，委而出遊，終臯父之世，未嘗與子相聞也。君之子淵，業成名士，灑掃庭内，復何可慮？君之不返，流俗以爲怪，君子以爲非已甚也。

淵之子薦，述父之言曰：「聞汝祖在上柏山中，有人遇之，究不可跡。」余邑人韓貞武久於上柏，余以薦言告之。貞武曰：「疇昔周旋，初無鄭某。意者其變姓名乎？」薦既不敢釘魂於棺，閉神於槨，用委巷之禮以施表誌，來請家傳。余因倣李文公《陸歙州述》例，既以慰薦，且龘見讀書社首尾，始知先友之風流，非今人所有也。

遷祠記

先忠端公祠，壬申建於縣西之西石山，春秋有司致祭，撥祠夫二名守之。爰當孔道，改革之際，屯兵於此，抽榱桷爲營火，祠因以廢。丙寅，學院王顓庵先生稽昔祀典，復其春秋之祭，余以所居黄竹浦矮屋三間，稍拂拭，肖象爲祠。自丙寅至庚午春，五年九祭，煩有司往返四十里，僕僕從事，心甚不安。七月二十四日大水，祠屋遂沈。海内知之，司寇健庵、中允果亭、相國立齋、相國素存、學院蓉湖、京兆定庵諸先生，各出清俸，余鑒前弊，建於新城内南門之左，頗饒花木之趣，太守長白李公題其額焉。一祠也，三徙而定，厥維艱哉！

蓋餘姚先賢之祠，無不在城内，惟嚴子陵在陳山墓道，趙攷古在馮村故居。陳山當時有「高節書院」，設山長領之。山長攝祭，故能多歷年所，山長廢，亦遷至城矣。攷古之遷入城，不知何時？或曰嘉靖中湯紹恩。其餘如虞國石孝子之祠，當年應皆載在祀典。今孝子烝嘗，止於私門；虞國祭賽，化爲土穀：豈不以離城之故哉！

余按古之鄉先生殁而祭於社者，當祭之時，爲尸以迎之，祭畢則已，無所謂廟也。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抑廟之昉乎？自漢以後，圖形立廟者多矣。或墓或居，一邑之中，涣不相假，索四境而祀之，勢將餒不給祝。後世萃之一廟，少牢合祭，名曰鄉賢，則餘廟皆可毁也。未幾而鄉賢猥雜，馬醫夏畦之鬼，莫不攘臂而争之。君子羞與竝列，則仍爲别廟，有司因而分祭。自特祠而鄉賢，鄉賢而又特祠，古今凡三

變焉。

嗟乎！人之賢不肖，不係乎祠，祠之分合，皆不能無弊。故象祠於鼻亭，薛道州毁之；曹操祠於夷陵，申屠子毁之；蔡州吴元濟之祠，改爲裴度；崕山張弘範之祠，改爲文、陸。《春秋》之斧鉞，長存天壤，頃一販夫以千金修學，竄入鄉賢，或爲鞶纓之惜。余笑曰：「此近時加納例也，何不可之有？」聞者莫不胡盧。夫非其位而據之，祝板呼名，旁觀腹笑，是亦呼爾蹴爾嗟來之食也，鬼豈無知乎？

崇禎戊辰，余在京口，寺中作佛事，余入觀之。有神位書先公姓名，前設伊蒲之饌，余痛哭而拜，一寺皆驚。其後聞此數年間，江南北凡爲佛事者，無不有先公及與難諸公神位，此所謂野祀也。昔諸葛忠武未立廟之先，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是矣。先公司里宛陵，宛陵祀先公於名宦，與文信國同龕香火。戊寅，余至宛陵，梅朗三、麻孟璇、徐乾若皆言先公英靈不昧，一紳平時於先公爲難者，見先公降於其宅，鬼卒持郎當捕之，紳乃叩頭乞哀而死。有僧自臯亭來，言遇先公，問其所之，云赴宛陵之任，令之傳語。錢牧齋語余，客有請乩仙者，先公與李忠毅降之。忠毅爲南康城隍，先公爲寧國城隍，亦與僧語相合。近讀嶺南《韓如璜集》云：「先臣黄佐有言，劉球、毛吉爲奸盗所殺，嘗附於人。比聞楊漣、黄尊素、周宗建亦復現形著蠁，貞魂耿耿，自不同它氣易散，豈幻誕哉！」江右舒碣石亦云：「合諸君子之言證之，不可誣也。」嗚呼！先公英爽，勃窣兩間，此鄉邑之祠，胡可忽諸。

東廬記

昔龐士元往見司馬徽，徽採桑於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微行懿筐之間，乃有王霸之畧，足以樂而亡憂，貧賤誠不能爲士累也。玉清宫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崖州至中書言於王魏公，公不答。丁三四言，且問何以不答？王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也。」爲宰相者出言如糞土，富貴誠足以爲累也。

吾友錢稺廉不爲經生之學，料天下事，往往多中。宜乎出而求仕，發其囊底餘智。顧息機推撞，以東廬自命。披林聽鳥，劚烟種竹，與抱甕丈人争一時之功業，其才爲可惜也。

余嘗謂丈夫出而用世，無論學術之醇疵，所最忌者雜耳。申、韓、管、商之學，專用計數，行之未嘗不効。諸葛孔明以純王之質，稍參霸術，即習坎心亨，而行不尚。今日之爲愚儒不必言矣。顧有志當世者，本以計數爲家儅，而胸中一二書本未化，欲潤色其行事之纖毫，則未有不敗者也。然則極一世之智計，不足當稺廉之隱約。雖謂甬上之東廬爲雲卿之東湖可也。

姚沈記

《淮南子》曰：「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以爲寓言，今乃信之。庚午七月二十三夜，大雨，明晨，山水大至，平地驟高二丈。二十五日子時，龍自東至西，其目如炬，盤旋於屋瓦之上，風聲如戰鼓萬面，各

山蛟蜃皆起而應之，山崩者百餘處。凡蛟蜃之出，山崗自裂，涌水數丈而下，雖萬鈞之石，投空如撒沙，響震數十里，水如血色。棺槨之在平地者，不論已葬未葬，皆破塚自出，縱横水面，如波濤相上下。廬舍大者沉，小者飄流。人民死者無算，余里有百歲老人鄭近川亦溺焉。溺者蔽江，人民之在高阜者，見其號呼求救，亦無從措手。有小舟載十七婦女而過，樹上有一女哀哭，扶而下之，舟覆，并十七人亦死。樓房之乘流下者，其燈尚未滅，未幾没矣。有布袋浮沉而至，人疑爲貨，解之，一死小兒，蓋水之初至，小兒無可住足，置之袋中，掛於簷間，屋倒而兒死於袋也。此據見聞所及，拾其一二。

二十七、二十八日，水減三四尺。謡言初三水再至，姚邑當沈。闔城父老思爲厭勝之術。於是祭告城隍之神，徹城樓餘姚縣三大字投之江水。八月初二夜，果大風雨。明日水長如二十四日，稍縮一二尺。赭山之間兩龍作壩，憑空崛起數丈，上流之水，壅不得行。如是者十餘日。居民皆發屋瓦，騎危而爨，縛門板爲筏，撈取水底禾頭，刈而作糜。雨無俄頃之懈，天之扤我，如不我克，餓死者又不知凡幾。死者無棺，則棄之水中，任其去留；或繩縛死尸，繫之梁棟，以俟水退。禾稼一空，人號鬼哭。余生長亂離，屯苦備經，冀以衰暮飾巾首丘，不意復見此景象。

五月間，余自姑蘇返，至五夫，見大鳥滿田，初以爲鸛，察之則鶴也。東浙無鶴，海鳥之來，其如魯之鶢鶋、天津之杜鵑乎？吾姚大水，見於前史者，莫甚於哲宗元符二年冬十月朔。餘姚江河水溢，高丈餘，有

聲，數日乃止。縣西三十里，有宋屋一所，當時之人，刻其水痕於廳柱，留示子孫，以今較之，增二尺五寸。元符二年至今康熙二十九年，計五百九十二年，然則此變顧五百九十二年所未有也。

今人於山崩之處，皆曰出蜃，蜃即蛟也。讀《水經》云：「蛇雉相搆爲蛟，出殼之日，洪水飄蕩，吴人謂之發洪，皆龍之屬。」《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黄。」解者以爲卦影虚設，豈知山崩則水出皆黄，海溢則水上皆玄，玄黄夾雜，象皆實事也。有疑天豈無權，顧令孽龍肆毒至此？年來人心敗壞，通都窮谷，黄童白叟，無不以機械爲事，閃屍鬼魅，不可方物。五行於智屬水，智既邪出，水亦横行，一氣之感召，天亦不能如之何矣。人誠有鑒於此，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

有自武林來者，相傳東浙之水，餘姚爲甚；餘姚之水，黄竹浦爲甚；姜黄二姓之人，靡有孑遺矣。或曰：「梨洲亦爲不弔之人歟？」或曰：「梨洲無死法，天或留之。」余聞之，以爲兩者皆非也：以丁玉夫之賢，而死覆舟；以王槐野之文，而死地震。大化流行，愚賢一例，余愚者也，余之受溺，不足爲異；余之不溺，又何可必，亦曰幸而免耳。

越州李公救菑記

今年庚午七、八月之變，餘姚爲甚，海嘯山飛，鬼灾龍戰，千年以來所未有也。長白李郡公之救菑，亦千年以來所未有也。康侯奉行之餘，悉其苦心，因命余記之。從來救菑之法，曰給粟，曰爲食於路，曰平米

價，曰疫醫藥，曰死葬埋，而其所以行此者，曰發倉廩，曰勸分，如是而已。然民之孤老疾病不能自食者，方始給粟；公於能自食者，亦皆給之，諸生之貧者與焉，孝廉之無力公車者與焉。爲食於路，必於聚落之間，而窮閻扼巷之老疾幼小，則不能就食；公身至窮閻扼巷，負米哺其張口。公所募之米，積於姚中，貧者既不須糴，則米價不平而自平。人民聚處，饑餓之氣，蒸而爲疫；公使各安其居，不出户庭，顧無俟於醫藥矣。公之葬埋，不特菑死之民，棺槨之涌地而出者，收瘞亦且數千，故鬼亦受其澤矣。凡此豈昔之所有乎？昔者，官之倉廩，不過平價以糴；公出倉邑之積穀，悉以予民，不收其價。昔者勸分，開報富民，多出里胥之手，因之上下；公涕泣感動，能使一省之官倡之於上，富民不得不恊從於下，豈昔之所有乎？又爲絮衣數千，視其號寒者而給之，亦昔之所未聞也。

百姓觀聽，咸張耳目，疑公之錢米，天降地出，何昔人用之而不足者，公用之而若有餘也。此無他，公之至誠，痛貫人寰，無異厠足而埶之致黄泉也。噬臂出血，書衣爲章，以告寮采，其能無將伯之助乎。然則救荒之奇策，亦云誠而已矣。余經行閭巷之中，黄童白叟，數米而炊。無不曰：「此李父以眼淚活我，吾儕其忍輕下咽耶。」《益州記》云：「邛都陷爲湖，人過之者，風静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嗟乎！吾邑無公，此城郭樓櫓，焉知其不爲水中之影見乎？即不然，亦城郭是而人民非矣。

公起於冠族，務爲嚴苦，嘗欲以一縑寄太夫人而不可得，向余及姜定庵言之，至於泣下，其廉次骨如此。夫廉則財絀，不能有

爲，而公之於越，百廢具舉，其所興造，大者如鎮東閣、蓬萊驛、社稷壇、朱子、陽明書院、劉寵、湯紹恩祠，皆起瓦礫而爲金碧。是則其才有大過人者，當别有記，此但記其救菑一節云。

大方伯馬公救菑頌

康熙二十九年，餘姚大水，自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十二日，平地水丈餘，屋廬飄没，人民溺者無算，棺槨皆湧地而出，禾稼一空。溺餘之民，弱者垂手就死，强者持白挺搜牢而食。盜賊蠭起，道路不通。旁近縣之受菑者，大畧殺姚十之八九。郡侯李公即於八月之盡，行部至姚，載米數千石，由縣及鄉，覩其肥瘠，而身親給之，俾饑民稍延旦夕。又檄守帥，撥兵分屯要路，居民始得安寢。侯遂至行省，哭告於上臺，不異秦庭之求救，大方伯見五馬公如痛在己，慨然曰：「浙省十一郡，猶一身也。今雖紹興一郡之菑，其於各郡，亦猶手足之受傷也。昔秦、晉各國，且有汎舟之役，況一省乎？」於是各郡共拯一郡，募米得萬餘石，絮衣數千件，使李侯得恣其設施；計一郡之官不足用，令各郡之邑令，從李侯以往。李侯既得公所募以爲之權輿，又遍募富人出米以佐其費，而富人之爲富不仁者，侯即令出米以除其愆。十一月十七日，侯復至姚，宣公之德意，又復遍歷窮鄉，人受三月之食，幼小半之，察之言動色理之間；其尤無聊賴者，則加給之；其受凍不堪者，則絮衣副之；其流棺遺骼，散在原野河壖者，則在處收瘞之。萬民歡呼雷動，起於白骨，即未受菑之年，亦未能如此之一飽也。

余嘗讀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菑記》，救荒之策，絲理髮櫛，從來未有如趙公者也。以今較之，宋時一郡守得專出入，今存留無幾，事事束手；趙公之所賑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今餘姚及各邑，何止十萬餘人，且四五倍矣；趙公之時，富民尚有倉廩，今大浸之後，富民亦且糴食；趙公之時，官粟尚有五萬二千餘石，今官無積穀，亦且累年：則今日之難於趙公可知矣。且趙公所賑，止及孤老疾病不能自食者，今則并能自食者而亦賑之；趙公慮其饑，不慮其寒，今則慮其寒，而使之有衣有褐焉；趙公所瘞者當時所死之人，今則并百年陳朽之棺千餘而瘞之：蓋皆過於趙公矣。夫以難於趙公之時，而能過於趙公之所行，非公之精心至力，能通融於各郡之中，即李侯亦何所措手乎？公由杭守，其豈弟經濟，爲皇上所契，歷臬司至今官，其可書者甚多，此不著，止述輿人之頌曰：

天菑流行，何時蔑有？嗟我越州，數逢陽九。馮夷爲虐，海嘯山崩；毒龍戰野，其目千燈。廬舍飄没，禾稿一空；死者已矣，生者何從？三韓李侯，救之孔亟；載米數千，通其呼吸。啼饑號寒，十萬餘人；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侯乃痛哭，訴之行省；馬公畫然，當食而骾。緊十一府，情猶兄弟；一府受傷，各府隕涕。共起拯之，米舟啣尾；以付李侯，瘡痍庶起。李侯身親，窮鄉僻壤；鳩形鵠面，木客魍魎。老者扶杖，壯者負橐；婦女蓬跣，幼小錯落。亦有病者，疲曳而來；言語糢糊，舉動顛踣。食無嗟來，綿定奇温；庶幾卒歲，可免遊魂。各盈所願，再拜稽首；佛乳千條，分灌兒口。鄭俠之圖，慘淡嗚咽；馬公之圖，顏面

喜悦。天降奇災，豫生奇人；人定勝天，天心之仁。

瑞棠楊公傳

公諱士傑，字瑞棠，世爲淮人。明初亂定，淮人止餘七家，公之遠祖楊友諒其一也。錫以户口印券。數傳爲孝子錦，號朴菴。父鰥居，朴菴侍寢，不入私室者三十年；冬月足龜，朴菴捧而舐之，及愈乃已；疾革，愢惶嘗糞，父年九十五而卒。當以明經入仕，以父老不赴，并其例金亦辭之。又數傳而爲公，七齡失怙，節母劉氏，使之成立，諸生中時譽殷然，其學以經濟自任，不僅僅尋行數墨，豪舉於塲屋之業也。

李賊既陷京師，首取兩淮，規統南北，遣其僞防禦使武愫及呂弼周至，公率其宗族及兩庠之士，激以忠義，流涕登陴，出戰，卒佐路撫振飛擒武、呂二賊，兩淮屹然。向使兩淮失守，則南都亦不能悠優夫一年也。論功貢入太學，不赴。四鎮劉良佐聞公名，起參其軍事，尋擢廬鳳監司，公皆不應，然調兵算食，良佐未嘗不與聞於公。已攝霍丘縣，霍方饑饉，上官猶責常賦。公曰：「民散久矣，寧可復促之乎？」力請蠲免，且勸分賑之，民亦稍稍聚集，依公以更生。再調巢縣，鍾石變聲，遂投手板而歸。樂志田園，集其素心老友，韻目觴政，日從事於山光水影之中，長鎗大劍，恍如昨夢。疾革，子婦丘氏猶未于歸，刲股和藥，遣其侍兒以進。亦公化之所及也。

當天下之亂，豪傑之士，未有不以扞衛鄉邦爲任者。事平解散，欲退閒而不可得。蓋當其任事時，親戚鄉黨，不能無賞罰，有

賞罰則有怨毒，有怨毒則有報復，失職之後，豈能油油然復與鄉人處乎？ 故馮衍起兵於更始，而不能不仕夫光武；章溢起兵於元末，而不能不仕夫洪武；鄭玉保新安，不受官而自縊；謝翱參軍事於閩中，不受官而流離死於道路。孰能如公之角巾歸第，口不談兵，雞坛牛社，枌榆魂魄，一無猜忌乎？ 則有以諒公當日之血心也。去公五十年，聞孫開沅乞余爲傳。余以其關於國是者，三致意焉。

王訥如使君傳

君諱枚，王氏，字卜子，號訥如。系出銅川，唐有司農宦明州，卜居鄞之武康鄉，七世孫景山，再遷慈谿，遂爲世家。祖謙侯；父茂庭，贈贛縣知縣。妣徐氏，贈太孺人，蕭氏，封太孺人。

君蚤慧特出，攻苦力學，補博士弟子員，以拔貢選入太學。是時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然於先正體格，尺寸守之不敢過。慈以詩學名海内，君獨得其傳，祭酒王敬哉嗟賞不置，以爲六舘中之領袖。隨舉北闈，歷兩科報罷，乃稍變其音節，遂登順治戊戌進士第。又四年，授贛縣知縣。其地控帶閩、粵，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其供藝視他縣無等，而又爲文武大官治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急徵碎務，皆取辦於君。君取定俄頃，神無滯用。

邑有四患：往來供億，分派於里甲，里甲之羨賦，爲胥吏所乾没，一患也；以富民充馬户，走死者即令其償，故僉報之時，多以賄免，二患也；獄卒本爲顧役，獨邑爲差

役，其賄免亦同於馬户，三患也；鹽引壅滯，或計口銷之，以寬參罰，四患也。君除害若嗜欲，一切不干涉於民，調停歲用，不足，則以私財佐之。但使其民以力田爲事，墾荒五畝，免役一年，積累而加之，數年之後，墾至二千一百餘頃。督撫皆以爲能，考上上。尋丁内艱，服除，補階州文縣。人孤地絶，正賦五千而縮，無名之税倍之。君盡蠲往例，其馬政鹽法行之於贛者，復行之於文。文之俗貧富相仇，貧者恒輕生以破富貴之家爲快，君於人命之誣者，立爲除豁，小民知徒死之無益，此風遂革。兩縣煩簡不同，人情亦異，君處之各得其宜。世恒訾時文之士如塵飯塗羹，不適於用，何意盆盎中見此古罍洗，君之謂與！

慨自吏治日下，闒茸之輩，傳通姦賂，鼫鼠五技，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者，則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吾唯成事之是循耳。黠者從而矯之，凡可以爲聲名者，於事多所更定，然而不近人情，御下如束濕，不若貪吏之在上，其情猶易測也。今之人往往去思於貪吏，可悲也！苟得如君輩十數，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生民庶可少安矣。

未幾，滇、蜀皆陷於賊，君爲民强載以出，求死不得，杜子美之麻鞋，丁寶臣之徒手，何所遇之窮也！雖然，羈旅萬里，囊無寸帛，踐荆棘於羣虎之中，劣至枌榆，則感恩之父老，擁護爲多，此亦循良之報也。歸來浪平痛定，弟勸兄酬，賑恤其期功，如恐不及。又十有一年而卒。生於萬曆庚申六月初八日，卒於康熙辛未六月十八日。娶裘氏，敕封孺人。子五人，長冕，增廣生；次量，州同知；次晃，太學生；次昺，考授縣

丞；次景，太學生。皆足以世其家。君蕙問川流，余從契家子劉甲得之。馮元公以孝女殉母事屬余爲碑，又君之從妹也。余雖不獲與君周旋，知之熟矣。歲壬申三月，昺介余友裘殷玉求君傳文，遂不辭而爲之。

吴前僧先生傳

公名曠，字闐旅，別號前僧，歙之傳桂里人，少司馬某之後。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塾師不能師之。稍長，聲彩焕發，共推爲制科中人物。而公抗志青雲，喟然曰：「吾豈挈瓶於訓詁之中乎！」值天下大亂，方將游步中原，騁其龍光，於是摘索韜鈐，訪採狂狷，一時名爲任俠，直欲關武夫之口而奪之氣。物換星移，公亦收其耿耿，銷磨寂寞，哀歌以諧孤竹，狂哭而上西臺。弋者雖慕，不礙鴻飛。中間亦以場屋荒速之文，見知有司，補博士弟子員，然非其好也。

寡母在堂，宦情冷汰，遂選名勝以奉板輿，遷邑西之巖鎮居焉。古梅遶屋，流水臨階，太夫人聞孫曾讀書之聲，樂也融融。

有言：「君之才，何所不可，而若是乎？」答曰：「彼一時也，不與經生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寒灰無焰，凍雀無聲，某之謂也。」然公在廣陵，喜客益甚，投壺雅歌，無問晨夕，士有不撤其門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果毅輕財，施與孤弱，猶時時露其任俠之本色。晉帖唐碑，奇器名畫，寄情物表，其亦有不得已者存耶。

晚年皈心禪觀，臨卒，誦佛名不止，趺坐而逝。公之號前僧，豈偶然哉！ 蓋嘗論之，禮樂明備之時，士無不得志之人，文武才華，各有定業。故當生死之際，曳杖徹

瑟，倚傍銷除。其後世教微闕，魁奇特達之士，決樊籠而出，一擊不中，未有不寄心於禪佛者，如公是也。使其負如此之性質，出於非禪佛之世，不難編名七十，而猶傍異教之門户，銷此塊壘乎？

子四，苑、蔚、荃、菘，皆奇才。苑，今翰林院簡討，所著有《蘆漪吟》、《放眉閣集》、《寄園詩草》、《且謡篇》傳於世。余過巖鎮之居，見其紅豆一樹，夭矯百尺，當是千年以上物，想公之魁奇亦如是也。菘，字綺園，以公傳見屬，因爲之論次如此。

胡玉吕傳

距余居數里，有雙瀑之勝，荒山窮谷，鮮遊人之跡。余幼時，見有《遊雙瀑詩》題於古廟者，其姓氏胡廷試，初不知爲何許人也；長而習塲屋之文，累見先生《易義》，始知其爲名士；丙午歲，陸冰修汎論里中人物，言張元岵有老友胡玉吕者，奇士也，殁時曾以其集授之元岵，因誦其集中一二奇崛語，問其名，則先生也。丙辰，過海昌，元岵之孫張訒來見，余問先生之集，亂中失去，别出數卷，則自張天生傳寫之者，訒因請爲其傳。

先生名廷試，字玉吕，别號敬所，世家餘姚，遷而之武林。父貞，字雲龍，以《易》名家。先生傳其學，補仁和學生，爲《易》大師。經其指授者，制義即有師法，往往登第去，而先生九入貢院，猶爲諸生。一日，學使者第其文，寘二等；故事，一等至二等，賞格有差；給賞及先生，先生擲之於地；使者大怒，郡之士大夫爲解之，乃已。弇洲聞其名，聘之爲子師，弇洲應酬填委，賓客隱

賑，然每夕必手一卷，與先生對飲，先生上下其議論，未嘗屈服。已又走京師，館於其族龍山家。胡龍山者，天下之大賈也。入其門者，莫不出爲富人，先生自束修以外，不取纖介。同邑許光祚以字名，嘗求先生書法，先生曰：「吾書甚拙，君焉用之？」光祚曰：「字以人重，工拙其次也。」先生曰：「吾之所重者，不欲以隻字落人間耳！」光祚一笑而去。其崛强自好，大抵類此。

臨卒，令家人放砲，終夜不徹，始瞑。陽剛之氣，爲重陰所錮，鬱結不解，則必決裂震動以出之，故爲雷電，爲怒濤，而砲其小小者也。先生挾其所有，不見知於世，其爲鬱結也多矣！苟非砲以洩之，則死必嘯於梁、觸於人而爲物怪。雖然，先生不過塲屋之塊磊，亦其小小者爾！昔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又豈假外物以洩其怒哉！

劉太夫人傳

太夫人姓劉氏，安丘相國之次女。夫人之夫名復植，贈禮部右侍郎。歸十年而禮部公歿，稱未亡人者三十八年，年六十七歲。二子：曰貞吉，康熙癸卯解元，甲辰登進士第，以内閣中書舍人同知徽州府；曰申吉，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歷吏部右侍郎、貴州巡撫。八孫，曰濂，廩膳生；曰霦，曰澐，皆官生；曰霈，太學生；曰湛，康熙辛酉舉人；曰濡、曰溆、曰注。孫女七，曾孫五，曾孫女四。累封至太夫人。

夫人出自相門，自幼陶染詩禮間事，閨閤之内，肅若朝典。事姑莊慄，不敢惰，以至於終；春秋霜露，雖魚菽之祭，身治爨

滌，不使婢僕營之，以爲不敬也。察士之材否，使其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豈能字解句釋，觀汝等之玩誦反復，清切不寐者，深於學之驗也。」因述祖德家風，危言切戒，傷先人之齎志，每每痛哭，掩卷而罷。身處膏粱，而葵糈瓠菹，枯羸僅足。聞有清論聞流，能廣子之學者，邂逅集語，輒重觴累俎，殷勤無厭怠之色。禮部亡後，家勢中落，官租私欠，迎婦送女，細碎罄竭，夫人規慮深密，終不使其子與聞有無，以曠講堂。性好施與，衣食其族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鄰里，賴以不凍餒露居者甚衆。太傅有孤女未嫁，夫人分孫女之簪珥，助其帨縷。凡夫人所行，皆男子之所難也。蓋閭閻之婦，能以一節自見者有之矣，如夫人之事事合宜，而後知詩書之澤遠也。

余嘗觀歸震川朱母顧孺人誌，夫人爲宰相家女，同也，爲宰相家女而蚤寡，又同也；然顧孺人與文康同居京邸，榮享過盛，而夫人糶米市薪，行飯分茗，部署其寸田尺宅，不異寒埈之女。❶ 松濤瀑雪，化爲金石，至使文章功業，收於青燈紡授之下，雖天之所授，亦人事有所以致之也。余過新安，實菴屬之爲傳，不知能與震川之文竝行否也。❷

獲麟賦

康熙己巳，斗柄東指，麟見餘姚，烏山胡氏。牛之將産，神光照里。狼項馬足，麕身牛尾；遍體肉鱗，間以金紫；口如噴血，

❶「埈」，《黄梨洲文集》作「畯」。
❷「川」，原作「州」，據《黄梨洲文集》改。

聲函宫徵。其文采之陸離，豈馬牛虎鹿之可擬；唯其爲天下所不恒有，雖婦人小子亦知其爲是。

謂之祥者曰：歲星所散，萬人沾壽；逝聖鳴庭，必明王在宥。玉書墜地，而至聖稽首；其至也因時，故出也不偶。

謂之不祥者曰：鉏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元和章和凡三年而五十一見，章帝何德以堪之？安帝延光亦且三見；孝獻一年之間，十見於京師，蒼麟十六，石虎列之庭墀。晉、唐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於狐狸。昌黎有言，謂之不祥也亦宜。

余曰：夫窮理者必原其始，在物者必有其因。深山大澤，龍蛇是屯；風雨晦冥，下與物親。馮馬龍駒，馮牛麒麟；是皆龍種，故負出乎見聞。維兹烏山，當海之濱；春郊風暖，陌上草薰；或降或飲，濕耳千羣；遇靈物之蜿蜒，覺和氣之絪緼。逮其生也，張烟霧於海際，耀光景於良晨；世方以爲怪，實不異馬牛虎鹿之胎娠；麟見之明年，蛟蜃之出以千計，蓋可以驗龍之所臻。或者不推物理之自然，而唯陳言之是循，則祥不祥之辯，徒爲讆説之紛紜也。

孤鴿賦

原鴿之爲物，羣飛刺天；閒庭既習，野性都捐。晨鶩荒鷄，相爲後先；盛則呼朋而至，衰則舉族而遷。

吾廬之鴿，亦嘗景附；接翼連雲，煩聲拂曙；一朝星散，孤鴿不去。仰華屋之寥寥兮，昔嘯侶而命儔；今故巢之閴閴兮，羌斂翼而明眸；當其月泠堦前，風動簾鉤；覩

花影之摇曳，疑故侶之相求。逮夫草緑裙腰，麥黄婦饁；羣鳥啁噍，飛鳴啑喋；我獨何爲，不敢相雜；芙蓉心死，桂枝露滴；長夜何其，孤影在壁；懷舊維故，今夕何夕？彼孤鴻之不偶兮，猶逐隊而南北；嗟兹鴿兮，飛不出於一域；花是悲絛兮，苔爲恨色。彼鸚鵡之失羣兮，猶淫聲以媚人；嗟兹鴿兮，死别而聲吞。似息夫人之鬱結兮，遂終身而不言。但見其日登屋脊兮，舉頭而望乎天外；朝雲夕陽，風饕雪害；羗獨立而不移，若有所期而相待；吾不知其何所思兮，夫亦憂心之無界。

僕也塊然獨處，俯首陳編；唾壺不缺，昨夢已殘；鴿止坐隅，能不慨然！

南雷文定四集卷之三

山陽門人楊開沅較訂

高古處府君墓表

府君諱克臨，字敬可，别號古處。蒙城高氏，武烈王瓊之裔，陪扈南渡，或居永嘉，或居臨安，明初有榮者，始遷仁和之興忠里，世爲右姓。祖汝梅，嘉靖辛酉舉人，仕至福寧太守。父時亮，萬曆己酉舉人。母鍾孺人。君甫晬而喪母，叩和啼呼，哀動觀者，福寧絶憐愛之，曰：「天以是兒錫我，孰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

出就外傅，五行俱下，既而怒長突起，語出奇崛，時師不敢以爲弟子。慈谿沈沖吾，老儒也，君因師之。質以性命理氣之辨，及天外何所，作何究竟，沖吾心異之，恐其妨於舉業，教之實地用工，自有領會處。君矻矻窮年，不事口耳，沖吾所著經書講義，爲之疎通證明，而向所欲質問者，亦涣然冰釋。尋補諸生，有聲於場屋。時四方文社最盛，武林讀書社，多通經學古之士，如張秀初、江道闇、鄭玄子、虞大赤、仲皜，君皆從之上下其議論。經生之學，不過訓故，熟爛口角，聖經賢史古今治亂邪正之大端，漫不省爲何物。君讀書横山，與密友孫武書之所考索者，皆經生之不講者也。間發爲詩文，心精辭綺，小言大言，皆稟尺度，而君不以此自汰，名曰《小牕筆屑》，視之如草木之榮華耳。

學成而世變，秀初、道闇剃染爲僧，玄

子變姓名去，大赤、仲皜亦齎志以没，輩行將盡，名理幾熄。君把茅河渚，與鄒孝直、劉雪符兄弟結碾祿社，逍遥琴樽杖席之間，名談勢語，終夕不及。永興寺有古梅數樹，一日大雪，君衝寒獨往坐其下，語刺刺不能休，不知所語云何也。山中盜起，移居北墅，孫武書亦遷家相就，花晨月夕，野航共載，尋山水僻處，洞簫隱隱，聞者方知二老之所之。

君至性天植，事後母朱孺人，致養無方，孺人卒，居喪幾於滅性。兄弟友愛甚摯，羣從之間，廩假進退，婚嫁有無，君顧省周詳，畛域不立。族之貧不能塟者，棺盈數十，君置新阡，積年白骨，始沾黄土。其平生與君久故者，則別開蓬窠，會亡者之客，歌《薤露》以送之。伶仃弱小，猝需急難，收視温卹，不可一二件繫也。辛亥，饑疫，僵餓載道，君約里人設廠一所，經理饘粥。兵興以來，鬮俘之至杭者無虚日，呼聲入冥，君惻然，贖數人以始事，後遂踵而行之。君嘗曰：「眼前好事做不盡，吾力有限，吾心無窮，嘗存真實心，隨所可行行之。」余謂此言最爲近道。自袁了凡功過格行，有志之士，或倣而行之，然不勝其計功之念，行一好事，便欲與鬼神交手爲市，此富貴福澤之所盤結，與吾心有何干涉！其甚者，呫呫於禽蟲膜拜之習，流轉極惡，恃其功過相折，放手無忌者有之矣。使其知心量之無窮，黽勉一生，事事不敢放過，而亦何功之有？當君之時，武林程元如以卜著，吴茂先以醫名，兩人皆與君交，有所疑者，待君而決，君亦間應握粟之求，無不奇驗。其藥籠常畜善藥，以起貧子。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於君不可見乎？

生於萬曆辛丑正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庚申九月十日，年八十。娶周孺人。子女各一，鳳岐，增廣生，壻馮圖獻。孫男四人，湛遠、朝璎皆廪生，弘遠、士遠皆庠生。孫女一人，壻劉曾矩，庠生。曾孫五人，景儀、景屺、景星、景福、景穀。曾孫女一人。將葬，湛遠、朝璎以顧侍御季蔚所著行狀，乞表其墓。曰，君嘗爲《動説》，以爲動者，太行之獲也，是以寧守吾拙。然觀君濟世利物之志，如江河行地而不絶。君固玅己而龘物，存真而毁轍者耶！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有明朋黨之禍，至於亡國。論者亦止謂其遞勝遞負，但營門户，罔恤國是已耳。然所以亡之故，皆不能指其事實，至於易代而後明也。

烈皇既誅魏奄，列其從逆者，命宰臣司寇定爲逆案，首輔韓爌傷弓之後，不敢任事，機山錢公爲物望所歸，首輔倚以裁決。當時從逆之徒，險拙不同：拙者妬寵争妍，冰山富貴，累丸不止，爲逆奄所用者也；險者去梯造謀，經營怨毒，豫留敗着，資其捲土重來之計，蓋用逆奄者也。例以渠魁脅從，但誅把持局面之險人，不過十餘，聽拙者之自去，則逆案可以不立。顧險人蓋藏甚密，破心無路，遂使滔天括地之虐焰，滯固於鬼薪城旦之律文。公從票擬中爲之點破，云：「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蓋指楊維垣、賈繼春等而爲言也。此與黄瓊於梁冀誅後，言「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

其議一也。逆黨恨甚，割臂而盟，眈眈思以奇計中之，亡何而毛帥之事起。

毛文龍者，錢塘人，遼撫王化貞之千總也。遼陽陷後，逃至皮島，招流民，通商賈，數年遂爲巨鎮，然不過自營一窟耳。而掠沿海零丁，稱爲斬獲，獻俘欺朝廷，以牽制遼瀋，參貂之賂貴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官至都督，掛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稍不應，則跋扈恐喝，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而於廣寧、旅順、鐵山之失，寧遠、錦州之圍，顧未嘗有一蚉一䖟之勞也，其不能牽制明矣！識者無不謂其疆場之蠹。督師袁崇煥出山，公亦以爲言。崇煥入皮島，大閲軍士，以計斬文龍。其奏報之疏云：「臣出京時，已商之於輔臣錢龍錫矣。」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爲章京，謂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入，下之詔獄。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而逆黨之恨公者，以爲不殺崇煥，無以殺公；不以謀叛，無以殺崇煥；不爲毛帥頌冤，則公與崇煥不得同罪。於是出間金數十萬，飛箝上下，流言小説，造作端末，不特烈皇證其先入，朝野傳告，亦爲信然。崇煥之磔，酣謳竟路。逆黨遂議一新逆案，以洩舊

案之毒。以崇煥爲大逆比魏忠賢，公爲次逆比崔呈秀，以及東林諸君子悉比魏廣微、徐大化、劉志選之流。謀既定矣，乃逮公入獄。時相主其事者，恐公入廷辯，真僞不可掩，傳語公其趣和藥，毋爲崇煥續也。公仰天歎曰：「我無愧於心，若冒昧自裁，皆謂我實有罪，後世誰白我者。」時相聞公就道，愕然曰：「彼竟來耶？」公至，廷辯侃侃，上密遣人詗其語。及讞入，芟公辯辭，而鍛鍊文內，擬不時處決，且令有司設厰於柴市，蓋用夏文愍故事也。上見讞詞與所詗異，持其疏未下。明年，右中允黃公道周自田間來，上疏救公，反覆久之，黃公降級去，上亦無意殺公矣。是年六月，釋公，戍定海。崇煥爲人麤豪，不持士節，然甲士精强，邊備修舉，自熊襄愍以後，未見其比。闗兵之在城外者，聞其下獄，閧然稱亂，矢集皇城。兵部從獄中出其手書止之，其得士心如此。顧使之誣死，從此精鋭盡喪，士卒不可以經戰陣矣。逆案雖未翻，而烈皇之胸中，已隱然疑東林之敗類。由是十餘年之行事，親小人而遠君子，以至於不救。然則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公在戍九年，奉旨歸里。南渡，始復原職，賜存問。乙酉春三月卒，年六十七。

公諱龍錫，字稚文，號機山，松之華亭人。父大復，以舉人知蓬萊縣。公少從學於舅氏張以誠，登萬曆丁未進士第，以庶吉士授編修，時年二十餘。深沉寡言笑，院中推爲老成，歷宫坊少詹，至南吏部侍郎。時百官皆捐金助大工，多頌逆奄。公以軍輸爲言，遂遭削奪。崇禎初，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尋進太子太保、文淵閣。烈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多任番役。公言東厰之

設，所以防姦謀卒變也，使苛碎及於閭閻，民其堪命乎？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内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爲舊勅所無，論之，按其事爲中書田嘉璧所增，下鎮撫司鞫問，詞連閣臣劉鴻訓、周道登。上怒不測，公五疏解之，二輔始生還。熊襄愍傳首九邊，御史饒京疏請收葬，上不開可。其子兆璧又請，公與韓公爌言：「自有遼事以來，舁冗視日，廷弼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焦脣敝舌，争言大計。逆奄竊柄，莫不阽身徼幸。廷弼一長繫待次之人，終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俠腸，猶未盡泯，枯骸雖冷，不宜長付狐狸。」上爲之憫然，聽其歸葬。崇禎初相長山，勇於有爲。及在際會，每乏温潤之色，小人環而攻之，公爲之撐柱。❶蒲州再出，頗失人望，小人不忌蒲州而忌公。上性嚴，而公濟之以寬；上好動，而公持之以静。小人之必欲殺公，亦上有以啓之也。

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孫栢齡以碑銘見屬。余不辭而爲之，後之君子，其考信於斯文。

銘曰：史狐罪盾，君子赦止；大儒經註，尚多遷徙。見聞異辭，去之千里；湯湯冤血，沉埋故鬼。己巳之役，坐袁大逆；僉曰脅和，孤注一擲。爰書里喭，同者十百；豈有天朝，受汝繩尺。島帥狡獪，皆曰可殺，輔臣大計，原無藤葛。奈何諱之，若恐相涅；云非公意，亦爲飾説。烈皇在位，兩大冤案；鄭鄤之獄，督師之叛。馬角不生，白虹不貫；水落石出，疑信猶半。反間之意，不在輔臣；小人之怨，不在於袁。瓦墮

❶「柱」，原作「住」，據《黄梨洲文集》改。

頭碎，適爾無根；天之所遣，百爾魔君。

贈刑部侍郎振華鄭公神道碑

嗟乎！人生不幸而當流極之運，死固其分内事也，然而處此爲甚難。同一死也，差之毫釐，相去若天淵矣。是故長平四十萬人之死，與田横海島五百人之死，不可同年而語。蓋長平之死，人死之也；海島之死，己死之也。《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没。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没，則直敗之耳。雖爲軍事言也，而以概天下之死，何獨不然？其死操之己者，是志在於死者也，方可曰死之；其死操之人者，原無欲死之心，亦曰遇難而已。以觀於近事，朝章野史，粉墨雜揉，其於《綱目》筆削之意蔑如矣。鄭司寇從京師寄其先公行狀，丐余一言，余讀之終卷，若公者可謂志在於死者也。閩地内附，山賊王和尚窺建寧薄劣，攻城陷之，日事搜牢，王師至境，燼黨謀以狂刃加民，乘煙電滅。公初已出重圍，以夫人之病，入就醫藥，遂不能復出。公念身陷賊中，非死不足以自明，逮爲狂刃所及，即死亦不足以自明，於是血書末命，穴牆藏之，舉火自焚，夫人從焉。賊平，司寇入城，拾白骨於燼餘，廢牆而血書見，方知公清勁之氣，非憤風驚浪之所能埋没也。嗟乎！公可謂精於處死者矣。向令與圍城之人，駢首而死，則與長平之死何以異哉！昔甄逢父死禄山之亂，元微之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若甄生者，弁冕不加於身，禄食不進於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辭，在古與今，百不得一。」以公

方之，夫豈有二？昌黎所謂史官之法當大書特書者也。公幼而孤，與母夫人黄氏相依爲命，黄母上壽八十三，公與夫人盡歡閨禁，消息釜鬵。黄母病革，公湯藥之餘，燒臂照佛，展其餘年，孝之可以格天也。其事伯兄，資於事父，方寸之内，孝友同情，鄉黨欽其至性矣！

公諱國佐，字振華。鄭氏系出光州，唐末有諱曙者，始遷閩之建安。曾祖琳，祖賓，考世敬，贈通議大夫。妣黄氏，贈太淑人。公累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生前朝辛丑八月二十九日，卒順治戊子四月三日。配徐氏，累贈太淑人，生前朝壬寅正月朔日，卒與公同日。子二：長重，順治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次默，萊州府濰縣知縣。女一，適同邑范天雯，旌表節婦。孫男六，州同知文燦，泰寧儒學訓導文煒，諸生文光、文煥、文輝、文燮。孫女三，壻州同知任之球，諸生張鑣、謝某。余既叙次，復爲長歌以哀之。

詞曰：屬横流之會兮，接難晦之辰；鴟梟小豎兮，亦共起而狺狺；黑雲壓城兮，山鬼白日而噉人。天心之愛人兮，何日不欲其春華；胡爲使人間世兮，憔悴而成焦芽；人亦莫必其生死兮，戢戢如枯魚之委於泥沙。其中有百夫之特兮，毅然而持太阿之柄；我生我死兮，豈不能自主而授之梟獍；寧坎懍以自裁兮，庶幾斃之而得正。維公建寧之難兮，噴血而怒罵；賊刃所不能染兮，一死遂如啖蔗；聊逍遥於烟雲兮，與偓佺相上下。蘭馨之扇發兮，又得夫令子；嗟一抔之黄土兮，累榮之以玉璽；圖形屈原之廟兮，不獨在夫鄉里。

毛烈婦墓表

烈婦毛氏，遂安人，祥符知縣會侯之女，方翰林渭仁之子婦，奕昭之妻也。會侯在祥符，奕昭從京師至彼就婚，時已病瘵，脱纓病中，未三日而卒。卒時烈婦許奕昭以死，家人防之甚密，求死不得。明年三月之夜，從樓上擲身而下，嘔血暈地，又不得死。因隨父還，守制夫家，麻衣菜食，繡佛香燈，有死之心，無生之氣，然而婦道修飭，釜甑盤筵，不以委之竈婢也。唯時時請其舅葬兒，卜人言地不吉，則涕泣不食，久之卜吉，於是請日，其心漸迫，其請愈勤，逮葬有日，始告人曰：「吾葬亦當同是日耳。」從此遂絶食，勺水亦不入口。家人百方勸之，皆不聽。其兄待旃涕泣而道，烈婦曰：「徹瑟之日，信誓旦旦，下窆不踐，更待何日，是時不可不死。三從，婦之經也，我無子，更復誰從，唯有蓐螻蟻以從死夫耳，是理不可不死。舅有伯叔，父母有兩兄，我直閒人耳，是境又無不可死。」待旃無以奪之。乃辭祖姑及舅及母，各四拜，一門皆哭，烈婦無戚容，又數日而卒。凡不食十有九日，康熙庚午二月一日也，年二十七。

從來之稱烈婦者，强暴侵陵，猿鶴沙虫，變化俄頃，從人入獸，故不得不死，蓋以義禮制其心也。至於閨房之内，青燈敝幃，古井無波，坐享令名，無端而欲以柔麗之身，函委土木。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此詩書所不勸，清議所不聞，而鋭然必欲行之，其至性在是非毀譽之外，冰魂雷

魄，天之所獨種也。❶猶如濟水能獨赴海，截斷衆流，其勇非他水所能並矣。會侯書來求表，言相傳絶粒而死，男子以七日計，女子以十四日計，未有延至十九日者，難以情理測也。吾聞病人亦有數日不食者，醫家言是病持之，况夫志壹動氣，筋骸脉絡，❷大氣舉之，何論久暫乎？

兵部督捕右侍郎西山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三禮，字典三，號西山。許氏世家真定，有諱彪者，始遷彰德之安陽。高祖文深；曾祖宗禹，贈文林郎；祖登，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刑部主事；考純，贈大理寺少卿。生妣贈恭人傅氏。先生登順治辛丑進士第，需次於家。鄉邦之利害，引爲身痛；破胥吏之窟穴，無爲民患；表先賢之香火，以聳人瞻。康熙癸丑，授海寧知縣。縣多朝貴，先生孤行一意，賢者親之，强者亦不得而牽挽也。盗賊出没，多事優容，先生以沈命之法靖之，築土城於尖山、鳳凰山之間，土兵守之，以防竊發。修築海塘十里，濬河五十里，城不苦嚙，農不苦旱矣。百廢具舉，興利除害若嗜欲。而先生喜延攬人才，上自賢豪名世，下至地巫星客，一藝之長者，無不羅而置之幕下，故四方之客日至。北海之坐，講道論文，不以礙其簿書，其天性然也。

入爲福建道御史，請祀董仲舒於先賢之次，會議不果。太常以太祖北郊配位，應改坐西向東，疏下九卿會議。先生議云：

❶「種」，《約》本作「鍾」。
❷「筋」，原作「筯」，據《黄梨洲文集》改。

「陽生於子而極於巳，故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位在南郊，坐北向南；陰生於午而極於亥，故祀皇地祇在夏至，位在北郊，坐南向北。答陰答陽，義各有取。配位者，主道也，義在近尊者爲上，故配天尚左居東，配地尚右亦居東。改之非是。」上從之。

武臣欲請守制，奉旨查歷代武臣丁憂例，僉言本朝四十餘年以來，武臣未有丁憂者。先生云：「宋高宗紹興七年，岳飛母喪，即解兵柄，徒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三年。此往代武臣守制例也。」上亦從之，武臣之守制始此。

太學以宋六子進於先賢，外學則否，江南督學題請，朝議異同，先生以「太學爲天下之表，外學豈宜有異」，上以爲然。丁卯，掌登聞鼓廳事，方巡視京通各倉，内批陞通政司右參議；戊辰，提督四譯舘太常寺少卿，尋轉大理寺；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是夕，上命與掌院學士厚庵李公同講河圖洛書大意，上深契賞。十二月，陞順天府尹。府學規制不備，先生一倣太學成法爲之，祭器儀注，考之古禮。己巳，轉左副都御史；明年，陞兵部督捕右侍郎。以勞勤事，疾動不支，累疏乞休，許之，未行而卒。上憫焉，特賜祭葬。生於天啓乙丑正月二十五日，卒於康熙辛未正月初九日，年六十七。娶鈔氏，繼張氏，皆贈恭人。子廸澍，考授州同知。

今夫世之講學者，非墨守訓故之習，則高談性命之理。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有其聲而無宮角，寧當於琴瑟鍾鼓之調乎？先生之學，不名一轍，以適用爲是。故於六家皆取其長，而以至誠流出金石，瓦礫鎔爲妙義。嘗從京師寓書於余，謂「近來談學者

少，而皇上之左右，頗有留心於是者，爲之指點路徑，便能力行不怠；古之聖王，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罔匪吉士，庶幾見之今日耳！」然則先生之所以格君心者，豈僅僅見之於章疏乎？宜乎爲皇上所眷注，在部累擬降調而不聽也。余自丙辰至庚申，五年皆在海寧，奉先生之教，而先生又從余受黄石齋先生《三易洞璣》及《授時》、《西》、《回》三曆，不可不爲知己。壬申五月，廸澍介范國雯從京師函書請銘，追念往事，悲慨無已。

銘曰：南臯有言，道體無方；中流一壺，即是康莊。有宋以來，執一爲道；以之治平，未見其効。降於今兹，道在口舌；塵飯塗羹，妄相分別。侃侃安陽，講學東南；苟其力行，何患不堪？冠昏喪祭，必敬必戒；寧失之迂，終日不懈。一日所行，必告於天；風雨露雷，相爲後先。彰水滔滔，逝者如斯；先生往矣，豈不爾思。

楊士衡先生墓誌銘

當夫喪亂之際，凡讀書者，孰不欲高箕潁之節。逮夫事變之紛挐，居諸之修永，波路壯闊，突竄烟銷，草莽籬落之間，必有物以害之。故卑者茅靡於時風，高者决裂於方外，其能確守儒軌，以忠孝之氣貫其終始者，蓋亦鮮矣！此無他，凡故疇新畝，廩假往來，屋廬僮僕，吾不能妄世，世自不能妄吾，兩不相妄，則如金木磨盪，燎原之勢成矣。吾於士衡先生，爲得遺民之正也。

先生諱時儼，姓楊氏，士衡其字也。漢大尉震之後。元進士榮，始遷華亭。曾祖道東，嘉靖壬子舉人；祖繼禮，萬曆壬辰進

士，歷官侍講學士；父汝驥，妣馮氏。先生從學於陸天羽、張東，未幾即有時譽。偶至吴門，值學使者試士，先生聊爾應之，遂補弟子員。明年，歲試，寫題脱「子曰」二字，時學使嚴峻，喜摘士之微瑕，以示察察；閲先生之文而奇之，置之不論。

陳卧子爲幾社，郡中之士，非高才不入，先生在社中稱爲眉目。方欲與諸君子翱翔王路，澤被生民，而國運終矣。金陵立國，狹邪小人，乘時以干富貴，先生退而嘆曰：「此赴火之蟲也，吾不知死所矣。」遯於荒郊。亡何，大兵圍城，城内之死者無算，而先生所居，無一矢之遺，知者服其先見。

江南内附，諸生之係於博士者，按籍而試之，不至者罪。先生數徙以避之，終於不出。及事定，彈琴賦詩，温厚和平，人世塵坌之處，未嘗一跡。顧狡獪之徒，見其不屑事務，多方脅之，利其所有，如拾遺於地也。先生有別業，有欲得之者，屢發難端，先生累絀而累不已。先生使人問之，其人曰：「盍以別業假我乎？」先生曰：「何不蚤言。」即時書券授之，其人愧謝而去。奴子逃而見獲，來見先生，先生不顧而入，觀者以爲將置之法也，已而先生出，以其鬻身契還之。曰：「任女颺去。」觀者愕然。嗟乎！横逆之來，使先生有動於中，與之較量盈虧，吾知先生必不能遂其志矣。先生當家勢盛時，未嘗心侈體汰；時移物换，亦未嘗志氣銷沮。其可謂之忘世者乎！

先生將革，半月前出別鄰里親串，情文俱至，歸而静坐，却飲食。賦詩三章：

七十年來悟昨非，蕭然書卷自忘機；而今回首都茫渺，化作閒雲自在飛。

蓋棺我已無餘恨，耕讀從今任汝曹；十丈紅塵緣底事，峽猿何必更哀號。

世綱紛綸未得回，於今才許賦《歸來》；超歸撇却形骸去，池上蓮花幾朵開。

投筆就浴而没。觀者莫不歎其生死去來，得力於佛氏。余謂不然，先生久已忘世，何有於此臨殁之戔戔者乎。

生於萬曆庚戌四月二十日，卒於康熙甲子十一月二十七日。配秦氏。子二：廷顯，州同知；次賓，邑庠生。女二：吴履孚、顔愷其壻也。孫男二：長宗錦，次宗鑑，皆庠生。孫女一。曾孫男一。曾孫女三。歲辛未，余至新安邂逅廷顯於蘄使君署中，知其爲雲間名士，剪燭論文。返舍卧病，廷顯書來，以先生之志爲請，因掇其大節而銘之。

銘曰：彼炎午之生祭兮，固大義之開陳。其後上書於牧庵兮，何恕己而刻人。皐羽掛劔於桐江兮，不占故土之一𪾢；思肖寄木主於蕭寺兮，悲饑鬼之蓁蓁。唯先生爲得其正兮，足不越乎榆枌。彼世路之是非兮，亦相割如吴、秦。何必汗漫而遠遊兮，方爲故國之遺民。

朱人遠墓誌銘

昔宋文憲以五美論詩，詩之道盡矣。余以爲此學詩之法，而詩之原本反不及焉，蓋欲使人之自悟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汙隆，物理之盛衰，吾與之推盪磨勵於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此詩之

原本也。幽人離婦，羈臣孤客，私爲一人之怨憤，深一情以拒衆情，其詞亦能造於微。至於學道之君子，其凄楚藴結，往往出於窮餓愁思一身之外，則其不平愈甚，詩直寄焉而已。吾於吾友人遠見之。

人遠十三歲，輒出大言，以著書自任，聚書一室，成《仲尼弟子傳》一卷；花晨月夕，麗句洋溢，時師禁之不能止。有其才矣！佐其家先生，取漢、魏至唐之《樂府詩集》，分爲賦、比、興。自漢至明，選其詔令奏疏爲《經世書》。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視科舉時文，不屑屑也。其稽古之功亦勤矣！四上京師，再探禹穴，其於蜀道，入則從陸，出則從水，覽六朝之佳麗，瞻孔、孟之遺風，不可謂無江山之助也。其在京師，名公鉅卿，嘗延之東閣，以觀四方奇士，人遠因得遍交之。相與唱和者，王西樵、阮亭、宋荔裳、朱錫鬯、屈翁山、鄭禹梅、陳其年，皆當世能詩名家也。師友良矣，人遠遊屐所至，必有詩成集，於蜀曰《西瞻》，曰《東將》；於京師曰《巢南》，曰《岫雲》，曰《嫁衣》，曰《北征南懷》，曰《後北征》，曰《西苑》，曰《西山》，曰《南還唱和》，曰《燕遊》，曰《重遊西山》；於金陵曰《江行》，曰《南國》；於東浙曰《春舫》；於家曰《谷水》，曰《發春》，曰《銷夏》。風雅沾漬，如鄭康成之傳經，尤延之之抄書，一家化之。三子皆得温厚和平之教，而内子嬌女，亦復琉璃硯匣，翡翠筆牀，競爽閨房。故其家先生一詩脱稿，閉門而和者遂有六人，吟咏侈矣。文憲之所謂五美者，人遠咸備。然而人遠之所以爲詩者，似别有難寫之情，不欲以快心出之，其所歷之江山，必低徊於折戟沉沙之處，其所詢之故老，必比昵於吞聲失職之

人，詩中憂愁怨抑之氣，如聽連昌宮側老人、津陽門俚叟語，不自覺其隕涕也。嗟乎！人遠悲天憫人之懷，豈爲一己之不遇乎！

人遠名邇邁，別號日觀子，朱子十七孫，三傳至涜，始遷海寧。高祖浙，高明知縣；曾祖國柱；祖學禮，贈推官；父嘉徵，字岷左，敘州府理刑。人遠年十六，補會稽學諸生。岷左先生素無宦情，人遠入蜀，即迎之而歸。時逢亂離，遷徙不常，及事定，居城西之道遊堂。四方賓客，於焉萃止，投壺分韻，無日無之，而藥闌藤架，恍入隱者之廬。晚又卜居西村，去城一舍，老梅百樹，霜竹千梢，相與晨夕，詩境愈清，詩愁愈甚。卒於康熙癸酉五月八日，距其生崇禎壬申，六十有二年矣。配葛氏，己卯舉人定辰女。子三：灝、淳、治，皆太學生。女三，壻廪膳生蔣世昌、監生查嗣裕、祝宗敬。孫男女各五人。人遠爲人真實，自遷西村，余郵筒疏畧，病榻中時時念之。今年三月，寄其詩集求序，余喜而促筆爲之。逮五月中寄去，人遠已不及見矣，傷哉！臨殁，以《日觀山人紀年》，令其子謁銘，余何忍不銘。

銘曰：大化流行，波濤百折；發而爲聲，激揚嗚咽。鍾遇霜鳴，劍從獄缺；中有憤盈，耿耿不滅。嗟夫人遠，墓門雖閉；時有大聲，稼軒一轍。

萬祖繩墓誌銘

君諱斯年，字祖繩，晚號澹菴，其先定遠人。萬斌從明太祖起兵，授龍驤衛右所千户，當時板授猶稱龍鳳年號。史謂劉誠

意撤小明王之座者，非也。洪武五年，與宣寧侯曹良臣同戰歿於渾河，贈寧波衛指揮僉事，子鍾嗣，遂家寧波。建文元年，李景隆北平之潰，歿於花園，子武嗣。永樂元年，征交阯戰歿，無子，以其弟文嗣。洪熙元年，出哨於海，夜見大洋雙燈，以爲賊也，發矢射之，燈滅而船覆，人稱射龍將軍，桂門祀之爲龍神，遺腹子全嗣。全卒，子禧嗣。禧卒，子椿嗣。椿卒，子表嗣，官至總兵官都督同知，與唐荆川、羅念菴、趙大洲、王龍溪講學，嘉靖間名臣也。表卒，達甫嗣，官至廣東參將。達甫卒，子邦孚嗣，官至福建總兵官都督僉事。邦孚之子諱泰，崇禎丙子舉人，授户部主事，祀於學宫，稱爲悔菴先生，即君之考也。妣聞氏，封安人。

君從錢忠介公學爲制義，是時僞子之後，黠者返之於經，然而抄撮經語，仍不異於僞子，君獨本之《大全》而紆洄以出之。忠介高第弟子，君爲第一。俄逢喪亂，劍戟弧矢，鏗然遍於城市，居民惴惴，無不閉門聽難，而君讀書不輟，伊吾之聲，達於户外，家人共止之，暫息而復作。以此尤君，不卹也。避地累遷，家具盡棄，悉載其書卷以行。晝則偕老農雜作，夜則擁書，集子弟洛誦講解，非雞鳴不止，篤於爲學如此。其後坐桃源書院，學者踵止，君隨其資性，分經授之，又廣之以三史八家，不僅僅荒速塌屋之業而已，以是成就者多人。余於經史詩文，多所抄節，君必借之手録，至於等身；未見之書，余或失其原本，反從君處抄之。

君累不得志於有司，晚從道士郎堯生遊，得其玄門運氣之術，行之數十年不懈，恍然自謂有得。余觀金、元之士，多趨於老

氏，故全真之教興。近日爲釋氏牢籠，從老氏之學者寥寥矣。而貪夫狡獪，借鉛汞之術，託名老氏者多於麻竹。大江以南，施良生以符籙鳴，郎堯生以玄功著，君獨死心於堯生，爲永年之學，則亦全真之流亞也，將無以逃儒議之。雖然，王龍溪之調息，林龍江之艮背，儒者未嘗不假途於是，以固其聰明，是或一道也。君於三黨，皆有恩意。忠介死於海外，收其文集，又爲之立其嗣子，師門之誼，亦非常人之所及。萬曆丁巳六月二十五日生，康熙癸酉七月二十五日卒於五河之寓舍，年七十七歲。初封文林郎，翰林纂修官，再封鳳陽府五河知縣。配周氏，再贈孺人。子四人：長言，康熙乙卯鄉貢，五河知縣；次世培；次善，邑庠生；次世祺，太學生，考授縣丞。善、世祺皆出後叔父。孫五人：長承勳，郡庠生，余之孫壻也；次承伊、承華、承傳、承召。孫女三人。余與萬氏交四世矣，初見君於西皋，時從學陸文虎，尚爲童子。忽忽六十年，不意銘君之墓也。

銘曰：君之時文，得忠介之傳習兮，而不得肆志於廟堂。君之學仙，得堯生之授受兮，而不得真人相翺翔。不墮塲屋之嵬瑣裔宇兮，不染海上燕、齊之荒唐。魂飄飄而上征兮，又何必終乎故鄉。

董巽子墓誌銘

自來所謂詩人者，多山人處士。或蓬蒿滿徑，雕刻風花，一字未安，斷鬚沖節；或梁園宦邸，絲竹紛挐，晷不停綴，百篇立就。或屬興名山，或斷魂遠道，奇章秀句，散在旗亭寺壁之間，詩人之名，由此歸之。

其有仕進得意，旅集京都，孤臣失志，南遷蠻徼，邂逅同心，笙鳴鏞應，各競羽毛之美，藝林傳爲盛事。元夫巨公，手捧珠盤，巾卷在庭，真賞遥集，分門別户，喧議競起，同者標爲珠玉，異者訾爲土炭，詩人之名，殆過於兼官重紱矣。下此，釋子紅閨，亦分閏位。其不得與於此者，惟是槐黄席帽之徒。三年之中，歲試月課，觀風季考，至於大比，既無其時。所讀之書，闈牘房稿，行卷社義，牛毛蠶子，未足喻其瑣碎，揣摩風氣，摘索標題，以備荒速之用。科復一科，經史都爲倚閣，又何暇星心月口，啼號於風枝露葉之際乎。故經生間事吟咏，人必靳之曰：「此辭官表也。以之事進取，猶南轅而北轍矣。」星移物換，事大不然。士子塲屋之業，工夫簡要，不似曩日之煩，且其得失，未必關於勤惰，即得者，亦不能抗饑寒。於是謀生之念切，索遊入幕，傳贄代筆，以之應用而詩生焉。然亦無有肯刳心凋形而爲之者。其能不愧詩人者，鮮矣！若巽子者，其可謂之詩人乎？

巽子之詩，排比妥帖，不尚險怪，勝語時來。以之寫情，固多悽淚；以之答贈，亦復豐饒；所至有詩父庶兄之目。弘治以來，詩準盛唐，流於剽竊，公安解縛而失法，竟陵浚深而迷路，前人湛然之淄澠，今不難以丸泥改色，重起風波。巽子交遊當世，唱和雜揉，能使彼我之懷，通於一致。其在甬上諸子，詞致翩翩，然人所指目者，惟杲堂、巽子二人，都無異詞。杲堂不踏省門；巽子尚牽挽糊名易書之列，心有二用，是爲難也。巽子酒量不多，而好飲。廣筵密坐，投壺雅歌，醉醒莊諧，駢譁競狎，極詩人之致。好交方外，掛履洗鉢，有巽子之詩，便增氣

色。木陳之召而歸也，欲造樓以藏御書，巽子諧之云：「一自雲飄去北遊，歸來便建御書樓。而今不作新蒲哭，一任煤山花鳥愁。」嗣法木陳者，持刀欲殺之，巽子跳而免。

巽子姓董氏，名道權，號缶堂，巽子其字也。世爲鄞人。父守諭，字次公，故官司農，失職家居，四方之至甬上者，必以次公爲歸。笑談讌集，仍其舊時，然而落寞已甚，杯醬爵酒，臠鮮粒飡，皆巽子心營手治，父無失歡。次公三年伏枕，茶鐺藥裹，未嘗失節。母陳安人，生長華族，不耐寒苦。巽子當喪亂之際，北堂萱草，不減春輝，皆其至性也。所著《缶堂學詩》、《缶堂學文》、《炳燭集》、《墨傭集》、《旅窻隨筆》，藏於家。生於崇禎庚午九月初五日，卒於康熙己巳四月二十一日，權厝江北之蕢岡。娶俞氏。子三：長孫符，諸生，次孫籛，次孫籥。女五：壻諸生戴煊、柴霦、諸生陳元約、辛世禄、錢濬恭。濬恭，忠介公之嗣子也。孫男一，孫女一。

巽子嘗問余作文之法，余曰：「詩文同一機軸，以子之刳心於詩者，求之於文可也。」余嘗怪一時風氣，無不講學，蓋講學者，勦襲成説，凡讀四書者皆可爲之，至於吟咏，雖鄙固狹陋，亦必於魏、晉、六朝、三唐畧知梗概，而後可從事。巽子矯然獨出，以詩人自命，其不爲風氣所染可知矣！余何忍而不銘。

銘曰：古之詩也，以之從政，天下之器也；今之詩也，自鳴不平，一身之事也。《離黍》降爲國風，一時之變也；天下降爲一身，古今之變也。吁嗟巽子，其又何唁。

鄭元澄墓誌銘

昌黎謂阮籍、陶潛，不得已而逃之於酒，使得聖人而師之，則不暇爲此。蓋阮籍當魏、晉之際，名士少有全者，籍不過畏死耳；陶潛不及世患，不過欲全其不仕之節。故麴櫱之託，誠可不必。昌黎之言是也。若夫身當君父之變，天道不言，孤苦風雨，至情悖戰於胸中，九裂不恨，奚有此醉鄉之沾沾者乎？使當其時而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孔子寧許之乎？此如黃河一瀉千里，及至積石、龍門，濁浪駕山，魚龍掀舞，而責之以平流安瀾也。吾於鄭元澄之事而竊有感也。

元澄名淵，浙之錢塘人。祖之惠，左州知州，有《崟陽文集》行世；父鉉，字玄子，與聞子將、嚴印持、馮儼公、張秀初諸子爲讀書社者也。桑海之交，玄子謂元澄曰：「漢室之亂，梅福變姓於吳門；崖山之亡，謝翺不返於汐社。梅、謝皆有子，而相棄如斷梗，各行其志。吾欲爲梅、謝之事，汝獨不能爲梅、謝之子乎？」遂去不知所之。元澄呼天莫應，欲割欲殺，而寡母宗祀之重，任在一身，松城春露，北堂晝哭，事事驚心，不得不問途醉鄉，稍緩須臾之痛。不知者遂以阮籍、陶潛目之。嗟乎！其醉中之懷，豈可思耶！

內弟張某爲僧，嘗謂之曰：「慧命與軀命，孰優劣乎？子削髮爲僧，以全慧命。余終日視息人寰，爲所不欲爲，言所不欲言，見所不欲見，慧命將絕，安用軀命爲？」某曰：「子不見漁父之告屈原曰：『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元澄笑曰：

「然衆人之醨不能歠，吾且自歠其醨，可乎？」未幾而元澄死矣，其志可哀也。

元澄年十五，補蕭山弟子員，廩於二十人之列。是時督學諮訪名士，余累執筆，聚同社而議之曰：某郡某人，某縣某人，某也第一，某也次之。多者十餘人，少者四五人。至蕭山，則徐徽之與元澄兩人而已。將謂富貴可以指取，豈知其止於此耶！雖然，此時名士無限，名士而得富貴者亦無限，其所成就，數十年以來，皆付之荒烟野草。而元澄爲父而死，所得孰優？當有能辨之者矣！余固讀書社中人也，社中之友，已無一人在，頑鈍餘生，猶徇元澄之子之請，❶爲其墓銘。俯仰今昔，能不慨然！子一人，薦也，能世其家。

銘曰：昔有父子，離別萬里；忽然逢之，一笑而死。喜逢名口，過者共指。嗟乎元澄，死不爲否。夜臺逢父，亦云樂只。魂氣所之，無有遐邇。

蔣萬爲墓誌銘

才士必能爲文章，然以文章求才士，則才士必遁。夫上以文章求才士，才士亦必以文章求上；上之求下甚疎，下之求上甚濃。仁義化爲富貴，而文章亦遁。余嘗爲蔣萬爲作《三世傳》，悲其皆以高才抑鬱而死，深山之梗楠杞梓，歷風霜至數十仞，廟廊梁棟之才而曾不得充欂櫨之用，爲可惜也。庶幾望之萬爲，未幾，而萬爲亦死矣。

萬爲名弘憲，別號笠庵，宋學士猷之後，從金壇徙寧波。曾祖洲，祖有德，父之

❶「徇」，原作「殉」，據《黃梨洲文集》改。

驎，皆見余傳文。萬爲之文，御以遐心，主以理骨，儼然大家體裁也。補諸生者五十四年，廪於二十人中者二十八年，較藝於場屋者十五秋，學校中指爲眉目，文譽殷然江湖間。其爲人又規矩尺寸，笑言不苟，於是草堂之内，羔雁成羣。郡守崔公維雅、海道史公光鑑，聘爲子師。蘇守甯公雲宦、江寧守孫公芳試士，皆請之閱卷。萬爲於本分之外，未嘗有一箋干請，人尤以此敬之。苟不應當事之請，則授徒夏蓋湖濱，先後幾二十年，弟子數百人。萬爲教法嚴整，主人戀戀，唯恐其不得留也。嗟乎！萬爲之自立如此，豈非上之所欲求者耶？而卒不遇以死。

夫人才之難久矣，古之哲王極力以養之，尚且不可多得。今日科舉之法，所以破壞天下之人才，唯恐不力。經、史，才之藪澤也，片語不得攙入，限以一先生之言，非是則爲離經畔道，而古今之書，無所用之。言之合於道者，一言不爲不足，千言不爲有餘，限之以七義，徒欲以荒速困之，不使其才得見也。二塲三塲，置之高閣，去取止在頭塲；頭塲之六義，亦皆衍文，去取定於首義。牢籠士子，以循故事，卷數既煩，摘其一字一畫之訛，掛於牆壁，以免過眼，其惡士子，甚於沙石。人文之盛，足瞻氣運。每科限以名額，千取一二，如入大海，士子有望洋而嘆耳！三年之中，一歲一科，士子僕僕以揣摩主文之意旨，讀書更在何日？凡此節目，人才焉得而不破壞乎？庸人之論，以爲名公鉅卿，數百年以來，無不起於科目，科目胡可少也？余曰：不然，今使探籌五木以取士，士之進者亦必有名公鉅卿，不可謂探籌五木能得名公鉅卿。天下

之才，以探籌五木壞者多矣！唐時梁補闕薦八人，韓昌黎薦十人於主司，主司無不舉之，唐宋取士之法甚寬，尚且通於法外。今諸公無不知萬爲之才，坐令其槁死牖下，以取士而錮士，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生於天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娶董氏，繼楊氏，張氏。子一，兆番。女二，長適廩膳生范廷瑄，次未字。孫男二人，女三人。將葬，兆番爲行狀，介余友王文三，求銘幽石。

銘曰：名儒不遇，古今同慨；冥魄徬徨，錫之鞶帶。有唐憐才，此心猶在；若萬爲者，寧非一輩！茫茫禹跡，輕才如芥；席帽進賢，鴻溝分界。徒令白楊，悲風欻欻。

奠高董君墓誌銘

君諱德巍，字奠高，號蓬廬，鄞人，漢孝子董黯之後。五十一世爲正先，君之父也。君器宇不凡，激昂成學，榮問日流，少補弟子員，崔太守、何司理交口薦譽之。君孝而有才，父任以家政，凡故疇新畎，廩假進退，婚嫁有無，皆能取辦俄頃。父病，湯藥之餘，訪金縢故事，爲壇於南方，祈天以某代親之身，四十餘日，不懈益虔。大宗無祠，父以爲念，君鳩工求木，堂搆焕然，卒成父志。松楸寒食，唯長老數人修歲事而已，子姓有終身不知墓者，君增置祀田，使少長畢集，人人得以自盡。祖姑表姊，其子不能自立，君皆養之終身；陸氏爲營債所窘，將以其女應之，君哀其無告，爲之代償；衣食其

族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鄰里，賴以不凍餒露居者甚衆：蓋君之好行其德若此。

君在場屋，前後頓挫，傫然老矣，遂無志於當世。池臺琴筑，短詩零畫，優游暮齒，然而平生峯粤，時一發露。其子允雯，爲上虞訓導，廣文之舍，草深一丈，寄息居民。君曰：「吾嘗讀舒元輿《問國庠記》而悲之，忍復身見之乎？」遂以私財百金，俾子爲齋，移居之。諸生陳定國以通海連染，曹震以學諭得罪，皆使子白其冤。鄞邑多火患，君創慮遠會，里甲聯屬，豫置救火之具，以應緩急。東錢湖波路壯闊，舟行甚艱，君欲築堤以捍之，未成而卒。嗟乎！使君得行其志，其所成就，寧止此耶！

江河日下，生死休戚，惟財乎是係。小人習觀世變之機，而知其勢之所重在於此也，於是惟貨力是矜是尚，攘臂捧腹，傲睨乎通都大邑之間，遂使三黨恩薄，任恤道衰，漠然如鷃雀之集，道行不顧。若是者，皆君之罪人也。

生於崇禎己巳二月初一日，卒於康熙壬申正月十七日，葬光同鄉千丈鏡之陽。娶沈氏。子四人：曰允雯，壬子拔貢，國子監學正；曰允雱，候補知縣；曰允霖，丁卯選貢，教習旗下，出後世父；曰允霨。女四人，壻范佩賢、張錫琨、吴仲權、范廷培，皆諸生。孫六人：曰元聰，庠生；曰益，庠生；曰元智，曰元容，曰元察，曰元溥。孫女二人。余未嘗習君，而君之親串謝莘野爲衡、鄭禹梅梁、張有斯錫琨，皆余友也，故於允雯之求銘，不辭而爲之。

銘曰：貧富相通，親疎相援。墮枝脱葉，亦使自存。以才濟德，不愧乎有漢孝子之孫。

都督裘君墓誌銘

桑海之交，士之慕義强仁者，一往不顧，其姓名隱顯，以俟後人之掇拾，然而泯滅者多矣！此志士之所痛也。故文丞相幕府之士，《宋史》既以之入忠義傳矣，好事者又爲《幕府列傳》，附之丞相之後以張之。遜國梁田玉諸人，乃得之古寺承塵之上，而後傳世。元微之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顧此數行殘墨，所以補造化者，可不亟歟？吾友裘殷玉求誌其父，余讀其狀，未嘗不爲之泫然也。

君諱永明，字德純。裘氏系出周官裘人之後，世居渤海。宋南渡時，縣令禹峯之長子某，始遷慈谿之横山。十八傳而至元戎公兆錦，君之父也。弱冠爲諸生，從元戎公宦遊淮、徐、楚、閩、粤嶠，涉七州之地，説經鏗鏗，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説。是時元戎公率將佐出獵，千騎圍繞，笳管清路，呼聲震地，箭如鵝鴟叫；夜半歸來，君方偕寒苦之士，一燈熒熒，不知其他也。歸而讀書於玉湖樓，牙籤萬卷，不欲爲制舉所束縛，知名之士相聚，難問蠭起。暇則投壺吟咏，雨併笠，夜續燈，坐客常滿，因有《玉湖集》行世。書法得虞、褚筆意，當其應手疾書，有兔起鶻落之勢。友朋緩急有無，任之爲苦樂，酸儒窶子，相和趨之，未有不應者。事母夫人甚孝，舍中失火，君但負母而出，不問餘物，其妻妾怨之。君曰：「斯時吾止見太夫人，不見汝等也。」

甲申之變，君咋指斫案，投袂而起，痛哭滂沱而不自禁，以爲書可燒也，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所能爲，投筆執殳，爲王前驅，

千載乎？

兩年而授命軍中。嗟乎！後之良史，有爲幕府傳者，君獨不可與杜架閣諸人頡頏於千載乎？

生於萬曆丁未十月十九日，卒於順治丙戌九月十四日。娶魏氏，副室劉氏、俞氏。當君被難之時，魏氏支持家難，劉氏、俞氏存孤於山中，皆以十死當之。子三：長瑛，早卒；次璉，國子生，有文名，即殷玉也；次璜，庠生。女四，邵似煥、阮成韶、向某、黄弘綸其壻也。孫：象新，國子生；象賢、象升、象恒、洵亮、沆度。

猶憶丙子歲，余於太倉馮留仙署中，邂逅元戎公，連床而寢。公自述其在漕河運艘鱗次數十里，欲過落馬湖，北風正厲，牽挽莫施，公請於都御史，謂漕規不許越次，今稍變通之，使尾舟先發，即以各舟爲縴路，逆行而上，則尾者爲首，首者爲尾，從之，一日而畢渡。其在山東，圍城方急，帥府欲取灰瓶禦敵，難於猝辦；公傳令各營，有酒瓶者上之，一時即有數千。公所言甚多，餘皆忘之，大抵囊底餘智，別有天授者也。然則君之將畧，有自來矣。夫將家鑿凶門而出，馬革裹尸，君未必爲不幸也。

銘曰：炎火既熄，蜀漢偏方；西凉土滅，梯發南唐。皐亭輿櫬，契闊二王；蒙古北遯，滇海稱梁。成敗而論，石火電光；天心國運，豈較短長。熱血爲城，肝腦爲糧；滅頂虞淵，耿耿寒芒。董狐點鬼，不敢毁傷；敗軍之將，以死爲綱。矍相重來，子路弗臧；君之一死，適得其常。孝子慈孫，可無哀傷。

國勳倪君墓誌銘

自仁義與事功分途，於是言仁義者，陸

沉泥腐，天下無可通之志；矜事功者，縱橫捭闔，❶齗舌忠孝之言：兩者交譏，豈知古今無無事功之仁義，亦無不本仁義之事功。四民之業，各事其事，出於公者，即謂之義；出於私者，即謂之利：故不必違才易務也。此其道大顯於朱子，再傳爲饒雙峰，三傳爲陳定宇，四傳爲仲弘倪氏。倪氏家徽州之休寧，十三傳而至府君，其遺風餘烈，猶有存者。

府君諱功，字國勳。祖天衡，字雲谷；父時明，字靈宇，兩世皆爲國老。府君三歲失恃，靈宇遷吴門，留府君於家，其二兄並隨。靈宇飾聲成文，彫音作蔚，以結納賢豪長者，不失爲秦川貴公子；而府君方從村童入鄉塾，布衣蔬食而已。未幾，府君亦至吴，靈宇家業中衰，二兄皆困。府君遂發憤於徽貴徽賤，浮吴泛楚，不數年而數至千金。嘗過浙口桐山，桐山西上爲睦山，見其林下虧蔽，慨然曰：「此非謝皋羽伐山冶炭之所乎？」遂踵而行之，轉輸蔽江，三吴百萬户，争致羡金，而府君等於封君矣。蓋府君深沉計算，出於天授，非人力所致也。

甲申之亂，築室於故鄉，令仲兄奉父以居；買屋於杭，令伯兄居之：纖悉周備，使其父兄不逢亂離之苦。丘嫂李氏病瘵，府君授藥價四百金。繼娶查氏，又病瘵，又授二百金。仲兄數奇伎薄，濟之無使灰心。府君於五倫之内，其無不盡分如此。至其收恤三黨，尉洽荷掠之餘，望弔綱悲之鬼，❷難以件繫。府君經緯於既衰之後，有光上世，可不謂之事功乎？有其事功，以成孝

❶「捭」，原作「押」，據《黄梨洲文集》改。

❷「綱」，原作「網」，據《黄梨洲文集》改。

友，可不謂之仁義乎？家猶國也，豈可以一家之事而小之？仲弘先生之得傳於朱子者，夫亦若是而已矣。

府君好藏書，而於《朱子全集》及《語類》，尤所珍重，以爲我先人源流之所自也。晚年考授同知州事，未上而卒。生於萬曆庚申年五月二十七日，卒於康熙戊辰年八月初四日，年六十九歲。娶謝氏，勑封孺人。子六人，長玕，增廣生；次璠，內閣中書舍人；次瑞錫，訓導；次文瑜，貢監，出繼；次珖，教諭；次瓆，廩生。女四人，訓導吳祖謙、太學生朱永思、訓導汪浚、太學生葉世寵，其壻也。孫六人：長濤，廩生；次灝，庠生；次潮，出繼；次源，次溥，次洪。孫女七人。諸孤將以某年月日葬於瓜山。余過武林，介甬上萬授一請銘，余讀璠所注《庾子山集》，嘆其該博，因不辭而銘之。

銘曰：諸儒大成，厥惟考亭；雙峯定宇，煥如日星。四書輯釋，成於仲弘；爲世津梁，《大全》所憑。十有三傳，風烈猶承。易士爲商，業雖異名；其道則一，孝友共稱。所以孫子，文譽繩繩；山高水長，吾言足徵。

孝廉子孟卓君墓誌銘

君諱麟異，字子孟。明讓皇帝遜位，成祖誅朝臣之不附者，以忠貞卓敬爲首，夷三族。忠貞之弟哲匿於塘西宋氏，始爲仁和人。哲生景復，景復生養默，養默生澄，澄生廷俊，廷俊而後，始敢出仕。故君之高祖賢，光禄寺典簿；曾祖文炎，鴻臚寺鳴贊；祖禺，太學生，封秘書院編修；考諱彝，登順治丁亥進士第，仕至左春坊左庶子，兼侍

讀。姚潘恭人。年十五入武康縣學，舉順治甲午順天鄉試。君早慧，清朗開達，稍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是時，侍讀方在講筵，君又得志於科目，聲生勢長，人以貴公子目之，而君退然自下，齒寒士中不見異。晝夜惟筆硯相親近，高吟長嘯，性情王、孟，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爽，收拾填詞，非時文腐敗麤澀之士所得聞也。傑才偉工，無不師友。亂離纔定，人有憂生之嗟，北場南館，絲竹無聲。君不以富貴適己，四方知名之士，閭巷一介之善，輻湊其門。支坐熟語，觴酌流行，必極雅意、盡歡情，人人皆以爲近來之盛事也。西湖虎阜之會，集者千人，風雅寂寥，頓返舊觀。君以年少捧銅盤而宿艾駭服者，則翩翩之風入人深矣。

侍讀卒官，丹旐南還，君厭冠瘁容，哭泣備禮。復至闕下陳情，哀榮之典，得踰常制。其入而事恭人，旦暮上食飲，扶侍左右，情結笑言，一聞嗟歎，百方宛轉，夜漏乙丙，君猶寢門語刺刺，未敢離側也。恭人有孤姪，恭人哀其孤露，君爲之授田迎婦，重立門户。女弟適毘陵莊氏，恭人念之，君爲之築室塘西，不異同居。兩弟早孤，衣食受一錢以上必均，出就外傅，親課其勤惰，而欲使之急就。凡所以推行恭人之意者，無不盡其情也。嗚呼難矣！

君既爲富室，亦好行其德，一方纖悉以至緩急，無不依君以辦。無名子以新安程氏上變，牽連數十人，下吏名捕，君知之，私其吏曰：「匿名書法不得行，行之於汝，有害無利。」吏悟，事遂得寢。富子以婦死訟，婦家已解，鄉人之有力者各脇其貲，富子亦以百金投君，君曰：「吾力不足以庇子，忍

復受子賂乎？」卻之。甲乙相誣爲盜，甲以君與觀察契家，致千金爲壽。君曰：「汝本非盜，而致人於盜，是亦盜矣。吾受汝賄，是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可乎？」卒解兩家之紛而去。丙申歲饑，發粟千餘石賑之，活者無算。最其大畧如此。至於猝需冗求，趣具曲應，固莫得而數也。亡何，大盜入室，發其黄金大珠以去。豪吏猾民利其所有，哃喝更番。方當告訐風盛，君亦緣手散之，不與齟齬，而金幾盡矣。論者以財爲君累。夫契疏鞅掌，歌兒舞女，勞攘於汙惑之中，此以財爲累者也。君快心開物，以劫孤寒之淚，甕牖何足以驕人乎？又謂其文弱不能撐持外侮。夫財者，流通天下之物也，豪奪與哀乞無異！彼能籠吾之糞土，不能燬吾之孝友，詩書無恙，門第不改，用財自衞，元相之鍾乳胡椒，悦生之蘭亭，方斯蔑如矣。

君生於崇禎己巳後四月三十日，卒於康熙戊申十二月二日，年四十。娶錢氏，丁丑進士句容知縣錢朝彦之女，其言行詳余别志。子四人：曰長齡，太學生；曰松齡，庠生；曰鶴齡，曰錫齡。女四人，長適太學生陳奕昌，次適太學生項灝，餘未字。孫三人，孫女三人。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望雒山之原。長齡等价余門人奕昌請銘。

銘曰：閨門之内，和氣絪緼。鄉黨之間，急難解紛。以交天下，欣賞奇文。如斯之人，其視富貴，過眼烟雲。

查逸遠墓誌銘

自余束髮出遊，所交於杭郡之諸子，凡三換焉。始聞子將、嚴印持主持聲氣，其所

謂讀書社者，余皆得而友之，於中獨知之契，馮儼公、江道闇、張秀初其最也。繼讀書而起者爲登樓，余時就學於兩京，不能徧交，於中則親陸鯤庭、麗京，於外則交朱近修。逮桑海之後十有餘年，余復至杭，則子將、印持、儼公、道闇、鯤庭已登鬼録，秀初去爲浮屠，麗京隱於醫肆，近修出而索遊，其餘亦零落畧盡。一時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爗然若神人之少年，蔑視老生，不容託末契於其間。邂逅而得汪魏美、徐蘭生、陸冰修、查逸遠，湖山慘淡，天似傷我之孤另也。乃未幾而魏美、近修又逝，麗京不知所往。余頻年過海昌，猶幸與冰修、逸遠登雲岫山觀日出，步海堤，指點夏蓋石鼓在蒼茫間。歲丁巳，冰修入燕，明年而又喪逸遠，余聞之，過時而哭。夫余於逸遠之交情，未必過於前者所卒之諸子，而獨有深悲於逸遠者，蓋自是而余衰年未死，武林之交遊，弗復有義熙以前人物矣。

逸遠初名崧繼，字柱青，後改遺，以逸遠爲字，號學圃，世爲海寧園花里人。查氏海寧望族，高祖秉彝，順天府尹；曾祖志文，郡丞；祖允揆，贈兵部主事；父大緯，崇禎庚辰選貢，仕行朝爲武庫主事。妣董氏，贈安人。逸遠總角爲諸生，即慷慨有大志，武庫側足焦原，逸遠左右其間，羈旅騁辭，常諧要領，往來四渡潬海，長風巨浪，視之若枕席上過也。未幾而武庫捐館，草摇風動，百毒齊起，逸遠弘濟艱難，摧剛爲柔，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重立門户，宿艾駭服。然外雖緼藉，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臍，時一發見，思得所謂奇材劍客者而友之。《庀屯》之歌，鉛筑之聲，雜然出於四壁，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也。喜讀史，得其大意，以

經濟自期許，故凡天下之事，他人數百言不能了者，逸遠數言，其利病纖悉畢見。雖鬱鬱無所施爲，而溝渠保甲社倉諸法，講求通變，未嘗不行之一方也。家産無百金，朋友急難窘助，不以在亡爲辭。泖上申生，避仇亡命，卧病僧舍，逸遠身親湯藥，死則具棺而葬之，申生固義士也。天下尤高此舉。

逸遠短小精悍，久處囊中，人亦謂其英鋭之氣，當伸之於歲月，不得於彼者之必得於此也。乃一旦中暑，卒於舟中，屈伸之數，有不可解。生某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卒某年戊午三月一日，年五十三。娶鍾氏，先七年卒。子四人，嗣璉、嗣瑮、嗣珽，季子謹，出後其仲弟。女三人，壻王旭，庠生，董湉、朱某。孫二人，克建、克承。嗣璉即冰修之壻也。嗣璉、嗣瑮從余遊，皆有俊才。逸遠不令爲科舉干禄之學，而讀書爲詩、古文，士林望風推服。天之伸逸遠者，庶其在兹乎？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二子謁銘於余。

銘曰：龜山有言，才智之士，非有學力，不肯但已。跼天蹐地，時乎不遇；縛虎之急，能免一怒。嗟夫逸遠，有才無時；北牕述酒，西臺竹枝。銕崖老婦，鶴年席帽；有此數子，以爲前導。

吴處士墓碣銘

德清吴卜雄，介吾友陳子棨，求表其父之墓。余以吴君有狀有誌，何庸復言。子棨曰：「卜雄才士，每諷采夫子所著，形之嗟歎，是欲以其所貴者事其親也，辭之則孤孝子之志。」君諱興武，字質生，姓吴氏，宋相履齋之後。履齋生尚書璞，家湖州之新

市，因爲德清人。父仲羽，母嵇氏。君少與羣兒遨戲，母怒嚙其臂。母歿，每視嚙痕，思慕涕泣，見者哀之。

父與蔡眉梁爲亞，嵇、蔡皆富室，君家貧，依舅氏從母以活。眉梁之父，故總兵也，與夫己氏爲怨家。夫己氏監司吴郡，修怨於其子，眉梁亡命，捕其妻跡之。君時年十九，扁舟脱其從母，徐步詣獄，監司問眉梁匿處，君以從母未遠，恐其見及，紿曰：「遲之十日，眉梁可獲也。」及期，監司理前語問之，對曰：「某實不知其處，姑免迫促耳。」監司大怒，以死恐之，君廼慷慨仰天曰：「某之此來，自分一死。眉梁伏匿，知固不言也，今又不知，明府枉殺無辜，不忌其不祥乎？」監司默然。幽囚考掠，五毒參至，終不易辭，監司免官，始解械。君由此知名。閭里之間，急難密謀，其計畫無復之者，必從君得其要領，遲明，户外之屨已滿，君亦攝衣偕出矣。從弟坐獄，非數百金不能降免，其家貧甚，待死而已，君以私財爲弟解對。吴甲亦從弟也，與君不相得，後以事下獄，心知君能救之而不敢言，君曰：「吾豈以小忿而棄懿親乎？」卒出之。盜欲劫嵇氏而礙君，思殺君以逞，一日爲盜所得，其僕昏夜乘盜熟睡，負君而逃，間行至家，嵇氏卒得保全。

甲辰大水，邑民陳狀者數千人，皆不報，故事告荒有定限，過限者不眥省。君涕泣入陳，邑令爲之感動，即以君言上之趙中丞，中丞召君，應對激切，於是荒田得勿收責。君不當事任，故所施亦狹，其爲人所傳誦者已如此。

夫以天下之廣，好義者豈復一人，蓋可傳而不得傳者，疑不爲少也。然余觀之縉

紳士大夫，類皆局促自營，一遇利害如毛髮，則振動悼慄，推之惟恐不遠。其視窮閻阨巷宛轉之死亡，未嘗肯效一蚊一䖟之勞也。君奮桑樞褐塞之下，而急人之急，至於骨肉拒扞，壯節凛然。東漢獨行傳十四人，其四人所載與君同，然則在古人亦少也。世悲陳同父所誌不過逸民里姥，如君者，設與高爵之徒原情比迹，孰爲應銘法乎？

康熙己酉正月卒，年四十九。君未殯，有二人入哭甚哀，家無識之者，問之，則曰：「君昔活我，我未之能報也。」不告姓名而出，以此知君之隱德多矣。娶俞氏，簉孫氏。子一人，即卜雄，諸生。女三人，諸生潘錫祉、某甲其壻也，一未字。

銘曰：君之葬父，會者千人。履齋之祠，壞而復新。匹夫有此，夫豈凡民！

吳節母墓誌銘

節母方氏，歙人。夫吳一初，少義俠。天啓時，肄業太學，數年不歸，與知固安縣某善，會有警，某勸之去，一初曰：「平時與公依，今有急，去之不義。」卒不去。城破，死焉。節母年二十九，聞之號哭累日夜，將死之，子曠，方九歲，而姑唐氏、母許氏皆年八十餘，抱其子，泣謂節母曰：「若死誠善。顧吳氏無期功親，我兩嫗旦暮人，孤安所托？若死，孤必死。孤死，爾夫斬然絶矣！死與撫孤孰重？」節母爽然，收淚謝曰：「二母言是。」遂不死。

節母讀書識大義，爲人機敏，强力多才能。族有黠兒利其有，强節母托孤於己，母笑曰：「我不死，爲孤也，胡復托孤於爾

爲？」黠兒欲劫孤去，母匿孤他所，誓以死，黠兒計沮，然稍稍蠶食之，由是家日貧。未幾，姑疾革，謂之曰：「我死不瞑。」節母泣問故，姑曰：「祥車入山，執紼者誰氏子乎？而能不悲！」節母泣曰：「待孤能執紼，然後葬姑，姑無憾。」姑卒，殯於家七年，子曠成人，始成禮，哭踊盡哀以塟。

初，曠之幼也，母教之嚴。及長，游膠庠有聲，善詩文，工書，爲人慷慨有父風，尚氣，好急人之難。國變，數危困，徙居梅莊。子四，苑、蔚、荃、菘，皆負才。年四十七卒。苑登丙午賢書。節母壽七十，苑率諸曾孫十許人捧觴爲壽，而遍邀族中節婦鄭氏、蔣氏輩八九人，與母相酬酢。人皆謂苑善承母志，不以世俗之榮榮母也。初節母母許氏，守節撫孤，孤死撫孫，孫又死，節母乃迎養於家，卒，葬之，令子孫歲時祭掃，世世無絶。母年七十有五終。苑，壬戌成進士，官翰林院簡討。

銘曰：節母之嫠，年二十九；矢心夜臺，琴瑟相友。永謝膏沐，眷言廣栦；其母其姑，同辭曰否。藐藐汝孤，未離汝手；死者已矣，忍此黄口。函牛之鼎，絓於纖朽；寓馬無烟，茅沙無酒。節母聞之，涕泣頓首；姑緩重泉，而急紡授。月落烏啼，❶書聲出牖；孤子當門，老姑回首。銘旌神碣，大書深剖；節母七十，鏘鏘佩綬。於爍孫曾，孰非瓊玖；以速諸婦，以速諸母，八九嫠女，登堂爲壽。嘖嘖松聲，蕭蕭寒斗；一時冰雪，千年卯酉。

❶「烏」，原作「鳥」，據《黄梨洲文集》改。

安丘張母李孺人墓誌銘

余老病瀕危，幸而得生，反出意外，方將斷棄文字，一洗胸中書卷，爲空然無一字之人。乃安丘張君千里函幣，謂讀予鄙文，不減子政，介曹實菴以其配李孺人幽銘見屬，不能辭也。

孺人李氏，安丘人。高祖完，贈户部山西司主事；曾祖遷梧，嘉靖己未進士，歷官西安、大同知府；祖三祝；父涵，崇禎癸酉舉人。母辛氏。年十五，歸於今翰林張君貞，字杞園。時杞園已孤，家勢中落，三母在堂，兩妹皆幼，孺人上事下理，和藹之氣，蒸於一門，主祭祀以心爲馨香，事賓客以手集中饋。杞園安心問學四十年，俯仰無歉，成名於天下者，孺人力也。孺人既爲張氏勞薪，而哭殤過哀。康熙己巳，值杞園危病，孺人侍藥不飲食者四日。又值一孫痘殤，往哭而殞，其年十一月十八日也。詎生崇禎乙亥，年五十有五。卒之又明年，葬城東五里河之原。子三人，長在辛，丙寅拔貢生；次在戊，太學生；次在乙。女四人，諸生馬士修、太學生曹霈、劉亶茂、諸生曹淑其壻也。孫四人，敬輿、扶輿、德輿、壯輿。孫女一人。

從來健婦持門户者，亦多有人，然不能不米鹽瑣細，林下之風缺然。而孺人琴囊印譜，飾以女紅，牙籤千卷，手自裝潢，固慧業文人之亞也。元之管夫人、明之徐淑、陸卿，文雅流傳，而田園䍐茸，孺人則兼有其長。戊申地震，孺人與杞園俱壓重樓之下，死而復甦，孺人言此生夢幻，一往不返，亦復何苦。《傳燈録》中以女身而得度者，亦

或有之，而孺人身不履塔廟，家不納優婆，顧能翛然於生死如此，豈尋常閨秀所及哉！

銘曰：王甥元雅，夢入南山；峯巒千疊，流水一灣；中有巍樓，珠簾玉闌；花皆優鉢，鳥多白鷴。儻恍失措，知非人間；女童啓户，孺人在焉。起居既畢，令之遥傳；此余舊居，謫而復還。速導之去，罡風甚寒；元雅傳之，河漢其言。青溪軌跡，湘水波瀾；麻姑鳥瓜，嫦娥玉蟾；玉女隨星，瑶姬采烟。謂余不信，有視陳編。

吴山益然大師塔銘

師諱弘濟，字益然，歙之西石岡人，故孝廉汪沐日也，原字扶九。五歲入鄉塾，授《孝經》二十行，即能解其大義，人知其爲再來人。嘗過武林石屋寺，毘盧閣中有僧遺蜕，師謂寺僧曰：「此我前身也，我當爲之下火。」寺僧不信，師曰：「昔我刺血寫《華嚴》某卷，爲人借去，至今未還，有之乎？」寺僧曰：「然。」因召耆年之識故僧者以驗之。師與之話舊，歷歷如昨日事，始聽之荼毗。

歲癸酉，與於鄉薦。中原板蕩，師以策干大司馬，棄之不用。南渡，授職方司主事，歷唐及魯，至少司馬。

國亡，祝髮於閩之吴山，以古航爲剃度師。吴山途畏峯澁，人羣罕至。鳥向師掌中取食，虎遇師垂首如家畜。江漢石司理建寧築天香閣於浦城，將以迎師。野鳥數千，啁嘲閣前，驅之不去。江方怪之，師至曰：「此吾吴山伴侣也。」飯之而散。

己未，新安人以師老矣，勸歸故鄉，欲

以黃山處之。途次廣陵，值天中節，師語故人，諸公於五之日送我。及期，黃九烟、楊廓庵、迮旦庵、殷簡堂、王孫、程山尊、畢右萬、汪扶晨來。師曰：「老僧於今日作別，諸公各賦一詩，限死字韻。」來者愕然：「公得無戲語乎？」師揮毫曰：「五月五日三閭死，今之古之只此耳。自有天地從何來，掩卷呻吟嘆豐芑。有君被執不得歸，子蘭上官没道理。屈原大夫發病狂，要救楚國自我始。進不能戰退不能，三皇五帝費議擬。誓將七尺葬江流，萬古同流江漢水。嗚呼！尼父删詩乃擯楚，紫陽述之以終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千古何人，知我有屈。」因謂來者曰：「來日當思老僧也。」客去，語侍者曰：「六月之望，有僧自黃山迎我，當以源流柱杖付之。」書其卷曰「連雲」，不知何所指也。夜半，問夜何其？對者以亥正。遂起坐而逝。厥明，送者皆集。畢右萬議以儒服斂，而衆言淆亂，卒從僧禮。六月望，有僧自黃山來迎，問其名，曰連雲。師已豫兆之矣。連雲與汪扶晨，奉遺殖塔於青鸞峯下。所著有《易通》、《莊質》、《孟子》《國風》《黃山志定本》諸書。

師雖出世，然胸中有不可括磨者，燈灺夜闌，無故痛哭。鷗背鷺頂，非其本懷。雪庵之中流讀《易》，義烏之古寺吟詩，遥遥追配，自不宜置之《傳燈》之列。是故甄龍友坐逝，既而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卧而瞑。王旦末命緇衣祝髮，其壻蘇耆力排而止之，所以正其終也。諸君子徒以形跡見師，指并州之旅邸爲其故鄉，豈不冤哉！或以師之神知已往，懸記將來，固是佛門種草。余曰：「不然，伍員定亡吴之歲月，希夷識禪宋之太平。志士仁人，興亡之數，鴻

纖億剎，常如視諸掌。瑣瑣身事，豈乞靈於異教乎？余過新安，扶晨爲師之羣從請其塔銘。

曰：三陽失位，孤露臣子。矍相不收，伽藍寄止。始願所及，不過逃死。柰何久之，以爲觀美。大屋聚人，開眼牀屎。上堂普說，市聲俗軌。於鑠吴山，耿耿入髓。許慶牛車，荆卿燕市。泣緖如絲，詎能仰視。佛號常啼，蒼天呼只。山有大苦，澤有芳芷。掉臂佛祖，白首經史。逍遥死生，不異彈指。儒者分内，豈假彼氏。雖曰塔銘，實闡儒理。

南雷文定四集卷之四

山陽門人楊開沅較訂

破邪論

題辭

余嘗爲《待訪録》，思復三代之治。崑山顧寧人見之，不以爲迂。今計作此時，已三十餘年矣。秦曉山十二運之言，無乃欺人。方飾巾待盡，因念天人之際，先儒有所未盡者，稍拈一二，名曰《破邪》。夫論之美者，《酌古》、《美芹》，彼皆戰爭經畧之事。顧余之所言，遐幽不可稽攷。一炭之光，不堪爲鄰女四壁之用。或者憐其老而不忘學也。

從祀

從來議從祀者，自七十二賢之外，有以經師入者，則左丘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傳道入者，則周、程、張、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

余以爲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學也，非一世之學也，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世治，則巷吏門兒莫不知仁義之爲美，無一物之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凛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清格。蓋非刊注四書，衍輯語録，及建立書院，聚集生徒之足以了事也。上下千古，如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

宋之韓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誠，任天下之重，矻然砥柱於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爲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張、朱，不當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過學孔子之學，以有其行，豈別有所授受出於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門户乎？抑孔子之學，闘飣拘謹，止於自爲，不與治亂相關，凡古今震動之豪傑，一概溝而出之歟？是故七公之不與從祀，甚可怪也。

或曰：「從祀者辨之於心性之微，不在事爲之跡。」余應之曰：「數公堅强一學，百折不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其私欲净盡矣。若必欲閉眉合眼，矇瞳精神，澄心於無何有之鄉，此則釋氏之學，從祀者從求之《傳燈》之中矣。」

昔朱子、陳同甫義利王霸之辨，不能歸一。朱子既不能絀同甫，同甫亦終不能勝朱子。同甫所以不能勝朱子者，必欲以天理全然付於漢、唐之君，不以漢、唐之臣實之也。漢、唐之君，不能如三代；漢、唐之臣，未嘗無三代之人物。以天理把捉天地，故能使三光五岳之氣，不爲厖裂，猶如盲者行路，有明者以相之，則盲亦爲明。朱子謂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謂盲者爲暗合則可，謂明者爲暗合則不可。漢、唐以下之人臣，明者無代無之，此七公者，則醇乎其醇者也。百鍊之金，芒寒色正，而可謂之暗合乎？蓋由後來儒者，視孔子門牆窄狹，行焉比跡，誦必共響，名節重於國事，莫肯硬着脊梁，肩此大擔，徒以

亢陽勝氣，齟齬於事變之來，只討便宜做去。此是許由、務光相傳遯世之學，孔子之所謂逸民者，而吉凶同患之學亡矣。故視此七公者，皆等之爲外道。嗟乎！七公之從祀爲小，使彌綸天地之道，不歸於孔子，其害可勝既乎？

上帝

邪説之亂，未有不以漸而至者。夫莫尊於天，故有天下者得而祭之，諸侯以下皆不敢也。《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凛凛於天如此。天一而已，四時之寒暑温凉，總一氣之升降爲之。其主宰是氣者，即昊天上帝也。《周禮》因祀之異時，遂稱爲五帝，已失之矣。而緯書創爲五帝名號，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斗汁光，蒼帝曰威靈仰。鄭康成援之以入註疏，直若有五天矣。釋氏益肆其無忌憚，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言，因創爲諸天之説，佛坐其中，使諸天侍立於側，以至尊者處之於至卑，効奔走之役。顧天下之人，習於見聞，入彼塔廟，恬不知怪，豈非大惑哉！爲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記其事，實則以人鬼當之，并上帝而抹摋之矣。此等邪説，雖止於君子，然其所由來者，未嘗非儒者開其端也。

今夫儒者之言天，以爲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詩》言「天降喪亂」，蓋冥冥之中，實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時將顛倒錯亂，人民禽獸草木，亦渾淆而不可分擘矣。

古者設爲郊祀之禮，豈真徒爲故事而

來格來享，聽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真實不虚者存乎其間，惡得以理之一字虚言之也。佛氏之言，則以天實有神，是囿於形氣之物，而我以真空駕於其上，則不得不爲我之役使矣。故其敬畏之心蕩然，儒者亦無説以正之，皆所謂獲罪於天者也。

魂　魄

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

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身止有魂魄二者而已。

《禮記》曰：「魂也者，陽之盛也；魄也者，陰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所謂精氣即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魂魄如何分别？曰：昭昭靈靈者是魂，運動作爲者是魄。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爲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與焉。譬之於燭，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産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筮祝家死後避衰之説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弑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穆子死而視不可含是也。

然則釋氏投胎託生之説有之乎？

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識環

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概萬理，以爲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廻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却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矇矓，即其生時，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絶，禽虫之中，牛象蟣虱，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爲輪廻乎？

然則儒者謂聖賢愚凡，無有不散之氣，同歸於盡者，然乎否耶？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爲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耶？周公之金縢，傅説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則祭乃虚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即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陽厭陰厭，又立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綫之氣，若非孝子慈孫，則亦同一散盡也。

地獄

地獄之説，儒者所不道。然《廣記》、《夷堅》諸書，載之甚煩，疑若有其事者。蓋幽明一理，無所統屬，則依草附木之魂，將散於天地。冥吏不可無也，然當其任者，亦必好生如皋陶，使陽世不得其平者，於此無不平焉。陽世之吏，因乎天下之治亂，亂日常多，治日常少，故不肖之吏常多，亦其勢然也。冥吏爲上帝所命，吾知其必無不肖者矣。乃吾觀爲地獄之説者，其置刑有碓、磨、鋸、鑿、銅柱、鐵牀、刀山、雪窖、蛇虎、糞穢、慘毒萬狀，目所不忍見，耳所不忍聞。是必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性與人殊者，始能勝其任。吾不意天帝所任治獄之吏，乃如唐之武后也。且陽世之刑，止有笞、杖、徒、流、絞、斬，已不勝其紛紜上下。若地獄言而信，則故鬼新鬼，大亂於冥冥之中矣。陽世之愛惡攻取方謝，而冥地之機械變詐復生，夫子所謂鬲如罣如而願息者，殆有甚焉。

或曰：「地獄之慘刑，所以禁陽世之爲非者也。上帝設此末命，使亂臣賊子知得容於陽世者，終不容於陰府，以補名教之所不及，不亦可乎？」余曰：不然。大奸大惡，非可以刑懼者也。地獄之説，相傳已久，而亂臣賊子未嘗不接跡於世，徒使虔婆頂老，凜其纖介之惡，而又以奉佛消之，於世又何益乎？夫人之爲惡，陰也，刑獄之事，亦陰也。以陰止陰，則沍結而不可解，唯陽和之氣，足以化之。天上地下，無一非生氣之充滿，使有陰慘之象，滯於一隅，則天地不能合德矣。故知地獄爲佛氏之私

言，非大道之通論也。然則大奸大惡，將何所懲創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載之於史，傳之於後，使千載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頸，賤之爲禽獸，是亦足矣。孟氏所謂「亂臣賊子懼」，不須以地獄蛇足於其後也。

分野

《周禮》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註云：「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疏云：「星紀，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按：此十二邦，乃後人所加。周公作禮，其時未有秦、鄭。若以十二次分配下土，只當以十二州言之，冀、沇、青、徐、揚、荆、豫、梁、雍、并、幽、營也，然亦不過大畧耳。後世堪輿，分析愈細，其謬愈甚。

星經天之圍數伍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天之經數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至於二十八宿度數，每一度計一千四百六里有奇，則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合周天之數。若以周天之數，限於十六餘萬里之内。自昔帝王而下，闢地之最廣者，無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其四封之境，亦不過二萬餘里。此外爲里者，猶有十四餘萬。今論星宿所入度數，止以角、亢、氐爲鄭分，房、心爲宋分，尾、箕爲燕分，斗爲吴分，女、牛爲越分，虚、危爲齊分，室、壁爲衛分，奎、婁爲魯分，胃、昴、畢爲趙分，觜、參爲魏分，井、鬼爲秦分，柳、星、張爲周分，翼、軫爲楚分，以地域二萬里計之，不過得星之一十五度耳，而乃以三百

六十五度盡入於二萬里之內，可乎？

尾、箕爲東方之宿，而乃主北方之燕；危、虚爲北方之宿，而乃主東方之齊；奎、婁在西，而東主魯；井、鬼在南，而西主秦；畢、昴正西，而北主於趙；角、亢正東，而中主於鄭；以至吴越居東南，乃屬北方斗、牛、女之分；宋與衛鄰，乃屬東方房、心之分；周在河陽，既以爲南方柳、星、張之次，而班固復以子爲周；趙在河北，既以爲西方昴、畢之次，而固又以寅爲趙；則東西南北，互易其位，靡有定據。

又如北斗之度，居乎天中，猶可謂主乎九州，若夫五車九坎，皆在牽牛之南，偏居一方，而亦分主列國何耶？宋、衛之與燕，踰越甚遠，而房、心、尾、箕相連；魯、衛與趙，疆理不入，而奎、婁、昴、畢實貫。星甚相邇，地絶相遠，其故何耶？且於南則分野太疎，於北則分野太密。宋、鄭二國，同在豫州之東，爲里幾何，而乃當夫角、亢、氐、房、心之五星；魯、衛二國，密比於兖、徐之間，所封尚狹，而乃當夫室、壁、奎、婁之四次；周遷洛陽，其地尤褊，而分秦、楚之外，亦獨占夫柳、星、張之三次。北之分野，可謂太密矣。斗、牛、女止三宿耳，而南起二廣，東抵閩、浙，北至江、淮，據江南之九路；井、鬼二宿耳，而北起於秦，南及四川，以至於瀘南、溪洞、滇緬諸國，奄及西南之二方。南之分野，可謂太疎矣。或者求其説而不得，則曰其國始封之日，推歲星所在，如歲星在斗、牛，而吴越始封，則斗、牛屬吴越。此又不然。假如齊、魯並封，是當同一歲星，何以齊爲虚、危，魯爲奎、婁耶？又謂《左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杜預

注：「主辰、主參爲主祀，主祀即分野也。」依此言，則晉當兼主胃、昴、畢、觜，不特參也，商當主辰，何以房、心在卯也？皆非定說矣。

唐書

有唐凡二十帝，不得其死者七人，而玄宗、肅宗之死不著，憲宗雖著，而弑君之故不明。

按：晏元獻守長安，村民安氏富財，云素事一玉髑髏，弟兄析居，欲分爲數片。元獻取觀，自額骨左右皆玉也。元獻曰：「此豈得於華州蒲陸縣泰陵乎？」民言其祖父實於彼得之。元獻因與僚屬言：「唐小說載玄宗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携鐵鎚擊其腦，作磬聲。玄宗謂刺客曰：『我固知命盡汝手，昔葉法善勸我服玉及丹，今我腦骨成玉，丹在其中。』刺客抉腦取丹而去，此真玄宗之髑髏也。」因命瘞之泰陵。

元獻又云：「相傳肅宗之死，如武乙爲暴雷所震，可驗其不孝之罪也。」《唐書·李輔國傳》但言「玄宗自徙西內，怏怏不豫，至棄天下」。不知史官爲之諱乎？抑其事秘無有傳聞之者乎？玄宗崩於寶應元年四月甲寅，肅宗崩於是月丙寅，相去僅十一日，當玄宗崩時，肅宗已疾革，其死於疾明矣。武乙之厄誣也。

《唐書·宦者傳》：「柳泌以金石進，憲宗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王守澄、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初未嘗及郭后與穆宗也。裴庭裕《東觀奏記》云：「憲宗宴駕之夕，宣宗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穆宗陵。

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一日與二侍兒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也。」《唐書》亦載「大中十二年二月，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及守陵宮人」。由此言之，是郭后、穆宗皆與聞乎故者也。郭后之罪通天矣。顧其列傳云：「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臣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文宗問后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至於弑逆之事，則爲之洗刷，曰：「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怒，是夕后暴崩。」讀之竟是賢后，是非顛倒若此！

觀兩君被弑大節目，尚且不能如春秋晉、楚之史，其他又何論哉？吴縝之糾謬，但取碎事煩文，稽其錯誤，此等處無有爲之糾者，抑末矣。

賦稅

先王之時，民養於上。其後民自爲養。又其後横征暴斂，使民無以自養。《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田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後世之田爲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也。民待養於上，故謂之「王臣」。民不爲上所養，則不得係之以王。孟子以二十取一爲貉道，以授田時言之也。若其所自買之田，

即如漢之三十而取一，亦未見其爲恩也，而況後世之賦輕者十取其三，重者十取其五六，民何以爲生乎？民既無以爲生，則隱避催科，詭計百端，并亦難乎其爲上矣。

夫古之賦税，以田爲母，以人爲子。人有去來，而田無改易。故履畝而税，追呼不煩。今之賦税，以户爲母，以田爲子，田既錯雜，而户復出入。故按籍而徵，稽攷甚難。今總不能如古八家同井之法，顧田有號數，一號或千畝，或數百畝，則何不以一號當一井，立爲號長，按號而爲催科，使號長董其税事？凡有七便：詭寄之術窮，一也；飛灑之路絶，二也；厥田上上至於下下，九等不得那移，三也；胥吏無從上下，四也；丈量既定，不可增減，五也；十年編審，止在業主，田號不動，六也；有司按籍而索，完欠井然，權不旁落，七也。較之按户催征，知户而不知田者，相去懸絶矣。雖然，此不過催科便於有司，吾誠不敢以養民者，望之後世，但使兩税之法，復於前代，徵其田土所自出，不以銀爲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

科　舉

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余見高曾以來，爲其學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八大家，此數書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自後則束之高閣，而鑽研於《蒙》《存》《淺》《達》之講章。又其後則以爲汎濫，而《説約》出焉。又以《説約》爲冗，而圭撮於低頭四書之上，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取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移

前掇後，雷同下筆已耳。

昔有舉子以堯舜問主司者，歐陽公答之云：「如此疑難故事，不用也罷。」今之舉子，大約此類也。此等人才，豈能効國家一幛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撻，可哀也夫！顧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輩之無用，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行之，未始不可。然極重難返之勢，不無惶駭，莫若就今見行事例，稍爲變通，未嘗不可以得真才也。今第一塲經義，第二塲論、表、判，第三塲策五道。經義當依朱子之法，通貫經文，條陳衆説，而斷以己意，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論以觀其識見，表以觀其綺靡，判當設爲甲乙，以觀其剖決。策觀其通今致用，所陳利害，其要如何，無取德行言語，勦從套括。嗟乎！舉子苟能通此，是亦足矣。無奈主文者相習成風，去取只在經義。經義又以首篇爲主，二塲三塲，未嘗過目。逮夫經義已取，始弔後塲以充故事。雖累經申敕，哀如充耳，亦以時日迫速，不得不然也。

余嘗與萬季野私議，即浙江而論，舉子萬人，分房十餘人，每人所閲，不及千卷，日閲二百卷，五日可畢。第一塲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内者，不得進第二塲。第二塲千卷，每人閲一百卷，一日可畢。當取五百卷揭榜，其不在五百卷内者，不得進第三塲。第三塲方依定額揭榜，始謂之中式。如此，則主文者不得專以經義爲主，而二塲三塲爲有用，舉子亦不敢以空疎應世。會試亦然。此亦急救之術，行之數科後，取朱子之議行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罵先賢

偶閱徐芳所記錢牧齋言，吴郡秦生某，同載北舟中，往往罵李卓吾不寘。牧齋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至京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也，子何人斯，而亦罵我？」生大懼。翌日市楮幣羹飯，祭而拜之，以謝愆焉，病始愈。余於是爲今之罵象山、陽明者大懼焉。

卓吾生平喜罵人，且其學術偏僻，罵之未始不可，而聊爾人尚不可罵，況象山、陽明之爲先賢者乎！吾恐冥冥之中，必有奪其魂魄，而非楮幣羹飯之可謝也。

吾嘗有言，人即頑冥不靈，必不敢罵關壯繆，以其能禍之也。壯繆之賢，不過如象山、陽明。而其異者，壯繆之威靈，以香火象設，象山、陽明之威靈，以書卷誦讀。曾謂書卷誦讀，不如香火像設乎？是不知二五之爲十也。雖然，今之敢於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爲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賓客，猘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嘗知也。假使鵝湖之會，朱、陸方賦詩問答，去短集長，而朱氏之舟子輿人，忽起而閧堂罵詈，以助晦翁，晦翁其喜之乎？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撻而逐之矣。今人於兩先生之學，不過習德性問學之常談，其識見無以甚異於舟子輿人也。晦翁有靈，必且撻之冥冥之中，象山、陽明，獨不能如壯繆乎？

南雷文定五集目録

南雷文定五集卷一

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參訂
休寧後學程志隆較刊

答惲仲升論子劉子節要書

《劉子節要》成，老兄即命弟爲之增删，此時草草不能贊一辭。今已刻成，老兄又寓書曰：「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一一指示。」以弟之固陋，而老兄鄭重下問如此，則其大同無我可知。弟敢不盡一得之愚乎？

夫先師宗旨，在於愼獨，其愼獨之功，全在「意爲心之主宰」一語，此先師一生辛苦體驗而得之者。即濂溪之所謂人極，即伊川所言主宰謂之帝，其與先儒印合者在此；自意者心之所發之註，爛熟於經生之口耳，其與先儒牴牾者亦在此，因起學者之疑亦在此。先師《存疑雜著》，大概爲此而發。其後伯繩編書，另立《學言》一門，摠括先師之語，而《存疑》之因隱矣。董標《心意十問》，史孝復《商疑十則》，皆因學者疑此而辨明之也。今《節要》所載董、史問答，去其根柢而留其枝葉，使學者觀之，茫然不得其歸著之處。猶如《水經》爲諸水分合而作，而讀者止摘其雋語逸事，於作者之意亦何當乎？原老兄之心，總礙於《論語》「毋意」之一言，以從事於意，終不可以爲宗旨，故於先師之言意者，一概節去以救之。弟則以爲不然。凡《論語》之所謂意、必、固、

我，皆因事而言之也，在事之意，則爲將迎，故不可有；誠意之意，不着於事爲，淵然在中，尸居龍見，與意、必、固、我之意，兩不相蒙。字義之此然而彼否者何限，如《論語》既云「言忠信」，又云言必信爲小人。既云：「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又云：「果哉！末之難矣。」《大學》言正心，《孟子》言勿正心，必欲相提而求其無礙，則聖經已是可疑矣。

《人譜》一書，專爲改過而作，其下手功夫，皆有塗轍可循；今《節要》《改過》門無一語及之，視之與尋常語録泛言不異，則亦未見所節之要也。程子不欲及門記其問答，以爲同此一語，其間轉換一二字，則其意已不同。今先師手筆粹然無疑，而老兄於删節接續之際，往往以己言代之，庸詎知不以先師之語，遷就老兄之意乎？《節要》之爲言，與文粹、語粹同一體式，其所節者，但當以先師著譔爲首，所記語次之，碑銘行狀皆歸附録。今老兄以所作之狀，分門節入，以劉子之《節要》而節惲子之文，寧有是體乎？嗟乎！陽明身後，學其學者徧天下。先師夢奠以來，未及三十年，知其學者不過一二人，則所藉以爲存亡者，惟此遺書耳！使此書而復失其宗旨，則老兄所謂明季大儒惟有高、劉二先生者，將何所是寄乎？且也，陽明及門之士亦多矛盾，以其學之者之衆也，有離者即有合者，先師門下，使老兄而稍有不合，則無復望矣。弟是以叨叨進其商榷，冀望來教，用匡不逮。

答忍菴宗兄書

伏蒙宗兄手教，示以大著，屬以一言。

弟讀之再四，博而不汎，嚴而有守，斯道術之津梁矣。嗟嘆何已！姜定菴又示弟以《論子劉子圖説》書，更歎宗兄之能疑，如朱子之繭絲牛毛也。古之善學者，其得力多在異同之論。以水濟水，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耳。弟敢以宗兄之言爲一隅之反乎？

宗兄謂陰陽二氣，皆一理之散見，即是太極之昭著，以先師所云二氣分極，隱於無形爲非是。弟以爲二氣雖有形，然不可竟指二氣爲太極。程、朱言性不離氣，不可指氣即是性。豈非太極隱於無形乎？宗兄舉横渠有無不可以言《易》，故隱見亦不可以言《易》。夫有無與隱見不同，盡天地間皆是理，以爲無也，則鳶、魚皆是；以爲有也，則不睹不聞。故《中庸》言費而隱，費則不落於無，隱則不落於有。此張子之意也。先師云：以一生二，乃得偶數。宗兄以爲非是。言理，則理一而無二；言氣，則物之生生，便合下有陰陽二氣，原無一與二畸重而相生；言數，則數固無所生，烏能一生二，二生四，以至八乎？弟以爲理、氣、數三者，雖分而實則一致。理雖一而生生不窮，不礙其爲一也，若滯於一，則理爲死物矣；氣則合下只有一氣，相生而後有陰陽，亦非合下便有陰陽也；數以相生而後變化，若無所生，則無所用數矣。陰陽本是一氣，其互生也，非於本氣之外，又生一氣，故左伴一畫是陽，右伴做其一畫便是陰。既成陰矣，則左伴是偶，右伴加一畫便是陽，一陰一陽乃一氣之變化，若由下而上，則認陰陽爲二氣矣。

宗兄又云：邵子之節節相生，皆自然之法。弟以爲此邵子之自然，非易道之自然也。夫乾、坤，老陽、老陰也；震、坎、艮，

少陽也；巽、離、兑，少陰也；非易之自然乎？邵子以兑居老陽之位，震居少陰之位，巽居少陽之位，艮居老陰之位，勉强殊甚，猶得謂之自然乎？先師謂之死法，以其不合於理也。古人借數以明理，違理之數，將焉用之。

宗兄謂先師於《易》，欲另出頭地，故其説類與先儒舛迕。亦非也。先師之言《易》，唯恐其不合於先聖，故信經而不信傳，豈欲另出頭地作翻案文字乎？如邵子之《易》，皆《易》中所無，方可謂之另出頭地也。弟戔戔之言，未必有當於宗兄，或視爲漢儒之守師説，想亦不深罪也。

再答忍菴宗兄書

弟病卧三年，今歲之秋，又加以痰喘，不省人事者兩月餘，屏除筆墨以待盡。及稍能坐起，得讀宗兄所答書，詳至感慨，真所謂誨人不倦也，感佩無已。然弟茅塞之胸，終有未明，不能自默，非敢與長者辨，難如金溪之與建安也。

宗兄以先師之陰陽分極隱於無形爲可議。云太極無形，本來如此，若以陰陽分始謂之無形，豈陰陽未分前、已分後，隱見尚有不同乎？弟以爲一陰一陽之爲道，道即太極也，離陰陽無從見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爲作《易》者言之。因兩儀而見太極，非有先後次第也。宗兄之意，是先有太極，而後分之爲陰陽，當其未分陰陽之時，不知太極寄於何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二氏之言也，《易》豈有是乎？故先師必於陰陽分後，始言隱於無形也。宗兄云隱

見即有無，有何差別？ 夫隱者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無則體物而遺矣，其差別迴如。《中庸》言費而隱，不言費而無，今欲避無而并隱亦避之，强坐以有無言《易》，無乃文致乎？

宗兄又以「左伴一畫爲陽，右伴倣其一畫便是陰。左伴是偶，右伴加一畫便是陽」爲非是。此亦爲畫卦言之。《繫》云：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則左伴右伴之説，非無所據也。與其信圖書，不若信經文之爲愈耳。弟言四象，乾爲老陽，坤爲老陰，震、坎、艮爲少陽，巽、離、兑爲少陰。宗兄以爲後天釋先天不可。夫先後天之説，出於道家。邵子緣之入《易》，《易》之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以人事言之，未嘗分伏羲爲先天，文王爲後天，岐而不合。故季彭山著《易》，名曰《易學四同》，羲、文、周、孔，皆一貫也。少生於老，此定數也。故乾、兑、離、震皆從老而至少。顧節節相生之法，至巽而窮，不得不以少生老。於是附會其説，自乾至震爲順，自坤至巽爲逆，順者可以數往，逆者可以知來。果如其説，則乾、兑、離、震不可以知來，巽、坎、艮、坤不可以數往。八卦各得其一偏，豈《繫》之旨乎？ 邵子之學，弟亦嘗窮究，張行成、祝泌之傳，頗能識其崖略。其《皇極經世》，成得一部兀突曆書，不可施行，宜乎程子所不欲學也。宗兄之學，已自成家，弟之所言，可笑不自量，然不敢面從背非以事長者，故復爲一道。

明儒學案序 改本

盈天地皆心也。人與天地萬物爲一

體，故窮天地萬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後之學者，錯會前賢之意，以爲此理懸空於天地萬物之間，吾從而窮之，不幾於義外乎？此處一差，則萬殊不能歸一，夫苟工夫着到，不離此心，則萬殊總爲一致。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即如聖門師、商之論交，游、夏之論教，何曾歸一？終不可謂此是而彼非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剿其成説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即詆之爲離經畔道。時風衆勢，不免爲黄茅白葦之歸耳。

夫道猶海也，江、淮、河、漢以至涇、渭、蹄涔，莫不晝夜曲折以趨之，其各自爲水者，至於海而爲一水矣。使爲海若者汰然自喜曰：「咨爾諸水，導源而來，不有緩急平險清濁遠近之殊乎？不可謂盡吾之族類也，盍各返爾故處？」如是則不待尾閭之洩，而蓬萊有清淺之患矣。今之好同惡異者，何以異是？」

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余妄謂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之爲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二氏之學，朱、程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軒豁呈露，醫家倒倉之法也。諸先生不肯以朦朧精神冒人糟粕，雖或淺深詳畧之不同，要不可謂無見於道者也。余於是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與同門姜定菴、董無休撮其大要，以著於篇，聽學者從而自擇。中衢之罇，持瓦甌樿杓而往，無不滿腹而去者。湯潛庵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陳介眉曰：「《學案》如王會圖，洞心駭目，始見天王之大，摠括宇宙。」

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

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壬申七月余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見《學案》而嘆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没乎？」亡何，賈君死，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余於賈君邈不相聞，而精神所感，不異同室把臂，余則何能，顧賈君之所以續慧命者，其功偉矣。

今水經序

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爲民用，蓋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後世流爲詞章之學，始修飾字句，流連光景，高文巨册，徒充汙惑之聲而已。由是而讀古人之書，亦不究其原委，割裂以爲詞章之用，作者之意如彼，讀者之意如是，其傳者，非其所以傳者也。先王體國經野，凡封内之山川，其離合向背，延袤道里，莫不講求。《水經》之作，亦《禹貢》之遺意也。酈善長注之，補其所未備，可謂有功於是書矣。然開章「河水」二字，注以數千言，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何當？已失作者之意。余，越人也，以越水證之：以曹娥江爲浦陽江，以姚江爲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陰縣，具區在餘姚縣，沔水至餘姚入海，皆錯誤之大者。以是而概百三十有七水，能必其不似歟？歐陽原功謂郭璞作經，酈善長作注，璞南人，善長北人，當時南北分裂，故聞見有所不逮。余以爲不然，璞既南人而習南水矣，其南水又不應錯誤至此。後之爲《水經》之學者，蔡正甫《補正水經》，惜不獲見；朱鬱儀《水經注箋》，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馮開之以經傳相淆，間用朱

墨勾乙，未曾卒業；鍾伯敬《水經注抄》，所謂割裂以爲詞章之用者也。余讀《水經注》，參考之以各省通志，多不相合。是書不異汲冢斷簡，空言而無事實。其所以作者之意，豈如是哉！乃不襲前作，條貫諸水，名之曰《今水經》，窮源按脉，庶免空言。然今世讀書者，大抵鍾伯敬其人，則簡樸之誚，有所不辭爾。

畫川先生易俟序

五經傳註，唯《易》爲最多。然自秦、漢以來，分爲二途，有義理之學，有象數之學。主變占而不言義理，田何、九師之徒是也；尚玄虛而不言象數，王輔嗣、韓康伯之流是也。唐、宋以後，或言理，或言象數。象數則攙入老氏之圖書，非復田何之象數矣；理則本之天地萬物，非復玄虛之理矣：互相出入，義理與象數終不能歸一。

蓋《易》非空言也，聖人以之救天下萬世者也。大化流行，有一定之運，如黃河之水，自崑崙而積石、而底柱、而九河、而入海，盈科而進，脉絡井然。三百八十四爻皆一治一亂之脈絡，陰陽倚伏，可以摹捉，而後聖人得旋其苞桑拔茅之術以差等百王。故象數之變遷爲經，人事之從違爲緯，義理即在其中。一部二十一史，是三百八十四爻流行之迹也。

憶前庚午歲，訪何天玉先生於陪京之烏龍潭，時天玉著《易》，余竊觀之，多言人事，茫然不知所謂。後得楊誠齋《易傳》讀之，其每爻辭引古爲証，方知天玉之有所本也。

癸酉病榻，喬石林先生以所著《易俟》

屬余序之。讀之畢卷，喟然嘆曰：「先生其得誠齋之傳者乎！」然誠齋所引，有合亦有不合者，自宋至今歷數百年，事變錯出，又有誠齋之所未盡者。先生會通古今，凡天地之極則，事機之變化，人情物理之糺錯，爛然皆聚於目，而於君子小人之消長，尤爲親切。蓋先生在講筵，奏對以救維桑，遂不爲小人所容，所謂談虎色變也。嗟乎！天以日月星辰爲言語文字，詔告天下萬世，聖人寫天象以爲象數，不過人事之張本，其爲象數也，盡之於三百八十四爻。今舍三百八十四爻之人事，而別爲圖書卦變於外，若聖人有所未盡者，是作《易》者，猶之爲鞶帨刀筆之務也，而盛衰之理，反求之鳥鳴風角矣。象數晦而人事荒，故先生首闢之。余嘗著《易學象數論》，以糾謬言象數者，人以爲妄，今得先生之說，人苟不疑於先生，則余不至爲妄人矣。

曹氏家録續畧序

語溪曹叔則，静深真實，一切好名之事，如講學選文，皆所不爲。其與人交，光風霽月，亦不爲翕翕熱。余在語溪四年，欽其風概，肥遯之士盖庶幾焉。手抄填海沉井之書，牛毛細字，盈於筐篋。從之借抄，亦所不吝。余自離語溪，賣文糊口，不相通問。蓋不欲以綺靡之語，入泠汰之耳。夫悲哉秋氣，而木葉不脱，土無蟄虫，非夷則之本色矣。

歲乙亥，叔則以所著家譜，寓書屬序。余閲之終卷，大畧以歐、蘇爲法，誠名筆也。

譜之爲患有二，公卿降爲皁隸，讀書種絕。以余所見言之，陸氏世家，其後人當麥

孰之時，則張祖宗影像於中田，烏紗絳袍以驅鹿豕。應平仲者，明初文人也，數傳之後，文集零落。子姓以爲留之不敬，雜紙錢焚之。如是者多有其人，遑及於譜乎？其後即有達者，又何所據以爲張本。

曹氏自宋至今，世有象賢，至於叔則，蓋七編矣，故無闕文。自魏、晉以來碑版之文，多借聞人以助華藻，故言張必緣張仲，言田必及田單、千秋，言辛必及辛有，言李必及老聃。庶姓皆然。由是後之爲譜者，獵取元夫鉅公，貫以世系，以至史傳牴牾，地理錯亂，適以自旌其不學。曹氏不附顯達，群昭群穆，無非鬼之祭。

余嘗與門士論史，切不可有班、馬之叙事於胸中而擬議之。故事本常也，而參合於奇節。情本平也，而附離於感憤。第就世間之人情物理，饑食渴飲，暝雨晴曦，宛轉關生，便開衆妙。事以徵信爲貴，言以原情爲定，寧爲斷爛之朝報，無爲陵駕之古文。史學其過半矣。由叔則之譜以推之，於余言其有合也。使叔則而爲史，劉静修所謂無邊受屈者，庶可免矣。

趙漁玉詩鈔序

少年向予欲學詩古文者，每阻之曰：「當究竟時文，而後可從事於此也。」歐陽公作文之法，讀書多，講究多，著作多，文始能工。蓋人之才分有限，須一生之力并當於此。今舉子場屋之業未畢，而希心高遠，其不兩墮者鮮矣。雖然，此爲槐花席帽中人物言耳。世不乏奇才之士，一目十行，十年半面，豈區區制舉之業所能束縛。吾友鄭春薦出其子壻趙漁玉詩，讀之，剪汰秋水，

格法老成，而麗句層出，秦系所不能禪也。漁玉少年，其塲屋文亦爲主者高薦。固知才有兼長，但能充之以學，則又何所不至？予束髮出游，即交嚴印持、聞子將。其時讀書社號爲清流，多有能爲詩古文者。桑海以來，此風渺然，即有一二點綴，亦中郎之虎賁耳。每存正始之想，今見漁玉，他日復還武林舊觀，誠可預卜也。

萬貞一和蘇詩題辭

古今來和陶詩者多矣，未有和蘇詩者。顧貞一獨和蘇詩，何也？子由序和陶詩云：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困折，終不能悛。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蓋子瞻、淵明出處不同，强欲以言附之。貞一掛名罣籍六百四十二日，魂飛湯火，甚於子瞻，患難既同，和詩能不親切？其於陶、蘇之相去不侔矣。雖然，子瞻年在桑榆，水落石出，不能不爲擎斂；貞一膂力方剛，秋水方至，百川灌河，焉知不以金石之聲易其孤絃么韵乎？子瞻出獄以後，忌者未艾；貞一從此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管邨、西皐，焉知其不爲柴桑、栗里乎？是則其不同者也。嗟乎！此亦論其迹耳！子瞻剛勁之氣，不以生死患難，少爲屈詘；貞一讀書數十年，將無求其同者，豈區區詩之不愧。他日而和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

戴西洮詩文題辭

歐陽公曰：「物常聚於所好。」余謂不

特金玉珠璣書畫碑石之物，在外者爲然；詩文吾所自爲者也，苟非好之，則吾亦無能自得。故古今能文之士，必其好專於是，外物不足以動其心，而後其文始工。小好則小工，大好則大工。何也？文章之道，非可一蹴而至者，苟好之，則必聚天下之書而讀之，必求天下之師友而講之，必聚一生之精力而爲之，其文有不工者乎？不然，所接不過腐生末學，所讀不過毛頭制義。必讀古文，繼之或作或輟之工夫，視醯鷄之甕爲藝苑，而曰吾能文，吾能文，其可乎？此無他，不好故也。

戴西洮好爲詩文，淮海爲天下之衝，南北名士之往來者，迎至於家，無不咨請；聞有未見之書，多方購之，積至萬卷；又延吾友萬公擇共讀十三經、二十一史，晝夜無間，好之可爲篤矣。癸酉歲盡，公擇來，寄我詩文一卷，讀之皆有師法。其爲亡友劉予吉行狀，尤稱合作，盖不期工而自工矣。西洮年甚富，好甚篤，浸浸無已，未知所至。以視今日之名士，摹彷得歐、蘇一二轉折語，自稱震川正派者，見之能不自愧乎？

呂勝千詩集題辭

余館語溪三年，别去二十七年矣。語溪多詩文之士，當時皆得相與唱和；是後出處參差，而語溪之友，詩文亦無相及者。癸酉病榻，有從語溪來者，投我詩二卷，視之則吾友呂季臣之孫勝千也。其詩秀拔，每首必有佳句，醒人心目，凡爲詩者之所能也。而其内有鬱不能暢之情，景色當前，即歡愉宴樂，無非與吾衝擊之物，此勝千作詩之本也。

古者才人逸士，或寄傲於山川，或移情於花鳥。向使逐物而流，中藏泊然，其詩必中邊枯淡。吾於勝千之詩，吟之而雋永愈出，人但賞其佳句者，淺之乎知勝千矣。

余觀當今之作家，有喜平淡而出之率易，有喜艷麗而出之委曲，有獨創以爲高，有妮古以爲非法，非不各持一説，以争鳴於天下。然而倀惶塵垢，象没深泥，衆情交集，豈能孤行一己之情乎？夫此戚然孤露之天真，井底不能沉，日月不能老，乃從來之元氣也。元氣不寄於衆而寄於獨，不寄於繁華而寄於岑寂，盖知之者鮮矣。語溪有曹叔則者，亦元氣之所寄也，勝千其過而問之。

後學戴有光
孫男　千人　校字

南雷文定五集卷二

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參訂
休寧後學程志隆較刊

文淵閣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 改本

公諱天麟，字游初，别號震青，以沈天英舉鄉試，後始復姓。世居吴江之太湖濱，爲農家，至公而徙崑山。幼好學，家貧，無力從師。年十歲，隨父素菴之黎里。其地有道士陸逸菴，公之親也。精舍幽雅，公欲留而讀書，素菴不可，携之還家。越二日，里人有鬻薪於黎里者，公不告於家，附舟而往。家人跡之使歸，公曰：「吾不欲以農夫没世。」逸菴亦勸學甚力，聘名師教之，歷八寒暑而學成。萬曆戊午舉鄉書，出先忠端公之門。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饒州府推官。政事之暇，惟務談學，所謂豫章四子者，陳際泰、艾南英、羅萬藻、章世純皆從之。何心隱傳泰州之學，爲江陵所害，弇洲據其爰書作傳，人遂以游俠外之。公觀其遺録有所發明，刻之衆毁之中。兼官攝印，皆有惠政，建祠者三地。戊寅，上御中左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之計，拔公爲翰林院編修。庚辰，充《武經大全》纂修官。甲申正月，差祭淮王，至山東而京師陷，一慟幾不起。

大兵南渡，公欲爲即墨之守，而人心已去。航海而南，至定海登陸。復自浙之閩，遇閩立國，公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署國子監祭酒，諸生亦千餘人。閩中廷試貢生，選

十二名爲萃士，其冠服比庶常。三年後賜同進士出身，以公爲教習。未幾，公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粵。閩事敗，又自東粵至西粵，入土司安平州。

桂王立於肇慶，移梧，移桂，移全、永。順治丁亥，依劉承胤於武岡，遣官以禮部侍郎召公。公上疏：「請上自將爲前鋒，毋徒踵轍承平，今日拜一相，明日設一官，坐失事機。」戊子四月，王在南寧，陞禮部尚書，尋兼東閣大學士，召入直。公力辭：「今何時也，營官晉秩，臣實耻之。願押選士兵，勤畧江、閩。」不聽。公不得已至行帳，會李成棟請幸肇慶，公扈從過潯州。潯帥陳邦傳，請世守粵西，如黔國故事。公簽擬不允。邦傳意在必得，以印劒擲公脅之，公仍不允。時西粵新復，豫章通欵，何騰蛟、堵胤錫經畧三楚，肇慶晏然以小朝廷自處。公上言：「爲今之計，親賢選將，詢爾仇方，夙纘舊服。爾乃惟聽孔壬諓諓，日以口舌快忿，即旰日橫經，榷商繁瀆，亦奚以爲？顧議者謂何必親征，我以地方官官彼，人以地方餉餉各兵，即我官我兵也。漢高所云馬上得天下者，欲以筆端收之。臣望主上效宣周自將，以世臣元老姜曰廣、黃景昉、瞿式耜、何騰蛟、堵胤錫等，爲今蒞止荆、淮之穆公、方召，即以迎師諸勳鎮兵，合爲王旅，倣舊制京營、神樞等十二，以隸衆帥。内以神機一營，領兵一萬二千五百人，屬中樞，戎政轄之，使表裏策應，悉聽命於行帳。亟須親征之令，舍此更無他道。」王優容答之，而不能行也。

未幾而五虎之門户起。五虎者，左都御史袁彭年、副都御史劉湘客、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户科都給事

中蒙正發也，皆以李成棟之子元胤爲主。堡在桂林，擬上十事，參馬吉翔、❶陳邦傳、龐天壽、李成棟及大學士王化澄、嚴起恒，至肇慶行帳，以示時魁等。時魁削其牽連成棟者二事，而以八事上之。成棟見其所論之人，皆己之所不悦者，故使其子親之。化澄、起恒俱欲辭位，公言二輔歷盡顛沛，所謂同患難之臣也，不宜聽其去。守輔瞿式耜，當令旋軫，内定紛囂，外資發縱。十二月二日召對，王論：「肇基伊始，百爾功臣，方賴中外拮据，科臣弗悉艱難，説現成話，或寒其心，豈不誤事。日來改票，我與輔臣再三商確，豈不容我改一事，何云内意。」公奏科臣金堡，前朝卓竪風裁，紀綱初立，方賴糾繩。用舍人材，謨畫軍國，倘有故違僉論，出自斜封墨勅者，方爲中旨。今雖無此，言官防微杜漸言之，未始不可。袁彭年條陳憲規，察御史履歷，適陸樞回道，刺書下銜。彭年劾請逮問。王批未允。彭年隨劾起恒，而丁時魁、金堡單疏公疏，劾起恒及馬吉翔、龐天壽者無已時。太妃召公票簽，面諭：「當武岡危難之時，今日諸臣安在？非馬吉翔等二三人左右王躬，焉有今日。先生嚴加擬議，不可隱徇。」公奏：「武岡扈從大功，固不可泯。然憲垣所争，亦是職所當言。還望太妃、主上寬宥，以開言路。」太妃復諭：「先生只管嚴擬來看。」隨命内臣給筆札賜坐。公票擬兩解，太妃不允，改票至再。内有「那得如許更端聚訟」語。彭年大怒，疾呼於堂上曰：「當時不惜鐵騎三千，猶得作此景象耶？」起恒遂抹前批，以逢其意。彭年怒猶未平。二

❶「翔」，原作「羽」，據《約》本改。

十三日立春，王令諸大臣盟於祖廟，而後入賀。顧水火愈甚。己丑正月，陳邦傳憤金堡參之也，上書言：「堡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即遣堡爲臣監紀，以觀臣十萬鐵騎。堡昔爲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回。今日湖南來，未必非敵人間諜。」公與起恒在直，得邦傳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善罵人，今亦被人罵倒耶？」道隱者，堡之字也。遂擬票「金堡辛苦何來，我所未悉，所請監紀，著即會議」。其謂辛苦何來，用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辛苦敵中來」成語，非有他意，而堡以爲譏其從敵，時魁等率科道官青衣哭於朝，擲印免冠，入閣大噪。公曰：「公等豈以小朝廷，遂無君臣之禮耶？」彭年曰：「不關我事。」公曰：「總憲者，總朝廷之法也。公爲總憲，法紀蕩然，焉所謝責。」王召諸臣，勉之收印視事。時魁等不從，令李元胤給之。初，時魁等以票擬出自起恒，欲進閣毆之。是晨侍郎劉遠生至公舟，阻其入朝。詢其故，遠生以告。公曰：「不知可以不入，既知矣，事不辭難。」遂至閣自認。時魁等爲之稍阻。公隨乞去，王遣鴻臚卿何驤敦趣視事，不可，面辭涕泣。王亦垂淚曰：「卿去，我益孤矣。」二月初六日也。此與唐昭宗欲相韓渥，朱溫欲害之而出，昭宗握渥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又何殊也。

公棲遲慶遠，九月，王復勑入覲，跂予懸望，更勿久延。公言：「兩粵兵民，情涣勢促，路人能言之，好建言者絕置不論。須知近地可危，方克謀及禦遠。知邇形可懼，奚遑漫採浮言。而乃瑣屑一人一事，掉頭以爭，矯令還封，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毋以四方無利害之章奏，悻悻見面，認爲極

痛極癢而閔焉。使我一人終日知危知懼，僅知此焉而已。」王念之不置，俾返棹端溪，公自慶遠至象州，而王已退駐梧州。上書言：「端州終歲媮視，兹因一番震蕩，毅然有爲，自今日爲始。東省勤舊，各有塞兵汎艇，曾舉義於昔者，自可號召於今。高、雷、廉、瓊，額解兩廣鹽利，土弁客兵，禪其根括。有兵而不知發，有餉而棄諸人。毋若向之謀國者，曰：『團兵可散歸農也，土、狼、塞、島兵不可用也。』終日以毛錐從事，一驚再驚，至有今日。」又言：「宋高宗渡江航海，偏安一隅，有退地也。今日之事，退地何居？下無行臺，上無行帳，中露中泥，無地非戰場也，無日非戰期也。可云此爲三公九卿屬内歟？彼爲使相調將屬外歟？二三年間，揺惑内權，麾之難去。輕畀外爵，招之莫來。主上當奮然自將，勿判内外，文武諸臣，悉擐甲將兵以從。臣請持經畧江南、嶺南使節，揀砦兵，擇土豪，抽峒丁，募水手，自近逮遠，招集四方流徙之人，❶訓閱以充御兵，佐主上雲集龍鬬之力。否則徒責票簽，調停文武水火，以爲主持政本，嗚呼，今日政本何在乎？」庚寅七月，以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入直梧州，賜圖書曰理學名臣。

先是，雲南督師楊畏知，説滇寇孫可望反正，同鄉官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金堡首言：「明朝異姓，止有贈王，祖宗定制，不宜壞自今日。」衆皆以爲然。畏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純臣之節，寧可望於若輩？今因其向義，使之感恩，庶

❶「徙」，原作「徒」，據《約》改。

幾收助於萬一。且法有因革，時異勢殊，土宇非故，而猶執舊法乎？」議數月不決。臨發，乃賜一字親王章，而無封號。畏知西行過梧，遇堵胤錫曰：「可望業自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靳之也。激猛虎而使噬人，柰何？」胤錫然之，爲補牘入，始封爲定王。❶武康伯胡執恭者，故陳邦傳中軍，駐防泗城州，地與滇近。聞可望求封，先以書約封秦王，可望悦。執恭即具疏報聞，且謂機不容緩，臣已便宜鑄印，填空勅賫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迎甚恭，所部額手交賀，儼然以秦王臨其下矣。比畏知回，始知其詐，顧深耻之曰：「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爲人笑歟？」遂不受約束。至是可望復遣使至梧，自稱秦王，且以不願改號爲請。從官集議，公與王化澄以爲許之便，嚴起恒、文安之、郭之奇以爲不當許。公厲色争之，而起恒等持之益堅。及兩廣俱破，大兵日迫，王奔南寧。辛卯，始封可望爲秦王，而可望已視之甚輕。

五月，可望請移駐雲南，從亡諸臣議欽州依李元胤。公言：「元胤屢敗之餘，衆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數十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可望既懷好音，必弗遽萌他志。不若因其迎而依之，亦推誠之道也。」僉議未協，遷延者累月。公憂隨從單薄，奉使經畧左右兩江土司。兵衆未集，大兵已迫南寧。王踉蹌入滇，公扶病隨行。壬辰正月，至廣南府，病劇不能前進，暫寓西板村，土官儂

❶「定王」，《約》本作「定遼王」。

紹周架屋居之。是年八月十八日卒。有「孤忠未展，遺恨無窮」疏，遣人至安隆所上之。王覽疏悲涕，賜祭十一壇，贈少保、建極殿大學士，謚文靖。

粵稽桂王立國，肇路藍縷，風聲鶴唳，與宋之二王無異。惟肇慶之時，兩三年間，可以進取有爲，而又爲五虎所把持。薄文細故，事事争執，以法祖制，慎名器，依傍爲題目。廟堂之上，流矢影風，❶救過不遑，而於兵食戰守綢繆呼吸之大計，一切置之不講。夫未進閲曰簽擬，既落紅即令旨。令旨一不當意，即追究簽擬之人而欲毆之，此與狗脚朕之詈何殊。袁彭年等不足責。金堡頗持士節，顧乃昵近凶慝，取謀豺虎，與之共濟乎？明朝異姓不封王，猶漢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一也。孫可望之求王於明，亦猶韓信之求王於漢也。顧漢未嘗不王信，堡執承平之言以繩創業，得乎？彼求我則我重，我求彼則我輕。我不能操重之權，直至於零丁失所，我出其下而後奉之，則爲其所輕也固宜。不王異姓與諫南遷之議，皆愚儒不知通變者也。文靖公之學，所謂積穀做米，把纜放船，其於儒門尚未臻於自得，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堡則深契禪宗，佞口銛筆，一以機鋒出之，壞人家國，視爲墮甑，而又别開生面，撾鼓上堂，世出世間，總屬無情：於此可以知儒釋之分矣。

公耑志讀書，棲心重仞，即行街衢間，亦不徹吟誦。壬午，在京師，余每過之，談學亹亹，汗漫恍惚，非章句之所軌轍。著有《道統》、《治統》二録，《七觀齋文集》、《雉城

❶「風」，原作「雲」，據《約》本改。

詩集》、《孝詮一絃草》，藏於家。

娶沈氏，封一品夫人。子二人：宿垣，監察御史；斗垣，給事中，册封翬昌王，行至板橋，孫可望難作，抗節而死。孫，之銓，甲子武舉人。某某。康熙壬寅，喪車還里，癸丑葬於雉城之湖濱。又十年，余至崑山，之銓以墓銘爲請。先忠端公之難，門人唯徐冢宰石麒職納橐饘，❶公與金知縣渾倉惶奔赴。余時童稚，執手長號，徘徊家國存亡之故，執筆泫然。渾字宜蘇，吴縣人，亦死節於英德。

銘曰：國之興亡，雖曰天數，天之所廢，由人摧仆。鼎懸一絲，嚙之未錯。景炎一隅，危如朝露。猶以臺諫，排論宿素。蕞爾兩粤，乃興朋黨。咫尺堂階，殷雷擾攘。昔之臺諫，奉行宰相。今之宰相，臺諫斷養。於唯文靖，争此呼吸。群枉譁然，捲堂相逼。扁舟飄泊，時危復入。朝服揾淚，桐棺瘴濕。一家百口，寄命蠻巢。經年十九，存者寥寥。故鄉晝錦，丹旐飄飖。死而不亡，視此霜毫。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改本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爲説鈴，賢聖指爲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爲，即非從容矣。武林張文嘉、甬上萬斯大與僧超直，葬蒼水

❶「石麒」，原作「石麟」，據《約》本改。

於南屏之陰。余友李文胤謂：「文山屬銘於鄧元薦，以元薦同仕行帳也。今行帳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非子而誰？」余乃按公《奇零草》、《北征録》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爲銘。

公諱煌言，字玄箸，别號蒼水，宋相張知白之裔也。曾孫集賢修撰襲，自滄州徙平江。集賢子籲，又自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睦名，長伯祥，舉成化癸卯賢書，次珽，次玠，次璟，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字兩如，天啟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

公幼頗跅䟩不羈，好與博徒遊，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爲諸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連三中，暇豫如素習者，觀者以爲奇。崇禎壬午，舉鄉試。

東江之役，公與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文誥。順治丙戌，公汎海依肅鹵於滃洲。明年松江吴勝兆反，公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援之，至崇明，颶風覆舟，公匿於房師故諸暨令家以免，得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山寨，與王司馬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浙東列城爲之晝閉。庚寅，滃洲爲行帳，公復從之，滃洲墮，隨從至閩海。時閩事主於延平，遥奉桂朔，監國爲寓公而已。公激發藩鎮，改鷁首而北之。癸巳冬返浙。

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金山，

遥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爟火通於建業，題詩蘭若中。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南都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鄉應者，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

戊戌，滇中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碇羊山，孽龍爲禍，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群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於是返旆。

明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義從數千人並發。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户，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脱有蹉虞，進退自依。」不聽。將取瓜洲，延平以公爲前茅。時金、焦間鐵索横江，夾岸皆西洋大砲，砲聲雷鍧，波濤起立。公舟出其間，風定行遲，登桅樓，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祚國，從枕席上過師。否則以余身爲虀粉，亦始願之所及也。」鼓棹前進，飛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頓兵京口，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請公往。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

六月十八日，[1]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師畢至。

七月朔，公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别將以蕪湖降書至，延平謂「蕪城上游門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

❶「十八」，稿本作「二十八」。

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辦」。七日，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偪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

當是時，公師所過，吏人喜悦，爭持牛酒迎勞，父老扶杖炷香挈壺漿以獻者，終日不絶，見其衣冠，莫不垂涕。

亡何而金陵之敗聞。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湖。初，公語延平：「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帥分巡郡邑。留都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麕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聽，自以爲功在漏刻，士卒釋冰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大兵諜知，以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出戰，兵無鬬志，大敗。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并徹京口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亦謂軍雖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退守鎮江，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百艘，天下事尚可圖也。已而知其不然，大兵千餘艘截於下流，歸路已梗。引舟趨鄱陽以集散亡。

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界。縣有陽山寨，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故義師所

據，已受招撫，聞公至，拒之。英山有將軍寨，轉而至彼。渡東溪嶺，追師奄至，士卒皆竄。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土人止之。公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衆，導脱身去。踪跡者得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向。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公爲張司馬，憐其忠義，導公由樅陽湖出江，渡黄盆，抵東流之張家灘，❶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方病瘧，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目，改而山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

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延平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搆難，殊無經畧中原之志。公作詩誚之云：「中原方卜鹿，何暇問紅梁。」

明年，滇事敗。延平師既不出，公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於懸嶴，懸嶴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陰巉岩峭壁，公結茅其間。從者爲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

於時海内承平，滇南統絶，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浪楫，傲岸於明、台之間。議者急公愈甚，係累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致公以爲功。與其徒數十人，走補陀，僞爲行脚僧。會公告糴之舟至，糴人謂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刀以脅糴人，令言公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静。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小校乃以

❶「東」，原作「東」，據本書《南雷文定後集》卷二所收此文未改本改。

夜半出山之背，緣藤蹈嶺而入，暗中執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

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牆，皆歎息以爲晝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後數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皆來庭謁。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於側，皆視公爲天神。省中人賂守者，得覩公面爲幸。翰墨流傳，視爲至寶。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稱情落筆。

九月七日，幕府請公詣市，公賦絶命詩：「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木、冠玉、舟子三人皆從死。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玉，鄞人。

公生於萬曆庚申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後。

公精於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羅舟未返，占課大凶，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卒遭束縛。

間常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録》，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争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

没，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爲益難矣。公父刑部嘗教授余家，余諸父皆其門人。至余與公，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鯨背蠣灘之上，共此艱難，今公已爲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

銘曰：盧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俎豆具列。誰冠貂蟬，增此像設？曰惟信公，終焉是揭。西湖之陽，春香秋霧。北有岳墳，南有於墓。公亦有言，窀穸是附。同德比義，而相旦暮。前之盧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千有里。一時發言，俱同讖語。天且勿違，成人之美。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改本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易節，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藍輿，無鉗市之恐，較之今日，[1]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

若水名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啟乙丑進士第一

[1] 「今日」，原缺，據《案》原刻本補。

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陞郎中。

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郎，曾祖柔，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於西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即得。攝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蓺，❶直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即解職歸。

兩先生之出，俱當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

桑海之交，武貞投水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南，以待齊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襏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道，欲與話舊，若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遥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康熙己酉十月某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

❶「土」，原作「上」，據《南雷文定》卷六本篇未改本改。

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塚，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鳥石依依，可以無泪；唯鳥石依依，可無吊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没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唯一止之曰：「烟裡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康熙辛亥三月某日卒，年六十九。

若水行在《孝經》，義理迫隘，唯一之途稍寬，世之君子往往由之，然不欲爲易代之臣者，顧反爲異姓之子，無乃自相矛盾乎？唯一之寄身釋氏，猶李爕之爲傭保，依齋之爲賣卜。然其詩云：「愧不悉隨鬚髮去，猶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則亦未嘗不羡若水之爲也。

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鼈甲承漏。卧榻之下，牛宫雞桀，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噐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餘爲爐，拂拭過於金玉。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險，遂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群之近憂者，是則同。

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吴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脉，❶若水曰：「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

❶「正誼」，《案》、稿本作「百家」。

余泫然而别。唯一則未嘗一面也。

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杲堂求銘，余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别，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於墓，以信德之不孤也。

銘曰：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後學戴有本
孫男　千人
曾外孫沈詩盛
處校字

南雷文定五集卷三

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參訂
休寧後學程志隆較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改本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抵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絶少。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

乾初深痛《樂記》「『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卜度，至於心行路絶，自是禪門種草。宋人指《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爲本體同一窠臼。必欲求此本體於父母未生之前，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則工夫俱無著落。當知學者時時存養此心，即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别求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盖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庸》位育之功。至是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美矣。繼之即孟子擴充盡才之功，成之

而後知性無不善也。非是原始無性，至成之而始足耳。

又云，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彼言既發謂之情，才出於氣，有善有不善者，非也。

又云，人心本無所謂天理，人欲恰好處即天理。其主於無欲者，非也。乾初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顧未嘗背師門之旨。先師亦謂之疑團而已。其論《大學》，以後來改本，牽合不歸於一，并其本文而疑之。即同門之友，斷斷爲難，而乾初執說愈堅，無不怪之者，此非創自乾初也。慈湖亦謂《大學》非聖經，亦有言《大學》層累非聖人一貫之學。雖未必皆爲定論，然吾人爲學工夫自有得力。意見無不偏至，惟其悟入，無有不可，奚必抱此齟齬不合者，自窒其靈明乎？是書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與廢置，相去亦不甚相遠也。

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嗚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勿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

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爌、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衎衎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强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勿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於康熙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殀。女一人。孫二人，克鬯、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

銘曰：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蟫。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貢士雨垓葉君墓誌銘

葉雨垓有寒疾，春盡禦重裘，熾火床下，左右夾鑪，猶苦兩肩火氣不到；飲食必百沸，末胡椒投之，乃下咽。余讀宋文憲

《送戴原禮序》，內載松江諸仲文病狀，與雨垓相似，而原禮以爲火極似水；余友高旦中精於醫理，因謂之曰：「雨垓之病，需子之脉而信。」順治戊戌春三月，旦中過視之，曰：「此內熱也，與見症相反。」雨垓終不能信，至六月二十八日而卒。

余評雨垓之爲人，有相反者三，其病適應之。生平好釋氏而行事拘牽，一反也；賦性魯鈍，而自負經世之學，二反也；貧不能自給而好施與，三反也。雨垓鰥居近三十年，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終身菜食，凡其苦行，遠過桑門；然不能散髮絶世，米鹽瑣屑之事，畢經其手，未嘗委之厨下兒。室中終歲不能掃治，書卷與醬瓿雜置，客至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然數上書言事，桑海之交，走烈日中數百里，迎師於台州。迨其晚歲，貲産落盡，寄食僧厨；然遇賣妻質子，爲之贖歸者數人，或負之，篋置空券，聽其忘失略盡。嗟乎！雨垓何自苦，豈其才不能振與，而雨垓自謂有得？抑不厭煩苦者，釋氏之爲道宜然歟？庭宇蕪穢者，爲掃除天下之故智歟？施其所不忍施者，爲施舍之最境歟？余又無以測雨垓之所至矣！雨垓少廪於學，迎師之功，同輩皆得議敘，而雨垓平進，貢於二十人之中，東江失後，方有知之者，授以虚銜。夫授職於既敗之後，是亦謂之相反也。

雨垓諱華滋，葉氏，餘姚人也。曾祖諱選，嘉靖十七年進士，工部郎中；祖諱逢春，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鄖陽知府；父謹憲祖，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廣西按察司。母梁氏，封恭人。配盧氏。子一人，晟。其生在萬曆辛亥八月十五日，葬邑之風山。喪亂

之中，余濱於十死，雨垓不以爲非是，然余自以爲迷輪亂轍，每勸雨垓入山自放，雨垓不應。丙辰八月，始依空林遠公之故居以老，澤望游山歸，歎雨垓近日之樂，余心喜而恐其不能久留也，果未幾而以病出矣。余之哀雨垓，不僅以其爲内弟也。然則晟之求銘，其又何辭。

銘曰：世所有之嗜好兮，雨垓亦云其無之。既澹然而寡欲兮，復亟亟其奚爲？

萬公擇墓誌銘

昔者徐曰仁死，陽明每臨講席，酬答之間，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嘆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至其墓所，酹酒而告之。嗟乎！知言之難也，從古皆然。

余老而無聞，然平生心得，爲先儒之所未發者，則有數端。其言性也，以爲陰陽五行一也，賦於人物，則有萬殊，有情無情，各一其性，故曰各正性命，以言乎非一性也。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也。狼貪虎暴，獨非性乎？然不可以此言人，人則惟有不忍人之心，純粹至善，如薑辛荼苦，賦時已自各别，故善言性者莫如神農氏之本草。其言太極也，統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即爲兩儀；統六十四卦之純陽純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即爲四象；四象之分布，即爲八卦：故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次第。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理，則義理之發源，在於父母。陽明言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不知天理從父母而發，便是仁也。嚴父配

天，非崇高之也，吾之於天，渺不相屬，藉嚴父在天之靈，通其陟降。而先儒疑於郊鯀，以功德言，不以感召言，非也。《河圖》、《洛書》，先儒多有辨其非者，余以爲即今之圖經地理志也。其言河、洛者，周公定鼎於洛；四方之人户盛衰，道里之阨塞險易，諸侯貢於天王，故謂之《河圖》、《洛書》；其他異同甚多。見者皆爲郢書燕説，一二知己勸余藏其狂言，以俟後之君子；惟公擇涣然冰釋，相視莫逆，以爲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余何以得此於公擇哉！今公擇死矣，余之思公擇，寧不殊陽明之思曰仁乎？

公擇諱斯選，萬氏，余友履安先生之第五子也。其世系詳履安誌中。公擇生平不應科舉，出而教授，自武林、語水以至淮上，故亦不專舉業。《通鑑》則手録，二十一史則句讀丹鉛，不遺一字。其在語水，得余所評羅念菴、王塘南二先生集讀之，不以口耳從事，默坐澄心，恍然如中流之一壺，證以蕺山意爲心之主宰而愈信。從此卓犖讀書，不爲舊説所錮，三十年如一日也。淮上之門人，如唯一、西洮皆能興起於學，使蕺山之流風餘韻北漸而不墜者，信公擇之立身不苟耳。

世苦於貧，多不持士節，三三兩兩相習於機械之途，以苟得爲才。公擇痛惡之。即在久故者，未嘗肯假借一語，令其自容。有以講學自命者，諸儒無不受其彈駮，衆皆惑之。公擇曰：「誠使彈駮皆是也，而獨不彈駮燒金關節，身與之乎！」節在，名家子，逃而爲僧，見人即以布施强聒，公擇面數之曰：「儒佛皆君子，曾有君子而不知廉恥一道？」節在不覺媿屈。交游間，闡隱微之善，砭纖芥之惡，古之所謂隘人也。公擇既

不爲世用，事功無所表見，又不著書以自炫耀，然余直信其爲黄叔度、吴康齋路上人，非阿私所好也。

生於崇禎己巳五月十八日，卒於康熙甲戌八月初十日。娶董晉公之女。無子，以兄子世祺縣丞爲後。一女，適王文三之子錫仁。余三年病榻，知交斷絶，公擇自舘歸，必再三過余，以工夫相證，始得破涕一笑。今年正月二十二日，雪浪兼天，公擇扁舟觸險，信宿而去，余以爲一年之别，執手悽愴，苟知其爲死别，悲又當何如也！知公擇者，家人未必如余，故不俟其請而銘之。

銘曰：世之講學，僅以口耳；高者清談，卑者無恥。羌郎之丸，時文批尾；惟公擇甫，静坐窮理。數十年功，識一是字；不妮古説，不隨時徙。膠漆盆中，震雷破底；吾傷孤另，愈思其美。

紀九峯墓誌銘

余讀文、陸傳，而嘆一時忠義之士，何其盛也！故鄧光薦爲文丞相幕府傳，僚將賓從，牽聯可書者六十餘人；其散見於宋末元初各家之文集者，殘山剩水之間，或明或没，讀者追想其風概，累嘘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凡幾。蓋忠義者，天地之元氣，當無事之日，則韜爲道術，發爲事功，漠然不可見。及事變之來，則鬱勃迫隘，流動而四出，賢士大夫歘起收之，甚之爲碧血窮燐，次之爲土室牛車，皆此氣之所憑依也。金石變聲，余所紀録者亦多矣，而余友高辰四爲紀衷文丏幽堂之誌，亦其一人也。

君諱五昌，字衷文，别號九峯静隱。世

系鳳陽，元翰林學士紀安道之後。學士同知慶元路事，卜居於鄞，然返葬鳳陽，至其孫宗德，始爲鄞人。祖光祖。父茂英，郡庠生。君群從皆以科第起家，而君在庠序間，鬱有時譽，所交皆邑之名士。時逢喪亂，不欲以經生自置，奇才劍客，相與周旋；四方失職者，多以君爲歸；同邑之士，落於睚眦者，君必多方拯之，不能則慰藉其家，令其知死可樂而生可悲也。事親則菽水藥石，心力經營，不使有傷哉貧也之嘆；居父之喪，則鷄骨支牀。身先母卒，則死而猶視，於子職可以無憾矣。

然君之可以傳者則有二事，從錢忠介學爲制義，忠介截江之守，君入其幕府，多所贊畫，題授行人司行人；忠介航海，君以親老不行，忠介卒於閩，家人忽不見君，以爲爲親串之所援止，月餘而返，方知其入閩哭忠介也。此與謝皐羽之西臺慟哭何異乎？張司馬被獲至省，其甥朱相玉貧不能從，君資其襆被，且以貿首之資付之，相玉奉君之教，得收葬於西湖。此與張弘毅負文山之骸骨何異乎？夫皐羽、弘毅，其事争光於日月，而君之所爲，但傳之鄉黨一二所識之口，能保不泯没乎？古來如此者多矣。

君自司馬殁後，遂病翻胃。自云吾年六十二當終，康熙辛酉八月十一日卒，正君所期之年也。娶李氏。子二，曰歷元，曰歷儀。女一，適太學生黄本。孫三，允豊、允升、允恒。孫女一。

銘曰：天地蘧廬，大氣舉之；江河融結，日月驅馳。中爲民物，長安久治；彰明較著，尤在亂離。猿鶴蟲沙，俄頃變移。《麥秀》之歌，西山之薇；草木精英，亦起收

之。於惟紀君，幕府魁奇；逮其遯荒，耿耿曩時。吾繼中齋，作此哀辭。

胡雲峯墓表

人子之於親，生致其養，死致其哀，莫不欲托能文之士，傳之後世，然非其子孫之顯達，無由自見，其因顯達而見者，虛誇鮮實，觀之者又未必信。君子樂道人善，則夫巖穴之下，有一二卓然行事，可以維持世教者，豈可因其子孫之顯不顯以爲去取哉？

胡君象斗，字敬辰，號雲峯；績溪之龍川人。祖一桂，父聚慶。君讀書識大義，然不爲場屋之業，雅尚清寒，古松流水之間，落子鏗然，便可終夕。梅花開時，繞樹百回，疎影在地，吟情愈摯，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爲，豈碌碌尋常之士哉！

而其可表則有二事。《文王世子》云：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文王有疾，武王不脱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然則庶人之於親疾，亦不過謹其湯藥之節而已。乃君之母疾，君割股肉，投於湯藥以進，君之母遂爾霍然。至性所感，越於中庸，非復聖經之所限節矣。自宗法廢，後之爲繼嗣者，不過貨財而已，非復有香火霜露之戚。故矍相之圃，爲人後者不入，惡其貪也。假使以繼絕爲念，而爲人後，是其人賢人也，當必爲子路之所延矣。君之兄啟泰，死而無子，貧甚，莫肯爲後者。君戚然曰：「吾忍吾兄爲無祀之鬼乎？」遂命其次子珙，斬衰竹杖，號於柩側，以己財襄其喪葬，加於人一等矣。是二者，卓然不與俗同。李定母喪，一日不

加，新建爭襲，十年不決，方之於君，能不愧死乎？

子四人：曰衍，曰珙，候選州同知，曰琰，曰珐，皆能克其家。

汪碩公墓表

新安汪虞輯寓於吴門，時名甚著，往來之名公勝流無不稱之。余嘗至新安，得交汪扶晨，知汪氏之多賢，出爲聞人，處者亦必敦本厲行，山梁之介也。虞輯以其父狀求銘，讀之而益信。君諱希旦，字碩公，家貧力田，養親不以菽水弛漆漆之敬。稚弟三人，恩意周匝，畢其婚娶，一門之內，和氣旁皇。君曰：「吾浮沉閭里以爭尺寸，猶如烏鳥啄雪，所得幾何？」於是出遊吴、楚之間，而家乃大起。甲寅、己卯之亂，新安無有寧户，君支危定傾，風塵無恙，則其才之優也。

君之在吴，母夫人病危，君心動亟歸，得侍湯藥半月，至於大故，無終天之恨。曾參之孝，精感萬里；阮孝緒至性冥通，母病自到。君實有焉。及其喪葬，一循家禮，知者以爲不愧紫陽之闕里也。已而告其諸弟曰：「毋以母死而有二心，尺布斗粟之謡，不以帝王而稍假借焉。」同居四十年如一日，凡故疇新畎，廩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於君是賴。晚年，君以其所閲歷者庭誥諸子，往往與古言暗合，不必求之書本也。康熙己巳八月病卒，得年若干。虞輯之所序如此。君亦鄉里恒人，無麗辭輝藻以要譽文學，無豐財崇職以警炫流俗，無奇節詭行以聳動世習，故無可書也。

余觀近來名公鉅卿之碑板，千篇一律，

其所書者不過升遷履歷濃寵疊眷而已，其於經世之曲折，奏對之詳明，納牖揚庭，寂然無一可指，蓋不欲顯露恩仇以起謗焰，故寧諱而不書。夫臺閣草野之文區以別矣，今除官爵之外，與草野同無事實，則亦草野之文也，臺閣之體將無絶乎？然草野之無可書，不礙其爲敦本厲行之士。臺閣之無可書，使其文傳之後世，無乃房、魏、胡、趙不可差別，時風衆勢，吾於表君而爲之一慨也。

姜定菴先生小傳

道無定體，學貴適用，奈何今之人執一以爲道，使學道與事功判爲兩途。事功而不出於道，則機智用事而流於僞，道不能達之事功，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爲則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豈真儒哉！憑虚而觀當世，吾友定菴先生其庶幾乎！余交先生三十年矣，同爲子劉子之弟子，同輯子劉子之遺書，同續子劉子之講席，而余頽墮無成，先生之在朝野，遭時致力，必濟謨庸，私嗟嘆之。先生黜往行爲灰塵，顧予紀其所聞，知荀子《儒效》之非虚言也。

先生名希轍，字二濱，別號定菴。姜氏爲姚江世家，高祖諱子羔，行太僕寺卿；曾祖諱鏡，光禄寺卿；祖諱逢元，禮部尚書；父諱天樞，工部郎中。妣錢太夫人。先生中壬午舉人，解褐温州府學教諭，攝瑞安縣事。海舶攻城，其舵樓高過城堞，架砲於上，守陴者不敢向邇，皆争須臾之命。先生以藥書請救，初遣爲其所獲，再遣爲乞人裝，始得達郡。援兵至，先生授

計破之，溺死齊雲江者無算。事定，有言其聚落通海，援兵利於鹵掠，欲往搜捕，先生不聽而止。

順治壬辰授縣，王師狥地元城，爲養馬之區。軍輸供應，頭緒紛然，先生取定俄頃，事無留滯，兵民兩得焉。癸巳、甲午，畿内水災，饑民咸就食於畿南大名、順德數郡。時逃人禁嚴，居人皆閉户拒之，野廟村坊，亦不聽其停止，遍野哀號。先生惻然，以邑中壕北等集，兵火之後，田土荒蕪，下令但驗其婦女之無雙環，丁壯之非關東語音者，皆聽留集，賑之，使其開墾，群情大悦。督撫上聞，上嘉其救荒通變，下其法於各郡，更生之民不啻數千萬。北地丁糧，大概隨田上下，三十畝而起一丁。唯是洪武板丁未經勾除，故有一丁而輸九丁之税者，先生欲除之以舒民困，胥吏皆曰不可，先生乃以新墾之田依例起丁，而與板丁之數適相符合，百年之患頓除。一日越獄者十三人，一邑譁然，先生不動色；已而囚有病足不良於行者，得而訊之，云魏縣某家有土穴可以藏匿，先生即於燈下遣手力往捕，遲明畢獲。其應變暇豫如此。大吏無不知其才，三省大事，皆願質成於先生。

入爲户科給事中，歷禮、兵二科，轉都給事中。所言皆天下大計，度當今所易行者，不以迂遠取聲名也。如觀州縣之設施，調繁簡以佐銓政；免京解之贓罰，悉存留以備凶荒；窮盜賊之源流，用《僕區》以先貴近。其議刑也，勿以刻深爲治，杖罪之折贖，較前十倍，請仍故例，重罪之流徒，置之死地，不宜輕用。此皆導皇上之惻隱，洋溢宇宙。《書》曰「罪疑惟輕」，曰「寧失不經」，蔡傳謂二者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法。先儒以

爲即此一言，蔡傳可廢。先生之言，豈蔡氏所敢望哉。又言撫臣須設標兵，徒以空名，不資彈壓。使從先生之議，則三藩之叛或可預銷，此曲突徙薪之謀也。上亦知先生爲最深，故其章奏多見施行。需次京師，特令再補言官，以俟京堂缺出。及外艱歸，服闋未出，即以奉天督學起用田間，皆近例所無也。

先生歸爲鄉邦領袖，越中喪亂之後，人不説學。先生率二三老友，讀書談道，重舉證人社會，每遇三之日，先生入講堂，釋菜先師。士子之有志者，雲委景從，始知塲屋之外，大有事業。又開義學，使閭閻無力讀書者，皆與弦歌，風俗爲之丕變。子劉子夢奠之後，及門之士多歸忠節，海内遂無知其學者。先生於故牘理其緒言，刻之行世，使海内知子劉子之學，與陽明同而異、異而同也。先生表章忠節，不遺餘力，與王顓菴先生建六賢書院，祀先忠端、劉忠正、倪文正、施忠愍、周文忠、祁忠敏於郡城，春秋有司致祭。倪文正喪在淺土，已數十年，先生以所選佳城爲之襄事，塗車芻靈，無不出自先生。施忠愍夫人依壻家以活，壻不能養，先生割田二十畝，終其天年。其於三黨恩義，周旋曲折，又不足爲先生道也。

甲寅之亂，所在蠭起，越城受圍，先生與當事城守，出其私財以享戰士，保越之功，不讓呂珍。有言宜召募一旅以備緩急，先生言市井烏合，應變則不足，生變則有餘，終當以静鎮之。辛未，夏盖湖决，鹹水下灌，虞、餘、慈、鄞、鎮海五邑，民無覓飲之處，若遇春耕，插禾無地；兒子百家測量畫圓，作議告先生；先生力陳利害，李郡守始築海堤，民患稍息。先生之學，以事悟道，

久之以道合事，從人情物理之恰好處，體當受用。故不與世牴牾，亦不與世波靡，所在見功，皆其真誠之流露也。晚乃留心玄門，頗爲有得。已而悟玄門之功，惟在養氣。盈天地間皆氣，而氣有粗細。其粗者吾身出入之息，其細者無聲無臭，流轉自有天則。故調息之法，以之由粗入細則可；若但執所調之息，以爲氣止在是，則非聖人從心不踰矩之學矣。慈湖之不起意，即《艮》之「思不出其位」也。先生自此遠矣。

余少逢患難，流離失學，偲偲之力，不忘沈眉生、陸文虎二人。老而師友俱盡，往往忍饑誦經，其間可以緩急告者，唯徐果亭與先生二人。病榻之中，此心耿然，故以生平所見聞者真實書之，不敢妄語自欺，以欺先生也。

孫男　千人
曾孫　偁文
　　　儲文
元孫　璋
　　　紹頫
　　　紹顒校字

南雷文定五集卷四

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參訂
休寧後學程志隆較刊

附録

文孝梨洲先生私謚議

萬言

先生既卒之明年，小祥邁矣。其孤百家以謝弔至寧，門人二十有七人，聚於言舍。援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之例，謀所以私謚先生者。

董允瑋曰：「先生之在本朝，徵聘不起，則猶然士也。《檀弓》記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可知士不當謚矣。吾黨以此加先生，不幾誣乎？」萬斯備曰：「先生嘗以副憲從亡。❶景炎、祥興之除拜，至今正史猶遵之。先生所仕，雖偏隅之主，夫寧得竟泯其迹乎？副憲三品，❷當謚。先生之謚無所疑也。」陳自舜曰：「然則當謚爲『文』。先生淵源六籍，貫穿百家，賦物則萬態畢呈，論性則三品俱絀。以此爲謚，其庶幾乎？」劉甲曰：「自宋以前，謚多一字，今之典制必取兼美。先生袖錐北闕，以刺父仇；承歡箭山，以康耄母；『文』而加『孝』，斯爲允宜。」仇兆鰲曰：「不然！孝

❶「副憲從亡」，原缺，據民國二十四年四明林集虛刻《藜照廬叢書》本補。

❷「副憲三品當謚」，原缺，據《藜照廬叢書》本補。

者一身之行，而一家之事也。先生抗蹈海之踪，而高不事之守，直使商山可五，首陽可三，此宇內正氣之宗，有明數百年綱常所繫也。謚以『文節』，乃不失先生之大全矣！」言於是與馮政、仇雲蛟、陸鋆、李開、高宇亮、高宇隆、裘璉、姜宸蕚、陳和衷、陳之璿、毛文强、王錫庸、李暾、鄭性、張錫琨、張錫璜、張錫璁、王錫仁、陳汝登、董胡駿、董孫符、萬世標折衷衆論而斷之曰：

道德博聞，先生之文不待言矣。顧非先生之孝，無以啟先生之節之奇；抑惟先生之節，愈以成先生之孝之大。蓋言節而先生之制行固直而彰，言孝而先生之立心更曲而苦也。爰取謚法「秉德不回曰孝」之義，而以「文孝」擬正；更取「好廉自克曰節」之義，而以「文節」擬陪。共就先生像前決之，得「文孝」二字。先生之靈，殆欲自昭其苦志之所在歟？

於是退記其語，以傳於門人之去寧與非寧者。康熙丙子重九日，甬上門人萬言百拜謹議。

黃忠端公暨徵君遺獻公父子兩神位入省郡鄉賢祠看語

張希良 侍講學政

黃忠端公三疏擊璫，撩虎鬚而不顧；孤忠報國，填豻户以如飴。近與楊左齊芳，遠視逢干並烈。至其欲調停於奸黨之際，實深合乎大《易》包羞之權。劉忠宣用之，而善類以全；諸正人違之，而奄禍遂烈。痛以往事，噬臍何言！由公講學素明，深智沉勇兼備。不幸臨危致命，成仁取義俱融。浩氣已塞乎乾坤，英風猶凜乎毛髮。

旌忠有典，祭社何辭！冢嗣徵君梨洲公孝友性生，忠貞世篤。髫齡伏闕，能訟化碧之冤；博浪囊椎，勇斥群奸之魄。天地爲之震動，春秋大其復讎。若夫高隱而廢《蓼莪》，鑿垣而逃旌帛。等身著述，蔚爲柱下之藏；栖跡烟霞，名動聖人之問。洵漢庭之鴻羽，而越國之綺園也。父子兩世，俱振古人物，豈特一鄉一國之善士已哉！既經前院崇祀縣庠，如詳併祀省郡以光盛典，以示楷模繳。

先遺獻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

男百家

府君生於有明神宗三十八年八月初八日戌時，考終於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卯時，享年八十有六。不孝百家謹遵末命，於次日舁至化安山，不用棺槨，安卧壙中石牀，前設石几，置所著述圖書其上，即塞壙門。其壙前片石，平時嘗命求寒邨鄭先生文勒之。先生於府君之交，不特生平忠孝大節、學問文章，即府君荼苦衷曲不敢告人者，雅知甚深，奚俟不孝百家荒迷蕪筆，覼縷備陳，聊述先代世譜，略討生平學術事爲之萬一，并膝下所窺朝夕瑣細之一二，敢泣血稽顙以請。

姚江黄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爲東發始祖；一居慈谿之吴嶴；一居鳳皇山竹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已徙餘姚之竹橋，此吾族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以故亞、從、曾、辛，四世失其名，僅存行次。至第六世祖字世堂諱堂者，而名字始得詳。

七世爲文貴府君貴。八世子尹府君尹。九世安之府君安祥。十世廷杲府君杲。

十一世廷璽府君璽，號小雷。兄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返。祖往求之，裂紙寫兄之年貌籍貫爲零丁，牓之寺觀街衢。經行萬里，至道州，奉兄而歸。

十二世素菴府君諒，舉義倉法於里中。

十三世東河府君稔，生先高祖對川府君而早世。祖妣章太孺人，身寡子孤，高祖入城市，必向所之而立，待歸始食，守節數十年。

高祖諱大綬，號對川，爲人精敏，知先王父忠端公必貴，嘗問：「孫之得推封其祖，官何品？」對曰：「三品。」高祖曰：「吾當及之。」王父以七品死節，或言其不驗。未幾，果追贈「太僕寺卿」。

先曾祖諱曰中，字鯤溟，以《易》爲大師。諸生以應試文來質，預定其高下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史内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必原本經傳。王父之喪，蔣令弔之途，曾祖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所不敢言者，獨慷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作奸，曾祖投以治生帖，伍伯叩頭請死。鄰邑之逆案尚書某，使僮客越境追人，曾祖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累封太僕寺卿。

先王父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萬曆丙辰進士。天啟間官御史，以劾奄媪魏忠賢、客氏忠死。崇禎時，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後追贈兵部左侍郎，謚「忠端」。

府君諱宗羲，字太冲，號梨洲，行第一。祖母姚太夫人將分娩，王父預推禄命，年月

庚戌乙酉，得日時庚辰丙戌，配合極佳，然須聞金鼓之聲乃驗。適當是日是時，有里優鳴鉦撾鼓，而府君生。日者謂與先師生物只差一字。見《孔子生卒歲月辨》。於時高祖贈太僕公，高祖母章太淑人猶在堂，曾祖行四人，祖行十六人，一門親屬三十四人皆同爨，而府君爲宗子。

天啟癸亥，年十四，補仁和學博士弟子員。十六，娶先母葉淑人。外祖爲廣西按察司諱憲祖六桐先生。

丙寅，王父被逮，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莊烈帝登極，是時府君年十九，乃袖長錐，草奏疏入京頌冤。

先是王父凡三疏劾奄。第一疏在楊疏二十四大罪之先，第二疏繼楊而上，第三疏則萬忠節杖死後。逆奄髮指，嗾曹欽程論之，削籍。後訛言繁興，謂三吴諸君子謀翻局，王父用織造奄李實爲張永授以祕計。逆奄大懼，使人譙訶李實。[1]於是以講學興大獄，而王父被禍。

府君至都門，已得賜祭塋，贈官録。後一疏謝恩，一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審許顯純、崔應元。府君對簿，袖錐以錐顯純，流血被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府君謂：「顯純與魏忠賢謀反，謀反則以親王高煦、宸濠猶不免於戮，況皇后之外親乎！」卒得論顯純、應元決不待時，妻子流三千里。又與光山夏承、吴江周廷祚共箠所頭顏咨、葉文仲，立時而斃。蓋顯純爲大理，王父被其拷問，而二人則乙丙被難諸公皆其手害者。北地牢子名所頭。承則夏公

[1]「譙」，原作「樵」，據上下文意改。

之令子；廷祚，周公宗建子也。六月，會審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於中府。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魏忠賢修怨於諸公，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填寫之，故其墨在硃上。又恐府君執對，使舉人袁某行賄三千金。府君即疏言其事，謂：「李實當取空本之時，何以不言？諸公被逮之日，又何以不言？汝即畏死，以七君子之命代汝么麼一死，今尚欲求生乎？況以實之賄賂，何求不得！茲現可據矣，則墨在硃上之本，焉知不出今日所爲乎！」復用錐錐實等。蓋府君義勇勃鬱久，自拚一死，以衝仇人之胸。賴天子仁明，念忠死孤兒而不顧也。

福王南渡，阮大鋮尋《防亂揭》之怨，次第欲盡殺揭中人，而府君尤所注意，目爲黨魁者也。初，逆案既定，大鋮百計謀翻，不遂。崇禎十二年，攜重賄，挾新聲，招搖白下。躁進之徒，受其籠索，爲卷土重來之計。一輩知名士共出《留都防亂揭》逐之。其揭首顧子方杲，次則府君，次左碩人國柱、左子直棅、沈眉生壽民、沈崑銅士柱、魏子一學濂等，而從中慫恿則周仲馭鑣也。至是大鋮以定策功，欲先殺仲馭而無名，曰：「彼動云逆案，我當以順案誅之。」乃牽引周介生鍾之從賊，而逮仲馭。嗣是希大鋮意者，交章劾其所嫉。子直一門變姓名而逃，眉生亡命金華山中，而府君初爲同邑之逆黨某，與劉蕺山、祁世培、章羽侯三先生同劾，後爲徐大化之姪署丞某特疏所劾，下三法司逮問。值大兵南下，其事得解。不則王父既死於逆奄，府君又且死於其乾兒矣。

渊河之役，鼎革初逢，彈丸一隅，未測聖朝高厚，尚有乃孚於巳日，而用牛革之鞏

者。即府君亦嘗腰組虞淵，暍同夸父，零丁有歎，不悔空坑。然而張儉、魏齊，遂倚箭山爲複壁，文成、五利，共指竹浦爲蓬萊。府君乃皤然曰：「我乃以俠名江湖耶？」遂奉王母避之山中，大發篋衍，默體徧勘，始悟師門之學，爲集儒先之大成。

府君垂髫讀書，即不瑣守章句，好窺羣籍。年十四，隨王父京邸，王父自課以制義。府君完課之餘，濳購《三國衍義》、《列國傳》、《東漢》、《殘唐》諸小説，藏之帳底，夜則發而觀之。一日，王母以告，王父曰：「亦足開其智慧。」自後王母每私視府君書，❶觀所乙處，而府君轉不之知。年二十二，發憤讀二十一史。日限一本，丹鉛矻矻，不畢不寢。蓋府君自少遭多難，家仇黨禍，南北往來，未嘗廢學。顧是時心力旁溢，既業制舉，復騁詩文，就試南都，凡一時四方知名之士無不交，遠近時文詩賦之會無不赴。選文統於東浙，就盟會於三吳，故雖得子劉子以爲之師，嘗自謂「先師夢奠以前，痛掌血痕，不沾牛革」，及是潦水瀾枯，百途心折，而蕺山慎獨之宗旨得府君而大顯焉。

初，子劉子嘗與高忠憲、鄒忠介、馮恭定三公講學於東林、首善兩書院。三公繼歿，乃始與陶石梁舉越城證人之會。然東浙之學，自新建啟途，一傳而爲龍谿，再傳而爲海門、石簣，湛然澄之禪入之，三傳而爲石梁，輔之以姚江之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密雲悟之禪又入之。蕺山主慎獨，慎則敬，敬則誠，消息動静，步步實歷。而見

❶「王母」，原作「王父」，據《南雷文鈔・家母求文節略》改。

石梁宗解悟，云「識得本體，不用工夫，求之心行路絶之間」，故雖與同事，而論多齟齬。已分會於白馬山，石梁所説皆因果，至言一名臣轉身爲馬，引老嫗證之。府君曰：「是何言也？」因約吴、越士四十餘人，連袂而稱弟子於蕺山，自是蕺山門人益進。然丁改革之際，其高第者如金伯玉、吴磊齋、祁世培、章羽侯、葉潤山、彭期生、王玄趾、祝開美諸先生，既身殉國難，其餘或時文之塊礧未消，或蔥嶺之蜾蠃易化。間有自任知師門之學者，則毘陵之仲昇、惲子由，此其選也。己酉，東來握手謂府君曰：「今日知師門之學者，惟吾與子，議論不可以不一，但於師門言意所在，當爲渾融。」府君不答。蓋以師門超越前儒者，全在於此，此而渾融，猶是師門之學乎？

府君表顯師門之學發前人之未發者，大端有四：

一曰「静存之外無動察」。樹木栽培，必於根本，枝葉之上，無可用力。知乎此，則省察即存養中切實工夫。今專以存養屬静，安得不流而爲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爲僞！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

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❶而不二於惡，正指其所存而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孰爲其所存者乎？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之本旨乎？蓋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離却意根

❶「善」，原作「義」，據《子劉子行狀》改。

一步，更無格致可言。

一曰「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夫喜怒哀樂，非以七情言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喜」，仁之德也；自其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之德也；自其肅然而斂，謂之「怒」，義之德也；自其愀然岑寂而止，謂之「哀」，智之德也。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即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性之德也。故人有無七情之時，而無無四德之時。自其存諸中言，謂之「中」，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于於穆者是也，陽之動也；自其發於外言，謂之「和」，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陰之静也。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

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易》畫之一奇，即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即陰陽之象。兩儀立太極，即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象。

於是縱言之。道、理皆因形氣而立，離形無所爲道，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而其要則歸之慎獨。

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認識本體而墮於恍惚，或倚傍獨知而力於動念，皆非慎獨體也。人心徑寸間耳，空中四達，有太虚之象。虚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意者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惟有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使，便不得謂之「獨」。此時慎之無及矣，可知獨即意也。意非念也，是故渾念於意以爲心之所發而誠之，是舍其本源而從事於焦芽絶港也。謂「理生氣」，是與佛者「有

物先天地」之説何別也！此千古未没之疑，一旦使人冰融霧釋，真有宋以來所未有。然向非府君冥心妙悟，推陷而廓清之，則子劉子已收之鏡，已得之珠，幾何而不復墜乎！海昌陳簡齋先生曰：「學在天地間，有宗有翼，余躡齊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淵源考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未見有董常、黄榦之儔者。梨洲黄子於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天。黄子，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歟？」先生與府君同門素心，故知之深，言之切也。

康熙丁未，定菴姜先生請府君復證人書院之講會，先生亦故與府君同及蕺山之門者也。自首陽正命，講席中絶者三十六年，至是而復舉之。戊申，鄞城亦請府君主講席。一會於廣濟橋，再會於延慶寺。自是甬上傑出之君子二十餘人，咸來執贄。府君謂學問必以六經爲根柢。空腹游談，終無撈摸。於是甬上遂有講經會。嗣後海寧令許公三禮請主講於北寺；越倅許公虬請主講於郡城；郡守李公鐸請主講於府學明倫堂。府君雖勉强應之，或皆非本意也。

己未，葉訒菴先生以博學鴻儒薦府君，辭不赴。寓書陳庶常介眉，謂「與君相知有素，胡不爲力止？此魏野所謂斷送老頭皮也」。庚申，徐立齋先生以特舉遺獻事，薦府君與興化李映碧先生兩人，奉旨「着該督撫敦請」。府君寓書制府李公之芳、中丞李公本晟，使代以老病疏辭。已又奉特旨「凡黄某所有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着該地方官抄録來京，宣府史舘」。藩司李公

士貞因招不孝百家入署，較勘如干册，使胥史數十人繕寫進呈。庚午二月哉生明，皇上問徐建菴先生：「海内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備顧問者何人？」先生對：「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黄某，學問淵博，行年八十，猶不釋卷。曾經臣弟元文奏薦。」上曰：「可召來！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家，即當遣官送之。」先生對：「前業以老病辭，恐不能就道也。」皇上因歎：「人才之難如此！」

歲戊辰，自爲生壙於王父壠畔，諭：「吾死後，即於次日舁至壙中，斂以時服，一被一褥，安放石牀，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錢、紙旛，一概不用。」是時不孝百家以代役《明史》在都，得諭皇遽告辭。監修許以在家纂輯，攜書亟歸。癸、甲冬秋，兩兄繼殁，又書《梨洲末命》一篇。不孝百家私與宗叔道傳師謀曰：「諸命皆可遵，獨不用棺槨一事，柰何？」府君聞之曰：「噫！以父之身，父不能得之子耶？」作《葬制或問》：

或問：「送死者棺周於身，槨周於棺，古今之通義也。今子易棺以石牀，易槨以石穴，可乎？」曰：「何爲其不可也！余覽《西京雜記》，所發之家，多不用棺。石牀之上，藉以雲母。趙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陳希夷令門人鑿張超谷，置尸於中，人入，視其顱骨重於常人，尚有異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

問者曰：「爲其子者從之與否？」曰：「奚爲其不從也！孝子者，於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至於屬纊之後，

世俗謂之遺囑，禮家謂之顧命。親之所言，從此不得聞矣。無論馬醫、夏畦之子，不敢不奉以終身，不必孝子。於此而有不從，則平日之爲逆子無疑矣。於楊王孫裸葬，而子從之，古今未有議其子之不孝者，是從之爲是也。」

問者曰：「子以從親爲孝，則古今無諍子矣。」曰：「聖人之爲棺槨，以概天下之人。其有不欲概者，自創爲法，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槨爲非禮，則趙岐之《孟注》不當列於諸經，希夷之《圖》《書》不當傳之於後世矣！使爲子者而欲諍之，則是自賢以蓋父也。」

問者曰：「諍之不可。父死之後，陰行古制，使其父不背於聖人，不亦可乎？」曰：「惡是何言也！孝子之居喪，必誠必信。誠信貫於幽明，故來格來享；欺僞雜於其間，精誠隔絶，宗廟之饋食，松楸之霜露，其爲無祀之鬼矣。孟子之禮匡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有不善，尚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顧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則棺槨同於敝蓋，人亦何樂乎有子也！」

又示不孝百家詩二首：

築墓經今已八年，夢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輸與鳶蟻笑，一把枯骸不自專。

年來賴汝苦支撑，雞骨支牀得暫寧。若使松聲翻惡浪，萬端瓦裂喪平生。

嗚呼！嚴命如此，不孝百家敢不遵乎？

監國時，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已陟御

史，再陟左副都御史。❶

先母葉氏，爲先外祖所鍾愛，奩裝頗具，而惟以儉質自處。自王父兩葬、建祠諸費，皆先母簪珥之直也。桑海之交，疊經播徙，晝夜常懷剃刀以防不測。先王父殉難時，留家訓一章，中有「汝婦賢孝，古有用婦言而亡，亦有不用婦言而亡」之語。先府君逝世二十年。府君庭誥謂：「賢孝二字，是汝母生而得忠端之謚也。後人即不信今人之文章，其有不信忠端公之言者乎！」例封淑人。

子三：百藥，官生，娶李氏，繼柳氏。正誼，太學生，娶孫司馬延齡之女，其花燭則監國所賜，繼虞氏。不孝百家，太學生，原名百學，聘王司馬篤菴女。司馬正命，女爲劉弁所得，時年十三，奪弁劍自刎，《通志》所載王烈女也。娶孫氏。女三：長適大理府知府朱雅淳子諸生朱林；次適官生劉茂林，即蕺山子劉子宗周冢孫；次適諸生朱沆。孫男六：千頃、千子、千秋、千門、千仞、千人。孫女四：諸生諸孔侃、萬承勳、太學生沈兆祥、庠生沈岳其壻也。

府君之學，原本蕺山，而深造必由乎自得。言性則以爲陰陽五行一也，賦於人物則有萬殊，有情無情，各一其性，故曰各正性命，以言乎非一性也，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也。狼貪虎暴，獨非性乎？然不可以此言人。人則惟有不忍人之心，純粹至善，如薑辛荼苦，賦時各別。故善言性者，莫如神農之《本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即

❶「監國時，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已陟御史，再陟左副都御史」，原缺，據《藜照廬叢書》本補。

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而後發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嘑蹴而不屑，此性之見乎動者也。即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猶之未發而喜怒哀樂未嘗不在也。凡動静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大化流行，不舍晝夜，❶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虚，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静，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牿之反覆、萌蘖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而後心與理一。一氣而含陰陽五行，不能無過不及，而有愆陽伏陰，豈可謂氣之不善乎！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强弱之不同，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之所同也。此所謂性即在清濁强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理，則義理之發源在於父母。陽明言「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不知天理從父母而發便是仁也」。嚴父配天，非崇高之也。吾之於天，曠遠難屬，藉嚴父在天之靈通其陟降，而先儒疑於郊鯀，以功德言，不以感召言，非也。世儒謂：「天理爲天下所公共，虚靈知覺爲一己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虚靈知覺之知，以貫徹無間乎天下公共

❶「晝」，原作「畫」，據上下文意改。

之理，斯爲儒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之知，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之窠臼矣！」不知天之生人，舍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恰好處便是天理。此理通天下萬物而無間。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以其己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而爲二乎？佛氏正惟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楊、墨之道，至今不熄，夫無所爲而爲之，爲仁義。佛氏從生死起念，即楊氏之自爲也；發願度衆生，即墨氏之爲人也；任彼説玄説妙，究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何一事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自古至今，止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

《易》言「一陰一陽之爲道」，此一陽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奇，一陰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偶，以三百八十四畫爲兩儀，非以兩畫爲兩儀也。若以第一爻而言，則一陰一陽之所生者各止三十二爻。而初爻以上之奇偶，又待此三十二爻以生。陰陽者，氣也。爻者，質也。一落於爻，已有定位，安能以此位生彼位哉！四象亦統六十四卦之純陽純陰之乾坤，陽卦多陰之震、坎、艮，陰卦多陽之巽、離、兑，而言四象之分布於

各卦者即爲八卦，八卦即六十四卦。八卦定吉凶，如以爲三畫之卦，何以定吉凶乎？觀包犧氏始作八卦，下引乾、坤、夬、益諸卦可見矣。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次第。

太虚絪緼相感，止有一氣，無所爲天氣也，無所爲地氣也。自其清通而不可見，則謂之天；自其凝滯而有迹象，則謂之地。故曰「資始資生」，又曰「天施地生」，言天唱而不和，地和而不唱也。今謂一、三、五天之生數，六、八、十地之成數，二、四地之生數，七、九天之成數。是天唱而復和，地和而復唱，真若太虚之中，兩氣並行，天氣地氣，其爲物貳矣。是故一氣之流行，無時而息。當其和也，爲春，是木之行；和之至而温，爲夏，是火之行；温之殺而涼，爲秋，是金之行；涼之至而寒，爲冬，是水之行；寒之殺則又和，木火金水之化生萬物，其凝之之性即土。蓋木、火、金、水、土，目雖有五而氣則一，皆天也；其成形而爲萬物，皆地也。若以水、木、土，天之所生，火、金，地之所生，則春冬屬天，夏秋屬地，五行各有分屬，一氣循環，忽截而爲天，忽截而爲地，恐無此法象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俯察於地也。謂之《圖》者，山川險易，南北高深，如後世之《圖經》是也；謂之《書》者，風土剛柔，户口盛衰，如夏之《禹貢》、周之《職方》是也；謂之河洛者，河洛爲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圖書故以河洛繫其名也。

如此種種，不可殫紀，則又多莪山之所未發者。至於博極羣言，上下今古，著述文章，翼補經史，以逮天官、地理、九流、百氏之學無不精，野乘稗官之説靡不究。此如導源崑崙，過龍門歷底柱，而遂至望洋浩

瀚也。

所著書：《孟子師説》，以蕺山有《大學統義》、《中庸慎獨義》、《論語學案》，師其意以補未備也。

《易學象數論》六卷，以《易》之象數，久爲異説所掩，如焦、京之徒，以及太玄、洞極、潛虚、壬遁之流，紛紜錯雜，論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内編，論其顯背於《易》而自擬於《易》者爲外編。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此有明一代學術所關也。

《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此有明一代之文章也。

《南雷文案》十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後增删爲《南雷文定》共若干卷。《南雷詩曆》四卷。南雷，昔晉謝遺塵所居之地，去余家數里，府君取以自號也。

《待訪録》一卷，此弼帝匡王之略也。

《宋史補遺》三卷，《冬青引註》一卷，《西臺慟哭記註》一卷，《行朝録》三卷，❶《海外慟哭記》一卷。

《汰存録》一卷，汰夏彝仲之《幸存録》也。

念昔日之交遊，而追憶之，則作《思舊録》。

以水道變遷非桑、酈時舊，作《今水經》。

壬午，同二三叔父遊四明山，攀蘿附葛，藤竹窮搜，作《四明山志》。

告羅黄巖，以其暇游天台、雁宕，作《台宕紀游》。

庚子，游匡廬，作《匡廬行脚録》。

❶「行朝」，原缺，據《藜照廬叢書》本補。

讀書所至，關涉本邑者，另分摘之，爲《姚江文略》、《姚江逸詩》、《姚江瑣事》。

宗支日衍，一本追思，作《黄氏家譜》。玄冠不弔，勞心棘人，作《黄氏喪服制》。

其曆律算數諸學，則有《春秋日食曆》、《授時曆故》、《大統曆推法》、《授時曆假如》、《回回曆假如》、《西洋新法假如》、《律呂新義》、《玄珠密語氣運算法》、《勾股圖説》、《開方命算》、《測圜要義》，以至《納甲》、《納音》、《太乙》、《壬遁》等，皆有成書。

其未成者，《宋元儒學案》、《宋元文案》，已有槀本，未經編輯，遺命不孝百家成之。嗟乎！此豈不孝百家所任哉！怦怦恐恐，大懼弗勝，誓從此刻勵，稍希進步，力必成之也。

嗚呼！人生境遇勞逸之判，逾於霄壤。府君少丁家難，母寡弟幼，覆巢之下，僅存完卵，兼之禍患頻仍，内外百凡，隻身肩鉅。曾王父病革，匠事未敦，府君步行四百里，冒暑至諸暨，購歸美櫝，計直二百金。曾王父力疾出視，摩挲久之，喜曰：「汝後日即封贈及我，亦是虚名，今日之孝，乃實事耳。」先王父喪歸，卜葬隱鶴橋。鄉人之在逆案者，甚妒天子有表章忠義之事，出而爲難，府君禦之。已，建王父祠於西石山，又出爲難。府君號於當事，戴山助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螳臂當之。」卒得御史蕭公奕輔助金，推官陳公子龍作祠堂碑銘，檄縣立石。又邀兩馮公留仙、鄴仙暨陸文虎、萬履安、劉瑞當凡數十先生，會祭祠下，大鳴攻鼓，而逆黨始消沮。丙子，王父遷葬化安山。明年二月，分守台紹道謝公雲虬奉命諭祭，府縣各官紳士皆來，饌者數千人。府君應之，不露寒儉之

態。叔父輩四人，王父被難時，四叔父司輿、五叔父孝先更幼，讀書任之外傅；二叔父晦木年十一，三叔父澤望年九，府君身自教之。講書發明大意，將心意性命、仁義禮智融會貫通，一章明則章章皆明，不與邨學究講貫逐節生解。初作制義，必令揣摩先輩，有一篇不似者則訶之；久之，又令縱横議論，才氣爲主，若拘守先輩者訶之，如是而兩叔父之學成矣。爲娶二叔父徐、馮兩叔母，三叔父劉、梁兩叔母，四、五叔父宋、姚兩叔母，建正氣堂，分居之。庚辰，點解南糧，充是役者家無不覆。又值歲連大祲，叔祖輩皆相向而泣。府君告糴黄巖，一身竭蹶，又值遏禁甚嚴，馳驅台越間，謀於王峨雲、倪鴻寶、祁世培三先生，而其事得集。庚寅，二叔父以連染被執，將罹大辟。府君赤足行冰雪中，十指皆血，求救於馮君道濟，得胡珠百顆，獻之大帥，而叔父得釋。丙申，墓祭戴家山，闔門爲山賊所縛。府君求救於沈、李二君，一、三、五叔父乃得放歸。西石山祠爲屯兵殘毁，移建之黄竹浦口，旋爲水漂。又遷之南城之隅。而不孝輩之婚嫁不與也，事亦蹟矣。況夫雲壓睢城，風巔崖海，刊章急至，棊忽殘於貫星；飄瓦頻來，琴欲破於日影。以至擔簦避寇，攜老幼於海澨山陬；匿影憂讒，埋名姓於城隈市角。此真宇宙間之勞人也！而府君乃復肆厥《典》、《墳》，開來繼往，大而能博如此。豈天故擇一至苦之境以困府君，而府君即不憚自苦其心志、殫厥劬勞、力與天抗與？

府君抄書，寒夜必達雞鳴，暑則拆帳作孔，就火通光，伏枕攤編，以避蚊嘬。算曆未符，力索窮搜，心火上炎，頭目爲腫而不

輟。嗟乎！好逸惡勞，人情等耳，府君豈獨遠於人情乎！亦惟是時存一王父之痛於意中，無時不心王父之心，事王父之事，必不欲使倫物之間，立身之際，稍有不盡以貽王父憾，故不惜竭一身之心神膏血，一一以赴之，是皆至性之發皇有然耳！

府君之生，王母夢有麟瑞，故乳名以之。生而岐嶷，壯能舉鼎，額旁髮際，有紅黑痣如錢，左右各一。或曰「此日月痣也」，或曰「此肉角相也」。歲庚午，姚江胡氏産麟，府君作《獲麟解》，謂是大水之兆，而旁議者以爲府君掩面道窮之傷焉。❶ 蓋府君之身，茹苦一生，晚年困乏，或至不能舉火，亦云窮矣。然而神異禎祥之事，實不一二數。當十三四時，赴考越城，適同姓者有岑樓五間，空無人居。府君過之，聞笑語棊奕聲，登樓睇視，見五六人倉惶急避。府君逐間追躡，樓窮而人不見，惟五通神之像設在焉。此時府君以孤身童子，凝視弗怖也。嘗登四明山，至柿嶺失道，暑氣爍蒸，悶絶於地，則有黄衣童子護守前立，甦猶見之，良久乃滅。至於曠閣讀書，靈芝生於階畔，空山布算，甘露降於青松。昔王父在詔獄，老人見夢曰：「諸公後，惟公後最吉。」孰謂是偶然者乎？

府君作《蕺山傳》：「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説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府君於丙辰歲著《明儒學案》成，❷ 而五星聚牛、女。固由國家之瑞應，亦何幸

❶「掩面道窮之傷」，原缺，據《藜照廬叢書》本補。

❷「丙辰」，原作「甲辰」，據《明儒學案序》記「書成於丙辰之後」一語改。

適逢其會歟。

孫男　千人
曾孫　偁文
　　　儲文
元孫　璋
　　　紹頫
　　　紹顒校字

附　録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承寄《曆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删定，某雖非耑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簌簌，頗知其崖略。今觀《曆志》前卷《曆議》，皆本之列朝實録，崇禎朝則本之《治曆緣起》，其後則《三曆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曆書》，大概本之《回回曆》。當時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絶無論説，一時詞臣曆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曆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説，收爲已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説四篇，冠於其端。有明曆學，亡於曆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説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曆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秪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某故於《曆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

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代曆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

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曆志，又須尋其耑門之書而後能知曆，是則曆志無當於曆也。《崇禎曆書》所列《恒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曆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黄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度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南雷文定五集序

沈廷芳

文所以載道。道之不存，憪然側身著作之林，蟠螭刻鳳，鏤冰畫脂，以爲姸巧，雖欻吸其氣，張王其辭，烜赫其色，按之根元，其中固無有也，故移時而散飄風飈浮埃矣。惟與道俱者，始能傳世而行遠。

國初遺老文孝黄先生忠孝承家，學涵今古，自其少時，奉忠端公遺令，受業蕺山劉子之門，得聞性道之旨，潛心理學，博通經史，發爲文章，具有原本，淵渟渾灝，盛大流行，衍注其蒼涼感奮之致而莫可抑。蓋先生值桑海之交，凡所觸目鐫心，多眙瞶震蕩，文於是乎益發其奇，有不自知所至焉者。其言道論德，則悉秉儒先而特攄心得。劉子之宗傳，於兹弗替，至今承學之士猶演

迺其澤於不衰。

先生嘗講學東南，從遊日衆，聲望歸然。當聖祖仁皇帝時，兩膺鴻儒遺獻之薦，屢詔大府敦請，均辭以老病。後奉敕：「黄宗羲所有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其悉録以進，既進則宣付史館。」上嘗咨近臣以海内儒宗，近臣以先生對。上曰：「可召來，弗任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先生感激聖恩，顧年已八十不能行，復固辭。於乎，先生之學行如此！今夫儒者峩冠博帶，尺步繩趨，徵古籍，張口墮雲霧，是謂不窮道之廣賾；亦有瀾翻訓故，敍數千年如流水，《齊諧》、《諾皋》，罔不甄綜，而行義披猖，是謂不知道之一原。先生則閎覽博物者流，不得訾爲空談性命；媛媛姝姝抱緒言以終者，不得指爲玩物喪志。雖仳離乎少壯，而荷知遇於晚年，即潛而弗用，其道大光矣！

平生撰述極富，其文名《南雷文定》，凡分五集，四集已行世；其第五集係篤老時所定，而季子主一著作編而未刻者。著作以預修《明史》留京師，與先君子友善，先師查悔餘、德尹兩内翰又從先生遊。著作子證孫與廷芳應秋賦，相得甚歡，今爲泰安丞，出示斯集。既卒讀，彌歎其文之能貫乎道也。廷芳雖不獲侍杖履，猶幸得序遺文，綴名簡末，爰謹書而歸之。乾隆辛巳季夏朔日，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拜撰。

南雷文定五集識言

黄千人

王父梨洲公《南雷文案》，先增定前後二集曰《文定》，武密靳熊封使君刻之歙縣；既而淮南戴唯一、西洮兩先生繼事三

集；四集則崑山徐果亭少宰序其端，山陽楊禹江師所授梓也。迨篤老支牀，復合先後所刻，手加芟改，爲《文約》四卷，慈水鄭子南谿續鋟行世；而耄年最後作者猶闕焉，先子遂編第爲《文定五集》。歲丙戌，攜之入都，門生故舊，争任剞劂，會先子見背而卒不果。千人兢兢焉庋之篋衍中，未敢一日離也。乙卯北上，途遇楊西齋太守之任淮安，謀所以表章之，索之而去。蓋西齋於千人爲道義交，王父生平著述，皆所酷嗜而誦習者，雖書無副本，樂與之而弗辭也。顧未期月，西齋左遷去官，不通音耗者踰二十年。中心怦怦，惟懼或失。丙子夏，西齋以佐郡來浙，檥舟竹浦，式吾廬而歸還是編。捧持之餘，狂喜累日。夫吾王父之文，即錮以鐵函，投之眢井，猶將躍出以顯。然先人手澤所關，爲子性者，其容漫然恝置乎！客秋泰安之役，過淮上晤戴容照、敬亭昆季，頗欲踵成祖志，而驟難舉行，終不敢復以原本輕畀也。今春入省，晉謁廉訪萩林沈公，謂有夙諾當踐。重加參訂，慨錫弁言，亟商諸邑宰程公蘊山，登之梨棗。噫！幸矣，王父之文至是盡彰矣。且五十年來，先子賫志於九京者，亦一旦慰矣。韓子云：「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小子何人，能傳吾王父乎？向非廉訪暨邑宰兩公盛德，銷沉奪漏，幾何不爲蟫蠹所飽乎？工竣而備述之，以勖我子孫世世不忘也。乾隆辛巳中秋，孫男千人百拜謹識。

桴亭先生文集

〔清〕陸世儀 撰

趙友林 校點

目録

桴亭先生文集卷四

桴亭先生文集卷五

桴亭先生文集卷六……一一五

桴亭先生文集補遺……一四五

附録：桴亭先生集外文……一四八

校點説明

陸世儀(一六一一——一六七二),字道威,江蘇太倉人。少從劉宗周問學,後與同里陳瑚、盛敬、江士韶諸人,爲遷善改過之學。明亡,世儀歸隱鄉里,鑿池十畝,築亭其中,自號桴亭,不交賓客,專心著述。後講學於東林,既而又講學毘陵。當道屢薦,皆力辭不就。

陸世儀是明末清初理學家,其學本於程、朱,主「居敬窮理」之説,强調内心修養,崇尚躬行,注重實用,而「不虛談誠敬之旨」,「不空爲心性之功」(《四庫全書總目》)。因此他反對虛談誤國的講學之風,他説:「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間,書院遍天下,講學者以多爲貴,呼朋引伴,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至有藉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横議也。」(《思辨録辑要·大學類》)他認爲,爲學當「切於用世」,「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内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同上)。其言深切著明,足砭當時虛憍之弊。世儀宗程、朱,而不立門户,對於陸、王等學者,皆平心論之,因此他「可以説是一位最好的學術批評家」(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陸世儀一生著述甚豐,有《思辨録》、《論學酬答》、《詩鑒》、《書鑒》、《春秋討論》等六十餘種。其平生心得,備見於《思辨録》一書。《桴亭先生文集》爲太倉唐受祺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所刻,共六卷,講義一卷,書一卷,序兩卷,雜著兩卷,另有補遺一卷。於講義卷,陸世儀通過對《周易》和《論語》等儒家經典奥義的闡發,以及對周敦頤、高攀龍等宋明學者思想的發揮,闡明他的宇宙本

體論、生成論以及認識論，並由此倡明其仁愛説、性善説以及後天學習的重要性等思想。而於書卷，陸世儀重點論述了修身爲學之道，即「居敬窮理」，認爲「居敬窮理乃程、朱教人入手法門」，居敬以明其體，窮理以明其用，人人當體用具備，「學爲聖賢，成己成物」。序的内容比較複雜，有書序，也有贈序。其所言内容，大約有三：一是修身爲學之道，二是治國安邦之道（如經濟上要「豐本」「足國」，爲政者要有恤民愛民之德，要智而善斷），三是持家之道（如尊祖敬宗；修治族譜，收族得民；持家育後，風範一方）。於雜著卷中，陸世儀針砭時弊，縱論時政，或論教育，或論經濟，或論吏治。卷六亦爲雜著，有傳記、像贊等，主旨不外倡德治、明孝悌、標婦節、勵操行之類。

陸世儀的文集，曾經多次搜集、刊刻。今所見最早的刻本爲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張伯行正誼堂刊本，稱「陸桴亭先生文集」（以下簡稱「康熙本」），五卷，但較少流傳。後太倉葉裕仁鈔得張刻不全本，又經多方搜集，編次爲《文鈔》。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合肥蒯德模選録葉鈔，刻於太倉安道書院，計《文鈔》六卷，《續鈔》一卷。光緒九年，津河廣仁堂翻刻正誼堂五卷本。光緒二十五年，太倉唐受祺刻《陸桴亭先生遺書》（含《文集》、《詩集》、《論學酬答》、《志學録》等二十餘種），其中《文集》部分參考康熙本、安道書院本以及《婁水文徵》、太倉舊《志》，編次爲《桴亭先生文集》（以下簡稱「光緒本」）。後太倉王保譓得葉裕仁原鈔本，中有《文鈔》未選與選而未及刻者三十四篇，光緒本也未曾收録。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唐受祺之子唐文治得此逸文，刻《集外文》一卷，並附全祖望《陸桴亭先生傳》、姚椿《陸桴亭先生傳》及《先儒陸子從祀文廟録》。此次整理，將《集外文》三十四篇，附録於《桴亭先生文集》之後，以補其未備。

諸本相較，光緒本刊刻最晚，但經過精校，錯誤較少，收録文章也最全（康熙本中原有書信九篇，唐受祺在《遺書》中另編爲《論學酬答》一書，故

光緒本《文集》不再收録。安道書院本《續鈔》部分被編入《遺書》中之《四書講義輯存》，光緒本《文集》亦不收）。此次校點，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本《桴亭先生文集》爲底本，以康熙本爲校本。《集外文》三十四篇及後附王保譿、唐文治兩跋收作附録（兩跋標題原無，乃校點者所擬），全、姚兩傳及《從祀録》則從略不收。

校點者　趙友林

陸桴亭先生文集序

世之慨然自命爲讀古聖賢書者，不過拾其緒餘，掇其文采，以供談説；而叩之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大概，茫乎未有得也。夫言，心之聲也，心非聖賢之心，言又安能爲聖賢之言哉？故其爲説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其甚者，支離龐雜，背道離經，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挾此説以簧鼓天下，其不胥而爲異學也者幾希。太倉陸子桴亭《思辨録》一集，有功世道不淺。今余既刊而行之，兹復裒集古文若干首，朝夕繙閲，因歎陸子之用心至深且切也。蓋自考亭夫子既殁，數傳以後，得薛、胡諸君子，一時學術大明。其説尚躬行而鄙放曠，學者畏之，遂群趨頓悟，以冀速成，一唱百和，陽竊講學之名，大亂吾道之真，至啟、禎末而陵夷衰微極矣。陸子慨焉憂之，以吾道爲己任，抗顔設教，力矯時趨，黜華崇實，一惟考亭之規矩是遵，故其見之筆墨間者，援經據典，抉摘同異，貫穿錯互，舌如懸河。不知者以爲好辯，而其實明天道，正人心，有不如是辯而不得者。他若一善可稱，一行可録，風化所係，必爲曲盡情狀，著其里居，詳其姓氏，以垂範將來，曰非此則善者無以勸，而惡者無以懲也。乃至會講必有序，約課必有紀。凡我同人，趨向端而踐履正者，不惜鼓舞激勸，以偕遊乎大道，而苟或不然，亦必明目張膽，攻其蔽而發其愚，使之自悟。以故卷帙至繁，而蓄積至富。嗚呼！陸子之功於是爲大矣，非所

謂以聖賢之心，發爲聖賢之言者歟？顧使其得大有爲於時，坐臯比，設絳帳，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所成就，必自有異。而惜乎可見者止此，亦陸子之不幸也。然言傳即道傳，天下後世因其文而想見其人，接踵曩哲，沾被後賢，又陸子之不幸而幸也。至若其文之光怪陸離，控縱如意，飲吸百川，吞吐萬象，可以抗衡八家，而自成一子，則又能文者之所共賞，而無俟余爲之贅也。是爲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仲夏，❶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❶「夏」下，康熙本有「穀旦」二字。

桴亭先生文集卷一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講　義

乾卦講義附《講易餘義》

按《乾卦講義》與《確庵文稿·蔚村講義》同。葉君涵溪據確庵先生所撰《尊道先生行狀》云：「己丑元夕，予以崑山諸君合甫之意，請君入村講《易》。」是爲桴亭先生作無疑，當時誤入《確庵文稿》，今改正。

今日蔚村講會，倡之者確庵先生，同心同德，任勞任費，更有鼎甫、惠甫、莊甫、合甫、幼玉、庸甫諸先生。又值上元勝日，鼎新尉遲神祠，合一村鄰里皆與斯會。大家讀書、行善、孝弟、力田，當斯時而有斯會，亦可謂絕盛之舉矣。

承確庵諸先生命，商量《易》乾卦。竊思《易》是天人合一之書，古往今來，天覆地載，只是這個《易》；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亦只是這個《易》；百姓戴高履厚，日用不知，亦只是這個《易》。何謂「乾」？舉頭看，只天便是；低頭看，只心便是。人人頭上有乾，人人心中有乾，只不思量，便掉卻頭上乾、心上乾，卻去看《易》書中「乾」字。

何謂「元亨利貞」？且如今日正月十五日，俗謂之上元，此正是用《易》書中「元」字。元字訓大，亦訓善。一年之計在春，何等大！萬物生機皆從此見，何等善！由此而往，夏便是亨，秋便是利，冬便是貞。元亨利貞，開闔不窮，則春夏秋冬，循環不

息。不特天道爲然，人心中亦有元亨利貞，《文言》所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雖四德，然所重尤在「仁」字，故《文言》以「善之長」貼「元」字。《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蓋萬物根本於天地之元，而萬事根本於人心之元。天地能以一元生萬物，故「雲行雨施」，推而極之，至於「保合太和」。人心能以一元行萬事，則火然泉達，擴而充之，可以保合四海。

今日是上元吉日，在會諸公又各各修身砥行，奉行日記。精者究極於身心性命，粗者用心於務本力農，豈不是以吾心之元，合天地之元？當下便是天人合一境界。然以儀論之，今日之事，不難於一「元」字，尤難於「亨利貞」三字。亨者，繼續光明之謂也；利貞者，止善成性之謂也。人不繼續光明，則雖有善心，無由充長。人不止善成性，則雖有善心，無有歸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此便是「元亨利貞」的引證。

至若中間要緊處，則尤在「變化」兩字。《經》曰：「乾道變化。」何以謂之變化？試看天地間一草一木，初時萌芽，後來長大，忽而開花，忽而結子，刻刻變，刻刻化。若花開而不落，則成乾花；子結而不熟，則成腐子。惟人亦然。自幼而少，少而長，長而老，乘天地之氣，亦刻刻變，刻刻化。只是此心中道理，不能答天，今日是如此，明日亦是如此，准准爲氣質拘定，不能展動分毫，甚至有反成汩没者。此無他，不知爲善之方，不識學問之道也。

學問之道無他，只今所行日記善過者是。知日記善過是學問，則日日記，日日進，日日變，日日化。乾坤六爻正好體認。

假如今日時勢正當退隱，便是潛龍一爻。既是潛龍一爻，便當思何以爲勿用。凡「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等句，俱要一一體認過，必無愧於「潛」，無愧於「龍」，無愧於「勿用」，然後可以謂之學《易》，然後可以完日記善過之分量。不特潛龍一爻也，即如今日群聚講學，一村翕然，便是見龍一爻。各人心上兢兢業業，便是惕龍一爻。已學問者更思進學，未學問者翻然思進，便是躍龍一爻。充此心力，覺世輔民，便是飛龍一爻。若雖行日記，不思進德，賢者自是而生驕慢，不賢者自棄而生忌嫉，便是亢龍一爻。

潛、見、惕、躍、飛五爻之心，便是善，便是天理，便要充。亢一爻之心，便是過，便是人欲，便要遏。能充此善，能遏此惡，能存此天理，能去此人欲，則謂之乾，謂之元亨利貞，謂之天人合一，而無負於今日之講《易》。不能充此善，不能遏此惡，不能存此天理，不能去此人欲，則不謂之乾，不謂之元亨利貞，不謂之天人合一，而今日之講《易》，徒成一番空話。兩者具存，諸君其敬擇之。

附講易餘義[1]

知至知終

《文言》九三「知至至之」四句，朱註頂上「進德修業」。或以「幾」屬知，「存義」屬行。夫知至、知終，皆知也；至之、終之，皆

[1] 按，即指《知至知終》、《上下無常》、《亢龍》、《先天弗違》四篇。

行也。分屬知行之說，固謬矣，即進德、修業之事，已盡於上文「忠信」「修辭」中，何必又申此二句？且亦未見其確然不可易。所以從來註說疏義，至此四句，便依樣葫蘆，混混放過，至今積爲疑義。愚謂《文言》之言，句句貼切爻辭，則讀《文言》者，當各就本爻，細細體認。初九、九二二爻概可見矣。九三一爻，其辭曰「乾乾」，曰「惕」，曰「厲」，大概俱有憂危之辭，警戒之言。蓋九三性既重剛，所處之位又在下卦之上，居高履危，自當比諸爻分外兢業，故忠信、修辭，所以善其體也，立身之誠也；知至、知終，所以善其用也，應事之明也。知至、知終，只是一事之來，見其始又能見其終；至之、終之，則見到即做到，毫無失著。大抵事機之來，若平常人處平常地位，即事前事後看不到，做不透，總無甚大利大害；惟以聰明人處切要高危之地，一著不到，滿盤皆空，故於事機之來，最初一著，即要看到，看到即要做到。此君子審幾之學，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然最初一著，雖看到做到矣，而末後一著，或精神照管不到，力量收束不來，能發之，不能收之，雖善審幾亦無益，則又貴於徹首徹尾，看到做到。此君子立義之學，故又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人能於立身則忠信修辭如此其誠，於應事則知至知終如此其明，自然處上位可，處下位可，故結之以「不驕」、「不憂」二句。如此看，不惟極切本爻，而文義亦極明暢。

上下無常

「上下無常」數語，直寫出湯武心事。蓋「上下無常」、「進退無恆」，而有爲邪、離群

之心，則爲莽矣、操矣，罪不可逭矣，烏得无咎哉？惟其心在於及時進德修業，故无咎也。語婉而至，則知聖人處躍之時，亦是不得已而躍。湯曰：「予有慙德。」孔子贊武王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危哉！危哉！

凡聖賢，至道明德立之時，俱欲及時有爲，孔子之欲應公山、佛肸，孟子之歷遊齊梁，文中子、程伊川之上書闕下，皆是也。其跡近於躍，則在旁之人必有疑其爲爲邪、離群者，而不知聖賢之心，固欲及時進德修業也。無孔、孟、王、程之心，而沾沾然託於進德修業，固爲無恥之小人；有孔、孟、王、程之實，而必拘拘焉避爲邪、離群之跡，亦非自信之君子。明道先生曰：「凡人避嫌者，中不足也。」故孔子釋此爻又曰：「進无咎也。」説出一「進」字，亦是壯聖賢之膽，若曰既信得過，則只便如此做去。聖賢行事，青天白日，天下人自能見之，若終身畏首畏尾，如何得長進？

亢龍

天下道理，惟「經」、「權」二字。守經之學，賢人皆能之，至於行權，非聖人不能。龍而至於亢，時之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惟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之聖人，能權之而不失其正；若執定死煞道理，未有不至於悔者，即所謂「貞凶」也，與所謂「浚恆凶」也。使堯不禪舜，舜不禪禹，道理何常不正，只四凶不去，地不平，天不成，便有無限大悔。

先天弗違

「先天弗違」二句，註訓「意之所爲，默

與道契。知理如是，奉而行之」。以「道」、「理」二字釋「天」字，似未豁然，且「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即以善人能之，何名爲大人乎？看上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與下文「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句，則「天」明是指氣數之天。「先天弗違」，猶言挽回氣運也。堯舜之時，地不平，天不成，而堯舜禹能使之平成；孔孟之時，人心不正，亂臣賊子不懼，而孔孟能使之正，使之懼。這便是「先天弗違」。然堯舜之時，天意在賢，則不傳子而傳賢；禹湯之時，天意在子，則不傳賢而傳子；孔子知道不可行，則退而贊述；孟子知時不可得，則退而著書，所謂「後天奉天」也。如此方見得大人心胸力量。註說似拘。

人當季世，窮而在下，只做得後天奉天學問。然處末流之中，而不爲末流所轉，修德著書，以教後學，以淑來世，便是貞下起元，便是先天弗違力量。

論語首章講義

吾輩學爲聖賢，不過欲成就自己一個人品。怎麽叫做人品？只此章書中「君子」兩字便是。這「君子」兩字，不是小可的。先儒說「君子，成德之稱」；若淺淺說，不過有才有德、體用兼優，便可謂之君子；若論其極，畢竟要才全德備、成己成物、參贊化育、能與天地並立爲三，然後可謂君子。

這君子的字，如何便可以承當得？不是天生下來現現成成便可以爲君子的，若必要天生現成，則自天地開闢以來，不過堯、舜、孔子一二人而已，自此以下，便絶君

子之望了。然仔細看來，就是堯、舜、孔子，生知聖人，也不是天生下來現成便可以爲君子。何處見得？只此章書「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這一個「學」字。若論起生知聖人來，似不消更説學了。然孔子嘗説：「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又曰：「好古敏求。」則知生知聖人也只是個「學」字。

學是學個甚麼？不過《大學》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而其要處，只在「時習」。孔子説「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時時上達，實時時下學。只此便是時習的榜樣。其間立與不惑，及知天命、耳順、從心，這便是效驗處，便是説處。聖人如此，賢人如此。生知、學知，無有二義。既認得這一個「學」字，則自此以往，便無非學問了。

方纔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時習而學，便是明德了，自此全要公此理於天下之人。公之於人，即是《中庸》成物。不成物，終不能成己。然成物亦不是自己把道理去送與天下之人，求天下之人來學我這道理的。自己只是一個時習而説，漸漸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凡有賢者，自然來就我切磋，聽我講論，陸子静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也。此時境界，我固説，朋友亦説，人己交説，豈不是個樂麼？學問到此地位，若在上古世界，自然大德受命；在中古世界，自然言揚行舉；即在末世，亦自然鄉里交稱，公卿延譽，斷然没有個人不知的，况朋自遠來，亦不可謂全然不知矣。

然孔子又畢竟説個「人不知而不愠」，爲甚麼緣故？只爲聖賢念頭，其生平學

問，不止是要成自己一個虚名，須是要得位行道，參天地，贊化育，纔成得一個己，纔成得一個「學」字分量。所謂人知者，合天下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而言也。得位行道，則如龍之在天，雲行雨施，萬物咸仰，然後可以謂之人知。若只幾個朋友知得，於我雖似有名，於天下全然無益，故孔子嘗歎人不我知，孟子亦有不豫之色。自常人看來，似孔孟亦有愠了，然孔孟之歎與不豫，是憂不是愠。愠與憂不同。憂者爲天下而憂，愠者爲一身而愠也；憂字公，愠字私；憂爲義，愠爲利。此處打併不乾淨，到底只是個有所爲而爲，學問都無是處，并從前所謂「時習」、「朋來」都是假工夫，所謂「説」與「樂」都是假意氣，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如何喚得君子？所以聖人必要推勘到學道之人至隱至微處。

朱子註「愠」字曰「含怒意」。説一「含」字，則知胸中略有走作，略有芥蒂，皆含也，則皆愠也，含愠則非君子也。吾黨既知此意，則知學爲聖賢，不過一「時習」、「朋來」也，不要管人不知也，不要管工夫，只是循循勉勉，到得位天地、育萬物也，不過本分内事，未嘗少加。即遯世不見知，亦是本分内事，未嘗少損，有何可喜？有何可愠？故學問到處處能「人不知而不愠」者，即其能參天地、贊化育而不矜者也。至此方成得一君子，方是一個人品。其要處只在一「學」字，吾輩豈可一日不講學？

太極圖説講義

周子《太極圖説》，向原在《通書》中。《通書》原名《易通》，是周子讀《易》有得，筆

而成書，不必拘拘於《易》，而亦無非是《易》，故名《易通》。太極云者，即《繫辭傳》所謂「易有太極」是也。周子讀至此處，恍然有得，遂舉筆爲圖，圖成復爲說。以「太極」一語在《繫辭》上，故此圖此說亦只在《通書》後半部中。朱子以此圖此說爲道之根蒂，一書之綱領，故特挑出置於卷首。

後人見此圖說爲前人所未有，便以爲創此圖說，不知周子原只是根本《易經》，發揮太極，其實是述，原未嘗作；其實是因，原未嘗創。然此圖此說，周子雖未嘗作，其實周子以前，無人曾作；周子以後，無人能作。則此圖此說，原畢竟獨歸周子。

此一圖說者，彌綸天地，囊括萬物，究陰陽始終之原，明天人合一之理。今日諸公在座，要儀講說，儀若摘舉中間意義，則在座諸公中倘有未晰文義者，豈堪遽及精微？若句釋字解，則朱子註解已是說得分明，諸公俱可自讀自會，何必儀爲代誦？無已，則將《圖說》大義，略略衍說一番，俟大義既明，然後互相問答，更論精微，何如？

儀嘗謂人生有一件絶大疑惑，不過是生天生地生人而已；有一件絶大學問，不過是講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人之所以爲人而已。這個道理，惟《易經》上邊稍稍言之，然渾樸精深，未盡刻露。故周子復爲此圖此說，發明其義。圖之所以爲圖，不過原是《易》書中意思，周子衍之，亦不爲奇。最奇特者，周子特特發出「人極」兩字，此是天地以來未發之祕，又是天地以來本有之理。從來先儒說人身小天地，此語人人知道，卻未見得實落處。一閲此圖，真個是人與天地，毫釐絲忽，點滴不差，不得不推爲孔子

以後一個小聖人也。

今且未暇細説，只將《圖説》依文解去，便自見得。《圖説》一篇，約略分五段看。自「無極太極」至「本無極也」，言道之生天地，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也。自「五行之生」至「變化無窮」，言天地之所以生人，即「天命之謂性」也。自「惟人也」至「萬事出矣」，言人之所以合天，即「率性之謂道」也。自「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至「修吉悖凶」，言盡人合天之學，即「修道之謂教」也。「故曰」以下是總結一篇之意。

周子説，今人戴天不知高，履地不知厚，以爲是天地而已矣。試思天地未有之先，何以忽然而有天？忽然而有地？今人有身不知貴，有萬物不知愛，以爲是人與萬物而已矣。試思未有人與萬物之先，何以忽然而有人？忽然而有萬物？此處看不明白，便異端雜説足以欺之。列子斷鼇立極，徐整盤古九變，荀子性惡，告子本無仁義，何處見得他是？何處見得他不是？豈不是絶大疑惑，絶大學問？自我看起來，《繫辭》上説「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便是説天地之原起，但太極是甚麼東西？説個「有」字，自不知者觀之，得無認作一物否？這太極不過是理。理是無形的，無所謂極，而實太極，是爲「無極而太極」。這太極何嘗會動静？但天地是個陰陽，陰陽是個氣，氣自然有動静。然其動也，非無因而動也，必有當動之理而後動，這便是太極動而生陽。其静也，非無因而静也，必有當静之理而後静，這便是太極静而生陰。其動静也，又非一動一静而遂已也，理必循環不已，這便是静極復動、動極復静。動静之久，則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兩儀立則五行

生，五氣布而四時行。究竟五行不過一陰陽，陰陽不過一太極，太極不過一無形之理而已，這便是生天生地的根因。

那生天生地説起來不過是幾句，這時卻有好一會。邵子《皇極經世》，一元分十二會，每會該一萬零八百年，子會天開，丑會地闢，則生天生地，已准准是二萬一千六百年了。還有一會，人生於寅，亦該一萬八百年。但邵子説的是數，周子説的卻是理，今且把周子的理來説。

「無極之真」至「變化無窮」一段，正説天地之生人也，然又説「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句，這是爲何？蓋五行之生上邊説未明白，將謂陽變陰合而生，則五行不過一陰陽而已，不知五行既生之後，便各具一性，是天地之間既有二氣，又有五行，算起來便是七樣了，如何去生萬物？不知其間又有個絶妙的道理。那無極之真，真者理也；二五之精，精者氣也；理與氣妙合而凝，渾成無縫，其間便生出許多人與萬物。這「妙合而凝」不要淺淺看過，有個渾淪的妙合而凝，是人與萬物公共的，所謂「統體一太極也」、「大德敦化」是也。有個細分的妙合而凝，是人與萬物各具的，所謂「一物一太極也」、「小德川流」是也。然所謂二五者，亦逐件分析言之也。究竟五行一陰陽，不過只是乾坤二氣，得乾道之多者成男，得坤道之多者成女。只這二氣交感，便化生出許多萬物，《易》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也。既有萬物之後，則萬物各自生生而變化無窮，《易》所謂「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也。這便是生人的根因。

此生天生地生人者，《易》書上邊俱曾説過，周子不過借圖發明，亦未爲奇，獨是

人之所以合天，《易》書上邊只説得「大人與天地合德」一句，不曾細細將天地間人盡數與天地配合，周子卻將天地間人盡數與天地配合，又不是矯揉造作，真是奇特。其言曰，人與萬物雖同是無極二五所生，然惟人則是得其秀而最靈。試將人來配天地看，天地靜而生陰，而人之形則陰之所生也；天地動而生陽，而人之神則陽之所發也。知天地有五行，而人之五性則五行之所稟也。天地有妙合而凝，而人之五性則有感動。天地妙合而凝，則男女出；人性感動，則善惡分。天地一生男女，則男女自會生出許多萬物；人心一有善惡，則善惡自會做出許多萬事。且看那一件不與天地相似的麽？ 既與天地相似，則人人自當與天地合德，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

乃人之品格萬有不齊，此爲甚緣故？只爲不曉得「人極」兩字。不曉得人極，便不能立人極，惟聖人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中正即《易》中「龍德中正」之中正，仁義即《易》中「立仁與義」之仁義，定即所謂品節以齊一之也，靜即太極之本體。太極以靜爲本體，以動爲用，人極亦以靜爲本體，以動爲用。周子自註：「無欲故靜。」無欲「無」字，直與無極「無」字一樣。看天地一有所著便落氣，惟不落氣，故謂之太極。人心一有所著便入欲，惟不入欲，故謂之人極。是主靜者，即主於理也，無欲則純乎理矣。「立」字尤見得主靜是體，蓋體立而後用行也。「人極」兩字雖是創闢，然與太極原不是兩個，在天地言，則謂之太極，在人心言，則謂之人極。總之，只是個理字，在人身上親切看來，又只是個性字，故程子説「性即理也」。如此看來，聖人豈

不與天地合德的麽？既與天地合德，則自然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矣。此是《中庸》上説「自誠明」之聖人。吾輩人人原具有聖人本體，原該人人與天地合德，只爲氣質既殊，便不得不用工夫學力，所謂「修之」也。修之便是君子。《中庸》上説：「自明誠，謂之教。」蓋通大賢以下，凡湯武一輩，皆是也。下此便氣質益殊，又不肯用工夫學力，所謂「悖之」也。悖之便是小人，這小人不是生而小人，小人亦得天地之秀，形生神發，具有五性，亦件件與聖人一般，只是不肯用工夫學力，不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便恰恰做成了一個小人。他要做小人亦無奈他何，只是周子「吉凶」兩字下得好。如何叫做吉？吉是好處，好處只管上達，上達到極處總謂之吉。如何叫做凶？凶是不好處，不好處只管下達，下達到極處總謂之凶。君子修之，只是個人，到後來極至處，與天地合德，直與天地參，那個吉豈不是個吉麽？小人悖之，悖之亦只是個人，到後來極步處，不能與天地合德，直與禽獸伍，那個凶豈不是個凶麽？

這樣看來，天與地與人，總不過是這個太極。太極者，道也，所以《繫辭》上説：「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者，天地之道也，即所謂太極動静者是也。仁義者，人之道也，即所謂仁義立人極是也。不但如此，即生死之説，極是難知，然即此圖觀之，人之始生，不過得天地之理氣以爲形性，則其終死，亦不過還天地之理氣而已，一切幻妄之説，俱不足以惑之也。由此觀之，天地間絶大疑惑、絶大學問，只消閲此

圖、讀此説，便自瞭然。周子真是孔子以後一個開天亞聖。然仔細看來，都不是周子一毫造作，都是《易》書中原有是理，故周子亦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是周子作圖立説本意。

吾輩今日看了此圖，讀了這説，不可徒作一番講論，要知安身立命卻在何處。吾輩今日只是「君子修之吉」一句，修之如何？「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是已。能立人極，則與天地參而吉；不能立人極，則與禽獸伍而凶，更無中立的道理。願同志諸公各自勉旃。

西銘講義

《西銘》一書，乃有宋横渠張子所作。有宋之世，大儒迭起，爲周、程、張、朱五先生。予嘗徧讀五先生之書，周子至矣，盡矣，孔子而後蔑以加矣。朱子其集諸儒之大成者乎！大程純而次程正。惟張子之書，則文義多艱深，如《正蒙》、《易説》、《經學理窟》之類，間有未盡合者，於四先生似稍遜，然後世卒與四先生並稱，此非過情之譽，原有個實落處。

伊川先生曰：「《訂頑》即《西銘》。之書，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自孟子以後，未見此書。」朱子亦云：「《西銘》合下便有乾健坤順意思。」至註釋訓解，與《太極圖説》同，此卻爲何？只爲横渠作《西銘》，其開闢力量，實有與他人不同處。其不同處如何？《西銘》一書，只是善於言仁。仁之一字，自孔門以來，無人識得。韓昌黎，唐之大儒，其作《原道》乃云：「博愛之謂仁。」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僅

僅「博愛」二字可以當之？ 即云博愛矣，然其所以博愛之故，原有個源頭，而一總博愛之中，又有個差等，此卻從無人知道，從無人説過。 張子説：「乾吾父，坤吾母，予兹藐焉，混然中處。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這便是博愛的源頭。「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至「顛連無告者也」，便是博愛的差等。 蓋源頭不明，雖有博愛之心，終不親切，爾爲爾，我爲我，何處見得必當博愛？ 稍一退轉，便漸漸走入楊氏爲我一邊去。 惟見得乾真是我大父，坤真是我大母，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則凡天下之人，皆是父天母地，皆是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天地之理以爲性者，然後對天下之人覺得親親切切，真真實實，雖欲不博愛，而自然不能不博愛也。 差等不分，則一聞博愛之説，便無主意，此亦當愛，彼亦當愛，何處見得有分别？ 略一認真，便浸浸陷入墨氏兼愛一邊去。 惟見得民乃是我同胞，物僅爲我同與，而同胞之中，大君又爲宗子，大臣又爲家相，高年爲吾老，孤弱爲吾幼，聖賢爲合德秀出之子孫，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爲顛連之兄弟，然後對天下之人覺得有條有理，有倫有脊，雖未嘗博愛，而實未嘗不博愛也。 合而觀之，豈不是個天地萬物爲一體麽？

既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畏天樂天，如人子之於父母，自有不容已者，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有不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違天、害仁、濟惡，是謂悖德之子、賊親之子、不才之子。其能踐形盡性，不虛天地之賦畀者，惟天之肖子耳。 天之肖子如何？ 有窮神、知化之聖人，此即天善繼、善述之孝子也；有不愧

屋漏、存心養性之賢人，此即天無忝所生、夙夜匪懈之孝子也。試以徵之古人。有以善自治者，如惡旨酒，此崇伯子之顧養也。有以善及人者，如育英才，此潁封人之錫類也。有先天而天弗違者，如舜能得親而使親底豫，此舜之功也。有後天而奉天時者，如申生不能違親而坐以待烹，此申生之恭也。有處常者，此體其受而全歸之參乎！有處變者，此勇於從而順令之伯奇也。總之，識得此意，則處順境而富貴福澤，固是天之厚吾之生；處逆境而貧賤憂戚，亦是天之玉女於成。而生則順而不悖於天，死亦寧而無愧於天矣。果能如此，豈非渾然是仁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乎？

然《西銘》不但是善於言仁，兼亦善於言義。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龜山楊子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義即是仁也。仁是義之統體處，義是仁之條理處。而今學者要識得仁義，須是如何？亦曰「居敬以窮理」而已。居敬則仁之體存，塞爲吾體，帥爲吾志，恍然與天地同其量也；窮理則義之用見，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油然使萬物各得其所也。故居敬窮理，爲千聖千賢入手之關鍵。學者讀《西銘》，識仁體，不可不講求仁之功，欲講求仁之功，不可不於「居敬窮理」四字加之意也。

高顧兩公語録大旨

今日是東林秋祭，仲丁講期，承彙旃先生之命，遠邀會講。儀空疏無似，齒德俱卑，豈敢漫然自命曰講？惟兹東林是高、顧兩先生昔年講學舊處，無已，則願以當日

兩先生講學之旨，稍一述之，可乎？

有明學脈，衍於國初，著於宣、統，爛漫於正、嘉，瞀亂於隆、萬。何以言之？國初之學，如宋景濂、方正學，皆與聞其略而衍其緒者也。宣、統則有曹月川、薛文清諸公。是時，諸公專尚躬行，不爲口耳，進而居官，務修職業；退而林下，略有講貫，無聚徒講學之風也。至正、嘉時，湛甘泉、王陽明諸先生出，而書院生徒乃徧天下。蓋講學於斯爲爛漫矣，而陽明良知之學爲尤盛，龍溪、心齋諸公繼之，漸流漸失。迄於隆、萬，此時天下幾無日不講學，無人不講學，三教合一之説，昌言無忌，而學脈之瞀亂，於斯爲極，不惟詘紫陽，幾祧孔孟。吁！亦可畏哉！自高、顧兩先生起，始挽其衰而救其弊。

間嘗讀兩先生書，而識其用心之旨焉。端文先生《小心齋劄記》開卷第一行便説：「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惟知學，然後可以言性。」忠憲先生《遺書》開卷第一行便説：「學必由格物而入。」此兩言者，皆前聖前賢所已言，又庸人衆人所能言，而兩先生以此爲開卷第一義，此卻爲何？只爲當時正、嘉、隆、萬以來，專以無善無惡爲性，不學不慮爲學。以無善無惡爲性，不知性矣，故曰：「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以不學不慮爲學，不知學矣，故曰：「惟知學然後可以言性。」又當時純講良知，則《大學》之學，至「致知」而止矣。是學不由格物而入，非聖經之本來也，故曰：「學必由格物而入。」玩「必」字，意可見。

按「性」之一字，在堯曰「峻德」，在舜曰「元德」，其相傳曰「執中」，曰「道心」，峻與元與中與道皆善也。即在凡民曰「降衷」，

曰「秉彝」，衷與彝，亦善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則明明説出一「善」字。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亦只是相近於善，當時別無異議，自告子出而始有「無善無不善」許多議論，孟子辭而闢之，已廓如矣。不意陽明晚年天泉證學，乃提「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語作宗旨。陽明之意，亦以爲天命之性，不落形迹，不可以善惡言，故有「眼中金屑」之喻。豈知當日流弊，即有提四無爲宗旨者，以爲性既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而專以不學不慮爲工夫，遂至胥天下而爲告子，爲禪學也。不學不慮，無善無惡，他們亦自覺有破綻，便道：「學慮不過全其不學不慮之體。」又曰：「無善無惡乃爲至善。」亦自説得好在，但其弊病處，羅念庵説得最切，有云：「但知即百姓之知，能以證聖賢之精微，不肯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故當時端文直指爲「告子」，忠憲竟目爲「無忌憚」，非過當之言也。

在座諸先生試思，性之爲物，人人有之，請自按一按，性果渾然至善者乎？抑無善無惡者乎？若粗粗看去，天命之初，無有一物，未發之時，亦無一物，與禪家所謂「原來無一物」者意極相似，豈非無善無惡？然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朱子言「沖穆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畢具」，正與禪家所謂「原來無一物」者恰恰相反，安得謂之無善無惡乎？陽明之差，禪家之謬，大約以善爲有形迹，故説個無善。忠憲公説得好，無聲無臭即至善也。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説無善無惡，豈

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斯言得之矣。彼云「眼中金屑」，夫性之有善，猶眼之有明，非金屑比也。

抑儀更有説於此。人性之善，不必在天命上看，正要在氣質上看。何以言之？性字是公共的，人有性，物亦有性，禽獸有性，草木有性。若在天命上看，未著於人，未著於物，人之性即物之性，物之性即人之性，無所分別也。無所分別而謂之至善，則人至善，物亦至善。何以見得至善必當歸之於人？惟就氣質之性上看，則人之性不同於物之性，禽獸之性不同於草木之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人得其靈，物得其蠢；人得其通，物得其塞。其爲至善，必斷斷屬之於人無疑也。故人之性善，正如火之性熱，水之性寒，馬之性健，牛之性順，全在氣質上見。間嘗以四書五經證之。《易》言「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書》曰「厥有恆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禮》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孔子「性相近也」，孟子「則故而已矣」、「乃若其情」與夫「命也，有性焉」、「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俱就氣質上看，即《中庸》「天命之謂性」一句，亦兼人物，亦言氣質。以天命與氣質分言，始於宋儒，然宋儒亦是欲分明善惡之源流，故强爲分析，非截然二之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若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亦是見得性必著氣質而後可言性，不可只於天命上添説話也。人苟實見得此理，則天命之性固是至善，氣質之性亦是至善，學問之功愈不可少。何以言之？天命之性，渾然至善，固不須學問，而亦著不得學問。氣質之性，幸不同於禽獸草木矣，然不學，則善者

亦歸於不善。且看禽獸草木同是氣質，惟不知學，不能學，則終不能善。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之氣質之性亦至善也。」

但今人議論，往往好高，喜説至高妙處，不喜説至平實處。常記伊川之門有一學者問六十四卦，一友云：「正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聖人分上，所謂純乎天命者也，聖人更不須一字。然孔子曰：「吾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而況未至聖人者乎？故凡聖人有言，皆是爲下學，若只説自己本體光明，無善無惡，謂之自誤。又説人本體本自光明，不須學慮，謂之誤人。自誤、誤人，欲同人於禽獸草木者也。故兩先生開卷即竭力言之，學者不可輕易讀過。

桴亭先生文集卷一終

後學陸長儁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卷二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書按，先生別有《論學酬答》四卷，係門人許舜光諸子所輯，兹已專梓，不復入集。

辭毛卓人學博請開會講書

承台命，以新歲開學之初，向來沿習舊例，優伶雜進，殊非學校之禮，因欲延請學行之士，講明性學，此誠甚盛舉也。某嘗言，講學一事，此雖人人所當爲，然爲學校之官乃得而專主之。蓋學校所奉者孔孟，所同者禮義，所申明者人倫，所相對而切磋者師弟子，故以師儒之官而爲講學之事，此真切己本分。官方非泛然聚徒講學者，猶有好名標榜之嫌也。況以台臺之才，又承古庵先生之家學，以此表率當時，摩礪一邑，爲東南特開風氣，其孰得而禁之？某朽質鈍材，爲世所棄，閉户學古，亦步亦趨，聊自飭耳，未可以告人也。承命極欲效扶杖圜橋之意，追隨父老之後，適以家姊六十，擕榼南村，早發暮歸，未得如願。且盛意所云「敦請學行矜式一方」，則某尤非其人，更不敢當。所由瞻望門牆，欲前復卻也。苟不棄迂鄙，願於宴閒之时，掃室焚香，執經請教，諒高明其亦許我。發舟悤悤，不及躬辭，特使馳謝，臨楮悚仄。

答楊亮聞論居敬窮理書

前來貴地，滿擬朝夕把握，不意咫尺反成間阻。每憶南樓晤語時，使人神往。承問居敬窮理入手處，只居敬窮理便是入手，不必騎驢覓驢。但須先認得「敬」字親切，不可豫將書傳上老頭巾話填塞胸中，依樣葫蘆，便易入板腐一路。敬只是此心時時刻刻可對神明，可對上帝，根本一立，自能觸處洞然，然後將此心去窮理。細而一念一慮之微，大而萬事萬物之衆，時時刻刻辨個天理人欲，久久如此，便爲聖爲賢，參天地，贊化育，都非難事。至云《中庸》「戒懼」似止言居敬，《大學》格致似止言窮理，則又有説。《大學》一書備言條目工夫，豈有遺卻居敬之理？止因格致一傳，錯簡在聖經中，朱子遂自爲補傳，而另欲以《小學》補「敬」字。弟前有《格致補傳》之刻，正爲此意。想仁兄尚未之讀耳，試取而一再味之，何如？若《中庸》則止言道體而不及工夫，故似乎不言窮理，然通篇備言聖賢、天地、治道、鬼神，無非窮理，須融會觀之可也。究之，兩者只是一事，居敬而不窮理，則敬爲落空；窮理而不居敬，則理爲枝蔓。來札所云，戒懼爲根本，格致爲工夫，則真得此中三昧者耳。草草數言，未及詳盡，吾兄高明，自能擴而充之也。

再答張芑山書

自庚子冬得先生手教，即齋沐答書，同拙刻《講義》二篇、石隱《字説》書三卷、寄肇易升書，俾轉寄劉瑞老家郵筒，意旬月之間

必達宛陵。乃於丙午之冬，見先生寄升書札，前所答書竟未克達，豈瑞老家人浮沈不寄耶？抑先生又有遠遊，即寄而未呈左右耶？承垂念拙著《思辨録》，諄諄以鋟板爲問，足見好德之切。弟承尊諭「宜嚴訂定，毋輕授梓」八字，銘之心腑，謹藏笥篋，欲俟我芑山惠教吴中，呈求訂定。乃於辛丑之冬，忽遭大祲，依友人安義令毛如石乞水西江。如石索弟書鋟刻，弟述我芑山之意，期期不可，而如石以爲機會難得，訂正可俟，遂竟授梓。時雖在貴地，不惟芑山先生不可覓，而寥寥無徒，鮮知我者。冒昧一刻，未及論定之憾，知他年不能免矣。然弟之札記此書，豈有心於千古，而必以我之説爲是，他人之説爲非耶？始焉命名爲「思辨」，蓋即以爲學問無窮，而所知有限，有俟乎友朋之正其失而告之也。乃藏諸笥者有年，而友朋之見之者希，告之者鮮，則託諸梓而冀四方之友朋多見其書，而告其失，倘亦就正有道之一助乎？即不然，當吾世而不可得，或千載之後有人焉，執是書而勤攻吾闕，如近日吾芑山之於朱子者，又豈非大幸耶？則何必斤斤焉以其説之必出於我，以我之説爲必是而後爲愉快耶？此《思辨》拙録之刻所以屢欲止之而竟不獲終止也。高明亦或有以諒其心矣。欲郵寄一部呈教訂正，因江西印刷後歸散友生都盡，買紙無貲，不獲再印，無以就正，如何如何！《講義》數篇與《格致補傳》及近草《性善説》，謹附奉覽，惟先生斧削而是正之。何日得過吴門，俾執書親承指教，兼讀向來大著？望切！望切！

答晉陵湯公綸論學書

來書云：昨坐諸先生春風中半日，披襟快談，令不肖弟學道之志益堅，始知賢師友不可少，在今日尤急。且歎吾師伯河先生，在敝郡無一人相識，獨力撑持，卓立更難。諸先生聞聲相思，足徵同志之切，爲道之深也。鄙意謂今日道學之不明、不行，端由師友之教不立。蓋天之生人，中材多，而上智、下愚絕少。中材之人苟得賢師友耳提面命，皆可進於道，縱不能盡登堂入室，優入聖域，亦不失爲善人。天下善人多，即吾道之幸，斯世之福。不然，中材而暴棄，其爲患更甚於下愚。下愚氣質極昏濁，雖不受鞭策，然無陸梁跋扈之患。中材之人胸中稍有知識，稍有才能，莫不欲自見，若不得一明道人指示，其知識才能皆足以佐其爲邪爲惡之具，或陷溺於聲色貨利，或流入於外道異端，惑人心，壞世道，斯文一脈，幾爲長夜，數十年來天地竟開殺運，皆此輩人釀之也，可不痛哉？今先生與二三同志砥節立行，迴狂瀾於既倒，續一綫於將墜，身世學問，有體有用，惓惓接引後學，其爲天下萬世計，實爲吾道大幸。日者不以誥爲愚不肖，收入道契之末，自此以後，伏惟憫其所不能，誨其所不知，有善輒以相告，有過輒以相規，誥雖極其懦鈍，亦當發憤自勵，決不忍負吾父吾師吾友之教益，而自外於賢人君子之列。大約吾黨成就一個好人材，所成就者將不止於一人，關係甚大。先生不棄，乞將近日於身世最得力之處，可舉示一二，以豁

愚蒙，歸時即持以報吾師伯河先生，兼示一二知己，則先生吾友也，而實師之矣。

天下人才不易得，人才而能留心正道者，尤不易得，留心正道而復能孳孳好學，不墮玄虛，❶不流清談者，更不易得。自尊駕過訪之後，又贈以尊詠，賜以尊刻，接其人，讀其詩，語言筆墨之間，心術性情盎然流露，而儀臣靜觀樓一晤，尤見道兄師友淵源。道兄非伯河，固無以啓迪於前；伯河非道兄，亦無以昌明於後。只一二人已足，何必致歎於同里之無人哉？道兄謂道學不明，由師友之教不立，誠然誠然。天地間未嘗無師友，特患無尊師取友之人。孟夫子有言：「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夫天下之友皆可友也，有何限制？而孟子斤斤然拘之以資格，別之以等第，若不可一毫假借者。蓋師友自在天下，而所以尊之取之者，全在本人自家力量。譬之飲酒，酒固自佳，而飲之者或一斗而醉，或一石而醉，則存乎其人。然則非道兄性行之純，好尚之正，雖有伯河先生，亦安能師？而於弟輩寂寞無聊之人，亦何所見而與之爲友哉？更承下問，欲弟「於身世得力之處，舉似一二」。❷夫弟初無得力，豈能自誑誑人？且弟於道學一途，尤不喜言宗旨，以爲此分立門户之漸。孔孟之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亦何必沾沾舉似一二語以爲言者？然而甘

❶「玄」，原作「元」，據康熙本改。

❷「似」，此爲轉引來書之語，似當依來書作「示」。下「似」字同。

苦自知之處，與前人暗合則有之矣，所謂「居敬窮理」是也。居敬窮理乃程朱教人入手法門，真徹上徹下、徹始徹終之語。弟初下手時亦未嘗有心爲此語也，平日自勵，以「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個字做主，做來做去，漸漸悟入，乃知只在此四個字中。又此四個字，原非添出，只《大學》「明明德」「格物致知」，《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便是，則知吾人身心要語，聖賢書卷中已自道盡，特吾人不能以自己身心一印證之耳。《思辨録》第一册，前小兒已送到，第四卷中正詳言此事，道兄或可於此處一詳覽之也。

答潁上盧儋石廣文書

某自交公綸，即知有儋石盧先生者，人品之大，學問之博，愛賢之誠，宅心之虛，蓋當今之大賢也。夫居今之世，處則爲名高，出則爲厚利，誰能自外於名利之間者？而先生寄跡儒官，紬身存道，進無干禄之誚，退無獨學之失，可不謂大乎？小儒專己守殘，自章句而外，且不能旁窺一字，而先生博綜三教，漁獵百家，可不謂博乎？一長之士無不接，一行之善無不求，略富貴而訪友於隱流，盡境内而問交於境外，非愛賢之誠而能若是乎？夫如是，是亦可以足己而自是矣。而先生自視欿然，舍己從人，樂取爲善，非此心至虛無我、誠於爲聖賢而能之乎？某鄉曲小儒，承先生之愛，進而教之可矣，而貽書過奬，愧非敢當，然自此恃先生之愛，益不敢自外矣。

先生於某論學書，頗有取於心性、一貫、論《易》諸篇，以爲論《易》尤有當，而廣取東坡、龍溪、白沙諸家之言以相印證。夫

先生之學，至博之學也，某豈能以涓埃之微，上益高深？然而竊有請者，則願先生於「一貫」二字更加之意也。蓋天下學問之事衆矣，上自孔孟之道，下至於稼圃巫醫，皆學問之所存，則皆君子之所當究心也。然而力固有所不及周也，豈特合道術之多而力有所不周？即同一道也，而道之中有紛歧純駁之異趨。同一術也，而術之中有是非真僞之異情。誠欲周知而靡遺，雖以生知之上聖，竭畢世之精力，而有所不能也。《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蓋君子之學，其始必由於博，其終必歸於約。約非徒治其心之謂也，獨治其心，此端本清源之學，象山先生申明已久，然學者失其指歸，往往入於空虛而無用。夫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既治其心矣，則學問皆心性中之事，豈可以不講乎？學問不可不講，而又不可以多學而識，故一貫之道要焉。夫何以謂之一貫也？貫者穿也，猶今之以索貫錢，錢雖數累萬億，可以一索貫之而靡遺。學雖歧途百千，可以一道貫之而無外。其道云何？孔孟之道而已。天下惟有一道，則天下惟有一孔孟。孔孟以前之道，始於堯舜禹湯，必結聚於孔孟而始有歸束。孔孟以後之道，散爲諸子百家，必折衷於孔孟而後爲無弊。他無暇論，即如先生之所稱東坡者，此學問中之所爲文章家者也。文章一事，由孔孟而言，則文以載道，辭達而已矣。至一汩於文章家，則有《左》、《國》、《史》、《漢》，筆力之不同，大家小家，

家數之不一，聲辭局法、疎密巧拙之異致，即此一事，已足使英雄之士，窮年盡力，頭白老死於其中而不能自出矣，況文章之外，其爲學問又有不可勝窮者乎？ 故某謂誠得一貫之旨，則凡文章家之言，合道者固多，倍道者亦不少。合者存之，倍者去之，其合足以爲吾資，其倍不足爲吾累。不獨一東坡也，龍溪調息不如嚮晦宴息之言，白沙生死不如原始反終之旨，論及於此，天下之道寧有外孔孟以爲言者乎？ 則夫二氏百家，又豈有不折衷於孔孟而能貫穿無遺者乎？

今天下孔孟之道衰且久矣，某雖有見於此，而才弱力薄，不足以勝之。先生今日之有心人也，竊叩於公綸，其年力志氣，皆足以擔荷斯道，故不自揣而累札狂言，亦以冀先生之張皇開拓，爲吾道將來之一人也。區區不勝至願。時方病餘，五更屬草，不盡欲言，幸有以悉其微忱。

答睢寧馬功蜚論處境遇書

千里之隔，未嘗覿面，偶見拙刻，遂相契如此，道兄誠可謂豪傑之士矣，只此便見此心此理之同也。所著不足辱觀，過承獎許，慚愧無已。所問二則，真切懇摯，皆從身心體認，不爲口耳之學，誠切問近思者也。所云「酬對往還，未能徧愜人情，以此爲病」，此道兄欿然不自足之意，然弟竊以爲過矣。大凡聖賢之學，求信己不求信人。愚弱不足諱也，若倨傲，則當自審於心，使果有倨傲之實，去之可也；若無其實，則聽之而已，何足爲病？ 孔孟家法，未嘗沾沾於毀譽也。至所以處此者，亦自有說。蓋

人情少可多怪，見人學道便以爲迂，稍習則不以爲異矣。而學問工夫日積月累，不求信人，止求自信，久之而誠能動物，則駭且疑者，終歸於信且服。若因人之疑怪而刓方爲圓，不惟學問不成，究且反成頹落，古人所謂半途而廢者，此類是矣。弟輩二十年來，此境已一一身歷，道兄不足憂也。至如貧賤，乃士人之常，衣食粗足，可以閉門學道，便是樂境。讀書會友，只隨力隨時，不必勉强，即此便是中庸，何乃謂廢人也？盛族意外之禍，自不能連及善人，不惟天道本然，在人情亦有公論。藏書未必遽失，即失之，亦無可奈何。弟近日亦遭此，然亦未嘗以之累心也。大抵遇禍患之來，只是循天理應之，古人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止此學問，未嘗少有走作，安得不謂之中庸也？中庸只一個「時」字，時只一個「天理」字，天理又只一個「是」字。時時循天理，時時求一個是，則無之非中庸矣。聖人如此，常人亦如此，有何聖凡之分？禍多福少，正《西銘》所謂「玉汝於成」，君子處此，愈當戰兢惕勵，以答上天，庶不負生我之意。未識道兄以爲然否？

答江上徐爾瀚書

來書云：自戊戌秋獲親德範，退即不勝私喜，以爲斯道有人。嗣讀《酬答》一書，接聞所論出處之義，益見先生之理精用當，非誠有得於己者不及此。世或有因其跡而疑先生者，不敏獨信之深矣。迄去春駕臨敝邑者再，不敏值在鄉，未逮再承鴻誨，殊爲悵惜。後晤爾康、雲祉兩高足，知先生尚有不棄之意，深感雅愛惓

惓，迨於今念之，未嘗晷刻忘也。近取所集《理要》，繙閱再過，簡不病於略，博不病於煩，而緒言之闡發，皆能造閫入奥，見古人所未見，雖未克遽測底藴，先生所學之正且大，已具見於此矣。故晨夕披對之下，即如見先生也。不敏質愚力弱，竊不自量，欲違世俗以爲學，而僻處下邑，無有道以爲之師表，甚覺特立之易仆，兢兢懼其終我奪也。今雖矢志未靡，而反之躬行，恥無寸進，言之惶恧，奚禁汗顔？先生學貫天人，才優伊、吕，無息之功，與時乾乾，則近日意必有竿頭更進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徒令不敏切嚮往之誠而已。久擬造謁，又以因循自怠，未能也。幸值翼微兄館於敝地，亦以不敏拙於晉接，尚未盡把晤之歡。兹聞端午返旆，謹附片羽修候，聊述不敏仰想之私，餘辭不敢盡贅，不識先生肯遺金玉，惠而教之否？言陋意促，并祈垂宥。

憶自戊戌之秋，承台兄惠顧於廣福山房，立談之間，弟即知台兄之學，非猶夫衆人之學也。衆人之學，其泛濫於文詞者弗論，即稍知信從矣，或竊附於影響，或鼓舞於意興，或出入於皮毛之間，而所造不深，或沿習於二氏之餘，而好爲高論。總之，無必爲聖人之志，則雖一時興起，亦終爲期月之守，半塗之廢而已。如台兄之學，則固幼而嗜好，長而躬行，讀書窮理，以求夫自得者也。尤可喜者，論説之際，好推伊川。夫伊川之學以視周子，則誠未能臻大而化之之境，若其謹嚴方正，則真後學之師表。每見聰明才智之士，一言學問，輒喜譚超悟，詆伊川爲束縛，究其意不過畏拘檢耳。畏

拘檢則與「敬」字離，與「怠」字近，敬怠之分，君子、小人之所由辨也。台兄不惟不畏拘檢，而反樂稱之，則其所向之正爲何如耶？自此深欲求教，而台蹤踈闊，未識意旨如何，是以不敢冒昧前請。然而台兄之學，既至於此，知其決不止於此也。故每見爾康、雲祉，輒致惓惓，亦正爲斯道惜人才耳。而台兄惠然不棄，遠寄教言，且云某近輯《理要》書，簡不病略，博不病繁，因晨夕披對，而見某所學。嗟乎！今之讀理學書者，即《近思録》且以爲多矣，況《理要》乎？某此書成，未知誰一展卷，而台兄晨夕以之，尤足以徵台兄之功密而心細也。

至問及近日工夫，而欲某一言爲勖。夫某之工夫尚未知取信於台兄與否，豈敢妄言相勖？顧某不能已於言者，則以台兄之學幾幾乎自得矣。自得而不知所以爲自得，則至寳在前，將或失之，將同於日用而不知。夫所謂自得者何也？台兄所言「理一分殊」者是也。「理一分殊」四字，始於程子之説《西銘》，然正不自《西銘》已也。天下道理，總只盡此四字，小儒未得其旨，故於天下之理，凡平常易見者尚能分辨，一至紛錯變換、精微要渺之處，輒目瞪口噤，茫然不知所以，或是也誤執以爲非，輕也誤執以爲重，大也誤執以爲細，淺也誤執以爲深，從來賢智之倫，不能至於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病皆坐此。某自庚辰之春，忽有得於此四字，覺得聖賢工夫隨事精察是起手，一以貫之是究竟，而此四字者，自精察而造一貫之梯階也。凡遇道理至疑難處，輒將此四字一舉看，其間分毫杪忽，皆能辨析。嘗謂邵子有得於陰陽老少，遇物皆成四片，若於此四字有得，則一片亦可，千萬

片亦可，真入聖之要訣也。前台兄立談之間，便能舉此四字，弟深幸台兄之有得於此，而後此偶會，未聞續申其說。譬一古鑑在家，偶一試照，未遇識者道破，猶不免沉埋淹没也，即如來札論《酬答》書，深有契於出處之説，未知其爲受先者乎？次桓者乎？若受先云云，自是吾儒正理，次桓云云，寬以待人之辭耳，非究竟也。至如弟近日并非出處，以一退老諸生，而被當道之聘，輯理學書，此仍是處非出耳。台兄於此處下「理一分殊」四字，即見得分明也，由此而推，或律己，或律人，或讀書應事，窮理之方，總不出此，則雖由此而進於聖人，亦奚難哉？《論語》有言：「志於道，據於德。」又云：「知及之，仁能守之。」夫有所得矣，非深根固蒂，則终於失；有所見矣，非篤信固執，則雖能擇而不能守。此某所以不嫌冒昧而敢爲惓惓者也，未識台兄以爲何如？

答陳介夫書

來書云：自春仲晤先生於芳草堂，忽復歲莫，每懷德音，耿耿在抱。近以試事，至澄江候介臣兄，始知大駕曾一賁臨，而道體霍然，和而益健，此誠私心至快也。祉於此中不能昧昧以處，然秉質則苦其弱，居心則苦其雜。「弱」與「雜」兩字，治之一年，尚未能去，則其負教可知，無以對清夜，而又何以對先生也？意先生必有以振其弱而使之奮，祛其雜而使之純者，惟不棄其愚而導以從事之路，何幸如之！何感如之！前所懇訂正約規并大序，同人祇候已久，祈即惠

示。嚴寒，伏祈爲道自重。不宣。

錫山一别，荏苒年餘，宿疾未瘳，身家多累。每念高賢，學問日益，良友日多，不勝欣羨，又不勝慚愧也。承諭相商約規，雖頭緒略欠分明，然既有定局，亦不必遽更，候做一年半載後，學問更進，覺得未妥，更之未晚耳。弟輩向有《考德課業録式》及《格致編》，近日所作《格致補傳》，俱欲奉覽，忽忽未及，俟後另送。約規序荒謬，不足以當盛意，草草塞責并呈外，時晉兄《鑒過録》，何其真切不浮，且又斟酌得中也！吾輩爲學，只是「真切」二字，真則得其本心，切則不離日用。得其本心，則居敬之道得矣；不離日用，則窮理之功密矣。能居敬窮理，學問更有何事耶？且學問最難得，莫如「得中」二字。孔子以道之不明不行，由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今之人能無過不及者誰耶？朱子有言：「與學者言如扶醉漢，扶起一邊，又倒一邊。」甚哉，得中之難也！能得中，則與中行相近，與中行相近，則可以至於中庸。然則晉兄將來之所至，其可量耶？所願更有勖者，晉兄今日之學，修己之學也。能修己，則安人安百姓舉在於是，何必他求？然論道理則是如此，若學問則須事事探討，凡事豫則立。范仲淹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齊治均平之事，自十五志學後，便須講求，不可謂今日未膺民社，以講求爲出位之思也。至若或出或處，則臨時另有主張，但大儒學問，自當體用全具，不然祇是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耳。道兄以爲何如？弟未深交晉兄，烏知晉兄不爲體用之學？蓋敬之深，望之大，故不覺言之贅耳，幸語晉兄，諒其狂瞽而恕之。

答江上沙介臣請執贄書

來書云：一卿根劣習深，索居孤立，求道之志雖切，而未獲奉教於君子，任其臆見，偶有所得，又無所就正，坐是歲月遷流，行年三十，而學問無成，德業不逮，獨處静室，慚恧揮涕，不減古人拊髀之痛，而人莫知也。加以性不諧俗，避地窮鄉，無從窺典籍之浩博，無從受師友之切磋，每欲負笈四方，求所依仰，又坐食貧無資，於理學經濟，諸如夏蟲語冰，茫如也。荷鋤之餘，咿哦篇什，誠大不得已事。不意因此得識翼微，因翼微得識桴亭先生，又得讀《思辨録》。先生理析於微，學識其大。親其人，讀其書，使人浮氣矜心，消融殆盡，誠不自意當世乃有若人，益恨前此之固陋。北面承教，終身以之，舍先生安歸乎？然先生之識卿也以詩，卿之奢望於先生也不止於詩，拳拳之衷，先曾囑翼微道意，兹復肅簡以聞，惟先生其無棄焉。

某自丁丑偶契斯道，二十年來，兢兢不敢自懈，而尤留意於天下之人才。蓋道本於天，而所以弘之者人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夫弘道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或爲之前，或爲之後，或爲之倡，或爲之和，積之久近，播之遠邇，夫然後人心以轉，風俗以移，而氣運成焉，則弘道豈索居獨處、高談性命而可以坐收其效者耶？顧某二十年中，無日不以求友爲念，而求其可與共謀斯道者絶少，蓋長年同志之中，其意見雖與道爲近，而其學問器識則已定矣，求

其竿頭更進，頗覺艱難。至如少年之中，無才者固不得與於斯文，其有才者又未免爲浮華所動，且其所爲才者，亦不過筆墨之間耳，非吾所謂才也。夫吾所謂才者，其氣足以配道義，其力足以任事功，其聰明才辨足以上下古今，而推倒一世，然後鎔之以學問，深之以義理，此則聖賢之資而凝道之器也。以此觀人，愈不可得。惟毘陵湯公綸及貴地陳介夫頗爲近之。公綸善議論，有人倫鑒，才識俱美，介夫淳秀而有志，皆有意斯道，而俱以貧故餬口四方，未能朝夕，乃不意近日得我介臣也。

某從來閲人文字，必得其性情，往往十不失一。如介臣詩卷，其深秀蒼老，逼近李、杜，固不可於今人中求之。然某於筆墨之外，微窺其志，則介臣之所尚，似不止僅學李、杜而已也。是以兩日與翼微私語，竊有得人之歎，而不意介臣之有意斯道，竟不出區區所先料，翼微亦詫爲異事。頃接來札，具悉悃誠，然此事亦難言之矣。學成而人知之，爲聖爲賢爲帝師爲王佐，固皆分内之事而不足矜；抑學未成，或雖成而人不知，非笑憎惡困窮拂鬱，皆所不免，此孔孟之所不能辭。未識介臣其甘之否乎？茲願與介臣約：其果能終身從事，百折不回，以斯道爲己任者，介臣不惜屈己，某又何難傾心相示？若非然者，則但以朋友相處，書札互貽，議論往復，亦足以快介臣之夙昔而有餘矣。介臣其慎思之，將何去而何從耶？

答晉陵馬伯河書

來書云：士生明備之後，欲發揮經

典之緒餘，以淑慎厥躬，嘉惠後學，固不難勉而至焉。至於沈潛體認，發前聖之未發，以俟後聖於無窮，則非命世英才，未易幾及矣。自宋迄明，學道之士往往而有，其克紹程朱之正統者，薛文清外，指難屈也。當此晦蒙否塞時，意天必篤生真儒，荷兹重任。乃吾徒公綸，自婁江歸，果盛稱有大賢陸夫子者出，行誼至高，著述甚富，因出《酬答》一編、《思辨》一册示我。捧讀之，何其精微正大、内聖外王之備也！僕生平推究事理，必折衷於程朱，而尤以考亭之説爲歸。今先生書非吾之所能言，而皆暢吾之所欲言，非若諸儒之有偏雜異同者。先生真今日之考亭也。慨僕半生講究，與同學勉勵弗斁，不謂中更喪亂，遂抱沈痾，索居無徒有年矣。繼且負芻之禍時有，煢煢老母至無以供菽水，萬不得已爲餬口計，而救病扶傷，執小業以終日。人且目我爲醫人，而又訝我不若醫人之媒利。噫嘻！愛我者多，知我者鮮矣。荒落之餘，忽蒙大教，何異飢而食，渴而飲耶？兹藉手公綸，懇《思辨録》全書及近今所得，俾優柔饜飫於中，以開發其所未知，鞭策其所不逮，亦此生百不如意之年而遭此快心過望之事，何啻百朋之錫已哉！區區不勝大願，幸勿以罷輭不足教而棄之。

天下未嘗無賢，患不得相見，不但不得相見，且不得相聞。賢者不相見聞，則德日以孤，德日以孤，則學日以廢，孔子之道不著，乾坤或幾乎息矣。晉陵之有伯河先生，以高足公綸之所稱述，其德行道藝，亦當今之冉、閔也，然而天下之人以不見不聞而不知，晉陵之人日見之聞之而亦不知。不見

不聞不知，則鄉之人無所矜式，而天下之人亦無以聞風而興起。夫不見不聞不知，非君子之病也，鄉之人無所矜式，天下之人無所興起，君子亦不以爲病乎？而或者曰，爲善而欲使人知，是求名也。竊謂不然。夫以爲不求人知，孰如孔子？然而轍環不息，棲棲皇皇，此豈急於爲名耶？《大學》言明德，即言新民，不新民，無以爲明德也。《中庸》言成己，即言成物，不成物，無以爲成己也。即曰孔子之時與當今之時不同，然明德新民與成己成物則無以異。先儒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聖賢之功，豈有窮耶？則所望於伯河先生者，豈淺鮮而已耶？而或者又曰，居今之時，伯河雖有棲棲皇皇之心，恐欲轍環而無其所。是又不然。夫新民成物，不必求之於外也，其功即在明德成己而已。《論語》之首章其末云「不知不愠」，此固伯河先生之力之所能也。然而功本於時習而學，時習而學則朋來遠方，朋來遠方則四方之賢者固已見之聞之而知之。德不孤，學不廢，孔子之道著而乾坤不息矣。先生又豈外不見不聞以爲功耶？高足公綸來辱先生手書，而又述晉陵之賢，近將奉先生以爲宗而同有事於聖人之學，故特以此復於先生，先生固無俟予言也。

桴亭先生文集卷二終

後學錢綏槃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卷三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序

性理存要序

《性理》一書，士君子陶淑身心之書，亦有國家者平治天下之書也。明永樂中，詔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大全》，成，復輯《性理大全》，頒諸學宮，每三年大比則命題以試多士。即學使者行部小試，亦必於此書命題，與《綱目》並行，蓋一體一用，所以礪世磨鈍，法至備也。自洪、永以迄隆、曆，老師宿儒無不盡心研窮，有一書而丹黄數次者，以故三百年來人才輩出，而天下享太平全盛之福。自萬曆之末，政教廢弛，博士倚席不講，場中命題竟同射覆，主司亦漫不之問，一書同爲廢閣，而《性理》之廢閣，尤爲特甚。蓋史書猶易爲涉獵，而心性理學則聞之且頭岑目眩也。不數十年，而天下遂有分崩離析之患，是書之明效大驗，不大約可覩哉！日者朝廷復崇重實學，凡士之有志於修己治人者，莫不踊躍興起，然而性理之學精微而淵邃，碩大而宏博者，戛戛乎其難之。乙巳丙午，予講《易》毘陵，雲陽荆生豫章從予遊。生故少司馬大澈公孫，性警敏，有志識，謂學問根本必由性理，乃與其諸從兄弟稺圭等延予於皇塘，畢一歲之功，講明性理。而又以其卷帙之大，不便持攜，且務博者或至不能精也，乃與稺圭、賚予

等，因予所丹鉛，略爲删定，手録成卷。而予於講論之暇，偶有述作，則亦取而附焉。既成帙，問序於予。予作而歎曰：二三子之志可謂勤矣！雖然，是書之成豈徒以功令而已耶？夫人莫不有身，而身非此書不修；莫不有家，而家非此書不齊；莫不有國與天下之任，而國與天下非此不平不治。是書之成，豈徒以功令而已耶？苟能即此而體驗之，推行之，則處爲聖賢，出爲名世，皆是物也。不然，徒以爲功令而已，則功令舉而是書因之而舉，功令廢而是書因之而廢，豈吾黨相勖之意耶？

張漢思時政議要序

天下非無士，士非無才，存心與不存心，二者之間而已。國家課士，前以經書，後以論策。經書以觀其體，論策以觀其用。凡以教天下之士，務爲實學，使出處皆有裨於世，故自洪、永以下，名公鉅卿，皆由制科出。然其爲經書也，非猶夫人之經書也，沈酣於四書、五經、性理、語録之言，而後發其胸中之所見；其爲論策也，非猶夫人之論策也，泛濫於史書、百家、古今政治之林，而後陳其草茅之所得。今或不然，此朝廷所以動徵辟之心也。雖然，徵辟何常？亦顧其存心何如耳。今海内明盛，能文之士不下數十百家，徐而叩其所學，其所讀者何書，所講者何事，相與友善而切磋者何人，於當世之事究習與否，率百不得一，此無怪朝廷輕天下士，亦天下士之有以自輕也。古婁漢思張子，天如之季兄，少以文章名於時，庚辰應天子求賢之詔，予方欲就而問其所存心，乃漢思兄手一編至，則其所輯《時

政議要》也。嗟乎！吾今乃知漢思所以動朝廷矣。士人當未釋褐時，方汩没章句，何暇問時政？一旦得志，姑妄爲之耳。而漢思乃從而議之，更從而得其要，漢思有心哉！蓋即我所稱有體有用經術之士也，是真制科人才，而今乃應徵辟之詔，徵辟不足重漢思，漢思誠足重徵辟矣。願漢思勉之，天下事不止此，幸益自振奮，以無負明天子之詔令。

俟記原乙未學規序

學之有規，猶師之有律。師之勝負不由於律，而常根本於律。學之勤惰不由於規，而常根本於規。程不識、李光弼精於律之内者也，李廣、郭子儀遊於律之外者也。程叔子、朱晦庵嚴於規之中者也，周濂溪、程伯子超乎規之上者也。以其等而言，則遊於律之外者似勝於律，超於規之外者似勝於規。以其本而言，則必精於律而後可以無藉於律，必嚴於規而後可以無藉於規。不能律而不律，爲否臧而已矣；不能規而廢規，爲燕僻而已矣。吾讀俟子之規，何其整齊而有體，詳密而有法也！爲之師者且日不暇給以求盡其子弟之才，況爲之子弟者，敢不自盡其才，竭蹶以赴師長之教誨乎？雖然，吾於兹有感焉。士卒之命聽於將，而將之成功與否則存乎國家之賞罰，賞罰不信，士卒且以律爲滋厲也；弟子之命聽於師，而師之命行與否則係乎風俗之習尚，習尚不正，弟子且以規爲滋擾也。今之世豈必無良師？然師之所教在乎是，而世之所重不在乎是。世之所重不在乎是，則父不以之教其子，兄不以之勉其弟，

爲之師者雖竭盡心力，其不爲諄諄藐藐者幾希矣。其不得已而至於詭隨屈曲以徇其子弟，且徇其子弟之父兄，亦恆情也。侯子生當斯世而毅然不詭於流俗，以古道教學者，且不憚繁瑣，委曲詳盡以爲之規，而身自率勵，此其心何心哉？此其心何心哉？爲之子弟并爲子弟之父兄者，亦可相感而興起矣。

蘇學景賢録序

天下之事莫重於教，天下之職莫大於師，非師之職固大也，能盡其職而後爲大也。予嘗論天之生人必使之各司其責，故自天子、諸侯以至卿大夫、庶民，蓋莫不有專責，而士獨無專責，是故天子責在天下，諸侯責在一國，卿大夫責在一官，下至庶民之屬，則責在一身一家。惟士不然，進而遇，則爲卿相爲王者師；退而不遇，則著書立言，以俟後聖。其所責每以千萬世爲量，是士之所責，其重且遠者如此，宜乎天之上地之下，職之大者莫士若也。然而士不能自大，問所由來，必有從而受教者，而受教者惟師，則夫師之職之大何如者耶！受是職者宜夙夜戰戰，思所以稱之副之，而今之爲學校師者，往往不能盡厥職，是故教之職至今愈卑，而教之事至今愈壞。夫教之職愈卑猶可言也，教之職卑而遂使天下無聖人之師，不可言也。教之事愈壞猶可言也，教之事壞而遂使天下之士人竟絶聖人之望，不可言也。吾婁府學生仲至王氏起而憂之，以爲聖賢之生必由學校，而學校之振必由師儒，於是與江夏劉先生修輯學宫，整齊禮樂，而又於董事之暇，爲《姑蘇郡學

志》。既畢集，又輯《蘇學景賢録》，載蘇郡立學以來過化諸先生之賢者，自宋景祐迄明正德，凡五十有六人，其間德行道藝如胡安定，功業如章質夫，節義如陳直諫，著述如陳子方，高風偉節，先後錯起，曰：「是雖未必盡合於聖人，或亦皆有聖人之一端焉，使職是學與遊是學者視吾書，而或有效法景行之心，則大道之復興，意者其在斯乎？」乃舉而問序於予。予受而讀之，作而歎曰：仲至氏之心至矣！夫學爲聖賢，弟子員之責也；教人學爲聖人，而惟恐人之不爲聖人，先生之職也。弟子員不能任其責，先生不能盡其職，而仲至氏代爲憂之，惓惓然輯之書而垂勸戒焉，則夫讀是書而不學爲聖人與不教人學爲聖人，非先生亦非弟子員也，得毋深媿我仲至也耶？得毋深媿我仲至也耶？

許舜光是正録序

先儒有言，讀書須於無疑中看出有疑，有疑中看出無疑。故學問不疑則不進，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予及門諸子皆有質疑録，而以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也。開卷有得，而所得未必果是，尚未可云得也，則有賴乎良師友之教之。而良師友未必日在吾側，則於是乎筆之於書，以祈正於左右，斯亦學者之善務，而吾黨之要事矣。顧有是録者或未必紀，而紀之或未善。即紀而善，亦未必有恆，録亦幾幾乎難言之。舜光幼學於予，器識淳静。予與諸君子有所講論，舜光必相從，問答之間，未嘗不灑然樂也。顧於其退私之餘，嘗録其所疑，問於予，亦間質於確庵、虞九兩君子。

既而芟其繁，録其可以存者，統名之曰「是正録」，而請序於予。夫録名「是正」，是亦樂就有道之義也，而《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然則好學一事，豈僅在筆墨之間哉？舜光勉之！

水村讀書社約序

予自少時讀陶淵明《桃花源記》，輒悠然若將遇之，曰：「嗟乎！安所得善地如桃源者，吾將終身樂吾志焉已。」又讀《三國志》，見諸葛孔明、龐士元、司馬德操諸人，或隱鹿門，或居隆中，當季漢糜沸螘動之時，玆數人者油然相過，嘯歌無間，若不知天下有戰爭之事，則又不勝慨然，以爲人患學識不如孔明，取友不如士元、德操，不患不得善地。今天下日多故矣，其亦有善地如南陽者乎？於是與同志數人，披圖籍，訪故老，日求諸山巔水涯，冀或一遇，而終不得所謂善地。既壯，有志於聖人之學，應務之暇，博覽先儒語録。竊見有宋諸大儒，德業並隆，人己同治，或聚良友於山水之鄉，或即所居爲鄉約之會，優焉游焉，蓋無往而不得所爲三代也，不覺喟然歎曰：「用世避世之道，其舉在玆乎？」治亂，世也，而所以爲治亂者，人之心也。人心不治，雖全盛，吾憂其不免焉。不然，一國之人心不亡，則一國之福未艾也；一方之人心不亡，則一方之福未艾也；雖有兵革，不入善人之鄉。吾爲天道信之，用是又與同志數人相約爲講學之會，一意讀書，自丁丑迄今，蓋七八年於玆矣，盜賊之禍幾徧天下，而吾吳獨幸邀無事，不可謂非天之玉成善人。

然吾黨從事數載，同志者猶不過數人，論道往還，未敢昌言，時恐爲里俗誚讓，則所謂善及一方，善及一國者，概乎未有當也，而欲以永邀天眷，其可冀乎？石隱王子，吾黨長年之友，識高而氣靜，有人倫鑑，其憂時尤爲獨切。每過予談論，輒欲得一治心之鄉而託足焉。卜諸近境，咸以西北之水村任陽爲善。其地介虞婁、鹿城之間，僻阻窪下，與城市隔絶，其中居人皆有古風。數年之前，燕餘吳先生移宅入居，特爲吾黨開先，村之人皆化其德，俗益古茂，則庶幾乎天心之未棄者乎？至是言夏陳子與石隱王子又後先買田宅爲歸隱計。石隱謂予曰：「子未可以行乎？」予曰：「未能，則亦以講學之會先之可也。」石隱曰：「講學之實，可以避世，講學之名，不可以避世。請易之以讀書，可乎？」予曰：「唯唯。」石隱乃退而爲條約，俾諸同志者實從事焉。

講學紀事序

戊子三月朔，予甥舜光暨予及門諸子與予子允純請於予，始爲考課德業之會。既卒事，其明日舜光與諸子復請於予，祈爲敘言，以勖斯舉，且曰：「古者講學之日，必有講義以勉士友，今先生之於焜等，可謂訓之勤而誨之切矣，苟無片言以書諸册，得無有久而玩者乎？」予曰：「唯唯。」教與學實相長，師古人之成法，反覆勸勉以勵諸子，即因以自勵，此固予之志也。然古人之能教人者，莫不有盛德，又所言皆成章，今儀不敏，而當日所云悉皆隨事詮答，語鮮倫次，無可舉似者。無已，則姑以諸子從事之德業，與古昔聖賢所謂内聖外王有體有用

之學，一約言之乎。

夫德之與業，非直小子事也，在《易·乾》之九三有曰：「君子進德修業。」德者，體之立也，内聖之所由積也；業者，用之著也，外王之所由成也。德非一，自一介之士一言一行一念一事，與夫卿大夫之三德六德，以至於堯舜之精一執中，微與著不同，而皆謂之德。業非一，自弟子之六藝詩書文章著作，與夫受一命之榮而治民事神，以至王者之平章協和、配天享帝，小與大不同，而皆謂之業。德與業，人之所同，而所以進之修之者萬有不同。患其不同，而因思所以勉之，則考課之法生焉。故考課者，所以爲進修之助也。崇禎丁丑，予偶志斯道，慮作輟無時，因爲二録自勉，并約聖傳、虞九、言夏諸同志共爲會，更相考核，幾於數載，丁申酉之變而廢。及今伏處牆東，放廢偃蹇，自念所遭不幸，發抒無時，不傳之學，或幾自此而息矣，乃舜光諸子一旦奮起而欲續之。嗟乎，何其壯也！夫德業之成存乎人，德業之盛存乎天。人者，我所得爲也；天者，我所不得爲也。故道德明立而時不可爲，則君子亦終身爲遯爲潛，而不敢萌一毫怨尤之心。然時雖未可而幸或有暇，則君子益亟亟焉務修其身以事天，而顧委罪時世，放失頽廢，陷身邪辟，君子謂之自暴自棄，其得罪名教，蓋莫大焉。况乎時之治亂亦無常，天無心焉，實人爲之耳。學問立而善人多，則天下治；學問廢而善人少，則天下亂。君子亦務積其學問，以爲撥亂致治之人耳，奈何一諉氣運，爲天地間不足重輕之人哉？予故於諸子之考課，不欲其僅爲一才一藝、一鄉一邑之小儒，而即望其爲守先待後、開來繼往之傳人，予之志亦

苦矣，諸子勉之。

古今文選要序

讀書之道，博與約二者而已。博者所以爲約也，約者所以守博也。博而能宗，故窮大而不荒；約而能詳，故深藏而用昌。自近世科名之士，咸貴捷得，而一時末學，放失舊聞，汩乎篇章，於是有志者出，力尊古學，而天下復知有典籍之美。閭巷小儒有不通經史者，則衆共哂之，是亦可謂甚盛時矣。然予觀海内風氣，自經子而《史》、《漢》，自《史》、《漢》而魏晉，所學在是，則其誦習亦專在是，殆所謂一代之書，一家之言乎？及其成，非□不足以取富貴致名稱也，顧舉此則失彼，欲專業而多遺漏，則何以稱博也？且古來文字代日降，文氣日薄，文格日卑，學者師古當益進，不當益降，當根本於六經而求通於子史、傳籍、術藝諸家之書，不當拘守方言，圖近效而求速成。蓋嘗考古今之書，自秦火之後，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氏之亂，焚燒無遺，迨班氏志藝文，而書已亡三之二矣。復以《漢志》考之《隋志》、《唐志》及宋之《中興志》，又亡其六七。明興，文皇帝命學士胡廣輯五經、四書、《性理》諸書，而典章大備。要之西漢所存者，不過十三，獨六經註疏代有增益，無慮數十百家，則知聖賢之文，其不同於稗編雜説者，猶日月之於宵熠也。漢唐以來，稱博學者楊雄、班固、張華、王安石之流，然雄衍《太玄》而美新，固著《賓戲》而下獄，華昧天文於中台，安石抵聖經於朝報。學術不正，小者功業不建，辱及其身，大者幾誤國事，則夫讀書

之道，又豈特在語言文字之間哉？ 嗟乎！古今文章至吾明蓋極盛矣，庶民之家藏書者猶建重屋，然而能藏者未必能讀，能讀者未必能文，能文者未必能行，於此不無三歎！

曹頌嘉漫園文稿序

戊戌之歲，予應張西山文宗聘，輯《儒宗理要》書，過澄江，頌嘉曹子與介臣沙子同謁予於旅次。 時介臣以詩見投，遂究論古今樂府得失，而頌嘉則專論文，貫穿周秦，出入唐宋，下極元明諸子，而獨歸本於韓、歐八大家，蓋其所得於韓、歐者深也。予進頌嘉而語之曰：「子知韓、歐之文之可傳，亦知韓、歐之文之所以傳乎？ 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文者，載道之器也，古之人道足於中，發於外而爲言，言之成章，故名之曰文。 羲、文之《易》所以述天人，即後世性理諸書是也。 虞夏商周之《書》，孔子之《春秋》，所以紀政事，即後世史傳諸書是也。 商周之《雅》《頌》，十五國之《風》詩，所以言性情，即後世樂府詩歌之類是也。 周公之《周禮》《儀禮》，漢儒之《禮記》，所以載典禮，即後世八書十志之類是也。 然而在古則謂之經，在今則概謂之詩與文，蓋有說焉。 古人之詩文，先有道而後有言者也，可以爲萬世法，故謂之經。 後人之詩文，則詩文而已矣，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即或有煌煌大言，如韓之《原道》，歐之《本論》，亦庶幾乎聖人之徒矣，而程朱猶謂之倒學，蓋先有文而後有道，學爲文而規橅乎前哲，求其不倍乎道而冀其文之或傳也。 乃後世之學爲韓、歐八大家之文者，并其所謂倒學

者而忘之，而日馳騖於體格、氣局、詞令、才情之末。夫所謂體格、氣局、詞令、才情者，如化工之於品物，天風之於水波，皆自然者也，若徒爲叔敖、優孟，則翦綵爲花，壘石爲邱而已，於古人何有焉？故君子之於道也，盡其志而學焉，内觀乎身心性命之微，外觀乎天地民物之大，從容而踐履之，優游充積而發抒之，燦然而理明，油然而辭順，無意於文，而天下之窮老盡氣、流汗奔走而爲文者，退然莫敢與之争，夫是之謂至文。」

頌嘉聞予言而悦，遂與介臣定師弟之稱而退，今且數年於兹，成進士矣，梓其所爲《漫園文稿》以問世，請序於予。予讀其論文之書，如云：「文章當先明理，理明則識高，識高則氣壯。」旨哉言乎！是予當日之志也。故其爲文，博大而不詭於則，雄奇而不踰於矩，旁喻曲說、縱横幽隱而不傷於道，其庶幾乎韓、歐氏之言歟。雖然，予猶懼頌嘉之先文而後道也。身心性命之微，天地民物之大，果能從容踐履，優游充積而發抒之乎？是予之所樂觀其成也，不然，恐猶夫先文而後道也。今之栢鄉、敬哉諸先生，先道而後文者也，頌嘉從之遊，必更有得焉，其試以予言質之。

讀史筆記自序

先儒程子有言：「五經載道之書，《春秋》聖人之用。故通乎《春秋》者，然後能經能權。」愚謂不獨《春秋》，凡經皆體，凡史皆用。不知經，内聖之學不明；不讀史，外王之道不具，二者不可偏廢也。然史氏好誣，傳聞失實，大道既隱，好惡日乖。《春秋》而後無信史，仲尼而後無筆削，雖史書具存，

能讀史者鮮矣。迨朱子《綱目》出，而《春秋》之旨復燦然見於天地之間。自是以來，周平而後遵《春秋》，威烈而後信《綱目》，千六百年之間曠若發蒙，學者亦莫不由是以定前人之得失。雖然，遵《春秋》是矣，而《春秋》以前將誰遵？信《綱目》是矣，而《綱目》以後將誰信？不精求乎聖人之體，而欲泛觀聖人之用，未有能得者也，況乎聖人之用不存乎聖人之書，而存乎吾人之心。書者，聖人使人因之以求其心者也；心者，吾人所用以求聖人之書者也。以居敬之學力，肆窮理之極功，則雖非聖人之書，而聖人之用出焉，不然循守行墨，拘牽文義，或泥古而昧於時宜，或執詞而害其志義，雖《春秋》、《綱目》陳於前，吾恐坐論雖優，致用則悖也。儀自丁丑來與二三友人從事經學，而又懼不知古今，無以明體而適用，乃復相約觀史，更相議論，各自舉其説而筆記之，既成，而後折衷於《春秋》、《綱目》，以觀聖賢用心之所及。嗚呼！必如是而後可無負於聖人作《春秋》之心，必如是而後可無負於朱子作《綱目》之心也已。

顧遥集三知編序

琴川遥集顧子，明經道原先生之子也。先生以崇禎初元爲鄉貢進士第一人，時同貢者，吾鄉則張西銘，吴郡則楊維斗、沈伯敘，瞟中則王內山，梁溪則秦弱水諸先生也。一時名流，表表在人耳目，而先生獨領袖其間，故人謂先生方將以科名冠天下，而先生殞矣，時遥集之生甫六齡也。先生家故清素，煢煢孤子與寡母，勉支門户十餘年，而天下又大亂，遥集遂不復求仕，韜光

隱迹，爲童子師以養母，必誠必莊，無有逸志。又善愛護調攝，師而兼保，縉紳名家皆樂奉之以爲師。間爲詩歌，清真絶俗。與予相遇於錫山之陽，相得甚歡，然予尚未悉遥集之爲人也。今年夏，過婁，宿予齋中，出《三知編》示予，且請爲序。予讀之，矍然而起，曰：「此書其致太平之本乎！」夫天下之不治，由於人才之不立，人才之不立，由於蒙養之不端，而蒙養不端，則父兄師傅之過也。昔朱子以小學教廢，因别輯《小學》，又爲《童蒙須知》，以啟牖後進，意良切矣。而遥集以爲童蒙之知識尚淺，所以先意而導之者，尤在於父兄師傅，因廣其意，復爲父兄師傅須知，共爲三知，而旁搜古今名人之言以實之。嗚呼！使天下之父兄皆能奉此編以爲父兄，天下之師傅皆能奉此編以爲師傅，則天下之童蒙有不奉此編以爲童蒙者乎？而蒙養有不端，人才有不立，天下有不治乎？惜乎，未能授之梓而廣其傳也！昔五代之季，人皆韎韐從戎，至藝祖軍中，始有寬衣博带者，父老指而相謂曰：「此曹出，吾輩得覩太平矣。」吾亦謂此書出，天下得覩太平矣。故樂序其書，而并爲述其家世如此。

綱目大義纂要序

經之有《春秋》，示天下後世作史之法也；史之有《綱目》，繼《春秋》之後秉《春秋》之法，示天下後世以史繼經之道也。然《春秋》有綱而無目，以魯史舊文爲目，魯史舊文不可得而見，故讀《春秋》者必以《左傳》爲主，存事實也。若《綱目》，則以《資治通鑑》爲目，蓋《左傳》終智伯，《通鑑》始智

伯。温公作《通鑑》之時，意原主於續《左傳》，故《綱目》即取《通鑑》爲事實，而「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凡《通鑑》之所有，盡在其中矣。所偶遺者，或無關理要之細事；所補入者，如彗星見而公孫鞅入秦；所不同者，如以蜀漢爲正統，數事而已。故有《綱目》而《通鑑》可廢也，非廢《通鑑》，以《綱目》即《通鑑》也。乃世俗之儒以《綱目》爲浩繁而不能讀，而又以爲《通鑑》、《綱目》不可不并讀，於是取其書而並節之，名之曰「綱鑑」。人不一家，家不一書，童而習之，布滿天下，雖老生宿儒，有皓首而莫知其非者。夫綱目皆鑑也，以其有大書，故謂之綱，以其細書分註，故謂之目，而總名之曰「通鑑綱目」。若去「通鑑」而第名之爲「綱目」，則「綱目」且不成其爲書名。今更去「目」而但言「綱」，又并而稱之爲「綱鑑」，此何等書耶？間嘗取《綱鑑》而細觀之，彼所謂綱者，未必綱，所謂鑑者，未必鑑。且有時翻以大書者爲鑑，而謂細書者爲綱，鉅細紛紛，雜亂無紀。蓋兔園夫子所爲，而妄託於名下，非果爲名人所纂輯也。故有《綱鑑》，而兩書之面目盡壞，世特以其便於童蒙，而習焉不察。嗚呼！聖人作《春秋》之意與朱子作《綱目》之意，蓋至是而澌滅矣，亦何怪乎世之言史才者，輒沾沾於司馬子長，而絕不知有《春秋》、《綱目》哉？

予於此實懼且憫，而世之能讀《綱目》者，非特鮮其人，兼鮮其力。意欲取《綱目》全書，一仍其面目，而止於分註細字之中，略節去其浮冗，而專存其事實，以爲《綱目節要》。然猶慮得者之無貲，讀者之無暇，而書且因之而廢也，因豫章諸同志，姑爲《大義纂要》。凡提綱、書法之有關大義者

則存之，而其餘則概加刪節。蓋《春秋》一書，先儒謂其「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綱目》雖多，其大義亦不過數十而已，大義所在，則盡於書法發明而已。得其大義，則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朱子之所以作《綱目》，其意皆了然胸中；而因以治經，因以述史，因以斷天下國家之事，皆有所憑依準則，庶可不負聖賢啟佑後學之心、當世教育人才之意也已。其餘若編年之不能盡紀，事實之不能盡載，則固有《綱目》、《通鑑》、二十一史之全書在，任有力者自爲之，非所語於《纂要》也。

陳瀛寰太僕潛確書目序

予交瀛寰，讀其《潛確居兩世著書之目》，喟然發歎曰：嗟乎！士生當世，疇不欲以著述自見者哉？顧亦思古人著述之意，果何取乎？蓋將以惠來世、淑後學、正人心而明經術也。自三代以後，更爲詞章之學，於是能文之士逞其筆墨之長，詡然自命爲著述，遞相矜尚，浸以成風，回視古人立言之本旨，蓋不啻去而天壤矣。夫天下以詞章爲著述，而詞章之盛又莫盛於吾吳，推波助瀾，日深月廣，欲求人心之正，經術之明，其可得乎？聞之海內之風氣係於君與相，一方之風氣係於賢士大夫。自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主教吾吳，而吳之士始知有實學。未及百年，淪於草莽。至明興萬曆之末，高、顧諸公起於毘陵，以人心經術自任，一時賢士大夫聞風興起。吳與毘陵故接壤也，芝臺先生從啟新錢先生遊，因得與高、顧諸公共切磋於性命之學，今觀其所著《書目》及手自評閱者，自四書、五經、《性理》、《綱目》，以及詩文子史，原原本本，無

一不根於古人著述之精意，吴門之爲濂洛，非先生其誰與歸？惜乎！值魏瑺之難，弗克盡展厥志，而申酉之間，復罹變革，正學一途，幾於衰息矣。乃天眷斯文，絶而復續，令子太僕瀛寰，以沈深之器，兼卓犖之才，當波靡板蕩之時，整齊先業，蠡然具舉，而又能開拓擴充，廣前人之所未備。予讀所輯書，自《目録》之外，尚有《詩史》及《啟禎遺詩》之類，俱有補於人心經術，不獨以閎肆爲奇也。我郡之殫心纘述、富於剞劂、抱道而樂隱者，有三君子焉，於吾婁爲王子周臣，於虞爲毛子子晉，與瀛寰爲三。王子羽翼經傳，毛子有功史學，陳子則兼治經史，而更旁及百家，其有補於人心經術，則一耳。抑吾更有慨焉。士之遇不遇，命也。遇則致身王朝，展其抱負；不遇則投老澗阿，娱情墳典。是著述固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乃予與三君子同一不遇，而三君子者藉先世之餘業，皆擁書萬卷，朝落楮墨，夕登梨棗，而予與吾邑陳子言夏、鹿城歸子元恭，亦皆窮年矻矻，樂附三君子後塵，而皆以貧故，至不能具筆研，則雖著述，亦固有遇不遇哉！

顧原爽先生手評通鑑序

先輩讀書，一字不苟，而於《性理》、《通鑑》兩書爲尤重。嘗見先祖父所遺書，丹鉛滿紙，旁所註殆無隙地，而於《性理》、《通鑑》則圈點論題，編纂歌括，雖今人之四書本經，無此精密也，則竊意先祖父好學，故於讀書如此其真切，他人未必爾爾。及過沙溪，見吾友顧雅儔出其先人原爽先生所手評《通鑑》，其精密殆如先祖父，而間多評

論，則又不襲前人成見，有出於胡致堂、尹起莘諸人之外者，不勝歎服。蓋當時朝廷課士，專以四書、五經及《性理》、《通鑑綱目》諸書爲教，故當時之士，亦專以此諸書爲學，寢食夢寐，無非是也。以故當時風俗淳厚，士有定學，其出而經理民物，亦即以其所學行之，以視今日，其升降不大可慨乎？

予嘗以此語友朋，深用感歎，以爲古今人不相及；然質諸耆年父老，則當隆、萬之時，亦未必人人能爾也，間有之，則其人必爲科第，否則亦耆儒宿學名重當時者也。予因念向日祖父，頗爲時推，而原爽先生者，則固一時之傑，且内稟怡山公之教，外紹養真陶先生之學，其讀書安得不真切如此乎？又其手評出於臨殁之年，則固純乎學問之心，而非世俗所謂舉業工夫者矣，先生豈僅以能讀書稱者耶？予承雅儔兄之請，而又念原爽公之讀書極似先人也，於是乎書。

顧殷重西北治田書序

欲豐本者，務滋其生；欲足國者，務廣其利。故謀利於一人，一人窮，而謀利之法與之俱窮矣，不若謀之人人之爲無窮也。圖利於一方，一方盡，而圖利之術與之俱盡矣，不若圖之天下之爲無盡也。吾友顧子殷重，東南之士也。顧起而集《西北治田》諸書，何居？蓋吾與顧子交最久最深，而有以知顧子不得已之深心焉。

顧子善水利之學，甲午、乙未間，東南病旱澇，在婁地爲尤甚。顧子與州守白公謀開朱涇，疏婁江，浹歲之間，兩役並興，人不知困，東南賴以濟。今者東南之困不在

旱澇，有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濟者，非呼號將伯之助，勢將至於不可救。乃顧子以爲欲救民，必先足國，國不足，民不可得而救也；欲足國，必先治西北之田，西北之田不治，國不可得而足也。

善乎貞明徐氏有言曰：「中人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今京畿四輔以及山左近河瀕海之地，皆國家附居之田也，顧荒而不治，待哺東南。近廢可耕之産，遠資難繼之餉，豈謀國經久之道哉？昔漢唐皆都關中，實資沃野之利，宋都汴梁，運道四達，民無轉輸之苦。以西北而仰東南，實始於元。元立國不久，經畫不周，欲通一線，汲汲修治，其卒也，終受挑濬黄河之害。有明之運，雖因元舊，然其税斂皆仍洪武都南之額，蹇夏諸公因循憚改，後人因之，重增漕費，役煩賦重，致生盜賊，此皆不知附居常稔之説也。夫不知附居常稔之説，則不得不資東南，必資東南，則民力不得不困，民力困而欲求國計之足，雖桑弘復生，不可復也。

然則《西北治田》之書其可已乎？顧子既集其説，又爲之序，其言曰：「墾西北之荒以寬東南之力，節東南之盈以濟西北之縮。」是書也，非徒開西北以救東南，實以建萬世久安之策也，是端在西北諸公加之意矣。

新劉河志序

動民之心存乎誠，成民之利存乎斷。誠則無不徹，斷則無不行。蓋古人致功集事，莫不繇此，而今乃於吾州見之也。

吾州地濱海，爲三吴委輸之區，古婁江

適當其境内。婁江者，三江之一也，州人呼之爲劉河。江南形勢，凡西南天目苕、霅諸水，悉注震澤，而徐繇三江以入海，東江漫滅已久，數十年來，中江繼淤，止存婁江，而婁江復成平陸，旱則外水不得入，潦則内水不得出，痞滿之病，六郡同受之，而吾婁爲甚。雖當事者屢疏請濬，而利一害百，旋且中止。

癸巳夏，州侯白公自三韓來視兹土，即以興修水利、開復婁江爲己任，而親行相度，役大工艱，頗難經畫。予友殷重顧子明於水學，詳視州境，以朱涇請。朱涇者，古婁江北道，邑志猶有「北劉河」之稱，而歲久湮塞，已成陸壤，兼之河名錯雜，幾不可辨。顧子謂婁江南出，紆回八十里而遥，朱涇直南城之東，工相去什百。又婁江浮沙所積，難施畚鍤，朱涇平地，易爲力，且無奏請、酌議、查覆、勘報之勞，命官設吏之煩，牽制、掣肘、營謀、派擾之弊，惟朱涇便。州侯是其説，卜日舉行，而群情譁然，咸謂不便。蓋一則州中積荒之後，一則以數十年來未聞大役，一旦興舉，恐漫費無益，雖老成者皆危之。而顧子屹立不動，力排群議，州侯復堅持之，議遂定。度地糾工，不踰月而卒事，崇岡瘠壤，頓改舊觀，五十里間，渺然巨浸。凡爲工三十六萬有奇，而民不知勞，爲費三萬六千餘兩，而課不加損。

君子謂是役之成，厥有繇焉：有顧子殷重籌畫之善，因得同事諸賢襄事之勤；次則東南之地已爲石田，民居其間，歲苦旱潦，一聞濬令，無不踴躍，雖園林室廬，無所顧惜，故不日而成。虽然，役者勞事，勞而不怨，古人猶難之，況今人乎？是非州侯下車之始，即有惻怛愛民之意，浸灌於人

心，使人人皆知其公而無私，惠而無虐，則雖家喻户曉以開河之利，能保其必信乎？民信之矣，而集議之時，言人人殊，即所言無非爲公，稍或智弗及照，勇弗及決，彈指之間，成否判矣。雖士謀之善，民信之深乎，而必歸本於州侯白公者，以其誠與斷爲不可及也。河成之日，土人名之爲「白公渠」，以誌侯德。侯曰：「是烏足以誌哉？其名之曰『新劉河』。謂之新者，言有舊也，是有二意焉。使舊河而終無濬歟，吾將以新代之。使舊河而終當濬歟，吾將以新先之。」州之人無不聞而樂，樂而欲傳其事。顧子殷重乃輯其開濬之始末，而付之梓，遂命之曰《新劉河志》。

桴亭先生文集卷三終

後學顧思義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卷四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序

王登善房稿序代

文章一道，其傳者，理也；其所以售者，氣也；其壓倒一世，無知愚賢不肖，莫敢不帖然俯首爲之下者，才也。予嘗執此以衡量天下士，什不失一。其有老師宿儒，含毫腐心，根極理要，前足繼武周郡，後足開發來兹，而終其身不得一第者，氣有所不足也。少年英發，早掇巍科，紙貴一時，聲滿天下，而一再傳則茶然不復振，陳言在案，過而弗問者，理有所未精也。氣足矣，理精矣，而天下之讀其文者，或疵其熟爛，或病其深晦，或以其不足於古文變化，小試出奇，而彼此較量，言人人殊者，才有所未大也。故欲理之精，則研學問；欲氣之足，則勤充養；欲才之大，則非天資卓絶而又能博綜群氏，不足以當之。顧三者之中，或得其一，已足稱雄當世。天地靈秀，豈可盡得？

乃予於闈中較閱，得王子卷，見其光氣，發閱一覽，已識其才。徐而按之，綿綿乎若煙雲之繚繞而不窮也，汩汩乎若源泉之不擇地而出，觸山赴谷，波瀾萬變也，氣至矣。試更深求焉，而識力所及，神解所至，即起孔孟於千載，而與之共論於一堂，理無以易也。不意當吾世而得此偉士，竊意其枕中之藏或未必盡若闈中作，而王子

開笥見示，則或燦若日星，或森若武庫，或浩若江漢，或精若淵泉，蓋無體不備，無品不極，觀止矣，是真可以壓倒一世而使知愚賢不肖無不帖然俯首爲之下矣。

亟叩其平日，則王子固讀書養氣，熟講於天人經緯之學，而出之於悟後者也，王子豈猶夫世之徼倖科第者耶？所猶有恨者，王子廷對時，諸大臣讀其試策，皆相顧慶得士，而以卷尾稍不合式，不得與呈。館選時已親被殊遇，而復以江南數足，勉强就裁，豈其間遇合有數耶？然王子之才之學如此，固不在區區一日之捷得，王子固將以事功德業見於世者也。

馬蘭皋先生遺文序

嗚呼！此吾友蘭皋先生之遺文也。蘭皋於書無不讀，於文無不爲，尤殫精於制義。方少年時，内欲顯親揚名，外思得君濟世，早夜矻矻，以圖所爲成其志者。故其爲文，遠宗先民之規矩，近擷時賢之英華，根極理要，中仍復雲蒸霞蔚，一時群彦争鳴壇坫者，往往互相雄長，而遇蘭皋，則無不拱手推服。

蓋蘭皋爲人，金聲玉色，而文又如其人，故當之者輒如飲醇，不自覺其心折也。中年以後，與予相遇於其從兄一庵齋，傾蓋晤譚。蘭皋爽然自失，以爲天地間自有真學，安用此窮年自苦爲？遂與其從兄一庵從事於居敬窮理，朝夕以讀書學道相砥礪，積書滿家，凡天文樂律、河洛圖書、危微心性之旨，靡不究極其要。每四方同學至，輒相招聚講，連日累夕。暇則手自疏解四書五經精義，或縱筆爲古文辭，其於制舉業不

過終歲什一之功而已。然蘭臯所造既熟，又益之以學問，每一命筆，沛然莫禦，不求爲工，而自無不工。甫落紙，頃刻鈔傳殆偏。四方名俊登其門者，無慮數十百人，得先生之傳，掇巍科取高第者，比比而是。而先生哀然一老諸生，傍觀莫不歎息，而蘭臯視之泊如也。

客秋予過毘陵，蘭臯論學之暇，指一編顧予曰：「此予平日存笥之制義也，嘗恨舉業誤人，不得專意正學，輒欲棄去，又念生平曾三折肱於此，不忍遽付水火，先生之友陳子確庵邃於此道，幸攜歸寄示，懇其稍爲甲乙。既定，則先生爲我序之。」予時行迫，不及攜卷，歸語確庵，方以爲歉，而蘭臯之訃音至矣。嗚呼！蘭臯往嘗謂諸儒意見庬雜，欲參稽訂定，成一家言，而有志未遂，乃區區制義已成之業，猶多艱阻，豈天未欲玉汝於成耶？

今年夏，至毘陵哭蘭臯，晤其兄一庵，則蘭臯遺文略已成帙，欲予踐前約。予取而讀之，乃友人李子謙六所定，亦蘭臯遺命也。李子所定爲八十首，以窘於貲，僅刻三之一，或以爲見少。嗟乎！君子之於人，當觀其大者，蘭臯晚年，得力多在經書傳註，手自疏解，何止盈篋？以未竟厥功，不得付梓，即古文辭非所留意，而況區區制義者乎？存此以見蘭臯緒餘尚爾如此，則生平著作可傳未竟，良足悲矣！

毛氏伯仲具吹稿序

昔人有言，山川之靈能鍾人物，其奇偉蕩潏之氣又能移人性情，發人才思。故眉山之秀鬱爲蘇氏父子，太史公登龍門，探禹

穴，而文益奇。予竊謂不然。山川之靈，與衆共之者也，眉山前後未嘗無人物，而秀獨歸蘇氏。宇内之名山奧區，所在而有，其間野夫衲子，游人名士，登臨眺覽者，亦代不乏人，卒不聞有以山川之奇收之胸中者，古今以來獨推太史公一人。乃知世有眉山、太史公，則山岳自當爲效靈。無情之物，豈能益人神智？天下之能益人神智者，惟書卷耳。

予嘗憶少時性頗好讀書，以家貧無從多得善本，竊慨然發歎，以爲安得一有力者爲吾作小樓三楹，聚書萬卷，飲食寢處其中，期以十年，盡讀所藏書；更擇天下之端人正士、博聞有道術者爲之師友，相與磨礪切磋，然後出而與天下事，庶無媿古人，而卒不可得。前年庚寅，過海虞潛在先生之居。先生固海内藏書家也，爲吾開汲古閣，縱觀墳典，追思平生時語，慨焉若夢。因念如我潛在，此真所謂賢父兄而有力者。聞之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其在令嗣乎？已而長君華伯、次君補仲，後先以文見示。長君典確明茂，澤於經旨；次君縱横踔厲，饒有史才，皆天下士也。昔蔡邕得《論衡》一編，祕之掌中，聞其言者猶以爲必讀異書，況二君飲食寢處於萬卷之中，其度越當世，安足怪乎？而先生又慮其師資之或闕也，更爲之妙選名碩，如吳郡之殷介平、虞山之馬退山，與我邑之顧中庵及吾友陳確庵，相與朝夕講貫，磨礪切磋，或進之以經術，或勉之以道義，或旁通之以詩歌古文。此數公者，皆海内之所謂端人正士、博聞有道術者也，而二君皆得而師之。當此英年暇日，入奉嚴君之明訓，出聆師友之微言，坐擁百城，曠觀千載，將來成

就，大則著勳韓、范，小則繼美歐、曾。區區科第制舉云乎？

山川靈秀之説雖不足信，然予觀潛在之居，虞山如屏，列嶂於後，隱湖吞吐於前，川岳效靈，將於茲再見矣。文章雖小技，亦足見一斑，當與世共決之。

太原王氏小宗祠議序

太原王氏，婁之甲族也，自文肅以相業著於萬曆，没世之後，功在宗社，其孫太常公請於朝，敕建祠堂於州治之正中，規制閎敞，爲一州之冠。春秋二丁，祭祀以時，有司致虔，易世不替。其族人皆惇謹質樸，無佻薄之習。太常公復能以禮睦族，歲時推恩，周浹遠邇。顧以分非大宗，無合族之權，每思推祖宗之意，以糾合諸宗人，而無其道。

其猶子某等相聚而謀曰：「古者禮有大宗，有小宗，大宗百世不遷者也，小宗五世則遷者也。蓋三代之世，諸侯相繼，其適子世爲諸侯，有民社之責，則無暇於治宗族，故以其别子爲祖，以統大宗。自後世封建不行，爵無世繼，諸儒之議，乃定以始遷及有封爵者爲始祖。然則文肅公而後，其大宗固有在矣。古者諸侯無暇及宗族，則别子爲之佐其治；别子之力又不能以偏諸宗，則諸小宗又爲之佐其治。今太常公之所統既定，無暇治諸宗，則諸宗之自治，不有小宗法在乎？」諸族人皆曰善。

於是乃期以乙未十月之朔爲文，以告高祖而立祠以祭。斷自四從，從古禮也；推及無祀，廣仁恩也；代掌祠事，辨賢能也；慎簡與祭，勵宗黨也。而爲之申約言

六則，始之以積善，終之以養蒙，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備於是矣。事既集，西水諸子就予而謀曰：「凡禮有其舉之莫敢不慎。太常公既爲始封之宗，有祠廟，而予以一小宗厠於其側，不已陋乎？諸宗俱未立祠，而予獨舉祠祭，不已妄乎？」予曰：「否。予奉教於太常公，蓋有年矣，側聞其緒論，每以未能整齊族屬爲憂。今玆之舉，雖非太常公之事，而實太常公之志也。至若諸宗雖多，非有一人焉率先始事，則宗終不立，諸君子其殆爲諸宗之倡乎？是役也，上以輔太常公，下以勵諸宗，是君子之所樂與也，諸君其無讓焉。」

孔蓼園宗廟禮則序

古之人治天下國家，一禮而已矣。禮莫大於尊祖，尊祖莫大於敬宗，故古之人自天子諸侯以至於士庶，莫不有廟。廟者，所以聚祖宗之精神也。有廟而後有祭，天子之祭，《記》謂之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然則諸侯之祭，合一國之歡心也，大夫士庶之祭，合一家一姓之歡心也，祭禮顧不重乎？

自三代而後，禮教衰息，天子以下知立廟以祀其先者寡矣，即間有立廟，而祭從苟簡，弗講於禮，其能合一家一姓之歡心以事其祖考者無有。余竊慨焉。向著有《宗祭禮》四卷，將率宗人以行宗祭。江陰孔蓼園氏見而悦之，取其書，斟酌損益，并參諸禮書，定爲《家廟禮則》，付之梨棗，而毅然見諸施行。

孔蓼園氏者，先聖六十六代之裔孫也，長予五歲，折節而從予遊，立意欲興其家

學。嘗自言聖人之道必由躬行，而推行之道必自齊家始。所居梧塍故舊有家廟，蓼園糾宗人整齊修輯，百廢具舉。而又以祭禮向屬苟簡，特成此書，凡惇本裕後之事無不備，崇德報功之典無不舉，訓誨敦勉之法無不修，升降周旋品物器數之微無不講。蓋蓼園之於理也晰矣，於尊祖敬宗之道至矣。

予嘗慨禮義由賢者出，今之號爲賢豪者，往往營心利禄，而於尊祖敬宗之道，則廢而不講。風俗之不古，世道之不治，未必不由於此。蓼園湛深家學，每以斯世斯民爲己任，而遭逢不偶，僅以淑世扶民之學行之於宗族，此豈蓼園之心哉？然使由此而推而觀感興起，由一家以及一鄉，由一鄉以及一國，由一國以及天下，則家由此而成，國由此而治，天下由此而平。三代之禮樂，庶幾可復。是即蓼園振興家學之意也，蓼園又何所不慊於心哉？

重修曲阿皇塘荆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國必有良史臣而後有善史，家必有賢子孫而後有善譜。蓋史以記國事之得失，人才之消長，所以垂鑒誡而示將來，非徒以循故事也。史臣不良，則顛倒是非，淆亂黑白，誌傳之類，徒以書官爵、里居、姓氏而已。譜以記宗族之盛衰，子孫之賢愚，所以裕後昆而教敦睦，非徒以侈美觀也。子孫不賢，則廢棄委閣，視同弁髦，即偶一舉行，以爲迂務，相率袖手觀成敗而已。故譜難，而欲成一善譜更難。

予比年講《易》毘陵，丹陽荆氏之子孫

章從予遊，數向予言其宗族之盛及其伯父遐咨克復祠田，其族兄公近議修譜系，意蒸蒸然。及予友教皇塘，而公近已翩然宦遊湖南矣。遐陬僻壤，宦囊如罄，追維曩昔之言，徒成虚語。遐咨之兄汝望與遐咨奮然而興，曰：「夫孰非荆氏之子孫也歟哉？即不宦遊，如祖宗何？且固有祠田之餘租在，年來拮据辛勤，銖積寸累，固將以有爲也。以祖宗之資爲祖宗之事，有功而無罪。若宦遊有心，寧不可爲後繼耶？」於是宗賢雨若、祁辰、集生、慈衛諸賢，慨然以編輯鈔録自任，以辛亥之歲聘予從事。

既至，出舊譜於案，則煌然大觀也。荆固始漢荆王賈，高祖之從兄，以功封京口，故遺族丹陽，迄今五十餘世，子孫數千丁，猗歟盛哉！華胄遠矣，其祖道亨、雲洲諸公已一爲始事，一爲續修，特以指示不得其人，編纂無法，重複淆亂，頭緒紛然，雖龐然大帙，其中無所有耳。

予乃約而爲二，一爲世系，仿《史記》之年表也；一爲世紀，仿《史記》之紀傳也。觀世系，則子孫之長幼與昆弟之有無瞭然；觀世紀，則其人之生卒與平生之行實瞭然。而且先之以世原，以見其祖宗之所由來；後之以録賢，以見其子孫之所由盛。祠堂有紀，昭萃涣也；祭田有紀，詳贍族也。封誥之榮，則録於首，以尊朝廷之命；贈言之美，則附於後，以存鄉國之評。釐爲卷者凡十，整整然，秩秩然，雖不敢擬於古之良史，而以視近日諸家之譜，則以爲頗有法焉。雖然，苟無賢子孫，則譜雖成，以不急之務視之，亦將委諸草莽而已。其決然登諸梨棗，播諸通族也，詎非汝望、遐咨及通族諸賢之力歟？是爲序。

龍城郝氏宗譜序

嗚呼！吾讀毘陵學博郝樞庵先生所輯龍城郝氏之譜，而知古者先王之德與其所以治天下之道也。古者先王之世，以身取人，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必由六德、六行、六藝，教而後賓興之。其既入官也，必三載而後考績，三考而後黜陟。取之惟恐不當，任之惟恐不久。至於漢世，法猶近古，選舉必由鄉里，爲吏者長子孫，故終漢之世，享國長久，而風俗亦稱爲淳厚。夫風俗之淳厚，非必盡由在上之人有以風厲之也，一邑之中有一二世家大族以禮義廉恥治其家，則相觀而善、磨勵而興起者多矣。《周禮》所謂「宗以族得民」，正以此也。

在昔有明之興，猶得此意。洪、永時，山西廷獻郝公以賢良方正舉，其子諱鐙者，亦以懷才抱德見用，所歷皆有宦聲，非所謂取之當而任之久者乎？乃廷獻公之令蕭也，以蕭人愛戴之故，遂至占籍於蕭，至今樞庵先生已歷九世，其間支派繁衍，子孫盛昌，一邑之中，莫之與京，豈非所謂爲吏者長子孫乎？然吾詳觀於譜，而知郝氏之占籍於蕭，非獨郝氏之福也，蓋亦大有造於蕭焉。凡宗族之以高爵厚禄富貴稱於時者，此一家之幸，而非一國之幸也。爵高則生驕，禄厚則生侈，驕與侈并而國之人爲其所憑陵而兼并者多矣。惟仁義道德可以維風而善俗，惟忠孝名節可以廉頑而立懦。

今郝氏之譜，大約仕宦者多儒官，居鄉者多耆德，爲諸生者或以仗節死義稱，或以孝親友弟著，至宗族之婦人女子以節烈旌表者，尤代不乏人。嗚呼！蕭之人觀於郝

氏而有不觀感興起丕變而成至美之俗者，豈人情乎？ 則所謂「宗以族得民」者，不又於此而益見乎？ 故人謂樞庵先生之爲是譜，將以齊家也，吾謂即以之治國也可。

贈蛟水吴公去思序

婁，負海之國也，其土地沃衍，饒魚鹽蜃蛤，其民俗淳古質直，重報施，急公上。自明末困征輸，俗始凋敝。 國朝起而拯之，擇良吏撫循茲土，民蒸蒸有起色矣。 己亥之役，海氛忽動，婁遂爲邊地，瀕海設厲禁，魚鹽蜃蛤之利，民莫敢措手足，歲屢不登，急餉之符又朝夕下，窟兔乘時爲奸，民相顧莫能應。 於是弱者棄父母妻子，轉徙他邑，强者且睊睊胥讒，而攻訐犯上之風以起。垂白之老私相歎詫，以爲吾婁人心風氣，遽至於此，向者淳古質直之俗，其遂亡矣乎？

庚戌之冬，四明蛟水吴公奉朝命來掌州事，時方值大祲之後，主者不能以民隱聞，漕事卒不得辦。 寒冬積雪，追呼徹晨夕，民之斃於飢凍桁楊者，不知凡幾。 公既至，蹙然傷之，去苛慝，除宿弊，民之慶更生者，相賀於道。 未幾，奸民有不便者爲蜚語，欲中公。 公慨然曰：「民之不可與莊語也如是夫！」即日命駕行，通國之人惘然莫知所措。 或告縉紳，縉紳曰：「公去，吾民誰與活？」群相約留於堂，公不顧，毅然就道。又群約阻於道，公又不顧。 國之紳士耆老奔走闉呼於城曰：「公走矣。 公去，我誰與活？」於是邑之大家著姓以及閭井小民販夫販婦，無不號泣奔迸，如救火然。 或卧於地，或跪伏道左，擁馬首不得行。 或曰公之行必由西門，一呼而集城門者以萬計，運木石，壘

城闉。四郊之民聞公將去者，亦相率至城下，城閉不啟，相與聚哭於城門，城内外殷然震天。公心動，徐曰：「我郡行爲公事耳，非去汝也。」民終不散，乃徐歸治。予時與父老立道旁，歎且泣曰：「吾婁之人心，庶幾其不死乎？世之治亂，天爲之，人心之善否，主民社者爲之也。吾婁風俗，向以淳古質直稱，而一變爲險訐。今日之舉，人心頓復其舊，挽回風俗，非公之力而誰力乎？」

婁之民以上官去任而壘城闉者凡三，一爲明末四明錢公，一爲國初三韓白公，然兩公皆莅任久，又風俗未壞。若公則得之於期月之間，風俗大敝之後，以此知公之感化爲神且捷也。公歸治留婁，又四月煮粥，活飢民以數十萬，被荒逃絶之户，公爲設法借貸完漕，急餉如火，緩徵以俟麥熟。開江大役，不動聲色，勞逸有節，給發以時，他郡饑民受檄來就河工者，公廬舍飲食之，病者給醫藥，死者具櫘木，爲民父母之道盡於是矣。而公方督各邑漕事，四月之間，以餘力庀劇邑。非德厚如山，才大如海，能若此之勝任而愉快乎？

公既畢事將歸，郡婁人士咸賦詩歌詠之，以予言率質，徵序於予。予伏處草莽，久絶人事，今年春婁江役興，各臺以予頗知水，召參末議，識公於天妃宮次，外此未嘗有私謁也。然公之德澤在人，如日星麗天，不可以無記，是爲序。

贈湯公綸聘主鎮山書院序❶

夏陽雖小鎮，爲漕艘所經重地，又官舶

❶「序」，康熙本作「文」。

往來，其民率多負輓送迎之苦，往往盡室追呼，幾無寧月。以故，民鮮餘貲，其子弟多不能就鄉塾。

明時鎮山朱公來莅其地，閔子弟之不知學，爲建書院以教之。院之以鎮山名，爲是故也。歲久院圮，將爲茂草，今雲間震雉顧公復主是鎮，覩書院之圮，乃慨然興思曰：「此不獨爲子弟計，蓋於國家之漕運亦有大係存焉。夫民生之促，至今日爲已極矣，其所以忘勞忘苦，爲國家風牽雨宿，而不惜身命、不敢怨嗟者，爲尊君親上之義耳。夫尊君親上之義，此豈可以片語單辭家喻而户曉乎？教之於暇豫，養之於童蒙，使之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弟，則尊君親上之義，亦可因之衆著於父兄也。」乃捐千金，舉書院而一新之，而獨難於主是院者。吾友毘陵湯子公綸，明體達用之士，先以游沛縣，爲水部常公所知，一邑盡傾，至是適從燕歸，過夏陽。顧公聞之曰：「此吾民與子弟之所夙受教而信從者也。」急具金幣，造舟而請，且曰：「人生之所以得有千古者，能爲名教中任一事耳。某雖不才，願與先生共此千古。」湯子不得已而諾之。

時湯子爲常公所知，以湯子非常才，欲朝夕談論，處以西席，湯子亦心許之矣。茲以顧公意不得辭，而心頗不安，歸以問於予。予曰：「往哉！夫常公之意，以西席致吾子者，非以吾子之才爲獨善於西席也，亦非以西席之任舍吾子外遂無人也，知吾子之才，欲吾子之大有成就，意可知矣。而夏陽之民又皆常公之子弟，吾子膺顧公之聘，教夏陽之民，而因以餘力大肆力於學問，以答常公始終玉成之心。則是行也，不獨顧公之心，而實常公之心，吾子其何疑

焉？」湯子聞而樂之。於其將行也，書之以爲序。

贈如皋吴白耳序

大江之北有白耳吴子，今之醇儒也。年二十渡江，從我完趙夫子游，與予爲同門友。時白耳定交於顧子殷重，予從殷重齋持刺謁白耳，一交拜，彼此惟寒暄，無所言，後遂竟去，予亦不知白耳爲何如人矣。迄五六年，予與聖傳、虞九、言夏共爲格致之學，以躬行相砥，即制舉業，無敢事浮藻。我完夫子閲予文，咤曰：「子文何乃似白耳？白耳之爲人，非特文欲爲程朱之文，即行亦欲爲程朱之行。」予乃悚然，還憶當日吴白耳，其人頎而長，整而方，頭容聳直，色沈毅不可犯，殆真能擔當斯道者。自是胸中始有一吴白耳。

己卯秋，言夏以試事入南都，予語之曰：「如皋有吴白耳者，誠吾輩營道同術友也，盍訪諸？」既而言夏遇白耳於白門，歸述勉勵之言甚至。歲癸未，白耳忽馳書幣，邀予渡江而北，共證所得。開緘發書，語意鄭重，予愧謝不敢，止録《思辨録》數十條附寄。白耳即爲《思辨録條對》二卷，復緘示予。予受而讀之，始知白耳亦爲格致之學，與予輩平昔所勖，千里之遠，有若符契。於是夢寐中輒時時見白耳，願一握手不可得矣。

申酉之間，丁變革，大江南北皆罷兵燹。私念戰争之餘，人事安全或未可倖得，而賴天之靈，彼此獲祐。方擬買舟過訪，白耳忽攜其二子，翩然南來，渡揚子，歷吴會，迂迴數百里之遥，與吾黨諸子往復論道。

夫天下之憚於跋涉者多矣，富者戀逸樂，貧者怯斧資，誰能不惜千里之遠？ 抑其間亦不無經歷險阻，冒犯霜露，驅車策蹇，以過都越國者，然其人大率皆趨逐勢榮，奔走名利，求其屏絶世味，徬徨求友於幽遐寂寞之鄉者，殆絶無之。 昔之人有稽康、吕安者，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古今以爲美談。 顧其彼此投契，亦不過放浪形骸，縱情詩酒，以取快一時。 若夫天人性命之微，道德仁義之旨，則孰與言之而孰與倡之乎？ 惟吾白耳，内以格致誠正之功治其心，外以五經六藝之學教其子弟，而又能躡屩擔簦，不憚千里以求夫所謂心同理同者，而與之切劘講貫，然則吴子其今之人歟？ 擬諸古人，其得不謂之孔氏之徒歟？ 吴子與予同年生，其學先於予三載，三涉大江，與四方諸名流反覆印證，無不叩其中藏而盡其底蘊，而予固以老母弱子之累，不得出門外一步，愧吴子多矣。是故因吴子之來而贈之序，以見吾志。

贈邢杏江長者序

予以丁酉初冬，被西山張文宗之聘，輯《儒宗理要》書，戊戌三月，書成。 至江上，即廣詢邑中之賢者，邑中多以杏江對。 沙子介臣者，亦邑中奇士也，執贄於予，爲予道杏江甚悉，且曰：「杏江今年八十一矣，進學之志不減衛武，生平不欺暗室，學以居敬窮理爲本，讀先生論學書，深加敬服，欲拜門下。」予笑而頷之，亦謂杏江或有其言耳，未必有其心，抑有其心，未必有其事。然即有其心，今人中亦不可得矣。

夏五月，再過江上，寓蕭寺小樓。 時予方病，絶人事。 又天雨掩關，惟諸門人過

從。忽聞樓下屐齒甚喧，有老人呻吟聲，則杏江衝雨，令其子扶掖而至，匍匐登樓，投刺稱門下弟子，堅欲下拜。予不敢當，辭之甚力，杏江執不已。時予兩人皆病，而杏江又遠來，交讓間，俱喘息不勝。旁諸門人曰：「杏江先生向執意不可回，先生毋固辭，但病體不能下拜，或交揖可耳。」於是乃交揖，而竟遜予居右。揖畢，喘不能語，旁有榻，乃扶之卧。少間，蹶然起，拱手向予曰：「弟子之所以服膺於老師者，不特朝聞夕死之意，蓋亦有夙願焉。自世風之去吾儒而趨二氏也，無論縉紳長者，見僧徒則拜，見道流則拜，獨於吾儒則偃蹇傲睨，堅不肯屈，即有一二能忘年稱弟子者，輒咤爲盛事。予頗不平，竊私心自誓，若當吾世而有真能學程朱者出，吾雖耄，必先拜受業，爲天下倡。今先生真吾師也，敢不拜？」因復下拜。予急掖止之，飲以參湯，欲少談議，而以入署急，不得款語，然予答刺，猶稱晚生也。數日後，予出署，宿門人曹頌嘉齋。杏江又至，執贄而見，肅衣冠而拜曰：「不如此，不足以見吾心。」予曰：「止止。杏江亦知拜與不拜之間，吾儒與二氏固有道乎？」杏江曰：「唯唯。」予曰：「長幼卑尊，即道之所在也，二氏不知長幼卑尊之即道，故沙彌不拜其母，而方術家且以父爲子，若吾儒，則禮義由賢者出，何可紊也？然則吾儒之門，向者拘拘於長幼之間而不拜，或者即吾儒之道乎？」杏江曰：「雖然，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吾亦從而師之，韓子言之矣。先生雖謙，弟子終不欲易初念也。」於是諸在座者皆興，辭以杏江之誠不可卻，雖不拜，卒定師弟之稱焉。

杏江名衡，字孟平，學於李鳳岐。鳳岐

授以《學庸講義》，杏江更爲《續説》二篇，至是以質於予。予讀之，鳳岐猶未免帖括，而杏江則意在躬行也。其論格物，云「格」字有推勘裁正之意，又有以慎獨爲絶情去識，孤明炯炯者。杏江曰：「當喜怒不喜怒，當謀慮不謀慮，何以治天下哉？」即此可以知杏江之學矣。予既敬其人，而又感杏江之意爲千古而發，不可不爲之一表章也，於是乎書，且即以此贈之。

贈崑山歸元恭序

癸巳之四月，崑山歸元恭讀予《思辨録》，謬以爲不悖於道也，愛而樂之，且將從遊焉。辛丑之辰，造桴亭，持此意甚篤，予辭之不獲。時元恭少予二歲，不得已遂定兄弟之禮，且囑予書「父母生之，上帝臨汝」八大字，欲置之座隅，以爲進德之助，曰：「弟之所望於吾兄者至矣，兄可無一言以勖我乎？」予惟夫元恭，今之所謂大賢人也，承乃祖震川先生及尊人文休先生之家學，工文章，能詩，善擘窠大字。以申酉之變，痛心家國，遂絶意仕進，遯跡山水之間，往往佯狂痛哭，人比之謝臯羽。詩歌古文，横逸豪放，而又多經濟大略，人以爲陳同甫復出。遊於四方，四方皆重之。元恭之爲元恭，亦足以高視一世而自同於古人矣。若儀者，行拙而才弱，自知不足以樹立當世，不得已而爲朽鈍之學，乃元恭不以爲朽鈍，固欲舍珠玉而就糠秕，元恭其有望道未見之心耶？雖然，此亦元恭自學其家學也。昔者，震川先生嘗從遊於莊渠先生之門，莊渠先生其學一本程朱，而又湛深於經術。震川宗之，發爲文辭，體用並茂。今讀其全

集，如與顧伯剛論一貫及山舍示學者，與夫禦倭、論水利諸書，皆皇皇明體適用之學，論者不察，顧以其文辭之妙，掩其實得，此豈知先生者哉？元恭而誠有志於爲學，則亦自學其家學而已矣。

夫古人之論孝也，必以繼志述事爲大，故前人有未竟之緒，從而張皇開拓之，此孝子慈孫之事也。今以文休先生之文采，震川先生之經術，而猶未能如程、朱、韓、范之倫，以實學尊稱後世，此非我元恭之責乎？然欲求無媿於親，先求無媿於天。無媿於天，此即先儒主敬之功也。善乎莊渠先生之言曰：「天若無靈，人心之靈從何處得來？」又曰：「天與人無時不相接，日月照耀便如以目覩吾，風之吹噓便如口氣披拂我。」玆數言者，此昔日震川先生所親承教誨者也。震川先生所親承之教誨，而我元恭即以昔日先人之所奉者奉其先人，可不謂繼志述事乎？則「父母生之，上帝臨汝」之言，其眞吾元恭今日所當戰兢惕厲者乎！

儀也不才，其精神力量固不如元恭之萬一，然猶記十六七時，先君勖之以私規，中有云：「一飲一食，常維經義，可以收放心；或坐或卧，如對聖賢，可以卻邪念。」儀揭之座隅，愧未能副。至二十七八爲主敬之學，慮敬之或至於散漫也，時奉一天以臨之，主敬之功乃大進。是其爲學之端緒，頗有合於元恭之所志者，故并書之以爲贈。

温如先生七十壽序❶

温如先生，吾友確庵之尊人也。予自

❶「壽」，康熙本無此字。

十四五，即與確庵爲文字交，二十六七，與確庵爲道義交。予長確庵二歲，確庵視予如兄，予視温如先生如父。憶自庚辰歲，先生方六十，儀與諸同人持卮酒前壽。當是時，述先生之行惟恐不詳，蓋慮天下之人無以知吾確庵，即無以知先生也。今確庵名滿鄉國，鄉國之人皆知有確庵之父温如先生。是先生之行，塗人孺子能道之矣，予復何敢贅一辭哉？聞之壽世俗之人以文，壽君子之人以質。先生今之有道仁人，予與確庵皆學道者也，昔子静居荆門，講《洪範》一章，爲天子萬民祈福，儀亦請誦「仁壽」一言，爲先生祈壽，并述先生致壽之由，可乎？

夫維天下之壽一也，有幸而得之者，有持之若券者。有幸而得之，得之適以爲累者；有持之若券，而又無往不善承其天之所賜者。今天下之人豈少八十九十與夫百年期頤之人哉？然其所云壽者，我知之矣。其在富貴，則營心利欲，終日搰搰者也，嗜名干進，得隴望蜀，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者也。其在貧賤，則衣食粗糲，手足皸瘃，風雨饑寒，負載道路，所不能悉數。即幸而免是數者，或目不知書，或子孫顓愚，或爲人賤惡。設如是而壽，以爲幸乎？非幸乎？以爲累乎？非累乎？惟先生不然。先生當處困時，環堵蕭然，日以教子讀書爲事，左圖右書，稱詩説禮。暇則壺觴吟詠，欣然若將終身。及確庵舉於鄉，人以爲先生且將及時行樂矣。先生曰：「是非吾志之所存也，吾家世讀書，今吾子既成名，我將以教二孫。」乃謝絶世俗，一以課孫爲事。已而，丁申酉之變，確庵奉先生隱於鄉，老屋荒江，敝衣蔬食。當是時，雖少壯

强有力之人，苟非較然於名節道義，未有瀕危苦而不動心者，而先生益泰然自得，日賦詩見志，每當兵戈沸騰、風雨離憂之際，得句輒益奇，神益王，氣益勵。今天下粗定三四年矣，盜虛聲者皆出爲陽鱎，而先生成確庵之志，甘心肥遁，遠近知者，無不歎息。海虞毛子晉，今之君子也，聞先生父子之風，避屋讓居，率子弟從學，湖濱之人一時風動。今年春，讀兩家及辰唱和，無論父子兄弟師友，極一時之盛，即先生二孫，亦彬彬有王、謝家風矣。

夫天下之壽一也，世俗之爲壽若彼，先生之爲壽若此，此其故何哉？世俗之壽，壽於身，先生之壽，壽於心。壽於身，故幸而得之，適以爲累；壽於心，故持之若券，無往而不善承其天之所賜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則知聖人斷未有善譽人者，而獨於大德，則曰必得其壽。必得者，必之於其心也。心者何？仁而已，故曰「仁者壽」，先生有之。

翼王尊人新川先生七十壽序❶

予最慕疁地多君子。疁之鄉土厚而水深，其君子敦信而能文，其小人力本而尚義，蓋父生師教者有素，故吾吳七邑，惟疁地最多君子。

憶自癸未歲，漢陽黃赤子過婁，與予談道甚樂。赤子方有疁之行，予送之曰：「疁有陶庵黃子者，讀其文，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子盍訪之？」赤子歸，而述陶庵文行甚悉，且云疁實多君子，將與予聯兩地之好。

❶「壽」，康熙本在「翼」字上。

無何，赤子北去，予亦疎慵，竟不得交於瞟。然每當良晨永夕，與二三同志講學論道，輒遥指東南曰：「予必於是乎得友。」同志訝之，未敢以爲必然也。未幾，天下當申酉之會，以爲友朋之樂不可復得，乃忽於風塵邂逅中，值吾翼王陸子，當亂世末流，未審何以遽能如此。徐而叩其淵源，則陶庵高弟也。予不覺瞿然曰：「嗟乎！向之所謂師教有素者，固若是其信乎？」已而與陸子交益深。

陸子尊人新川先生方七十，乃書其生平見示。予捧而讀之，益不覺瞿然曰：「嗟乎！師教有素，信矣。而陸子獨兼父生師教而有之，亦何怪乎成立之宏且鉅乎？」夫人之成立，有得之天者，有得之人者。得之於人，師之教也；得之於天，則必由於父之所生。故古今聖賢，尤以得天者爲貴。程子之於太中，朱子之於韋齋，皆得之天者也。今新川先生，其少也孝友而恭敬；其長也存心利物，不以一命之微而少懈其誠；其老也安貧處順，勉其子以道義名節，而不動心於浮雲之富貴，雖古之太中、韋齋，無以加焉。陸子之得天如此，亦何怪乎成立之宏且鉅乎？然而陸子之心有不盡焉者，以爲爲人子弟而得其父與師之傳，則必求所以無負於其生，無負於其教。今者勵志隱居，守先待後，於陶庵之言無不明，於陶庵之行無不行，師之所教，庶無負矣。而獨計無以榮其親者，故汲汲焉冀以親之善聞於四方，樂得四方賢人君子之一言，以爲其親壽，是其心誠善，然愚以爲未足以榮其親也。夫使榮其親而僅取足於文辭之末，則其爲榮也亦淺矣。太中、韋齋固賢，然今日之稱太中、韋齋者，不以其多頌禱之

辭，而以其子之能爲聖賢之學。夫程子之能爲聖賢之學，遵其師濂溪之教也。朱子之能爲聖賢之學，遵其師延平之教也。然則翼王亦遵其師陶庵之教，以爲聖賢，是即所以榮其親也已，他又何問焉？

鄭士敬孝廉六十壽序❶

從來當變革之際，山澤之間必多賢人君子，爲人倫所推服者。蓋其人之文章德業，原足以羽儀當世，不幸而適逢其厄，則其精神之所掩抑，每發見於述作之間，以淑來學，以慰後世。而一時親被薰陶之士，亦皆樂奉之以爲榮。此儒林之盛事也。吾吴自文文肅、姚文毅諸公，以道義名節相砥勵，維時同遊之士，莫不一趨於正直。申酉之間，凡身爲大臣者多以身殉國，其他若孝廉諸生，或抗大義，或甘苦節，類皆竄身寂寞之鄉，怡情墳典之内，若桐庵先生者，亦其一人矣。

桐庵少以文章名於時，與徐勿齋、楊復庵兩先生先後馳騁。當其時，海内知桐庵之名者，莫不爭欲得桐庵以爲重，使桐庵稍委蛇其間，獵取科第特易易耳，而桐庵一稟學問。及乎遭遇變革，世之乘時會以取功名者，固弗論矣，即不然，而放浪河山，寄情詩酒，以發抒其悲憤無聊鬱勃不平之氣，亦可以標榜聲譽。而桐庵獨處之若素，安之若命，閉門纂述，寒暑不輟，以《易》爲吾儒窮理盡性之書，尤極究心參考先儒同異之言，欲勒成一書，以昭示後學。

❶「壽」，康熙本在「鄭」字上。

蓋予自喪亂以後，嘗兩叩先生之廬，門庭蕭然，里閈間若不知有鄭孝廉其人者。先生之於隱，可謂得其理而遺其形矣。在《易·否》之象辭曰：「君子以儉德避難。」又《明夷》之彖曰：「利艱貞。」夫子爲之傳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夫德之與明，固君子所奉以終身者，非若炫飾文辭，矜伐才美，足以驚世賈禍。而聖人猶兢兢乎儉之晦之，則知處斯世者，非深於《易》理，即果能肥遯，亦未必有當於三聖人繫辭之旨也，況乎以終南爲捷徑者耶？今年清和，爲桐庵之六十，故書之以贈。

盛旭初先生六十壽序❶

《書》云：「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予謂一家之中亦然。父克艱厥父，子克艱厥子，則一家之家政亦乂，而家人皆敏於德矣。吾婁煙火百里，其間處富貴、享康樂耆年高壽者，何止數十百家？然大率皆憑藉先世，享有成業，否則侈一時運命之美，以倖得者也。

惟吾旭翁則不然。旭翁，吾友聖傳盛子之尊人也。聖傳與予爲總角交，同讀書里塾中，惟吾兩人最相得。憶是時聖傳尚居北門，其家負城，有高樓，平臨城上，啟北窗，則雉堞環拱，逶迤若帶，城頭游人歷歷在目。予輩每當風日佳勝，輒同友人四五輩登聖傳樓，嘯詠終日。聖傳母夫人輒具酒果，以爲常，而獨不得時見旭翁。訝而詢之，則翁方犯霜雪，冒風雨，帶星出入，庀治家事。予輩相與竊歎，以爲有父如此，此聖

❶「壽」，康熙本在「盛」字上。

傳之所以得肆志讀書也。

已而中遭搆侮，家道頓落，移家州治旁，與予家相望數武。聖傳每過予，輒執手唏噓，以不終竟讀書爲慮。當是時，吾聖傳之得不棄舉子業者，蓋亦幾希矣。惟吾旭翁，竭其筋力之勞，心思之瘁，外捍門户，内周饔飧，必不欲令聖傳棄書策，與俗事。至庚辰，而聖傳始以吾邑第一人見知於甬東希聲錢公。於是翁之眉稍舒，家道亦漸復，及今日漸充裕，而翁勤勞辛苦，始終如一日。聖傳齏鹽不給，讀書窮晝夜，竟成名當世。仲弟善先，季弟允修，隨聖傳讀書力學，一家父子之間，其殫力克艱者如此，彼夫家庭之康樂，子姓之肅雍，童僕臧獲之嬉遊安飽，率皆由此而致耳。而世俗之人，無先生父子之克艱，欲安希先生父子之肅雍康樂嬉遊安飽，無論不可得，即得，亦安足貴乎？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世之未能克艱者。

徐潤甫先生七十壽序❶

父子兄弟，人倫之至近也；慈孝友恭，人道之至常也。自晚近之世，父弗克作室，子弗克堂構，兄弗克友厥弟，弟弗克恭厥兄，於是父子兄弟之間，求一慈孝友恭能盡人道者，幾如祥麟威鳳之不可復得。此非晚近之人决不可與入慈孝友恭之門，政失於上，而教之者無其法，俗衰於下，而養之者無其道故也。

何謂教之者無其法？往者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始生即

❶「壽」，康熙本在「徐」字上。

教之以保姆，稍長則教之以外傅，教之冬温夏清，教之徐行後長，蓋所以漸摩之者至矣，故民皆比屋可封。後世成均法廢，朝廷取士惟求諸文辭之末，六德、六行概置不講，骨肉之間動成吴越，耰鋤箕帚之嫌，又不足道矣。所謂教之無其法也。何謂養之者無其術？一國之政聽於明君，一家之政聽於嚴父。故國有善政，則一國之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一國治；家有善政，則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一家治。抑不特此也。父而慈，則可以感其子之孝；子而孝，則可以感其父之慈；兄而友，則可以感其弟之恭；弟而恭，則可以感其兄之友。蓋至於交相感，而一家之中有不上躋於隆古之俗者，未之聞也。今之人則不然，父慈則子謂其可以狎恩矣，子孝則父謂其可以虐使矣，兄友則弟謂其可以慢視矣，弟恭則兄謂其可以分陵矣，久而至於不可復道，蓋積漸使然。所謂養之無其道也。然則當今之時而有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克盡厥職者，既非庠序之教，可不謂嚴父之善養有以使然耶？

潤甫徐先生，吾友子承之尊人也，性最慈，敦樸謹厚，鄉里推重，尤善教子弟，非先王之法言法行，不敢以示子弟也。有子二人，長即子承，次子岳。子承業儒，以文章顯，乙酉後，承親之志，隱於醫。子岳列肆通衢，操子母術。二人皆竭股肱，以養先生，先生坐而享之，怡怡如也。夫學士大夫之家，有子弟而不得享子弟之樂者多矣，先生獨安然而享之，謂非先生養之有道不可。且吾觀先生之家，子承昆弟，悉力甘旨，而猶惄然以菽水不職爲憂。先生受二子之養，可以不問出入矣，而猶時時慰勉二子，

不忍竭其力。至於兄弟之間，偶有疾病空乏，則各竭心力相佐，無少吝。夫一家之中，父子兄弟有一人盡厥職者，尚可以感其餘，而況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如吾先生之門者，倘所謂隆古之俗非耶？然非先生善養不能至是，故敢以是歸之先生，即以此爲先生壽。

陳母顧太夫人六十壽序❶

予自少時讀文莊公所刊史傳古文辭諸書，輒慨然深念，以爲不幸而不得生同里居，奉侍函丈，博領無窮之教。及戊子歲，始得識我瀛寰兄。時予方伏處城東隅，絶跡不與户外事，瀛寰忽披荆棘見訪，黄衫偉貌，鬚髯若神，飲酒至一石不亂，因念非文莊公不能生此異人。今年秋，過吴門，登瀛寰之堂，入瀛寰之室，讀其先世遺書，并瀛寰兄之著述。酒酣語半，瀛寰因出其母夫人生平大概，屬予爲文以壽。予讀而歎曰：「嗟乎！此文莊公之所以能修身齊家，而瀛寰兄之所以能成大名、顯當世也。」

夫閨門之行，不聞户外，視其夫若子，則其閨門之婦道母道從可識矣。文莊公以盛年取巍科，文章名譽，傾動海内，而又當夙昔全盛之世，使爲之内者以聲色事文莊，耳目玩好日陳於前，清歌豔舞日進於側，文莊公雖賢，能無少分著述事功哉！昔王文正公，宋之賢相也，有以銀器進者，揮而卻之。及帝賜以二姬，久之，問銀器尚在否。蓋聲色移人，賢者不免。而文莊公卒能以恭儉終其身，居家，日讀書數萬言，手披口

❶「陳」上，康熙本有「恭祝」二字。「十」，康熙本作「袠」。

吟，不停晷刻；立朝則匪躬盡節，置家人産不問。凡門户出入，皆太夫人與劉太夫人共襄之。至於文莊公之罹禍患也，則又太夫人隻身周旋，間關萬里，荼苦辛勤，卒免於難。居室有衛公子之善，臨難有寧武子之愚，雖在丈夫，未可多得，而太夫人以一身兼而有之，可不謂賢乎？然猶曰在昔盛时，縉紳先生皆以名教自任，閨門肅雍，匪甚難事也。至啟、禎之末，天下方群事驕奢，瀛寰兄暨次君崧及，咸血氣未定之年，匪太夫人教，則翩翩爲濁世之佳公子，亦何不可者？而兩兄入奉母訓，讀書行義，不敢少墜文莊之教。申酉之間，天下震動，瀛寰匍匐拜疏，捧檄兩都，激昂慷慨，大節顯著。馴至今日，雖昔日所號爲潛龍者，皆化爲陽鱎矣，而瀛寰獨鞠躬奉母，固窮守節，一遵古人善養之訓。兩君雖賢，使非太夫人教誨有素，善成其子之德，亦安能菽水晏然，有如是之安且樂者哉？儀之於瀛寰友，蓋友其德者也，故因瀛寰而樂述其母夫人之善如此。

送陸生熙先入學序

陸生熙先從學於予，自丁丑始也。丁丑，予館於家，從遊者數人，熙先與焉。時予方以三四友朋相勵爲聖賢之學，以事屬創見，畏俗譏議，凡往來講貫，雖生徒輩，咸不使聞，晨夕督課，爲舉子業而已矣。顧生徒輩亦稍稍知之，予微察其狀，則有笑而議者，有鄙爲迂闊者，有憒憒若罔聞知者，獨熙先竊不以爲非，聞予説書，往往色喜，曰：「儒者之道，若是其簡易耶？」遂與予甥許生舜光率先從事，一時同學之士，群然

非之。秋冬之間，予偕友朋習射，熙先亦輒習射。既又聞博論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則又益深喜，曰：「儒者之道，若是其不迂且腐耶？」乃更進而肆志於用世之學，一時又群然非之。

夫其群然而非之，非不愛吾熙先，而謗訕呰議，如今世之所謂詆毁者爲也，以爲求世資，取功名，是固有方焉，而無俟乎紛紛者之爲。蓋實以其夙昔之所憂先生者轉而憂良友，而非謗訕呰議，如今世之所爲詆毁者爲也。使於斯時而志之一或不堅，信之一或不篤，其不至倍棄決裂絶袂而去者，無幾矣。乃熙先獨奮勵服膺，久而彌摯，雖已去予館，而無日不遊於予之門。度其心，豈復以功名世資沾沾爲念者哉？無何，朝廷以國鮮韓、范，擬育士於武庠。熙先曰：「吾將以試吾用世之學。」請於予，予曰：「可哉！」一試而獲售。既而又曰：「此吾偶事，非儒生家本業也。」復應諸生試，今年春又獲售。夫熙先之志，非有殊於昔日也，熙先之學，亦非棄故趨新，悖道義，絶經術，以求類乎今之字櫛句比，惟知干禄也。然而以試若彼，以售若此，所謂功名世資者，獨先於同學之諸生，何哉？吾於是而知當世之士之負朝廷，非朝廷負當世士也。

夫朝廷之於當世士也，畏其不知道學，則教之以四書五經；畏其不通時務，則課之以策論騎射。而當世之士獨曰朝廷未嘗命我以實學也。上之人諄諄而誨之，下之人藐藐而聽之，而顧以爲上之人之所取者，弗在於是焉。試以觀乎熙先，上之人之所取於下者，固何如也？同學諸子，其亦可以相觀而悟矣。是故予於熙先之得售，不

爲熙先慶，而獨忻忻於予説之不謬，且以明朝廷未嘗負當世士，而願同學諸子，皆有以志熙先之志，學熙先之學也。雖然，予於熙先尚有望焉。天下事未易盡，不特一諸生而已，循是道而求之，大而程、朱，小而韓、范，皆是物也，吾將以子取徵於天下，區區同學云爾哉？

送許氏甥舜光入學序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註曰：「子賤能尊賢取友，成其德也。」夫尊賢取友之説，自童子至成人，父以之教其子，兄以之教其弟，師長以之教其後學，莫不人人而聞之，亦莫不人人而行之，此豈世之所謂絶德者歟？而夫子獨以之許虙子，何哉？蓋尊賢取友之道有三難：驕不可，惰不可，浮不可。何謂驕？凡子弟之秀者，氣必輕俊，聞先生長者、强毅有學行之士，則曰：「我何遽不若彼？」此矜氣勝者也。其次則曰：「我何敢望先生長者？我何敢與强毅有學行之士先後而争步？」庸庸詭隨，爲平常人耳。至譎者則又不然，見先生長者，輒交臂屈膝；見强毅有學行之士，輒折節而争赴。觀乎其中，則取資求益之心概乎未有聞焉，向之所爲交臂屈膝、折節争赴者，爲貌而已矣，若是者，視驕惰爲尤甚。世之所爲不能尊賢取友，大約類此

予甥舜光，天性淳謹。丁丑來從予學，時年尚穉，予悉力教訓，然成人之道未敢相語。戊寅，予居先君喪，虞九、言夏、登善諸兄坐予齋，教以不逮，予命舜光侍。數日後，舜光忽語予曰：「焜未嘗覩如此諸先

生，終日坐語，不聞燕僻之言，不見燕僻之容。」予曰：「汝以諸先生爲不可學耶？凡爲人之道，皆當如此矣。」舜光喜，乃請執贄，遂更從學於諸先生，屢聞教益，學遂自此進。予諸弟中有陸生熙先者，好學而强毅，予愛之，舜光遂訂交焉，慨末俗之陋，相約爲古人之學，心志乎契，過於昆弟。今年春，同遊州庠。予曰：「尊賢取友之道，雖未盡乎此，然於舜光亦可以見一端焉。」夫諸先生之端方而嚴肅也，幼學之士方且望而畏之，蹙然若將困焉，而舜光就之，惟恐不及。强毅有學行之友，忮心者或畏形己短，而舜光親之，惟恐其後。旬日不見師友，則發憤憂念，形於寢食，此豈其性然歟？處子之成德，吾不敢知，世之所謂驕、惰、浮三癖者，或庶幾其去焉。然吾願舜光之更進之也。向之所尊所取，止幼學見聞之所及耳，今遊庠序，稱成人矣，通邑之中爲先生長者之可師者何人？學校之中其亦有强毅有學行者歟？是皆汝今日之所當尊而取也。不特通邑，再遊而見聞及於南國，三遊而見聞及於天下，其可爲我之所尊而取者何限？所要者，去當世之陋態，師處子之成德耳。吾甥勉旃，非直予望之，予姊之與尊人蓋日望之矣。

送王生男偉入學序

富貴，我與世共之者也，所以處富貴者不同，則人之才不才於此見焉。是故君子視富貴之所在而善處之，我能用富貴，而不爲富貴所用。今夫讀書而遊庠，此非所謂富貴也，雖然，處富貴之道亦可於此驗之。古之遊庠序者，謂之育德，諸侯國卿擇子弟

之秀美可教、年十五以上者，納之大學，春教之弦，夏教之誦，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七年觀其小成，九年觀其大成，凡其在庠序之中，蓋無之而非教，無時而不教也。今之遊庠序者則不然。子弟生髮未燥，即命學制科文詞，曰將以期富貴也。間歲學使者至，不問德業，試制科文一二道，語稍當意，輒取之，納諸學宮，曰吾富貴若矣。於是士子之得遊庠序者，亦囂囂然以得與富貴爲幸。其上者，益勵筆研，期春秋闈。其中者，授生徒，持門户。下者，則干謁官府，游浪酒色，叫跳恣肆，靡所不爲。凡此皆「富貴」二字誤之也。夫富與貴，聖賢之所不辭，然使處富貴者有一毫髮富貴之念横處胸中，則其人遂終身不可入道，而舜跖之辨，亦於此分。

王生男偉，幼名蕙思，字南美，吾同志友石尹道兄之子也。石尹年長予倍，聞予之談道而樂之，命男偉從予學。凡予與諸同志講學之日，石尹未嘗不率男偉往來相追從，則凡所謂富貴道義之説，男偉宜熟聞之矣。去年乙酉，改革之後，猶不廢童子試，石尹欲已諸，繼以年老衰病，人俗薄惡，勉爲門户計，易蕙思名孝持，改今字，强命之試，曰：「科第吾非所願，聊以持門户也，即售，毋得自喜，亦毋得妄受人一刺。」已而男偉果售，過客有賀之者，石尹愀然如不欲聞。夫讀書志科第，此常事也，上策不願而顧就中策，石尹其有不得已之思乎？丙戌春，男偉將從衆入廟謁聖，思所以告男偉，顧無有易乎富貴道義之説者，乃略舉其概，并申吾石尹之訓以告之。願男偉益懋孝德，勉持門户，讀書進學，以自勖勵，毋纖毫爲富貴之念所動，

是乃翁之志，亦即予之志也。若夫上策，則願以俟諸異日。

桴亭先生文集卷四終

後學顧思孝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卷五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雜著

學校議❶

王者居三代之後，而欲致天下於三代之隆，其必由學校乎？學校，治之本也。古先聖王知天下神器，不可以無師之智治也，故雖以堯舜之聖，必有所師，堯師尹壽，舜師務成，至於三代，莫不皆然，《書》所謂「能自得師者王」，《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又以天下大器，不可以一人之治治也，因推己一人求師之意，而以師之道錫類於天下，而學校設焉。學校者，所以教天下之人學爲治天下之道，而因以共佐一人以治天下也。故古者天子之學謂之太學，諸侯謂之國學，而黨塾之間則謂之鄉學。學之名雖異，而所以教之之術則無不同，始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繼之以禮樂射御詩書六藝之文，終之以修己治人化民成俗之道。其下之所習，即上之所需也；其幼之所學，即壯之所行也。此其道如梓人然，工師之所執，規矩方圓而已矣，規矩方圓之道得，故隆者爲棟，直者爲梁，短者爲節，長者爲柱，俯仰承乘，倚仗支接，無不細入於毫芒，隱入於無間。故道德一，風俗同，而天下咸登於上治。

❶「議」，康熙本無此字。

三代以後則不然，秦壞先王之教者也；漢則不知所謂教，然猶知尊禮儒術，間或得人；至唐以後，則或作詩賦，或試帖括，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取。蓋幾幾乎有難言之者，尚可謂之有人才、有道術乎？然學校之無人才、無道術固也。乃若不必有道術，而姑假以道術之虛名；不必有人才，而姑與以人才之借境，則雖餼羊之設，猶有愛禮之意存焉。千金市駿，千里馬未必不由此而致也。乃今者，上官之裁抑學校，則過甚矣。不特上官得而戮辱之，庶司皆得而困抑之；不特庶司得而困抑之，胥吏、雜役、優倡、廝養，皆得而摧殘相辱鞭笞詬詈之。噫！甚矣。不特不敢望三代之時所以待士之隆，即欲寬徭役，免鞭笞，稍一吐氣揚眉，已不可復得，而乃欲齊治均平之人激昂奮迅，出於其間，其可得乎？且不特此也，齊治均平之人不出乎其間，則必有寡廉鮮恥、詭譎無行之徒，側足優倡，胥肩胥吏，以取媚上官，蠶食鄉里者。

嗟乎！今之仕者，雖不重學校，然筮仕之途猶或從此而出也。而士風至於如此，則安望有一道德、同風俗，與天下共登上理之日乎？宜執事之反復千言，諄諄以士行士風士習爲慮，而又汲汲以餼廩徭役恤産爲言也。夫上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始不輕。三代之君非好爲卑己而尊人也，必有皐、夔、稷、契之臣，而後乃有堯、舜、禹之君也。誠能慨然取學校而興復之，師儒之官必慎選耆德，以禮聘致，勿濫授庸惡，以端其本。造就之方，必務遵實學，仁義漸摩，勿徒尚虛文，以正其習。選擧之方，必兼取言行，質諸鄉里，勿祇憑糊名易書，以愼其始進。寧隘其額，勿既名

爲士而困之以徭役；寧重其選，勿既列前茅而奪之以廪餼。如此則士氣復，士氣復則士行士習士風日以正，而朝廷庶幾收得人之用矣。不然，是猶工師欲得大木，而先蝕之風雨之下，投之煨燼之中也，爲士者不足惜，其如朝廷何？

救荒平糶議

聞之，治有形之荒易，治無形之荒難；治已然之荒易，治未然之荒難。水旱兇災，雜然告急，此有形之荒也；風雨無愆，人不聊生，此無形之荒也。災眚已見，分數可稽，議賑議蠲，民有定志，此已然之荒也；目前無恙，已自難支，秋成在天，尚未可必，此未然之荒也。夫有形之荒與已然之荒，其勢易揣，無形之荒與未然之荒，其變難知。此當局者之所痛心，而有識者之所深憂也。

往者戊寅，吴下旱蝗爲災，禾穀罄盡，勢殊岌岌，然當時米價每升不過二十文。至如今歲，則春熟頗佳，災荒無狀，似可爲無患也，而穀價湧貴，人心惶惑，每升不下四十文，蓋視大災之年而更倍之，此必有所以致之者。夫歲之患災，猶人之患病。蓄積有素，而偶被災祲，譬之强實之人，微傷外感，不足慮也。農政不修，倉廩空乏，無荒之名，有荒之實，斯如久尪羸之人，元氣衰弱，非探其本根而漸扶之，未可卒療。故愚以爲，今之粟貴，非今歲使然，蓋積漸使然也。其故有三：一曰水利不講，一曰儲積無實，一曰加派日重。水利，農政之本也，善修水利，故高田有蓄，低田有洩，無土不稼，而後粟米賤。今則水利盡壞，高低兩

病，不能樹稼，轉而樹棉，樹棉不已，復種煙草，生生之源大窒矣。此一病也。若夫儲積，則國初預備之制，擬於古之常平；嘉靖社倉之法，合於古之義倉。今日朝廷尤殷殷留意，而奉行無實，考核不嚴，罰金賑穀，非飽貪吏之腹，則應上官之求，極重難返，可哀可痛。至於事急，而欲强發富室之藏，夫有國者不能忘身以殉國，又烏能令有家者忘己以爲民也？此又一病也。至於加派，則以中原多事之故。夫朝廷非不知東南賦役之重，而故爲是不情之加，彼其心誠深痛之，而可痛又有甚於東南者，故不得已而議加。然議加終非計也，日者東南無事，故可暫應法外之求，然賦一議加，而田疇日以壞，盜賊日以滋矣。萬一天時人事小有不偶，則此東南者又將轉而釐朝廷之憂，甚可慮也。此又一病也。

爲今日東南計者，當深究其受病之處，而亟反之。大修水利以闢其源，廣議儲蓄以厚其積，請於朝廷以寬目睫之憂，則沈疴或可漸起。然而時斷斷有未能，勢斷斷有未及者。水利，三年以内事也，儲蓄雖稍易，必俟秋稼成熟，至於減賦寬徭，恐未抒閭閈之憂，轉觸當道之怒耳。今者民實待哺旦夕，而必曰行此三策，是猶決西江之水而活鮒，多見其不知量也。夫病有標有本，治病之法有緩有急，今日者急而治標之日也。治標之法莫善於不費，莫善於不勞，莫善於執轉移之微權，而使天下物價自平而不怨，趨事赴功而不知，鼓舞樂善而不倦。其法維何？不過虛聲、實備二者而已。當今細民雖荒，然米粟非遂絶也，富賈富儈之囤積，縉紳大户之蓄聚，出其所有，猶可支三歲。特其人志在牟利，不大貴則不出，甚

至有寧飽賊盜，不惠饑民者。急而繩之，則閉藏益固，百姓益窘迫。古人有言，減價不如增價，正謂此耳。爲今計，宜悉訪富僧富賈諸囤困積米處，各給以示，示曰：「穀價騰湧，民庶艱食，聞爾富有積粟，幸勿全放，各量留數囤以備官糴，官糴之價不過比市價稍減，必勿虧爾原值。如給示之後，穀價漸平，前所留穀聽爾放散，不必存置。」夫儈賈之積粟以牟利也，人苦不知足，價日貴則望日益奢，藏日益固，今聞官糴，則惟恐虧原值，不得不出諸市。惟出諸市，而我之仁術乃大售矣。千石在市，米價自平，米價平，而積粟牟利者益不得不出米，不得不出而價益不得不平，勢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巔，蓋不知其然而然矣。豈惟儈賈，即縉紳大户可以緩於放糶者，亦以恐失厚利而争先以出。是不費一錢，不煩一吏，而能使三吴蓄聚之衆，陰減其價而不自覺也。即不然，而縉紳大户者終不可出，則又有法於此。稍聚官銀，遣官吏有才幹者，往他省穀賤處收糴，兼以利説彼處商賈，使之聯舟而下。而又徧刊榜文，各處曉示，不妨誇大其辭，諭以商賈不日雲集，米價不日自平之意，則凡四方之閉粟牟利者，雖甚狡獪，又烏能不出乎？二説果行，將不勞餘力，而米價已可常平至秋矣。所謂虚聲以救之者，此也。

萬一積粟鮮少，指揮不靈，他省粟貴，轉移無術，則不得不爲實備之計矣。實備之計不能不費，要使之無浪費而已。昔范文正領浙西，值歲饑，乃大興工作，日役千夫，發有餘之財以惠貧，爲術甚備。夫今之饑民非盡老弱也，諸郡工作非盡鼎新也，宜於此時按訪的確，某處城當修，某處池當鑿，某處聖殿公宇當修葺，某處河道當挑

濬。各郡官吏盡心設處，動支無礙錢糧及贓罰等項，計工興役。工價寧寬無隘，使饑民有得食之樂，而公家獲子來之慶，是一舉而兩利者也。其或年歲艱阻，饑民日衆，公家之力不足以給之，則不得不藉力於私家。而藉力私家者，往往以勸發官糴爲良策。夫官糴固善，然所貴乎官糴者，非以其能減一二錢之利，爲足以惠民也。蓄積饒多，賑發不匱，官米出則私米失價，民無如官何，故價不得不減。今之倉廩空竭，夫人而知之矣，即勉强勸諭縉紳大户，縉紳大户亦勉强應命，而爲米不多，勢不能久，其涸可立而待。奸商知之，其於官糴也，則閉户不售，不過十日半月，官米盡而私米益貴，是欲抑而反昂之也，官亦無如民何也。且官糴多弊，徒飽吏胥奸民之腹，即守令廉能，張弛得宜，亦利歸中户耳，其於貧乏無依之人，雖轉死溝壑，不能望升斗惠也。是官糴名爲惠政，而實當今一大弊政。欲勸分私家，莫如施粥。施粥之法，蓋專爲窮民無告者設也。官糴行，即中上之户皆欲規利；施粥行，非鰥寡孤獨旦暮不能存活者，必不肯靦顔而啜人之粥。故曰官糴徒虚名，施粥有實惠。然施粥之弊又更多端。吏胥侵耗，奸民蠹蝕，或入石灰，或和冷水，甚有饑民旋食旋斃，不能爲利，反以爲害者。且富室未能樂施，則爲惠不繼；鄉村未能徧設，則爲澤不廣。是莫若隨俗起化，因勢而利導之。吴俗，士民最好佛，施舍不吝。今各處僧徒，甚有談空説法，傾動一方，爲縉紳士夫所敬信者。試諭以施粥救民之意，俾勸諸縉紳大户出粟濟饑，且令轉諭僧徒，令各處興舉施粥道場，鄉城村落無不周徧。其施粥之法，一聽本僧

指分，官府不爲監制，待事後擇活人數多者，量行獎賞，當必有不勞而成功者。此又所謂實備以救之也。

然此四策者，行之有緩急，施之有先後。先給囤囷之示，以發儈賈之所藏；次行召商之説，以出富室之所有；時勢稍急，則糾工興役，法文正之所爲；至於命僧施粥，非甚危迫，不必輒試也。當事者誠能循此而力行之，亦何憂救荒之無策哉？然救荒，末務也，與其荒而救之，莫若使民之不荒。梁惠移民移粟，即《周禮》大司徒之法，而孟子不取者，謂其非王道之本也。王道之本，生、聚而已矣。修水利，生之之道也，善儲蓄，聚之之道也。生聚既得，上雖有不次之求，亦或可以應之矣。吾願今之執事者，盡心講求，而實有以惠吾東南也。

淘河議

從來黄河水淺，無築壩開挑之法，以千里長流不可壅遏，故黄河有淘淺之夫。三江海口亦無築壩開挑之法，以潮汐攻衝，工煩費鉅，故三江海口亦設淘河之夫。聞之父老，昔年三江通利時，往來航船，皆領淘河夫銀，凡潮汐歸海時，東下航船船尾必繫鐵帚，謂之混江龍，蓋海潮之來，其勢洶湧，多挾泥沙，及其退歸，則勢定而沙積，日積一分，百日則成寸矣，若歲旱，則成尺矣。故於潮落水静之時，用混江龍撓動其沙，隨流入海，不使淀積。日久法弛，其製遂廢，銀亦裁汰，又疊遭旱年，故沙積而河淤。

向年太倉白令開河，仍用挑築法者，以婁江内地已成平陸也，今自浮橋以西，應仍

用挑築舊法，浮橋以東直至海口，尚有十里，若用挑築舊法，則有八難。海口闊大，築壩闊長，潮汐攻衝，樁木難下，計費大則千，小亦五六百，儻有潰決，前功盡棄，兼害人夫，一難也。昔人有用船載土，并船鑿沈以爲壩基，或用板障水，然後實土者，不惟工費，且壩基難去，反爲河害，二難也。旁無支港，雖有一二，沙泥久塞，高於河身，全不受水，不能車戽，三難也。蘆葦叢生，根莖交錯，必用鐮鈀開墾，人工十倍於平地，四難也。海口之泥，俱係浮沙，俗名小粉泥，乾則鈀不能入，起不成凷，溼則足不能立，筐不能盛。前人開此，皆用木排，接腳吊盤取泥，百倍艱難，故夏原吉謂灩沙淤泥，浮漾動盪，不可開挑，而棄吴淞江不復濬，正以此也。以夏原吉所不能開挑，而强欲開挑之，五難也。農時已迫，曠日持久，將妨春耕，六難也。估費已定，倘有不足，勢難再增，七難也。海禁甚嚴，海口不可久集多人，八難也。即使果開，勢不能大闊，若後遇水潦，尚可望其深闊，儻一值旱乾，則泥沙頓積，不久便塞，欲再開挑，其可必乎？

愚生以爲，今日之河，且就内地開挑，至天妃宫而止，壩基牢築，不可輕開，一則蓄養清水，以爲灌田之資，一則拒絶渾潮，不使侵入爲害。將估計海口挑築之費，收入布政司庫，一俟春夏水漲，即行淘河之法，而淘河又不能用航船鐵帚之舊製。蓋往年江水大深，人力不及，故用船用帚，今河闊不及五丈，深不及七尺，人力可施。昔賢周錫議用長柄釘鈀於潮水泛漲時，乘流急濬，今宜略仿其意，即以土人墾田鐵鈀，用長竹爲柄，委太、嘉兩邑巡檢，僱募本地

傍近人夫各千人，擺立河岸，十里之河凡一千八百丈，約每丈可得一人，然後決壩放水，兩岸人夫用鐵鈀乘水勢，齊力推盪淘濬，每日兩次。潮至少歇，潮落施工。遇有蘆根交錯處，則用鐮鈀墾發，頹土入河，俟河面稍闊，人力不及，則用剥船木排碇中流淘濬。再闊，則加船加工，仿黄河淘淺法，横列陣，濬約闊二三十丈而止，人乘水勢，水藉人力，可以不煩築壩，不費開挑，十里之河，自然深廣。此至便法也。此法若行，凡遇水發，則上臺符牒一到，州縣官可以竟集民夫，即日鈀浚，不煩壩戽，爲日後無窮之利，省日後無窮之費，爲益非小。但有一難，則淘河之費與工也。婁江一河，關係六郡，近日兩番開挑，因地近太、嘉、崑，偏累三邑，似爲不均，以後淘河若仍踵前例，則難行矣。在昔吴越及南宋時，皆設開江兵士、撩清指揮，專董水利，故河道開通。今吴淞劉河，皆有官兵，設有月餉，何不於六郡中少加淘河賞銀，存貯司庫，每年春夏水漲，州縣申請，即應給發兵夫，依法淘浚，而傍海農田，則令淘浚支河，今支河之沙入大川，大川之沙入海，永爲定則，此萬世之利也。

姑蘇錢糧三大困四大弊私言[1]代友人上當事

江南土田，《禹貢》所紀，「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自宋南渡而始號殷繁，至於明朝，江南田賦當天下之半，姑蘇又獨當江南之半，而姑蘇遂爲國家之外府。沿至今日，賦日益重，地日益貧，民日益困。蓋天

[1]「三」上，康熙本有「難清」二字。

運有盈虧，地道有升降，人事有得失也。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有心於斯世斯民者，亦當知所以變通之道乎！鯫生生長東吴，身當其厄，静觀致弊之道，因細思所以救弊之方，條爲七則，亦事急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之意云爾。有能移世道之權者，其幸賜覽而留意焉。

一、浮糧積害之困

按江南田糧，古昔遠者不具論，查《宋史》，太祖初年，均定江南賦額，只作中、下兩等：中田一畝，夏税錢四文，秋米八升；下田錢三文，米七升四合。元延祐四年，詳定蘇州賦額，夏税外秋糧八十八萬。據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諸書，則又云元時止三十六萬，張士誠據吴時加至百萬，明太祖攻吴，憤吴城久不下，命有司加税，悉依當時豪族租簿徵收，遂加至二百七十餘萬。宣德中，因逋糧日積，巡撫周忱奏減七十餘萬，尚徵二百三萬餘，較之《水東日記》，蘇賦比元已增八倍，較之《元史》亦增三倍矣。然使蘇之土田果饒於他郡，則賦額雖多，猶之可也。乃今常、鎮與蘇接壤，常之賦額，上田不過一斗二三升，鎮額尤輕，而蘇之上田額至三斗，是三倍也。又查他郡，淮安一府，官民田十萬一千餘頃，與蘇相埒，而秋糧不過十六萬六千餘石，是每畝止徵一升五合，而蘇賦乃二十倍於淮也。又諺云：「湖廣熟，天下足。」乃查湖廣通省，米、豆、芝麻共二百三萬六千之數，而蘇州一府乃與之埒，是一州七縣之地，當楚十五府十九州一百十縣之糧也。再查各處土田所入，則上田豐歲皆不過一石，以下相去並未懸絶，然則蘇州之賦額獨重於他省他郡，是豈天下之平哉？大清御宇，無一事不欲痛革

明朝陋習，獨蘇郡田糧猶仍明代之舊，此萬姓之所日夜憂思，欲言而不敢遽言者也。今皇上元年，有「查洪武仇怨，加派浮糧，工部詳察具奏」之旨，江西南昌袁瑞得邀寬緩一年，又減三年。新旨「因各處錢糧催徵不得，十五年以前得邀大赦」，足見皇恩之浩蕩。然寬恤之恩旨則普天下所同邀，而積重之浮糧則蘇州所獨困也。於此而不爲之所，則蘇州錢糧空有徵比之名，終無全完之日。倘欲竭澤而漁，必至靡有孑遺矣。《論語》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豈朝廷之利哉？救弊之道，朝廷宜下之部院大臣，部院大臣宜下之督撫。或於一省之中，或就天下之大，通盤打算，斟酌損益，使上不失朝廷之額賦，下可救一方之積困。若姑蘇郡縣得減一分之浮糧，即是計部得核一分之實賦也，朝廷數千年之命脈，由茲以培，豈僅僅蘇州旦夕之利哉？茲事鯫生不敢望，而又不得不一言，則尚有望於當事者惻然動念也。

一、水利壅塞之困

三吴之所以稱沃壤者，以有水利故也。《禹貢》之初，「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自三江入而震澤定，而吴之土田於是始蓄洩有賴。三江者，東江、中江、婁江也。維時利濟者凡六郡，今但以蘇州一郡而言，則蘇州之水自九陽、天目諸山而來，荆溪百瀆灌注太湖，由三江以入海，而海潮潰薄，亦自三江而直接太湖，潦則藉三江以洩湖水，旱則藉三江以納海潮，氣盛而通，故地饒而美。自氣運不常，陵谷有變，東江、中江漸成湮塞，止存婁江一綫，而婁江自前朝崇禎之末，忽爲平陸，江之與湖，竟成否隔，雖黄浦一水尚自通流，然黄浦所洩者松江之水。

蘇州一境每遇天雨，則四境之水皆逆流倒注，如病蠱之人飲食入腹，而二便不洩。又或一月無雨，則潮汐既絶，無水可引，又如病瘵之人，三焦俱火，津液盡枯，三十年來，竟無樂歲。在昔宋元明盛時，江水大通，然猶代遣專官，興修水利，或設開江兵士，或設撩清指揮。乃明末廢革水利一官，本朝因之，遂置水利於不講。迄順治十三年間，太倉知州白登明因民之利，不煩官帑，設法開江。功已垂成，因海盜披猖，慮有突犯，濱海數里尚未開通，江海仍前隔絶，雖已經開，而與未開等。更兼邇來三四年，天災流行，大水大旱，異常荒歉，民之得存皮骨者鮮矣。救弊之道，宜乘海氛已息，敕廉能官員，將婁江未開一段，設法開通，使江與海接，則土田之蓄洩有賴，將來或可仍成樂土。然大功之興，有利必有害，苟非白知州其人，則騷擾之害有不可勝道者，況今日正當空乏之時，何暇決西江而活涸鮒？述此亦以見邇年致荒之由，不但天時，實因地利耳。

一、豫徵白糧之困

田畝之壞於浮糧、水利，此因於往年者也。乃若近年之害，則又有可得而陳者，則豫徵其一也。楊炎兩税，古今以爲催科之弊法，然夏税取之於秋，秋糧取之於冬，自宋以後奉以爲法，亦未嘗大爲民厲也。自順治年間，按臣奏准，以爲今年之春徵今年之糧，何名預徵？遂定以正二月爲開徵之期。夫賦從田出者也，農桑絲麥成於夏，故爲夏税；禾稻登於秋，故爲秋糧。今桑麥未長，秧苗未插，而折色已徵，民間何從措辦？大約皆出於那移借貸，即使秋成果熟，已賠一年之息。朝廷徵銀一兩，民間有

一兩三四錢之費矣，年復一年，息皆數倍。又況遞年水旱頻仍，連荒四載，民間富者貧，貧者死，借貸俱無從出，田地無從買賣，子衿鞭撻縲絏，民庶溝瀆自經，率此以往，小民之性命不必言，恐竭澤焚林，將來國課亦有不可言者。夫預徵之設本爲大兵四征，國用匱乏，一時權宜之術，可暫而不可久。今海内廓清，正當休養生息，豈可踵行前法，久而不改乎？又有白糧改折一項，順治十一年以前，江南米價頗貴，部議改折一半，每石折銀一兩五錢，一則以蘇民困，一則以裕國儲，計甚善也。十二年以後，部議改折二兩，在部以爲米貴則價增，未爲厲民也，豈知吴中米價，順治三四年騰湧至四兩，八九年間尚糴一兩四五錢，十二三年則止八九錢，今則每年皆五六錢矣。夫米價五六錢，其常也，故萬曆時折價皆係六錢；一二兩，其變也，凶年也。今乃執凶年之變價以爲常例，可乎？且朝廷每常即欲加賦，不過銀釐毫、米勺合而已，今米價五六錢，頓增二兩，是四倍也，民間百畝之家頓增無名之税六七兩，貧民何以應功令乎？況糧既改折，則解費亦應省，乃米雖折而解費仍舊，何所解而何所費也？於名於義亦爲不正矣。救弊之道，朝廷宜令部院大臣，通計國用，務減賦以恤民，量入以爲出，徵收則復夏税秋糧之舊，白糧則或從萬曆時折價，或仍徵收本色，吴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雜徭妨正之弊

豫徵白糧雖病於民，然民病而有濟於國，雖病亦所甘心。又有病民甚深，不惟無濟於國事，而更有妨於正供，則今日之雜徭是也。在昔賦役之法，自國家惟正之供外，尚有銀差力差，不能不取之於民，然其數初

無定則，官吏得以上下其手。明嘉靖中，海剛峰巡撫江南，始奏定一條鞭法，酌定差役重輕，費用多寡，每年約徭里銀若干，即於額徵銀内一併徵足，以外不得分毫加派，然後官吏不敢行其奸。今則均徭銀及糧里塘長諸役而外，更有無數雜項飛差，如煙墩、馬路、浮橋、土城、營房、馬草、馬槽、料刀、食鍋、捧夫、水手、里健、工食、飛金、油硃、沙船、鐵局、造甲、壯丁、修城、護塘、撈淺、鹽觔、朝覲、奏銷、赤歷、紅簿、僱船、上櫃、買官票、流水、守候、截票種種名色，不一而足。民間並不願出，乃强立一名曰「樂輸」，樂輸者不一而足，撮庫至三四十件，皆以一科十，以十科百，即如所聞，奏銷撮庫一項，每年奏銷不過造册數本，每本數葉，而派徵民間，至每年三千金之多。又如滿洲大人巡海，隨巡不過數十騎，而州縣起夫，乃至數千；供應不過數十金，而各鋪行承值，糜費乃至萬計。巡行已過六月，而撮庫又派二千金。偶一充當，則千金之産立破；稍一倔强，則數口之命畢捐。大約一畝之費，朝廷額徵，連本折不過三錢，而贈耗、雜徭反至三倍，額徵追比猶有限期，贈耗雜徭刻不可緩。贈耗雜徭去而正供之物力盡耗矣。至於正供闕而上司行催，不過督責官吏，官吏不過督責里甲，里甲不過逼人户賣男賣女賣屋賣墳，而田地則決無從賣，田地無從賣，則錢糧必不能完，而或逃或死，田地抛荒，田荒則里甲攤賠，里甲亦窮而逃竄。蓋蘇州田地三百年來，從無荒逃者，至今日而荒逃且過半矣，此皆雜徭之爲害也。朝廷錢糧此時何等急迫，乃有司奉行耗蠹，至於如此，籌國者不當赫然而震怒乎？竊謂今

日兹事，朝廷宜急敕督撫，嚴察郡縣，密訪私加私派之官吏蠹惡，立置重典，然後仿海剛峰之一條鞭法，酌定飛差，每畝定出飛差銀幾分幾釐，以外不得分毫加派，犯者許民間首告，則枯骨之肉或可再生，涸轍之魚或可再活。不然，江南未可言也。

一、吏胥侵蝕之弊

今之弊局，一吏胥之局而已，何以言之？蓋從來立法，官以治民，吏以佐官。官必久任，吏則三年一考，聽候轉撥，三考則予出身，而又慎選良家，謂之曰農民，取其樸也。稍一舞文弄法，則重法懲之，故吏胥兢兢不敢爲惡。自明末廢弛，吏緣爲奸，風俗敝壞，相沿至今，日甚一日。邇年以來，更因錢糧緊急，有新官到任未幾月而去者，有舊任錢糧在六七年以前而新官代賠，輒被參罰者。若經承吏書，則神出鬼没，左支右吾，恣意侵欺那撮，毫無畏忌。上之督責重，則委罪於官，而已不與。上之督責輕，則卸擔於民，民與賠補，而吏又揚揚得意矣。況近制，紳衿欠糧毫釐者，革去前程，終身不齒，乃胥吏之侵欺在官錢糧者，一赦之後，毫不追究。天下知朝廷之權盡在胥吏，故奸猾無恥之徒，揭借營伍重債，謀爲胥吏，以圖侵蝕。上自藩臬，下至州縣，互相交結，互相黨援。地方官之到任者，亦知已之一身朝夕不保，而吏胥之可以託身家寄性命者，於是不得不委身任之，事事請教，其猾者且與之爲市，今日行某法可以取若干財，今日作某事可以得若干利，而一切欺君罔上、蠹國賊民之事，無不爲矣。如此景象，而僅僅令督撫申飭，刑官拏訪，欲以掃除奸惡，此正所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耳，庸有濟乎？故愚以爲，今日之事

非改絃更張，大復古法，斷斷不可。是有二法，一曰清其源。吏員一途，今日官府之所與共民社者也，凡錢糧出入，盡經其手，且許正印出身，豈可奸惡蠹棍得以夤緣充賣？宜令各府州縣申報無過犯良民並不曾爲吏者，四鄰結過，送撫院考取，給以劄付，轉撥各府州縣。凡經制之外，無劄付者，不得私有幫充及私買私賣、頂首入席等類，仍隔府調用，不得竟用本府之人，三年一考，有過輒斥，無過者再調别府，則弊竇不熟，庶無父子祖孫盤踞衙門，食人膏血而作奸犯科者矣。一曰節其流。吏胥之敢於侵蝕錢糧，以終無死法故也。侵蝕錢糧，不過問贓問罪而已，問官恐其死則無從追贓也，不敢極力用刑。吏自知必無死法，故寧受刑罰，終不完欠，甚至有誣扳善良，因以爲利者，姑遲五六年，而國赦又下矣。此奸頑之所以終不能懲，而錢糧之所以終不能清也。每見上司緊急來文，必云官參吏斬，今參官而不殺吏，吏亦何所畏憚而不爲侵欺乎？愚以爲，自今以往，吏出入衙門，先令具保結二狀，吏則結得本房書手必無侵欺作弊，書手則結得本房吏必無侵欺作弊。倘有侵欺作弊者，本人竟斬，結狀内人等公同代賠。如此，則在官錢糧庶無侵蝕之患，而朝廷之正供或可無缺矣。

一、棍儒朋侵之弊

吏胥之侵欺作弊，其常也，然使地方有賢士大夫者相與主持公論，則吏胥必有所畏。即不然，閉户不與交接，吏胥雖作弊，猶有顧忌也。乃吴中自歲參之後，士大夫爲吏胥玩弄股掌，賢者屏息不敢出。其奸貪而無恥者，知當今世界惟有吏胥可以做事，遂委身下交，反與作緣，或拜爲盟弟兄，

或與之聯姻戚，杯酒相接，通家往來。吏胥得縉紳，而其勢益尊，縉紳得吏胥，而可以肥己。以云世道風斯下矣，乃更有一種棍儒，平日專走衙門，專結吏胥，專欠錢糧。而以結交吏胥之故，獨不在歲參之列，與吏胥輩結爲死友，呼爲叔伯，出妻獻子，無所不至。每一新官到任，輒於二三百里之外，送禮迎接，胥吏先與通殷勤，道平素，遂與新官爲入幕之賓，凡事互相首尾。地方有一公事，則相聚而謀曰：「此題目可做也。」或於上司處出頭揑耆糧動公呈，或於本地方出名揑耆糧動公揭，不曰民情樂輸，則曰官府撮庫，費不過數金百金者，忽變而爲千金萬金。吏胥主持於内，群惡鼓動於外，地方官一如傀儡，任其顛倒，頃刻而害民之事成矣。可憐無知里民，有口難言，派一出一，派二出二，血比徵足之後，官吏與棍儒貪縉即日烹分，青天白日，不避耳目，間有小民欲行控告，而棍儒金多膽壯，線索通神，凡各上司衙門吏書之有權者，皆廣行結納，每遇一差承到縣，即辦酒做戲，結拜心腹，首尾做事。以故里民知控訴決不能勝，徒勞無益，飲恨吞聲，任其荼毒。此局不破，將來一片地未知作何底止也。必督撫官留心地方，令真正廉明刑官，不由州縣，不假手下人，親自察訪，得其主名，立置重典，并交通吏書，俱行根究，庶可破此奸局，爲地方窮民留餘財，即爲朝廷正供增額賦。不然，地方之厄運未可量也。

一、四民失業之弊

朝廷之税糧必不可減者也，蠹弊必不可去者也，田地決不能賣者也，則惟有姑置租税，另於田地外别求一頭路，與朝廷完錢糧，乃自今則民盡失業。即以四民言之，如

爲士者，向來無論富貴之家，即閭閈之間，亦必有蒙館，今則富貴之家，零落者多，里閈小民，尤不以讀書爲急務，一二寒儒，升斗不繼，第一失業，則今日之爲士者也。至於農，向來亦藉紡織，今者百貨俱賤，營生無利，間有一種略堪過活者，又被地方無賴棍徒糾合衙門，或報充圩長，或扳牽錢糧，十室九空，非逃則死矣。爲工者，手藝度日，苟且活命，又因近日匠班一事，朝廷缺額不過每縣幾十金，被工房吏書廣出牌票，人人詐害，即單身窮漢，每名必要納銀若干，騷然不能存活矣。若夫商賈，則道路時有兵丁盜賊，已難商販。居積一事，則有田地者近皆窮窘，其無田地而稍有家業者，又被棍徒糾合營伍，一事波及，千金立盡，無力居積，無人營運矣。無論四民，即如醫卜星相僧道人等，此不過覓取微利，偷生度日，而邇年亦爲陰醫僧道一事，爲吏胥詐害殆盡。又如雜色鋪行及薙頭修脚一班閑漢，亦借大兵過往或大人巡海等事，撥派鋪承，拘攝服事，必取其器物，詐其銀錢而後已。然則爲百姓者，不既苦哉？以上窮民，既無生路，則愚者不過爲僧道乞丐，而桀黠者且群入衙門。夫僧道乞丐，坐食田畝之人也，吏書皁快，則又侵蝕錢糧而已，有一不爲國家財賦之蠹者哉？更可笑者，聞太倉近日增一打行，蓋徵比急迫，聊以代杖耳，官杖每日數千，里民不勝其苦，倩人代杖，每板必要二錢，民之窮餓者多賴此以活，遂有奸民從而壟斷，特開行面，四方群趨之，此亦異事也。嗚呼！亦可悲矣。

已上三困四弊，如水利壅塞，此困於地利者也，其餘則困於人事者也。地利人事皆可修救，故敢舉以爲當事者言，若天時，

則無可爲力。近日吴中天時連荒四載，於連荒四載中，不惟賠出本年錢糧，又賠出十五年以前數年之舊欠，又受海上盜賊養兵之苦，吴民之僅存者寡矣。即日朝廷有蠲荒之例，而吴中有司慮有參罰，例不肯報荒。又國家定制，徵糧常在一年之前，秋荒蠲減常在一年之後，則民間之出息賠糧，大約一倍者三倍矣。「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古人之詩，豈徒作乎？有心當世者，能除此三困四弊，是即格天之一道也。不然，行得一事二事，亦可以格天之一分二分也，錢糧或庶幾有清楚之日，蒼生或庶幾有更甦之時乎！吴民日引領而望之。

勸施米湯約

凡饑民至饑歲，輒易死。其死也非盡由不得食也，不得食而死者十之六七，其由食而死者十之三四。蓋饑民饑渴久，腸胃日細，驟得食則迸急不能容受，往往腸斷而死。故久饑之人不可食飯，即糜粥亦未可多食。《救荒書》言，久饑之人不可驟與粥，宜傾向桌上，令饑民就吮之，恐傷其腸胃也。蓋饑民易死如此。又荒歲米穀貴，民多食豆粞餅、麩糠、草根諸雜物，澀滯塞腸，久饑者每每致死。覩此景象，心竊痛之。然歲荒粟少，公私交迫，即素封之家，亦自救不暇，終無活之之法。

嘗考方書，惟穀性最養人，人但得穀氣，即累日可以不死。里中父老言北方無稻米，每患病，輒索大米湯飲之，飲則輒愈。大米者，稻米也。因思今素封家，雖無餘力可以活人，然朝饔夕飧，猶自不廢。今願與同志者約，凡朝夕炊粥飯時，幸少增勺米，

湯沸必挹取數盞，盛大甕中，多多益善，明晨以湯再炊，量入麥粉少許，使成稀粥，更以水薑三四塊擣碎調和，各就門首施之，或一次，或早晚二次，湯盡爲度，用以少潤饑民腸胃。是有八善：不費，一善也；可久，二善也；不另起鍋作竈，無冒破之費，無董率之勞，三善也；米湯之中少投以麥，僅堪免死，不堪飽餐，則無恥之徒苟能自活者，不思侵奪，四善也；無腸塞之害，五善也；腑臟嘗潤，不至乾枯細小，則雖食豆粞糠諸雜物，亦無害，六善也；饑民畏寒，寒氣入心，無不立斃，有薑汁則辟寒氣，通腸胃，七善也；兼去穢惡，令人不生疾疫，無轉相纏染之患，八善也。有八善而其法又淺而易行，凡有活人之心，宜無不以爲然者，幸勿視爲膜外。

漕兑揭 戊戌代江南耆糧

揭爲漕事極壞，懇除中耗之弊，上以利國，下以利民事。竊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在官則官利，古之所謂「倉廩實，府庫充」也。在民則民利，古之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惟至於中耗，則僅飽貪吏奸胥之腹，而民生蹙，民生蹙則國計日貧。

蓋從來漕事之極弊，未有甚於江南者。明季至崇禎之末，漕事稱最病矣，然官軍臨兑，糧長每百石加耗不過三四石耳。其時，民間交米與糧長，每石即有至加二三者，已不勝騷然繁怨矣。迨順治三四年，漕費日增一日，初猶謂其偶然，冀後來或有減少之日，至七八年，竟立隨漕雜費之名。日新月

盛，運軍以糧長爲奇貨，奸棍以倉場爲利藪，平日民户之有身家而稱良善者，皆深自逃匿，惟恐爲人魚肉。而積年之奸猾市棍劣衿，無不群起而入倉場，串同各衙門書吏，打合運船官旗，彼此交通，互相呼應，以蠶食糧長。如同一派兑也，米多者宜先派，米少者宜後派，總書則故意派其少者，或後或先，或遲或速，或一石而撥幾軍，使糧長無往不受顛倒之累，則總書從中取利，謂之「撥花」。同一出兑也，糧長與官軍互論使費，此多彼少，尚無定局。糧長中即有奸棍串同官軍，首先出兑，故意多出贈耗，使後來者不得不遵其例，謂之「做樣」。又各上臺承差朦朧，上臺以爲兑事稽遲，非催督不可，承牌持票，以催督爲名，謂之「押兑」，其實與官旗相爲表裏。如去歲某縣官旗得民間耗銀百兩，押兑公然分得二十兩。是三種者皆官旗之羽翼也。以外又有倉夫、本對諸蠹，往來媒孽其間，無非奉承官旗，魚肉糧長者，非親官旗而惡糧長，蓋如此則得利，不如是則不得利，此輩亦以利爲主耳。官旗得此幾項幫手，所以意氣日驕，需索日横。於是有踢斛、淋尖、米樣，以至三笆、三湧、三捧種種惡套，又有開厫畫票著押、伍長酒錢、裝載船錢、倒籮種種名色，以至講兑則相争如戰鬬，通關則繁難如敕書，弊日甚，費日增。又往往假借上臺之威靈以行之，於是各處有司，其賢明者袖手吞聲而莫可如何，其不肖者又因以爲利，此更有口不能言、筆不能書者。即以舊歲漕兑舉其甚者言之，如崑山一縣，正米百石，有加耗銀至六七十兩者。去歲米價，糙者每石六錢七錢，今耗銀至六七十兩，是正米百石，耗贈亦百石也。其糧長包兑，收民間之糧，則

竟至每畝六斗。夫崑山額米，每畝一斗七八升，今至六斗，是常以兩倍餘贈一倍也。聞之官軍運糧，每米百石，例六十餘石到京，則官又有三十餘石之耗，是民間出米三百石，朝廷止收六十石之用也。朝廷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其爲痛哭，可勝道耶？是以江南諸縣，無縣不逋錢糧，而江南諸縣官及各上臺，無官不被參罰，究竟於朝廷正供無益，而江南州縣且日就貧瘠，小民逋負不已，勢必逃亡，逃亡不已，且有不可言者，非朝廷之福也。試思若留此項耗費，以爲朝廷惟正之供，則金花白折諸項，何至於逋負？官府何至於參罰？朝廷何至於不足？

是今日朝廷，理財第一大端，治平第一大端，皆在於清漕運一事。而清漕運一事，又不損朝廷一絲一毫，惟在清中間之耗蠹而已。清耗蠹之法維何？無如近日所議民收官兑之法。初亦有言官收民兑者，夫官民之間不可爲市，且收米一項，事甚瑣碎，有修倉、看守、翻颺等勞，蒸折、竊取、鼠雀等費。官不能任勞，勢必責之吏胥，吏胥不能任費，勢必責之糧長。且日久弊生，吏緣爲奸，害更百出。是官收之説，斷斷不可行者。況今日之弊，在兑不在收，何必更張而反生枝葉乎？惟民兑則信不如官兑。如使糧長之面不見運官，糧長之名不填衛單，允爲盡善。但其間節目亦有當細講者。如隨漕一項，在明朝不過謂之溼潤米，每百石二三石而止耳，近年因京中交兑，皆係河收，兵丁混擾，苦樂不等，交卸頗難，是以聖旨亦酌有五兩五石之制。究竟有漕之處不

能遵行，馴至極弊。然聞去歲交卸，已復倉收之舊，每船止費銀三十兩，是每百石止費銀六兩，又每船兑米三十石，官旗多賞花紅。本源既清，下流之拯救亦易易矣。是在各上臺斟酌事宜，或恪遵聖旨，或再量加，務軍民俱安，兩不相虧，定爲畫一，使各縣遵守，無如向年，雖有奉旨之名，實有倍旨之實。其官旗有争執者，須令親開一路衙門使費果係多少，則其末立見矣。隨漕既定，即行文各縣，照依數目，立櫃徵收，儲足在庫。兑糧之日，照依定議，每船五百石，給隨漕銀多少，或縣官對給運官，或刑廳至水次給散，或運官領米，至郡刑廳領耗，無不可者。但務要糧長與旗軍不相見，則其間争執之弊自息矣。至於派兑，則不可使總書有權。州縣官先將水次、倉廒照依都圖，編成字號，自一號起至幾十幾百號止，不書糧長名字，照常徵收在倉。運船將至水次，上臺即頒鈐印，循環號簿一樣二本，分送各州縣。凡係糧船一到，即照依到岸日期註明在簿，先到者爲一號，次者二號、三號，亦編定號數。更嚴限日期，凡糧船到水次者，幾日之内即要兑滿開行，州縣官悉依限期，急急兑米，先自第一號倉起，不必盡廒皆兑，凡倉中有米百石則先兑，三四十石挨次，以至第二、第三號，週而復始，隨兑隨滿，隨滿隨開。不兑不開者，簿上有名，上臺按册而知，可以令箭提究。如此，則在糧長不至有苦樂不均之憂，在運船無留難勒措之患，總書不得上下其手，州縣不至開兑稽遲，且又可省各上臺差承押兑之費，至便法也。其若兑米時淋尖踢斛，此因運丁人多勢雜，積漸致然。今法，各州縣請於憲臺，每處頒發領兑牌十面，或二十面，

州縣收貯，俟臨兑時，應幾船兑米，州縣官即發領兑牌幾面，交與運官。凡應兑者，許執此牌，然後進倉，其無牌者不得混入，混入者以違憲申文定罪，自無以前諸弊。又通關一事，既非糧長運官當面，即不必用通關。然糧米交兑之數，亦不可無憑，則即於兑糧本日，交兑既畢，運官即同印官於憲臺所頒循環簿上註明某日某號兑米幾百石足，各書花押，各用印記，十日一繳上臺，循環往來，以便稽核。如此則只一循環簿領兑牌，上臺可以安坐堂皇，而以前諸弊一概自絶。諸弊絶，則蠹惡無可營生，而奸宄息心。奸宄息心則良民安業，良民安業則浮費省而正供足，正供足則官無參罰，而國計日以裕，國用日以舒矣。隨漕一事，豈非理財第一事，治平第一事乎？此籌國者不待再計決也。謹揭。

除蝗諭❶

蝗之爲災，其害甚大，然所至之處，有食有不食，雖田在一處，而截然若有界限，是蓋有神焉主之，非漫然而爲災也。然所謂神者，非蝗之自爲神也，又非有神焉爲蝗之長，而率之來，率之往，或食或不食也。蝗之爲物，蟲焉耳，其種類多，其滋生速，其所過赤地而無餘，則其爲氣盛，而其關係民生之利害也深，地方之災祥也大，是故所至之處，必有神焉主之。是神也，非外來之神，即本處之山川、城隍、里社、厲壇之鬼神也。神奉上帝之命以守此土，則一方之吉凶豐歉，神必主之，故夫蝗之去，蝗之來，蝗

❶「諭」，康熙本作「記」。

之食與不食，神皆有責焉。此方之民而爲孝弟、慈良、敦樸、節儉，不應受氣數之厄，則神必佑之，而蝗不爲災。此方之民而爲不孝、不弟、不慈、不良、不敦樸節儉，應受氣數之厄，則神必不佑，而蝗以肆害。抑或風俗有不齊，善惡有不類，氣數有不一，則神必分別而勸懲之，而蝗於是有或至或不至，或食或不食之分，是蓋冥冥之中皆有一前定之理焉，不可以苟免也。

雖然，人之於人，尚許其改過而自新，乃天之於人，其仁愛何如者？寧視其災害戕食，而不許其改過自新乎？故世俗遇蝗，而爲祈禳拜禱，陳牲牢，設酒醴，此亦改過自新之一道也。顧改過自新之道，有實有文，而又有曲體鬼神之情，殄滅祛除之法。何謂實？反身修德，遷善改過是也。何謂文？陳牲牢，設酒醴是也。何謂曲體鬼神之情、殄滅祛除之法？蓋鬼神之於民，其愛護之意雖深且切，乃鬼神不能自爲祛除殄滅，必假手於人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故古之捕蝗，有呼噪鳴金鼓、揭竿爲旗以驅逐之者，有設坑焚火、捲掃瘞埋以殄除之者，皆所謂曲體鬼神之情也。今人之於蝗，俱畏懼束手，設祭演劇，而不知反身修德，祛除殄滅之道，是謂得其一而未得其二。故愚以爲今之欲除蝗害者，凡官民士大夫，皆當齋祓洗心，各於其所應禱之神，潔粢盛，豐牢醴，精虔告祝，務期改過遷善，以實心實意祈神佑，而仿古捕蝗之法，於各鄉有蝗處所祀神於壇，壇旁設坎，坎設燎火，火不厭盛，坎不厭多，令老壯婦孺，操響器，揚旗旛，噪呼驅撲，蝗有赴火及聚坎旁者，是神之靈之所拘也，所謂「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者也，則捲掃而瘞埋

之。處處如此，即不能盡除，亦可漸滅。苟或不然，束手坐待，姑望其轉而之他，是謂不仁；畏蝗如虎，不敢驅撲，是謂無勇；日生月息，不惟養禍於目前，而且貽禍於來歲，是謂不智。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蓄積毫無，稅糧不免，吾不知其何所底止也。

蝗最易滋息，二十日即生，生即交，交則復生，秋冬遺種於地，不值雪則明年復起，故爲害最烈。小民無知，驚爲神鬼，不敢撲滅，故即以神道曉之，雖曰權道，實至理也。自識

鎮江一郡，凡蝗所過處，悉生小蝗，即《春秋》所謂「蝝」也，凡禾稻經其緣嚙，雖秀出者亦壞，然尚未解飛，鴨能食之。鴨群數百入稻畦中，蝝頃刻盡，亦江南捕蝝一法也。又記

是年冬，大雪深尺，民間皆舉手相慶，至次年蝗復生，蓋巖石之下有覆藏而雪所不及者，不能殺也。四月中，霪雨浹旬，蝗遂爛盡，以此知久雨亦能殺蝗也。又記

桴亭先生文集卷五終

後學姚鵬圖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卷六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雜　著

青浦魏令君德化記

戊申二月望前一日，客有從浦上來者，述青浦令君德化事，予聞之，不覺泣下。嗟乎！生民之膏血，下盡於催科，而死於桁楊桎梏者，十六七矣。顧猶有神君焉，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青浦者乎？抑不病國、不病民，以德爲政者，未之前聞，而況以德化者乎？因濡筆紀之。

令君姓魏氏，閩人，其起家未悉，或云以明經授官者也。始至三日，皁隸以大杖請號，君睨視曰：「焉用此？吾以德化民耳。」皁隸失聲，退，掩口曰：「何來此傻物？」已而吏請徵期，君曰：「吾自有法。」乃數作十分，分作三限，月徵一分，限完三之一，絶火耗，無分毫羨。民喜，皆如期麕至，其及限者，皆勞之以酒，有不及限者，君顰蹙謂之曰：「汝當笞矣，笞則當以錢。予杖汝，其速以杖費完額税。」民踴躍泣拜。自此，徵税無不如期足額者。十二月徵秋糧，不爲限，民舟車至者絡繹。輸米訖，則詣堂皇看令君，至不能容，案桌爲傾動。旁一人忽失聲笑，君呼欲責之，民自請責，因曰：「去歲以二十三石米，僅交十石，今竟得原數，不損勺合，喜極故失笑耳。」君貰之。糧既足，命糧長皆歸耕，乃以十銀自

隨，呼運卒，謂曰：「奉朝廷旨，糧與五米十銀具在是，不奉詔者，惟汝所爲。」運卒相顧，莫敢難。大吏有哂其爲書生，謂不克卒事者，而君本年之課，輒以最稱，終催科，未嘗用杖，卒如其言。

或曰：「是特欲於催科中行撫字耳，若兩造，則寧有刑措不用者？」而君於訟獄亦然。每兩造具，則温言諭之，如家人。即有曲直，嚴諭之，仍曲爲調解，令兩造皆心服乃已，未嘗擬罪，亦終不加撻罰。邑素好訟，搆訐無虚日，畏縣庭費重，多就兩衙決之。自君之來，民相率感動，曰：「何事煩吾君？」訟良已。即有争者訴堂上，片言立決，無分文費，兩衙之庭蕭然也。有城守某者，感君德，亦束其下不一與民事。

一日，輿從出會客，坐談稍久，別至門外，輿從皆散去，惟一小吏侍，人謂君平昔不怒，如此事且當用杖。君曰：「若輩向侍官府，多得錢，故遭撻亦無怨。今從我清苦，無以養妻子，若更撻之，爲不仁矣，若輩即不來，我徒步往耳。」遂徒步。行不數武，而輿從至，亦不加誚責。旁觀者無不驚詫，以爲漢吏以來所未有。

獨舊逋尚未舉，臺牒速之。君曰：「民力已竭，可奈何？」大吏急將自臨比。君泣，請曰：「民一受責，錢皆歸隷卒，公税益不可問矣。」大吏悟，乃稍緩。

時海上軍有促餉者，未即應，弁以遲誤受綑責，以門扇自舁，卧堂上。君出署，與同宿，撫其瘡而泣曰：「吾累汝，吾累汝。然百姓實貧，奈何？」乃入署，脱夫人簪珥，悉索署中物，詣質庫，質庫如所請，持銀詣堂，兼歸所質簪珥，曰：「民何敢典公物？」君怒，曰：「若是，則我誑汝耶。汝不取物，

我不取銀。」民乃持簪珥歸，君以銀授弁，弁亦感德，不敢取一錢去。顧舊逋終無所著，蓋此項多屬已徵，爲官吏所蠹耗，問之民，則爲重徵，責之官吏，則不能應。或謂君曰：「是且當設法。」君曰：「何法可設？樂輸公助，此欺天罔人耳，吾死不爲也。吾惟一去，以謝朝廷，謝百姓耳。」

百姓聞君且去，如失父母，號泣聚謀，舉國奔走者累日，乃畫策。青浦之俗，工織布，棉三斤，織布一疋，利率三倍。乃議富室均出棉，棉四斤，三爲布資，一爲織作費。合青浦織户不下五十餘萬家，家織布一疋，既成而售之，價可數萬，以其三之一償富室貲本，而以其贏之二爲官償舊逋，民不費貲，而但費力。議既定，君曰：「是或可稍累吾民耳。」民於是合力爲經營，無敢或後。

君在邑，止飲勺水，幾不能舉火。民無所用其力，詗知某月某日爲令君生辰，乃合邑之數十萬人蹐公堂，爲令君稱壽。知令君不取錢，皆齎食物，凡黄童白叟樵夫牧豎，咸負斗粟，持疋布，或柴一束，菜數莖，喧闐公庭，如是者累日。公固不取，民皆負至公堂，委之去。或曰：「公將籍其可用者，爲民補舊逋云。」

予之所聞於客者如此。友人曰：「此可以風世。」嗚呼！此真可以風世矣。爲惡者未必蒙福，爲善者未必得禍，此真可以風世矣！

婁東形勝古蹟圖記

昔周公作《周禮》，命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以知地域廣輪之數。蓋善治天下者，必使天下之全勢瞭然在目，然後推而行之，

神而化之，可以使一民一物，無不各皁其生而適其性，其於治一國也亦然。李德裕之鎮吐蕃也，作籌邊樓，圖地形於中，與諸將士朝夕指畫謀議，卒得治邊要領。程明道之令晉城也，一人爲盜，即知爲某村某人，蓋講之者精，而察之者素也。

晚近以來，治不師古，官如傳舍，有司視所居之位若非其有，身不下堂皇，目不周四境，一方之疾痛疴癢，無關於心。故或偶値誕節，有所餽賀，則惟遠購珍異，重輦金玉。其上者亦不過作爲詩文，稱頌功德，玉軸錦章，輝映左右而已，其於國計民瘼，則兩不及念也。惟吾州侯白公，以無欲之心行無倦之治，動必愛民，事必法古。丙申十月，爲公嶽降之期，州之賢士大夫與四方之賢士大夫，俱謀所以爲公壽者。公聞而止之，曰：「某不德，不足以重煩諸君子。無已，則予固向有全邑地圖之願，其爲我考索繪畫，俾日置左右，以贊予治。」諸賢士大夫皆曰：「諾。」乃博稽傳誌，廣詢父老，爲太倉州邑全境圖，列之於屏，經營凡旬有幾日。蓋州之形勝險易無不載也，田疇之高下，水道之通塞，無不紀也，以及名人雅流之園林祠宇，忠臣孝子之室廬墳墓，無不周書而廣録也。圖成，因捧觴以進公。公閲圖而喜，曰：「吾今而後益知所以治婁邑矣。吾東按圖，滄海之濱，固圉之術存焉；西望玉峰，太湖諸水之所自來也；南指婁江，何以使劉夏之功再見於今日；北顧七浦，則尾閭一綫未可再塞也。其若忠臣孝子之室廬墳墓，何以表而葺之，名人雅流之園林祠宇，何以憑而弔之，諸君子之所以贊吾治者至矣。」將復觴於諸士大夫，諸士大夫復進而前曰：「屏之繪，公之命也，雖然，

今日之事願有以壽公也。夫太倉之境，南至於瞷，北至虞邑，東漸於海，西及於鹿城，廣袤凡百餘里，其間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繁衍，人物之衆盛，此圖之所得而繪也。士女之謳吟，父老之歎息，田夫野叟之播揚而稱說，此圖之所不得而繪也。某等願以圖之所繪者贊公之治，以圖之所不得而繪者頌公之壽，其可乎？」公說，於是諸士大夫皆起，酌酒以爲公壽，而乘桴之野人，亦得以布衣隨諸士大夫之後也，因援筆而爲之記。

太倉州侯大城劉公申講鄉約碑文代

吾婁爲濱海之國，土厚而水深，地宜木棉，饒魚蛤萑葦之利。其民俗淳樸，篤親親，重犯法，凡供輸貢賦及期會徵發，皆率先莫敢後，守兹土者號稱易治。自兵興後，稍困徵輸，俗以彫敝。新朝起而拯之，賦役之額以萬曆初爲準，民稍稍有起色矣。己亥之役，海氛忽動，因而設防措餉，婁遂爲邊地，瀕海設厲禁，魚鹽萑葦，民不敢措手足。歲復不稔，調兵急餉之符又朝夕下，民相顧莫能應，不得已而用追呼，而追呼愈急，則愈不能應也。乃至棄父母妻子不養，甚或拆賣墳墓，攻訐親黨，以辦賦役。其黠者則乘時爲三窟兔，作奸犯科，磨牙吮血。蓋昔年敦親奉法之意，枵然無復有矣。或者見之，以爲婁之民若是其放辟邪侈無不爲也，而豈知其無恆產而無恆心以至此哉？

大城劉公來是邦，庀政事，問風俗，慨然作而歎曰：「民俗之不古，由教之不率也；教之不率，由養之不至也；而養之大

者，莫如賦役。」乃更定舊法，繁者簡之，數者疏之，甚者易之，未三月而政聲作，民如始舍之魚，圉圉然慶更生矣。公曰：「未也，螟螣未除，嘉禾不茂。」乃去其害馬者，而階前三尺，凛於春冰，民又洋洋然歌樂土矣。公曰：「未也，夫病之急者，必治其標，及其邪之既去，則務休息而安養之，參芪粱肉以補助之，夫鄉約之教，亦吾民之參芪粱肉也，其可緩乎？」於是舉鄉約之舊而修明焉。每月朔望，鄉城遞舉，公單車就講，惟意所適。進父老子弟，諄諄警訓。有大事，則周諮於賢士大夫，如修樓櫓、除坍荒、濬水道、施醫藥之類，皆節縮工用，如庀家事，噢咻疾苦，如抱痌瘝。一國之人皆感激奮迅，願洗滌肺肝，以報我賢使君。父老至歎息泣下，以爲吾婁數十年前風俗固自如此，不虞今日復見之也，因退而謀立石以紀，乞序言於予。

予惟鄉約之法，即《周官》三物教民飲射讀法之意。吾州前此賢侯如四明錢公、三韓白公，皆舉而行之，民未嘗請立石，今兹之請立石何也？噫嘻，我知之矣。錢公、白公之時，風俗尚厚，如初病之人元氣未散，進以參芪粱肉，彼固不知參芪粱肉之爲功也。今則尫羸一息，旦夕不保，起死者而生之，無異於溝中之瘠，一旦而得大還，宜國人之涕泣歌舞，而欲垂諸石也。不可以不紀，於是乎書。

丹陽二孝子記

丹陽之東南五十里，有地名荆城港，里人王國相者，頗饒於貲，有幹才。同里虞翔，尤驍桀善訟，不相下。始議爲婚姻，既

而不果，積不能平，翔遂結里中群不逞，爲十三太保，以劫制國相。國相不爲動，翔益恨，乘國相醉歸，與其黨伏暗中邀之，殺而投諸河。此順治乙未年事也。時國相妻虞氏有二子一女，長洪元，方六歲，次福元，方三歲，女及期而已。孤寡訴於官，不能直。翔視二子如孤雛腐鼠，不爲意。已而，二子年稍長，家貧落，力耕事寡母。知父前仇，期必報，或欲與之婚，曰：「吾有父仇，婚則念家室，誰爲復仇者？」遂俱不娶。

康熙庚戌，洪元年二十一，福元年十八矣，母虞氏病篤，呼二子曰：「汝父爲仇殺，汝兩人所知，吾含痛不死者，欲見汝兩人復仇耳，❶今病且死，大仇未復，雖歸九泉，目不瞑。」二子泣，受命，願捐軀復仇成母志。母曰：「汝苟如此，吾何憂？」撫其女，曰：「此弱妹幸早嫁之。」二子諾，母遂瞑。二子治母喪，合葬畢，即擇配嫁其妹。召工鍛二利斧，懷身旁，曰：「吾以碎仇腦耳。」辛亥二月二十九日，爲其父被殺之辰，二子殺雞祭墓，并禱於神，懷斧以往。時荆城方賽里社，設高臺演劇，男女觀者如堵。翔從樗蒲歸，獨酌臺下，伸足踞坐，旁若無人。二子至，驟斧之，翔驚起大呼，二斧交下，頃刻立斃。旁觀者駭甚，優場皆輟，圍而責之，曰：「若奈何白晝殺人？」二子曰：「若輩無恐，吾爲父報仇耳。仇死，吾兩人即詣官，不汝累。」時里中父老多有知兩家事者，曰：「若真報仇耳！無與地方事。」二子遂詣官，納斧自首。

縣令方公出，聽其事者爲縣尉某。尉初無心，見兄弟争死，且迫公論，謂孝子

❶「仇」下，康熙本有「日」字。

曰：「若孝子以一抵罪足矣，何必兩？」遂遣其弟攜斧歸。已而，諸太保懼連及，嗾虞氏入縣尉金，必欲并罪福元。尉追福元，鞫屍於場。驗斧，闊狹有二，欲夾福元足。福元曰：「父仇既報，死固初心，無勞訊鞫。」乃并入福元罪。時虞氏惡黨俱懷利錐，欲刺二子，丹陽人咸怒，驛中戍卒聞之曰：「若孝子奈何使被困？」一呼而集，凡數百人，皆拍手譁譟，諸惡黨懼不敢動。城中諸紳士聞之，亦咸敬二子，作詩文，投學博，致縣令。令義之，具文以實情申各臺，祈免死。

獄未具，同里蔣仲初作雜劇，傳其事。予讀之，歎曰：「世之復仇者多矣，然出於十七年之後，又耕農不讀書，且兄弟同志皆不娶，視死如飴，雖古之蘇不韋，何以過焉？抑其母能教二子復父仇，沒身不忘，亦賢母矣。」因此爲記。

此與《堯峰文鈔》所紀黄孝子事互異，姓名年月亦不同，此作「王」，《堯峰》作「黄」。虞翔，《堯峰》作「虞庠」。辛亥二月爲康熙十年，《堯峰》作「十一年四月」。殆皆傳聞異辭，未知孰是。葉裕仁識。

陳母王孺人守節紀略

吾婁郭子人一，義烈士也，所居東濱海，讀書守志，足跡不入城。予友張元樸嘗稱歎其撫孤一事，予未之悉。己酉二月，老友吴讓之以一帙見投，屬予作傳，則即人一與其兄斯士所紀節婦之大略也。予謂節婦未亡，未可作傳，亦仍爲《守節紀略》，以俟後來可耳。

節婦之夫兆先，固浙籍，祖父徙婁之劉陽堡，遂家焉，娶郭氏，即人一之姊。兆先

性倜儻，不矜細行，諸内兄弟中與人一尤契厚。中年因家難亡命，北走京師，辦事三輔，未幾國變。兆先固多才，善結納，仍以舊資爲通州倅，與觀察陳公自修通籍。今江南藩臺修公亦雅重兆先，稱兄弟焉。修公先到高唐，兆先入其幕，殫心佐政，修公倚之若左右手。時元配郭氏先以亂死，遂於維揚繼娶王氏，即今節婦也。歲甲午，至妻，以王氏倚郭氏昆仲，而復至高唐。修公固豪於酒，兆先每與痛飲，遂得腸疾，歸妻就醫，卧人一園亭中，竟以疾殞。

時王氏甫十七歲，孤雛龍兒僅帀月。未卒前一日，兆先呼人一至榻前，以王氏母子屬之，且授以片詞，曰：「託孤，天下難事，人一獨易，人一固血性男子也。王氏能守則守之，不能則聽，惟留龍兒，存陳氏一脈耳。」問所遺，則囊無一錢，蓋兆先素豪俠，有所得，千金立盡，絶不以生産爲事也。人皆爲人一難之，人一曰：「兆先知我，且人已没，而卻之，不義。」乃竭力爲營殮事。以王氏少，俾母子依孀姊以居，且慮其無朝夕資，爲多方理宿逋，置田二十畝，以給衣食。孤善病，則百計求珍藥以活之。兆先之族有利孤死而并嫁其母者，謀將鬻之。氏藏刃襟帶間，以死自誓，謀遂寢。人一於是始知節婦志，然念終非久常計，乃攜孤兒，持田券，詣州求判牘，歸陳族，陳族避不納。氏所居去人一十里，薪米之費，皆人一朝夕遺之，如是者歲餘。適觀察公有書至，言氏母子宜權歸母家，乃資送還維揚。維揚之俗，素不事女工，而氏之父母又素貧，力不能給二口，稍稍以衣食爲言。氏曰：「無庸，予與郭氏兩孀，俱女紅，勤苦早習之矣。」乃夙夜織紝以自活，然終不能給。無

何，江上有警，父母親戚咸謂曰：「揚城旦夕不保，汝年少，將奈何？」孺人泫然泣曰：「大人無慮，但善保孤兒，階前三尺地，是兒死所也。」父母終不謂然，令鄰嫗委曲微諷，氏發怒，引所坐木杌提之，嫗失聲而遁。父母知不可奪，乃聽之。每歲則走一力至婁，取田租。時婁洊饑，所出租不能供賦役，人一必借貸以遺之，曰：「我以成婦志。」如是者數年。或謂人一：「子竭力爲陳氏，數年中陳氏母子且不可保矣。」人一曰：「吾知不負兆先，不知其他。」顧亦竊心念之，以爲維揚風俗，頗不尚名節，一母子豈能力砥頹波耶？歲戊申，乃同陳氏舊僕走維揚，親訪之。至則王氏荆釵布裙，儼然老節婦，龍兒明發，年且十三，駸駸露頭角矣。見人一如從天降，不禁悲喜之交集也，拜且泣曰：「君活我母子，微君無以至今日。」又令孤拜，且撫之，曰：「昔年君家昆弟常慮我不克終，今我不足慮矣，奈此子何？」蓋慮其不能成立也。又曰：「兒父淺土在茜，兒父之父母亦在茜，吾母子終當歸茜耳，雖父母恩不忍離，然婺義在陳矣。」其明大義如此。

人一歸，爲鄉里道其詳，且與其兄斯士同筆而紀之。予既讀二君所記，又參以老友吳讓之朝夕所見聞，不覺作而歎曰：「嗟乎！託孤守節，天下兩難事也。託孤如人一，可謂不負兆先矣。然人一不負兆先，而寡婦或負人一，則不成美譚。今守節如氏，可謂不負人一矣。抑有託孤之人，有守節之母，而其孤或不克自振，則旁觀猶未免爲扼腕，乃聞孤兒能讀書，知母氏勤苦，三善咸備，茲事可謂無遺憾矣。」所可憂者，當此困阨之時，或艱於成立，而又聞觀察陳公、

右藩修公時時卵翼之，近且有一二百金之贈，則他年成立之難，又何憂哉？又何憂哉？於此知不特人一爲義士，王孺人爲節婦，明發爲佳兒，而兆先能知人取友，亦非常人也，可以記矣。

書黃孝子尋親紀程後

予讀歸元恭《黃孝子傳》，既爲之跋其後矣。今讀孝子自記《尋親紀程》，蓋不勝喟然有感焉。孝子家庭之庸德，自溫清定省、怡聲愉色而外，無餘事矣，然已幾幾乎難之，至不幸而值人倫之變，如曾、閔諸賢，則古今尸祝以爲純孝，其若勢有不能爲，力有不可勉，雖聖賢不以之責人，不强人以所難也。如端木黃孝子之事，其兩親越在異國，其相去萬里，干戈載塗，虎狼塞道，使孝子即不往尋，而終身哭泣思慕，以盡其心志，此亦聖賢之所不能責矣。

抑更有進者，孝子有子尚幼，聞孝子之行也，其内哭而送之曰：「君子尋親固爲孝矣，今子尚幼，倘君不歸，則誰更如君者？」言絶沈痛，而又本於禮義，使孝子念宗祀爲重，欲行中止，又誰復以不孝責之？而孝子終已不顧，毅然就道。今觀其所紀，道路之遠，跋涉之艱，經歷之險，嗚呼，自天地開闢以來，出萬死一生以求二親，而百折不回，卒如其願，孰有如吾孝子者乎？藉令孝子志雖堅，力雖竭，而所期竟不得如其願，此亦無可如何之事，而孝子竟得如其願，於此見天道之報施，雖極紛紜變亂之中，固纖毫其不爽也。

吾婁舊學博文介石先生者，固滇人也，以世變隔絶，不得歸，今十年矣。孝子至

滇，知介石先生所居城且屠，而家獨以世積善，得闔門無恙。以此觀之，人患不孝，不患不能出其親於險阨；患不積善，不患不能全身家於亂世。其尚勉之哉！

書淮雲問答後

儀幼不敏，承先君子之訓，頗知好尚。見當世科舉之士，雖誦讀孔孟，而悖戾師説，恣行非義，心即自恥，有不欲苟同之志，顧所遇多厄，無賢師良友相與講明訓正。弱冠以來，漸日放廢，泛濫詩文，旁及玄釋，間從一二豪勇，習擊射兵戰之法，倀倀無之，坐耗日月，不知凡幾矣。自是以後，疊遭事變，操心慮患，匪朝伊夕。每遇讒詬叢生，怨謗交作，輒呼天自明，困窮抑鬱中，往往見己心與天心相通處，既而思之曰：「豈惟我心，凡人心皆與天心通，人苦不自知耳。」因謂孔孟言仁，從來註説甚衆，不如「人心天理」四字明白確當。自是始識得一「仁」字。至丙子，友人虞九江兄以「了凡功過格」相約，儀心甚愛之。已而覺其儒釋混淆，本末顛倒，揆之義理，多有刺謬，乃創爲《格致編》，并約友人聖傳盛兄、言夏陳兄爲隨事精察之學。當此之時，亦第謂讀書行善，儒者之常，初未嘗知人世間有所謂道學一途，而亦不敢謂聖人之可以學而至也。從事一兩月，用力頗鋭，四書傳註，常若有人從耳旁告語者。一日方途行，忽悟「敬天」二字爲聖門心法，胸臆之間，如撤去牆壁，一時驚喜，不知從何而來。明道所云「吟風弄月」，孟子所云「手舞足蹈」，未可以言語相喻也。自是又識得一「敬」字。由此知天下之人無一不可爲聖賢。惜乎有其心

而無其法耳。

三月望後，諸兄咸集儀齋，互相講貫。時虞九兄尚兼事釋學，各執己説，相持不下。翌日，儀更作書，論動静之理，言夏賦詩相答，且告諸虞九，力正其謬，虞九亦奮然決去，一時之間，四人相對純如也。四人之中，言夏天資又最高，每與儀横經坐論，並榻卧，語有不合，輒相對質難，及其合也，相悦以解。蓋不知言夏之説出於儀，抑儀之説出於言夏也。儀嘗謂言夏曰：「古人之中契厚知心者有之，未必相從而講道；抑相從講道者有之，往往挾持私説，分立門户，求其虚心從理，舍己不吝如吾兩人，蓋未可多得耳。」言夏亦以爲然，由是相勉不倦。戊寅，又得友人錢兄蕃侯、夏兄玉汝、江兄升士、王兄登善，皆篤志求道，勇於自修。言夏更爲考德、課業二録，以相稽核，稍稍擴充之。每旬日，必相聚論學，雍容竟日。暇則課文習射，風雩詠歸，蓋駸駸乎有鹿洞鵝湖之樂矣。冬，儀遭家大人之變，寢處苫塊，不敢與聞德業。至己卯夏，言夏諸兄有《淮雲問答》之舉，儀以居憂不敢聞命，諸兄相强，勉爾涉筆，荒迷日久，不知所云，顧視諸兄如在天上。秋間，言夏輯而録之，又從而爲之序，曰：「以存始事，用識不忘。」印溪尊素曹兄有志窮理盡性之學，聞而樂甚，今年春，亦與其列。

嗚呼，盛矣！聖人之道，自程朱而後絶續者幾五百載，降至今日，蓋不知仁義爲何物，强而語之，不以爲迂，則以爲怪。而諸兄乃津津好之，又從而擴充之，雖由此而至於開來繼往，亦奚難哉？憶昔幼年之時，先君子教儀書曰：「讀書成聖賢，古人之學；讀書中進士，今人之學。」又曰：「汝

今年十六，當思宣聖志學何年，讀聖人書，所學何事。」儀時方少，未甚深領，今日讀諸兄問答，殆真所謂古人之學，聖人之事矣。而先君子又不及見。嗚呼！其可痛也夫！其可痛也夫！庚辰孟春識。

書吴白耳贈言卷

癸巳春二月，如皋吴子白耳過婁譚道，與吾黨諸子共論格致之學。將别，吴子請於諸子曰：「古者朋友相見，必有贈言之禮，今予將歸矣，諸子豈無一兩言爲予終身之勖者？」諸子因各書兩言贈之。予無以爲贈，亦書兩言曰：「工夫依《大學》，道德在《中庸》。」書畢，吴子更請述其大要。予惟吴子之學，程朱之學也。程朱之功在於表章《大學》《中庸》二書，以爲學者入德之門，以昭聖賢功用之極。今天下之於二書，自天子以及庶人，凡八歲入小學以後，亦靡不誦之肄之講之述之矣。然童而習焉，皓首而莫知其故。無論耽逐華譽，汩没科舉者，徒以二書爲取富貴之資，即古今以來號稱大儒，其於二書之旨，固已貫串靡遺，而往往以好奇喜新之故，另立宗旨，别樹門庭，一理之中，千岐萬派，至於近代，尤爲紛紛不一，執此説者則非彼説，持彼論者則嗤此論。夫聖人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陰陽無二氣，人無二性，聖人無二道，則學者必無二學。苟人執一説，家樹一幟，則屢變之後，紛呶愈起，其必至猖狂妄行，肆爲隱怪，使後世之士疾理學如仇，懲噎廢食，未必非諸前輩之過矣。夫《大學》之外，有何宗旨？自古二帝三王以至周公孔子，無不從

此中致力，無不從此中入手。而後世之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者，乃顧欲淩而上之，歧而二之，叛而去之，無怪乎後世之學術愈多，而大道愈晦也。天下詖僻之行，皆起於人心之不明，人心之不明，皆緣於學術之不正。是故學術不正，則隱怪之人作，又不幸而其才足以濟之，一唱百和，鼓簧斯世，由是以及於鄉國，由是以及於朝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積漸之久，而至於上干天心，下累民和，以致水旱疾疫盜賊兵火，馴致大亂。揆厥所以，豈非率由隱怪之流學術不正以至是哉？夫《中庸》之旨，始於中和，而其究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知一人之心術，其所係於天下萬世者，蓋不小矣。既知從事斯道，而不能體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實，以三達德行五達道，成功於參贊位育，則與夫日讀《大學》《中庸》而不知其旨，徒以爲取富貴之資者，何以異哉？吴子，能爲程朱之學，能讀程朱之書者也，故因贈言而更爲述其大要如此。

跋滇南文介石先生戊子講義後

此滇南先生戊子之講義也，去此已六年矣，今出以示吾黨，無一字一句不可反之身心，無一字一句不可勖之同志，則知吾黨今日舍「誠、恆、敬」三字，亦何以哉？不但今日，即去此而百年，去此而千萬年，舍「誠、恆、敬」三字，亦何以哉？雖然，言之非難，行之爲難；傳之非難，習之爲難。自戊子去此，曾幾何時？吾黨之能以「誠、恆、敬」自勉者蓋亦少矣。然則自今日而往，倘復如戊子之至今日，豈所望於吾黨

哉？願與諸同志共勉之。

跋如皐吳翼庵婁東會語

如皐翼庵吳子，生於安定講學之鄉，湛深於程朱正學，誠所謂豪傑之士也。與予神交十五年，今始來婁，諄諄以講學相勗。在昔南宋之時，講學之風大昌，而識者猶謂必係籍聖賢，然後可以講學。況以儀之藐末，而又當今之時，處今之世哉？雖然，吳子之盛意則不可以不承也。爰告吾黨，續申歲會，而吳子乃欣然不憚告誡，且出《會語》以訓之。儀與同志讀其言，率皆見前實地指點，從此下學，即從此上達，可謂一以貫之矣。夫講學者，所以祈有得於身心也，亦非特一己之身心，將以使天下之人皆有得於身心也。使天下之人而盡如今日，則所謂「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者，非即此而在乎？不然，而欲以講學爲名高，吾恐朋從愈多，而真意愈少也。

谿南存稿題辭

予嘗戲與友人言：制科之文，所講者古人之德業，所衍説者古人之言語，世乃謂之時文。詩文策議，所詠歌者目前之光景，所敷陳者目前之時務，世乃謂之古文，何相反也？然世之作制科文者，古人之真意，不知高置何所，窮極妙麗，務爲趨時。作詩文策議者，雖賦詠目前，而往往能發抒其胸襟性情，猶有古人之意。則世之謂制義爲時，詩文策議爲古，或以此也。雖然，即詩文策議而能發抒其胸襟性情，有古人之意者，蓋亦少矣。

吾友簡庵陳子，則真其人也。簡庵自壬辰來婁，才情風雅，輝映一時，願交者户履恆滿，而獨與予及太原昆仲爲莫逆交，蓋彌久而彌篤也。今年冬，去壬辰已六載，陳子忽馳書示予古文詞，并乞爲序。嗟乎！予寂寞之人耳，簡庵以肆應之才，無往不可試其鋒鍔，而獨留連致念於天涯寂寞之友，然則陳子精神之所存，蓋有游乎寂寞之鄉者歟？

《谿南存稿》十一篇，此陳子偶刊以問世者。夫陳子之爲古文詞亦多矣，而其所刻不過數篇，又多悲涼感慨紀述先世之語，即策議亦梓其應制之作，然則陳子之爲陳子可知矣。陳子豈欲以古文見稱於時耶？蓋將使當世之人因陳子之文，而知陳子能發抒其胸襟性情，猶有古人之意，是則陳子也已。

石敬巖傳

石敬巖，予所從受劍槊之師也。崇禎癸酉，平湖沈公萃禎備兵吾婁。時江以北海氛日甚，沈公留心武事，聘東南技勇練兵教士，敬巖應聘而來，同時來者有曹蘭亭、趙英及少林僧洪記、洪信之屬，獨公稱最，自曹以下皆推服。年已七十餘，猶力舉千鈞盤，舞丈八矛，龍跳虎躍，觀者皆辟易。有程某者，徽人，亦善梨花槍，妒公，憤言於衆，欲與公較。公與期日，角技前一夕，程忽遁去。予念時事日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則兵革之事所不能也，乃延敬巖而問技焉，三年中頗得其術。

甲戌，流寇躪中都，圍桐城。公所與游壯士趙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公與俱，公

辭以老，英曰：「我輩平居以公爲膽，公不往，我輩何所恃？」遂强公行。二月十二日，追賊於宿松，賊伏山谷中，空城以誘，我師輕追，賊伏起，斷中堅爲二，文達死之。公與英猶未食，分左右奮擊，自辰至晡，殺賊無算。英馬蹶被執，公大呼往救。槍鋒所及，無不披靡，圍散復合者數。已而槍折馬斃，公揮短刀步戰，猶力殺數十人，至死不仆。初，公與予論馬槊，謂馬上槊猶馬上箭，對蹬抹鞦乃可發槍，若分騌者全恃馬力，倘敵馬力强，能折人槍，故馬槊以渾鐵爲貴。公之死，卒以圍合敵衆，槍力不及，而賊馬又甚强，皆如其所論云。死之日，皖人異之，招其魂祀之余忠定廟下。吴人陸嘉穎賦詩哭之，買隙地，具衣冠以葬。太史海虞錢公爲之作《石義士哀詞》，并序其事焉。

公常熟人，名雹，先世爲元大臣，國初抑之爲貧户，太史謂元時丐户者，誤也。萬曆中，白茆薛四髩以鹽盜爲横於海，海虞令耿公橘陰募力士數人斃之，公其一也。應募之日，耿公畜之署中，自教以擊劍之術，故公之劍實耿公所授。己酉，從都清道陳監軍征兩江黑苗。公被重鎧，先登，揮三尺鐵，入萬衆中，遂破同安諸寨，以功至都匀參將。尤精梨花槍，與河南李先復同師傳，而公技更勝。游少林、伏牛、五臺，皆盡其妙，槍法遂爲江南第一。嘗見其所論萬派歸源者，千人中可獨出獨入。昔唐荆川與俞將軍天被論槍風月樓，所言圈槍特小小手法耳，據以爲學之三年，洵英雄欺人也。游山東，韓晶宇中丞聘之教子。與浙人劉雲峰同學倭刀，盡其技，故公言步戰，惟長刀最勝，當馬斃步鬭時，公仰天歎曰：「使

吾得長刀，一賊不足盡耳。」卒以器械不利，以身與敵，悲夫！

毘陵蔡仲全先生小傳

毘陵一郡，以天文律曆皇極性理疑難之學著稱於時者，人皆知有蔡仲全云。仲全諱所性，居毘陵城西山林里，相傳爲晉司徒道明蔡公之後，世以耕讀爲業。少時諸同人皆習制舉業，仲全獨喜觀《綱目》《性理》及先儒語録。十四五嘗和其先人仰懷公東溪詩，有「若得臨深不愧影，春光風浴可從遊」之句，識者知其後必以儒行稱。十七八見閩中顔茂猷以五經中式，遂奮然欲效之，力通五經，每小試，輒揮數義。然是時制科法弊，遊庠序者非賄賂請託不可得，仲全又力持古道，以爲進身之初，必不可由詭遇，寧受擯，毋捷得。人皆笑之，仲全泰然不爲意焉。申酉間，遂絶意干禄，足跡不入城，一意讀古。家無書，每從人借讀，嘗得二十一史，日讀一本，計四百八十日而徧，略皆上口。凡天文、曆數、律吕、皇極、洪範、壬奇之屬，悉不由師傳，仰而闚，俯而笇，讀而疑，疑而復讀，不能遽通，則擲書於牀，縱步田野間，或立溪流樹影，與樵夫牧子互語，忽一意悟到，倉皇奔歸，索書急讀，則古人之意已豁然矣。

如是者數年，始入城。憲副岳虞巒方註《易》，與語，大奇之，留共參訂，每歎不及。同時有一庵、升書二馬子者，邃於理學，一見相得甚歡，引爲性命交，朝夕切磋。庚子，徒步三百里訪予於婁，婁中諸賢與仲全接席者，無不咋舌稱歎。仲全歸，益以絶學自任，其族人靖公進士聚友數十人從之，

講五經同異。仲全南面踞高座，言如河漢，聽者俱屏息，或間有可否，則務取理勝相掩，不以辭長也。一時縉紳名流及聰明傑出之士，皆樂與之遊，仲全悉出其胸藏，無所吝。毘陵明天文、星曆、律吕諸家，如二馬子、楊爾京、龔武仕之儔，皆仲全之切磋爲多。

性至孝友。父仰懷公病目，仲全日以舌舐目。病結，以指導其糞。母章氏、姚氏之病，雖廁牏之屬，必躬必親。居三年喪，蔬食異寢，如古禮。有姪中年逝，爲養其孤寡，脩脯所入，輒代其弟完逋賦。子荇能讀書，力耕養父，米鹽之事，一切不問也。與人交，和易善笑語，如醇醪之醉人。毘陵城中人士好學者，見先生輒迎致，如洛陽故事。家有行窩，每入城，隨意所適，無專舍。貌樸好野服，人與乍接，多忽易，久乃益敬。常遊西泠，達官見者不爲禮，語一再接，驚趨下座，再拜稱謝，呼爲先生。顧又有機權，遇事能談言微中。酉戌之際，有大盜高三倭者，官兵莫敢近，仲全往説之，三倭立散其衆，詣城中降。里中人即素有城府與人冰炭者，見仲全無不立化也。同人咸比之邵康節，以爲性情作用皆近似。至於人讀易書難，仲全讀難書易，則又與宋之西山可比肩稱二蔡也。

野史氏曰：「仲全，真風流人豪也哉！古昔之士以布衣雄世者，往往而有，若近代則諸生以下鮮能自立，即有以翰墨遊公卿間者，此妾婦，非丈夫也。仲全深居田野，以博學名動一時，衣敝緼，歷朱門，雄辨高談，傾服四座，時人以比康節、西山，夫豈過哉！」

張子威小傳

張子威，諱世維，婁之璜涇人。家世農賈，有隱德。子威生而岐嶷，性沈默寡言，不與群兒伍。其祖與父咸器之，令遊學州城，因從先君游。時從先君游者皆彬彬文學之士，聲稱爛然，然每群聚笑語，輒有飛揚跋扈之氣。子威獨終日下帷，斂膝危坐，讀書窮晝夜不倦，有所論説，皆默識於心。先君深敬愛之，嘗曰：「子威志篤而氣静，非聲華之流所能及也。」既而試輒不偶，子威作而歎曰：「吾讀書，學古人耳，何用屑屑名利爲？」乃棄舉子業，歸璜涇，隱居授徒，教子弟以孝弟，教鄉黨以忠信。里中之人皆化其德。間亦操子母學賈人術，而性不喜言利，有所得，輒隨手散去，轉益窘，子威亦不以介意。未幾，海内亂，子威之家燬於兵火，乃就委巷中僦廛而居，門庭蕭然，几案清絶。壁間惟古琴一張，牀頭書數卷，子威偃息其中，妻孥熙熙，雞犬閒閒，雖古桃源中人，不過是也。暇則一瓢一《易》，賣卜於市。得錢輒沽酒飲，飲輒醉，醉輒就枕。嘗謂人曰：「吾於世無他好，惟醉鄉睡鄉，差足樂耳。」是以鄉之人無不知有子威，亦無不樂與子威游者，而子威固泊如也。子威有三子，皆嶽嶽成立，善事父母。次君仲芳尤秀敏，工詩文，能琴，更精繪畫，子威小像即其繪云。

如我老人傳

如我老人者，吾友無競龔子之尊人，居州之茜溪，諱之鵬，字程侯。其先自宋高宗

朝，始祖諱猗者，爲殿中侍御史，扈駕南行，自汴來吴，有銀杏枝觸舟，取以插地，祝曰：「吾卜居兹土，子孫昌者，銀杏當活。」已而果活，後大如車輪。又遇異人，授以靈草，使療疫，得活萬人，因號遇仙公。

公之子有安、寧、定三派，皆代有顯者。而世所稱安節公，即定派也。安節公自金川著節後，歸隱於婁，居雙鳳里。彦和公始遷茜溪，爲州之七都，族姓繁衍，人稱爲龔巷。數傳生公，幼穎敏，受業於先達虞淵姚公。數奇不遇，乃棄舉子業，以治生課子爲事。七都故沃壤，公率僮僕力耕其間，家稍稍給，遂以其餘力闢圃一區，顔曰「拙圃」，自稱「如我老人」。築書室曰「花萼」，傍更治小屋十餘楹，前後雜植花木，中延兩皐比課子。每花月之下，賓朋過訪，輒圍棋論文，流連浹日，好以家醖醉人，不極歡不止。族人有誚公爲迂者，謂公何不廣治田宅，爲蓄積計？公笑不應，教其子愈力。子三人，長挺即無競，次捥字與參，次拱字向辰，遂先後補博士弟子。挺惇樸有古人風，善古文辭，捥工詩，饒魏晉豐格，拱篤學孝弟，皆與予及廖士、言夏結爲世外友。挺之子嶸亦弟子員，從予游，予因過公之所謂「拙圃」，茂林修竹，清池環匝，老梅古桂，偃蹇兀傲。公之祖孫父子讀書飲酒，嘯詠其中，真足樂也。村之中環而居者多翁之族姓，田宅相亞，雞豚相接，歲時伏臘，歌呼歡笑，亦何必昔人所謂桃源耶？

今年甲午，公壽躋八十，長身鶴立，方瞳緑睛，行不扶柱杖，燈下能讀細書，與人飲，能終夜不倦。予嘗叩公致壽亦或有術乎？公謂無術，特龔氏固多壽，因歷數有遷齋公者，與沈石田友，壽八十九，伯母沈壽

九十三，其餘七八十者不可勝記，而公之兩尊人亦俱享耄耋。藉非桃源，何神仙若此之多耶？或謂遇仙公實以陰德起家，故其後多壽，理亦宜然。時公之族姓及諸同人，皆將爲歌詩以壽公，而并欲乞言於四方之賢人君子，儀不揣，先爲之傳，以傳述其事。

海烈婦傳

余讀《歸震川先生集》，見所書張貞女死事。貞女固吾郡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嫗多與人私，不避其媳，貞女醜之，竊誡其夫，亦時時幾諫客。客父子不省，反以語嫗，嫗怒，與群惡少謀欲併污之。姑一嘗試，知不可犯，乃共謀殺之，鞭箠刀斧，無不畢具，貞女被慘毒以死。震川至安亭，悉其事，適時又有欲緩其獄者，震川爲呼籲士大夫間，主持公論，不遺餘力，嫗、惡少始得擬罪死獄中。嗚呼！女子之死節，猶士大夫之死王事也。士大夫讀書知禮義，求其能死王事者，千萬之中未可得一二，而里巷之婦人女子能之，可謂表章揚扢，非我輩事乎？

康熙丁未正月二十七日，常州毘陵驛有海氏死節一事。氏徐州人，固小姓，夫陳有量，孱弱僅知書，貧不能活。時海族有爲松江營弁者，往依之。值他調，又往江陰，依姪永潮。潮，營兵也，復不能活，乃轉至毘陵，謀便道歸，僦屋半間，爲權寓計。有惡少楊二者，故酒家傭卒，見婦，駭曰：「此何爲者？貧而麗，殆奇貨可居耶。」乃故與有量暱，貰以酒食，亦稍貸其乏。計得間，而婦深自引匿，無由款接。復與有量飲血神祠，結兄弟歡，始得以叔嫂禮見。一日有

量出，二乘間挑之，氏厲色疾叱，二倉皇遁。已而悔曰：「吾利其姿耳，與若夫交甚無謂，且屢貸未償，將安底乎？」

會水涸，糧艘滯，集肆前取酤，有旗丁林顯瑞者與二狎，二導之窺婦，林魂魄蕩然不能禁，語二曰：「若何以教我使得一近？誠死無所恨。」二曰：「奚止得近，若誠聽我策，且使入彀，終身爲若妾矣。彼徐州人，方謀亟歸，汝能賃若傭，納諸舟中，惟汝所欲爲也。」林大悦。二乃復招有量，紿之曰：「兄欲歸久矣，此間有便舟，寧用附之耶？」有量曰：「甚善，顧無貲，奈何？」二曰：「弟爲兄謀，不必出貲，且可得錢償諸負，資斧咸取給，嫂亦得安歸。」有量大喜，請策安出。曰：「有漕舟主人覓傭書者，兄善書，此一機會也。」有量諾之，得聘金三，二算償諸負，三金立盡。歸語氏，氏問誰何，有量以林告。曰：「是頃與二同過我者耶。彼往者目矚我，其意常在我也，且二匪人，其所與必不良，不可往。」有量亦疑，然金已散，莫可爲計，婦終期期不可。林囑衛弁，以誤運遣卒脅有量。夫婦登舟，居第三艙，氏益韜晦不得見。林復謀諸二。二曰：「夫在故也。」林復以廿金付有量，令往蘇市篹纜，且曰：「若有贏，即奉爲行資。」有量以語氏，氏持不可。聞外方呼登舟急，一小艇泊艙前，有量不得已，奮袂出，疾棹而去。

故事，糧艘行，必祝金龍神，演劇於臺。是日，林欲挑氏，乃泊艘於臺傍。豐治酒饌，命所私二舟人婦，叩扉饋氏，曰：「頒神惠也。」氏投卻不納，復垂簾艙門。請觀劇，氏闔扉不一觀。復顧二曰：「彼戲且不觀，奈何？」二誚林曰：「世豈有婦人就男子

者，吾與君致之舟，餘豈能相助？君健男子，乃不能制弱骨耶？」林大然之，亟歸，使二婦持白金五錠，列案間，語氏曰：「此林君權以奉娘子者，他日出京口，過維揚，當再市珠帛爲娘子歡。」氏怒，揮其金，毆二婦出，詈聲達於外。林雖知不可，然終以楊二之言爲然。夜二鼓，穴艎板以入，掩其睡也，見氏方危坐，大呼「殺人」。舟人雖聞，屏息不敢問。持之急，聲愈厲，驚寤鄰艘，或呼曰：「林某何爲者！彼既不願，林某何爲者！」林沮喪退，微聞哀泣聲，又聞窸窣聲，已而寂然。揮二婦視之，投繯就瞑矣，時年止二十有一也。林皇遽謀匿尸米中，俟隙沈於河，禁舟人無上岸。

越三日，念有量且歸，林之弟行四建議，懸十金，募舟人能死有量者。長年藍廷欣然應募，得登岸，即持金密首於監兑司李朱公。公閱牘大驚，燒燭傳經歷，授以牘，戒必得賊。經歷君者，名明素，多智。時告密者方匿，且糧艘如櫛，無從拘獲，乃亟趨官所發篋，得受兑籍，載某月日衛弁雷播霞名下旗丁林顯瑞米若干石，曰：「得之矣。」啟城門鑰，呼弁於夢寐，紿之曰：「適奉嚴檄，某艘匿逃人，盍往勘？」弁悚懼如約，偕詣艘，呼舟人，點名至顯瑞，曰：「此逃人也。」衆方愕眙，林亦肆辨。忽燭光燈影間，藍廷躍出。林驚曰：「汝往蘇，那得在此？」經歷以牘示之。知事敗，語塞就縛。次晨以白金一斤啗經歷，且白己實與婦姦，其死者由舟人婦醜之也，冀以和姦得減死，經歷怒投金於地，疾往驗尸。且祈緩獄。藍廷從米中舁出，玉色如生，氣勃勃若怒狀，衣外稍完好，餘盡鶉結，而凡衽裰上下裙衩袒袜，皆連綴密縫，牢不可擘，蓋有量

去後自刎，以備倉猝者也。萬目環視，閧然稱歎，至有泣下者。林乃不得以和姦爲辭，如法論斬。

獄既具，上之司李，覆讞無異。林復賄衛弁，爲投牒代辨，言氏死反目，且漕限迫，領運者難猝代，司李執不可，遂通詳上官。林弟四走淮安，囑其兄三，且告總漕如弁指，希促運提質，反覆緩死。而司李申詳已達，如詳論罪，三憂懼嘔血暴卒。林計窘，悔愧自怨，述氏前後堅貞狀，以告同獄，故外人流傳益悉。更恨誤聽楊二術，不令獨生。適有量吳門已歸，江陰營兵永潮亦至，連控二，二逸，捕獲之，與林同質。林堅質爲二所誘，加嚴刑。比出就獄，永潮奮長錐刺之。市人不平者以萬計，咸共毆二，二哀號宛轉，入獄即死，輿論快之。

士人競捐貲立祠，擬肖像，啟其棺，已七十餘日，顏色不變，觀者咸詫以爲神。祠在常州西門毘陵驛畔，俗所稱「龍嘴」者是也。一時爭相歎頌，題詩者屋壁皆滿。自達官貴人以及窶人乞丐，無不趨拜瞻仰，捐貲恐後，亦足以見三代之人心矣。

嗟夫！予因之重有感焉。烈婦之事與嘉定張貞女，其不幸同，其死同，其志同也。然貞女以不及豫防，身體髮膚備慘毒以死，當時之人猶有疑其不能無辱者，賴震川爭之而後定。若烈婦之死，則寸膚不露，故和姦之誣，卒不能浼，而寃以速伸。嗚呼！可謂勇能捍暴，而知能衛身者也。雖古稱引斧斷臂，何以加焉！

張幼禱先生像贊

生富貴之族，未嘗以門第驕人；處明

盛之世，未嘗以名利居心。其接物甚和，而非闒然媚世；其持己似矜，而非傲物陵人。壯欲乘時，究心於禮樂兵農之府；老思遯世，游刃乎詩書翰墨之林。優哉游哉！不知我者，以爲畏入世途之狷士；其知我者，以爲不求聲譽之逸民。

朱昭芑像贊

嗚呼！疇昔風雪之夕，坐予亭而談心者，非君也耶？文章極天下之選，而不得一命之榮；名譽馳四海之遠，而所處者一畝之宫。交游同學，無不鳴珂佩玉，翱翔王路，而君獨以蹭蹬之布衣，頡頏偃仰乎其中。辛苦二十餘年，著書三百餘卷，曾不得登諸梨棗，公諸海内，而徒飽篋中之蠹食，增案上之塵封。嗚呼哀哉！時耶？命耶？天耶？人耶？覩昂藏之七尺，豈有美如冠玉而長貧賤者？而年甫半百，綸無半通，令人不得不撫髀扼腕，而徘徊歎息於紙上之遺容。吁嗟已矣！憶昔甲申之歲，君以令子相屬；而今也，令子能讀君之書，繼君之志，則君未竟之業可以復續，而又何必致慨於不平之造物，憒憒之天公也耶？

病中自贊 時人有不樂於講學者，故云。

爾性拙樸，不宜於仕宦；又不喜浮華，不宜於藝林；手足弱，不宜於農；無狡獪之才，不宜於工賈。爾非道學，且奚術之從耶？雖然，爾以爲道學，而天下之人不欲與汝爲道學，則奈何？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然則吾將勉之己，而聽之人矣。

陳氏二子剛方字説

木必有松柏之質，而後可自試於歲寒；人必有堅貞之德，而後可自立於叔世。何以言之？當春陽和煦之時，衆卉敷榮，披之以春風，被之以春日，雖柔柯弱草，未嘗不欣欣於大化無私之中也。迨夫隆冬歲寒，嚴霜急雪，巖谷俱凍，百草萎壞，當此之時，求其挺立不彫，屬之柔脆者乎？屬之勁直者乎？惟人亦然。唐虞三代，春陽和煦之時也，勞來匡直，其爲春風春日也大矣。自此而往，世日益下，則所以和煦乎人者亦日益少，非有卓特之志，貞固之操，何以立身而致行？河南東夏簡庵陳子，以清節世其家者也。當申酉之間，伏處不仕，命其子曰「剛」曰「方」，而問字於東海之陸子。

陸子曰：善夫！柔而能剛，靜而德方，此孔子之所以係坤者也。夫坤之時，何時乎？使孔子以坤道訓世，則柔與靜足矣。率此以往，將奄然媚於世者，皆可謂之柔與靜，而乾道或幾乎熄矣。申之以剛方，其有乾德之思乎？吾以是知陳子之命其子以從陽也，以自立也。雖然，不可以不善其用也。子瞻氏之爲剛説也，曰「剛者必仁」。非剛者之必仁，仁而後成其剛也。剛而不仁，爲暴而已矣。鄭侯之賦棋也，曰「方若行義」。夫義也者，宜也，宜也者，時也。方而不知時，宜爲腐而已矣。爲之字剛曰仁思，字方曰義思。仁義，大道之旨也，仁義，所以善剛方之用也。《繫辭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剛方，天地之道；仁義，人之道也。盡乎人而後可以參贊乎天

地，爲二子者勉旃。

危齋銘 有序

檇李巨手吴子始搆卍齋，與其少君項朝夕吟誦其中，有詩刻行世。巨手至婁，予讀其詩，得接其人，蓋奇邁卓特之士。既遊四方歸，深悉世故，復搆一室，隱居讀書，名之曰「危」。獻可陳子爲之説：夫卍，古「萬」字也，於數爲盈，於義爲博，吴子其有博學之思乎？博而不已必盈，盈而不已將有窮大失歸之慮焉，繼之以危，惕辭也，吴子其又有兢惕之思乎？桴亭陸子，喜爲兢惕之學者也，故不辭而爲之銘，其辭曰：

孰危爾身？富貴勳名，以勞爾形。孰危爾心？得喪榮辱，以亂爾聰明。戒之哉！不知危而危，其危也，乃亡之續；知危而危，其危也，爲安且福。乾之惕，坤之敬，朝斯夕斯永天命。

祭虞山毛子晉文

嗚呼，虞山有毛子晉，亦虞山之人傑也！在昔萬曆盛時，虞山牧齋錢公以文章名海内，子晉從之遊最早，凡牧齋所讀之書，子晉無不讀，牧齋所交之人，子晉無不交。而又能搜求善本，不惜重價，聘宇内名師宿儒，互相讎訂，剞劂之美，甲於天下。至殊方異域，亦莫不知有汲古先生，藏書之富，與絳雲樓埒。四方之賢豪長者，或吏兹土，或遊虞山，無不造廬請謁，蓋幾與牧齋公平分半席。嗚呼，可謂盛矣！

或曰：「以子晉之才之學，可以黼黻盛明，蜚聲皇路，爲一時名臣碩輔，而顧埋名畎畝，終老山林，僅可與石田、衡山比肩，以是爲子晉觖望。」予謂不然。人生之遇與不遇，時也，運也，惟讀書之樂，則性命以之者也。昔人謂萬卷自擁，何假南面百城。今子晉坐隱湖之濱，所居有良田廣宅，聚書至數萬卷，搆傑閣，貯書其中，背山臨湖，日與名人逸士校讎繙閱，暇則一觴一詠，暢敘幽情，而又有賢子弟禮賢賓師，講道論德，修身復古，以視夫僕僕長安，車塵馬足，營營終日，寵辱驚心者，得耶？失耶？且邇者天下亦多故矣，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子晉身不登仕籍，足不履廊廟，置身局外，理亂不聞。其生也，爲江湖之逸民；其殁也，爲兩朝之處士。蓋棺之日，家無餘財，天下莫不重其人，嘉其行。

予嘗謂宋之趙明誠，其藏書之富，私居之樂，似頗勝於公矣，而卒以身丁喪亂，所蓄盡失，讀《金石録》者，無不悲之。以視公之屢經喪亂，田園宴如，其擇地之善，藏身之固，又加於人一等矣，謂之人傑，不亦宜乎？予與子晉交，因予友確庵，數年中數過其廬，登樓讀書。見其品題位置，無不精絶，而又能以其餘力庀治田園，經理公私諸務，莫不井然，咸中條理。瞟中陳子義扶常歎其有大司農才，然則子晉豈不能以功名顯者耶？彼固有所不必也。嗚呼！子晉可謂人傑矣！

桴亭先生文集卷六終

後學李聯珪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補遺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序

毛師柱端峰詩選序

吾鄉毛文簡公，七歲能詩歌，弘治中，舉進士第一人，故吾鄉之艷稱才名科第者，必以文簡公爲首。然文簡實以名德勝。嘉靖中，議興獻王祀號，文簡據大儒伊川之説，疏五上，廷議不能奪，卒以此忤上意，乞骸骨歸，天下韙之，故其子孫世以淳謹稱於時。

亦史爲文簡六代孫，少穎悟，能文章，有聲黌序間。尊人止五與余爲髫齔交，聞余與諸友及門爲居敬窮理之學，慨然曰：「少年當務根本，聲名馳逐，豈吾輩事耶？」遂率亦史從遊於予，將究心程朱及當世經濟事。無何，以奏銷詿誤，名在籍中。時奏銷令下，士子之閉户讀書，不與胥吏狎者，詿誤者以百計，率知名士也。亦史既被放，家益貧落，尊人止五又得末疾，湯藥不能具，不得已遨遊金陵、維揚間，資館穀以養。間爲詩歌以見志，一時名公如杜于皇、王阮亭，皆歎息推許，然非其所樂也。

今年春，又將挾册北游，書其近日所爲詩凡若干卷，問序於予。予讀而悲之。嗟乎！亦史，子昔者以予一日之長，侍坐予側，往往横經問難，抵掌籌時，則逸興遄飛，一往不可遏，今不過如斯而已耶。然而負

米之情，較之昔賢心事，其旨一也，其必有穆然相感而喟然投契者乎？己酉春暮，書於抱經堂。

沙頭里志序

沙頭里者，吾州東北鄉之鎮名也。在唐宋時爲塗松市，又名印溪，至元時設河泊所，始有沙頭之名，又名沙溪，國初仍之。弘治中，都御史朱暄因□鄉人參政陸容議，分割崑山、嘉定、常熟三縣地爲州，而沙頭舊屬常熟，遂爲州之東北鄉，以鎮名。州之爲鎮者九，爲市者六，而沙頭、雙鳳爲巨，以其地物產爲盛，且多賢豪也。瀕年以來，經變革，雙鳳稍衰落，獨沙頭特盛，人文蔚起，科第相繼，又多賢人君子，持名教，敦氣誼，以古道古學興起一方，一方之人蒸蒸然，雖有頑讒，亦罔不革面也。

又沙溪民居，向枕七浦，婁城之水，惟婁江、七浦流出海，與崇明接。邇年婁江塞，湖流皆從七浦出，稍開大崇明，官民舶至郡中者，必道沙頭，貨物益饒，隱然一小都會。友人曹子暉吉曰：「是不可以無志也，凡物有微必有著，有盛必有衰。昔太倉之壤，在崑山亦一鎮等耳，式齋陸氏即爲之志，所謂有微必有著也。又地大人衆則孽芽其間，不有紀載以爲之觀感，將爲善者無所勸，而爲惡者無所懲。安知今日之盛，不即爲後日之衰乎？」用是始於丙申，迄於庚子，網羅典故，搜輯舊聞，爲書凡十卷，命曰《沙頭里志》。

集成，問序於予。予曰：「國之有史，邑之有乘，家之有譜，皆所以備觀感，垂鑒誡也，獨一鄉之志無聞焉，豈以一鄉爲不足

易。』天下者，國之積也。國者，鄉之積也。於一鄉之中而紀其土田形勝，則可備職方之採；紀其人物里俗詩歌逸事，則可以當風謡之貢；紀其水利兵防，則可以裨政教之助。邇之廣見聞，遠之備觀感，是雖一鄉之事，而實天下國家之事也。即以此爲吾州之鄉倡，并以此爲天下之鄉倡，不亦善乎？」

是爲序。

附録：桴亭先生集外文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敬一軒草序

詩，性情而已。性情之所結，發而爲言，必如其人。昔子貢問樂於師乙，師乙曰：「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疏達，恭儉而好禮者，宜歌《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夫一歌也，其於人之性情且相關如此，而况由性情而發，有不肖其人者乎？間嘗以此觀之唐人，李白，狂士也，故其言高放；杜甫，志士也，故其言沈鬱；郊、島，狷士也，故其言寒瘦。若初唐之沈、宋，則猥薄之人而已，故其言輕浮而流蕩。以此遞觀於宋、元，百不失一。雖造化之呈能，畫工之肖物，不是過也。

吾友王子聖誠，君子也，師乙所謂「寬而静，柔而正，宜歌《頌》」者，故其爲詩，亦穆如清風，有古《雅》、《頌》之遺。又酷好陶淵明、邵康節、陳白沙詩，往往深思獨詣，浩然成篇，不知聖誠之爲淵明、康節、白沙，抑淵明、康節、白沙之爲聖誠也。顧世之不知聖誠者，讀其詩往往妄加品隲。或謂伯敬稱杜子美善用生，聖誠之善用生深於杜也；或謂郊、島善用寒瘦，聖誠之善用寒瘦深於郊、島也。或見其奇澁，則以爲似樊宗師；或見其古奥，則以爲似韓昌黎。此皆皮相之士，讀其詩而不知其人者。

夫不知聖誠之詩，視其人。聖誠之爲人，恬澹高潔如陶淵明，故其詩亦似淵明；

玩心高明、静養端倪，如邵康節、陳白沙，故其詩亦如康節、白沙。而其學問之所由來，則源流於三百篇者也，故其音節時時上匹《雅》、《頌》，此豈近代取青儷白、雕章刻句之徒所可比擬？而乃以論時人之詩者論聖誠，不亦謬乎？或曰：世之論詩，詩而已矣，如子之言，則似論人重而論詩輕。曰：人誠重於詩也。如以詩而已矣，則初唐沈、宋，詎非詩家之宗祖？而《迴波》之辭，《明河》之篇，爲世詬病，詩云乎哉？

王周臣書序

鄱陽馬端臨，故宋丞相馬廷鸞之子也，邃於學問。宋亡，隱居著書，蒐討歷代典章，爲《文獻通考》，凡五百四十餘卷。元至治中，歷聘不起，詔刻其書於江浙行省，端臨之名遂以是傳。夫隱居著述，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然亦有難易焉。草茅寒素之士，目不及窺秘笈，耳不及聞故實，其所居與所游者，皆貧賤無聞之士，故其發而爲言也，亦不過即其見聞所及，以發揮胸中之藴。即有奇偉卓犖之才，固不能特異於人，何則？勢固有限之者也。若夫生長於富貴者不然，其少小之所習，父兄、師保之所訓，固已迴異乎寒素之流矣。於其長而知學也，文章書傳之多，足以供其探討；四方見聞之博，足以備其採輯。使令足以給其傳寫，膏火足以繼其功程，飲食、醫藥足以佐其精力。故生長富貴而不好學則已，生長富貴而好學，未有不出人數倍者也。

若吾友王子周臣，則真其人矣。周臣承文肅相國、緱山太史之後，其累世之家

學，平昔之所養，固不必言，而性復好學。憶予少時即與周臣遊，今幾三十年。隆冬盛暑，飲食造次，未嘗見其釋卷。爲文章，振筆疾書，惟聞簌簌聲，數千言頃刻立就，無一語非大家。纂輯舊聞，罔間晝夜。每得一書，則手自鈔寫。侍史十餘人，四應不給，悉皆羽翼經傳之書。今計其所著，自文章外，纂輯之富，蓋充笥滿架矣。以視端臨，其家世學問，豈非異代同符者歟？

然更有同之甚者。端臨雖宋臣，而舉於元，其爲《通考》也，因卷帙重大，力不能梓，而行省爲之梓。今周臣亦膺薦舉之命而堅卻不就，卷帙之重大，則有甚於《通考》者。嘗爲文以告四方，欲藉當世之力，得毋亦有行省爲之効功耶？則兩人真異代同符者矣！

毛周二子合稿序

《詩》之爲道，與《樂經》相準，故《書》稱后夔典樂教胄子而曰：「詩言志，歌永言。」《禮》稱十三學樂、誦《詩》、舞《勺》、舞《象》，然則詩之與樂，古先聖王所以和人性情，調人血氣，自成童以至白首，莫不優柔浸灌於其中。是故古之教人也多術，而其成材也亦易。自《樂經》亡而樂之道廢，學士大夫有志於審音、正律而不得其傳者，固已不勝其歎息矣。乃至唐以詩賦取士，而後之學爲詩者，相習爲風雲月露之辭，即相沿爲誕淫邪遁之學，而詩之爲道，雖不廢而亦廢。然則生今之時，而欲厚自砥礪以近於古處，其亦何道之從耶？

予從游諸子，雅好言詩，然所習聞者，

唐以後之議論而已。聆予之言，瞿然曰：「然則今之詩不足學乎？」予曰：「非然也。孟氏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然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由今之所爲詩遞而上之，日尋古人之所謂四始者何在，六義者何在，而求合乎興觀群怨之旨，則子之詩即爲古人之詩矣。由今之所爲詩浚而深之，日尋今人之所謂格律者何若，才調者何若，而祇究夫聲病體格之歸，則子之詩即爲今人之詩矣。詩豈有古今乎？」

予門人毛子亦史、周子翼微，向固深於詩，聞予之言，躍然曰：「先生之言善矣，興觀群怨固不越聲病體格之中也，思無邪而已矣。」因以己意作爲詩歌，出以示當世之能詩者，固未嘗以二子聲病格律爲不協於唐晉也。然而二子之意固已遠矣。今二子將游大江之北，欲以其意就正天下之爲詩者，因屬予書其意於簡端。

周翼微詩稿序

翼微，快士也。當壬辰、癸巳間來從予游。時同人皆爲舉子業，翼微獨好爲詩歌。予讀而異之，曰：「子他日當以詩名天下。」同人猶未之信。己亥，金陵杜于皇偕其子輟耕至婁。于皇固詩家宗匠也，於時人鮮所許可，見翼微詩，獨稱賞不置。時予兒子允純及門人毛亦史、郁東堂、江位初皆爲詩，于皇益歎詫曰：「詩派乃在是耶。」遂令輟耕與諸子游，而諸子之詩名以是益彰。江上鄧子王與猶子翰林公玉書，好延攬天下士，見翼微詩，亟賞之，遂與同游京師。京師先達名公，如芝麓先生、石生先生，一見皆許可。而翼微猶好與方外交。有上人

某者以道德重京師，又能爲詩，與翼微稱莫逆。定南耿府素皈依上人，見翼微詩，酷愛之，遂以禮幣聘焉。一時以騷雅游公卿間者，見翼微詩，皆交臂，惟恐後。

翼微欲梓其詩，以請益於時，馳書千里，乞序於予。予曰：「旨哉，此固學詩之道也！聖門之言詩也，學詩者不一人，而獨以端木、子夏爲可與言，以其學詩而不爲專己守殘，徒斤斤於一家之説也。太史公之爲文章也，必登龍門，探禹穴，而後其文章益奇。張顛之爲草書也，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後其草書益妙。今翼微游京師，謁當世之大人君子，見朝廟宫闕之壯麗，百工器物之奇詭，皆所以詔我益我，所謂告往知來者也。然非梓其所爲詩以請教於當世之大人君子，則所謂告往知來者，又孰從而驗之耶？翼微其可與言詩也已！」

王石隱百首詩餘序

予年十六七喜爲詩餘，凡中調、小令，不按譜皆能作。顧時無共往復者，不久輒去。及長，見石隱王子有《詠茉莉》小曲，清新流利，知其必能爲詩餘。然當是時，適丁時變，相對則譚經濟。已而亂定，又相與講身心之學，雖間爲詩歌，詩餘則絶不及也。戊戌、己亥間，友人盛子聖傳爲三箴約，每會必作詩歌。樊村顧子殷重忽倡爲詩餘，而諸友皆相倡和，於是筆墨之間，詩餘遂多。

然諸友不過勉爲應酬耳，獨石隱老興勃發，曰：「吾且爲百首，滿百首則不復作。」於是凡有聞見感觸，輒於詩餘發之。大自天下國家，細自一草一木，皆指物賦

詠，流連盡興。或一題數篇，或一韻數首。雖少年高才如予門人郁東堂，其宅相沈台臣，皆應接奔走不暇。老才之無敵如此。至其韻致，則或豪邁雄放如子瞻、幼安，或蒽蒨韶令如美成、耆卿，非一體一格之所能拘也。

予每過，輒發篋快讀，欣賞嘯詠以爲常。既而謂予曰：「予之詩餘，雖體格雜出，然皆淘寫天真，形容道妙。或憂時憤世，感慨騷愁。即其中偶有駢辭麗句，不過什一，而終無畔道之語。此則得於平日之講道者多也。」予以爲然，乃序而書其語，以告世之讀石隱詩餘者。

范猶文詩稿序

予與范猶文同游我完趙先生之門，范子才最高，爲文章，風發踔厲。我完師論文，以規矩理脈爲主，獨於范子輒歎賞不置，曰：「此軼倫超群之才，當於格外遇之。」由是每試高等。同學諸子亦咸以范子爲驊騮、騄耳，將一日千里，而顧屢困場屋，鬱鬱不得志。

酉申之交，范子喟然欲焚棄筆研，然以貧故，不得不與時浮沈。間出緒餘，輒駕時髦之上。近而試高等者，非經營不可得，范子每以無心弋獲，時流多駭怪之。范子仰天歎曰：「與若等爲伍，非吾志也。」因賦詩有「羞爲王老榜中人」之句。性嗜酒，不能多飲，而豪宕可喜，興酣耳熱，岸幘高歌，旁若無人。與人交，有至性，遇不平事，慷慨激烈，奮臂不自顧，庶幾古俠士之風。間嘗爲古文詩詞，下筆立成，縱橫奇快，如其人。然往往隨手棄去，不自惜。

或謂之曰：「君詩如《青山驛》、《插秧》、《秋紅》、《紙鳶》，古文如《樂府論》、《伍員論》、《五大夫誥册》，妙處皆不讓古人，何不自惜乃爾？」范子笑而應之，乃録其僅存者十之一以示予，曰：「子知我者，其爲我序之。」嗟乎！予於范子雖少三歲，然精力意興，遠不如范子，其何以序范子之詩文乎？爲之姑述其生平，亦聊以見范子之志也。

書鑑詩鑑自序

五經惟《易》具天人之理，書完無缺，所不必擬，亦不必續。若《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爲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説，一則泥於邵子「删後無詩」之言也。不知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不得其正，非經不當續也。予於《書》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於《詩》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群怨者，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自難免於君子之譏，然而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

高忠憲公年譜序

先朝理學之儒，其盛不減於宋，然其間出類拔萃、爲世所共推服者，十數人而已。十數人之中，尤必以河津薛文清及錫山高忠憲先生爲金聲而玉振焉。予讀錫山，高先生少子季遠與猶子學憲彙旃以先生年譜來示，且請爲序。予後先生之生四十有九年矣，何敢序？抑先生事在國史，行在鄉

國，名在天下，又何庸序？雖然，不可以無言也。

夫朱子生於有宋之季，集有宋一代之成。先生生於有明之季，集有明一代之成，是不可以無所發明，請得而推言之。有明理學承之自宋，陳靜誠、宋文憲、陶姑孰皆衍其緒者也，至於曹月川而始真，薛文清而始大，吴康齋之後，其傳寖盛矣，而純駁即由之以起焉，迨王文成而其教大昌。自正、嘉以迄隆、萬，上則縉紳，下則士庶，家談户説，講學之風，自宋以來，未有盛於此時者。然而物衆則僞生，言厖則敝起。浸浸至於鄧豁渠、李温陵、林乾道、何心隱之屬，八風舞而六經埽地矣。端文顧公標性善之旨，而狂瀾爲之稍障。先生繼起而力持之，而孔孟、程朱之正學焕然復明。夫文成之學，大純而小疵者也，顧自無善無惡之旨揭，而從而繼之者，率皆鄙困學而詫生知，詘工夫而崇本體。名爲大一統而合三教，實則率孔孟以事釋伽。古今以來人倫中正之理，幾於蕩然。今讀先生之年譜，以困學自居，何其不憚煩於本體也！辨新學，而三教合一之説窮；辨異端，而援儒入墨之途塞。然則斯道之真傳，自文清以來所謂晦而復明、絶而復續者，不屬之先生而誰屬耶？而謂先生之功不上同於有宋之朱子耶？特以遭時不偶，未得大行其道，而從容止水，不知者猶與氣節同觀。嗟乎！先生之詩不云乎：「綱常盡處此身全。」蓋先生之學，固已合死生而一之矣。處常變，時有不同，道則無不同也。

先生之子若姪輯年譜成，跋之曰：「他人成仁取義之奇節，先公不過朝聞夕死之恆事。」善哉言乎！足以覘先生之家學矣。

雖未獲大彰於時，然朱子之學亦以歷久而愈著。予嘗讀嘉善陳氏幾亭之書，固先生之門人也。其所以尊師者備至，而復能暢其師之説，則安知繼起者不更有人，而將來之尊信吾高子，不猶今人之尊信吾朱子耶？

尚書彙纂必讀序

自一畫開天，《書》制伊始，而删《書》斷自唐虞。其間洛書《洪範》，具《易》之體；帝歌五子，具《詩》之體；拜稽、都俞、《周官》、《顧命》，具《禮》之體；章服、刑用，具《春秋》之體。故一經而備五經者，惟《書》。訓詁家説有互標，旨多錯出，世所傳習，自《大全》、《註疏》以及《會編》、《翼註》、《説約》、《説統》諸集外，推純璧者，亦未數數也。

晉陵家崑庭氏得聚岡、鳳台兩先生家學心傳，精研經義，考訂最深。予昔在毘陵，共事三載。見其晦明寒暑，纂輯不輟。詢之，欲會纂諸書，編入傳註，俾可成誦，爲句讀津梁也。夫説經，言人人殊。明初《尚書》猶有兩孔氏疏，迨後制舉，義一宗蔡《傳》，經生掇青紫者，童而治之，終身俎豆不祧。今欲數百千載下讀者之心，體數百千載上作者之心，融會貫通，意符吻合，以羽翼武夷，並行霄壤，夫豈易乎哉？乃閲五年，予至雲陽，復過毘陵，崑庭纂已脱稿，出質，見其提綱挈領，分章析段，究委窮源，句解字義，無不詳明簡當。讀一字，而一句之義鐵畫銀鉤也；讀一句，而一節之義鉤聯繩貫也；讀一節，而一章之義振裘之挈領，而衡石在懸不爽也。然則讀一經而諸經之義可以兼總該洽，網羅條貫，靡不具備。兹編洵繼武夷起而集成矣乎！因爲

顏之曰「彙纂必讀」。

然而窮經以適用也。夫《書》道政事，古命官若采播穀、敷教、明刑、典禮諸大務，何一不臚列五十八篇中？今區區鉛槧，將訓掌故而敝帚之，抑亦家修庭獻，爲當官展錯籍也？漢大夫倪寬説經上前，至使天子就問。夏侯校書異同，後直節侃侃抗論，孝武宛然吁咈，至義於以折衷。聚翁、鳳翁兩先生家學心傳，淵源有自，或庶幾乎？予知是編出，家絃户誦，異時有横經天禄、石渠間者，必以崑庭爲奪席，豈直羔雁、筌蹄云爾哉？

義田敘例題辭

嗟乎！居今之世而有能好施樂善、輕用其財者，吾未見其人也。顧時亦有之矣，有則好浮屠家言，爲放生修福者也；否則，設飯食供僧徒，以求利益者也。夫放生修福，恩足及禽獸矣，而功不至於百姓；設飯食供僧徒，亦濟貧乏之一道，而於我九族之親無與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茲則未免於二本也。善夫！子輿氏有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夫夭喬、蠉動，皆含生理，豈不欲與之共底生成？然較之於民則已微。鰥寡孤獨、煢民無告，王政所先，豈不欲與之共登衽席？然較之於親則已疏。聖賢之心，非謂疏與微之不必加之意也，以爲惠愛之心無窮，而施濟之力有限。苟非别之有等倫，施之有次第，則必至心窮於無可加，而力盡於不可繼。是故先王之教，使之隨力而量施。能及一家者，使之施及於一家；能及一國者，使之施及於一國；能及天下者，然後使之施及於天下。是以

施者不匱，而受者有倫。三代之世，所由無甚貧甚富之民，此道得也。

晚近以來，王政衰息，學士大夫不聞先王之教，其有能感發興起，出有餘以惠無告者，奉竺乾氏之教而已。邇者三韓白公來撫吾婁，明先王之道以道人，而於沙溪猶三致意。蓋沙溪多君子，縉紳士庶皆能體白公之意，於是開講院，設善會，每月之朔，必以先王之道諄諄訓迪於一方。一方之人聞之者無不興，而感之者無不奮也。有溪民顧穎甫者，固好施樂善士也。先曾以喜築橋梁稱於時，至是聞先王之教，輒慨然曰：「吾豈能爲德於路人，而顧使一本之親，老者無所養，幼者無所恤哉？吾豈能倒行逆施，效世俗之人，厚所薄而薄所厚哉？」於是捐其田之半以贍宗族。沙溪之人無不賢而敬之。其從兄伯起、族姪璜玉，皆賢者也，又爲述録紀，設條例，以贊其成。予同志友輝吉曹君以告於予，予曰：「夫夫也，可謂勇於聞道者矣。夫古之義田贍族者，在宋稱范文正，然文正爲參知政事，即吾婁瑯琊氏亦世族。夫古之卿大夫謂之有家，惟有家也，故得以庇其宗。今穎甫，庶民也，而亦能爲庇宗之事，其有家之徵乎？雖然，不可謂非白公之教與溪上諸君子講明化導之力也。夫先王之道不明久矣，安得天下之士皆如沙溪，天下之人皆如穎甫，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豈僅使一二人以好施樂善稱哉？」

題王佩公像

嗚呼！此佩公先生之遺像也。古之人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先生濬河之役，有德於婁土，未幾而死，州大夫白公哭之慟。是宜社而祭於鄉，繪其像而廟食，乃僅見於令子蔚儀之家册耶？嗚呼！德不積不崇，報不積不隆。公之子今又以築城之役爲德於劉河矣。世德者必世食其報，百年之内，鄉黨必有歌思而欲尸祝其人者，藏其像以俟之。

跋王文成公矯亭記真跡

陽明先生書，予見其石刻多矣，獨廬山開先寺有磨崖碑，蓋當時既擒宸濠，勒石紀功作也。字大如盆，方廣尺許，發揚蹈厲，想見當年神武氣象。然迹多漫滅，未盡其妙。今見矯亭真蹟，恍然如親見先生眉宇。因歎字畫粗跡，一經臨摹，但爾失真，況於學問之大者乎？吾謂後世爲良知之學者，讀《傳習録》亦當作如是觀，庶先生之良知至今在人心也。

跋金明甫德孝世求録

嗚呼，道學之無負於世也久矣！陽明先生講學於姚溪，而吾郡之王仁孝應之。明甫先生者，又仁孝之弟子也，傷於貧窘，不能卒業於士林，而卻金償金，其志行彰彰如此。然則使天下之人而舉聞斯道，其進斯世於唐虞，又豈異事耶？而或者曰，道學之名，爲斯世所詬厲也。夫明甫非所謂道學者耶？迄今二十餘年，學士大夫稱述之者，且積累成帙，烏在其爲詬厲也？抑詬厲者或有之矣，彼所謂愚不肖之流也。彼聞伯夷之廉，且以爲矯；見孔子之栖栖，且以爲佞。大聖人值之且若此，吾亦奈之何

哉？亦惟行吾所是，而當世悠悠之口，則聽之而已。抑吾更有感焉。夫是編之哀辭像贊，此皆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而所言皆人人殊，或淺或深，或遠或近，或中或不中，大抵皆如其人而止。然則所謂毁與譽者，亦皆如其人焉而已，於吾何與哉？吾願世之爲君子，亦但誠於道學，如明甫先生而已。

跋王巽公金陵病草

巽公束髮操觚，馳譽文苑，無論文章聲價，即詩歌筆墨，亦稱絶一時。意其必絶塵而奔，而九試棘闈，不獲一遇。天乎？人耶？且人品之端厚著於里黨，每遇闈後，東南半城交口頌祝。今秋復爲病魔所困，無論知與不知，皆扼腕歎息。乃讀其《旅病》、《聞罷》諸詩，雖有淒其之音，絶無怨尤之意。至《家信》、《聞雋》之什，則悲喜至性，勃然而生，若不知病之在躬、身之被放者。其性情之正，爲何如也？昔人有言，人生能自樹立，何必科第？又云，科第非傳世之具，惟德行、道藝爲傳世之具。今巽公之人品、文章如此，可以樹立而傳世矣，何必爭目睫之榮，取世俗一時之譽哉？

跋許節母行略

節母，予姊之姑也。節母三十而寡，時允三甫十三歲，吾姊甫十二歲，不得已，即於制中過許氏，又三年而後婚。是節母之於允三，母而兼父道；於吾姊，則又姑而兼母道者也。當是時，內外多艱，人情危險，雖以健丈夫處此，亦謂之盤根錯節，況煢煢一婦人乎？其得從容教子，子又教孫，一

脈書香，不絕如綫。今日視之，以爲節母雖没，可謂享遐齡而膺厚福者。不知此三十五年中，飲冰茹蘗，有劉向之所不能傳，而曹大家之所不能及者也。嗚呼，難矣！予於宗午公爲表甥，幼時呼節母爲妗，出入卧内。稍長過之，則非時不敢見。蓋節母之治家，嚴而有法如此。此雖一端，亦可以徵大概也。允三性最倜儻，然事母氏，則不失孺子慕迹，其生平奉養、葬祭如禮。又乞言於當世之仁人君子，以表揚其親，可謂生事盡孝、死事盡思者歟！予忝至戚，不敢泛爲揄揚，故直述其大概如此。

上王道臺挽留白知州揭 代

揭爲邊海要地需人，良牧異才可惜，謹奉功令，特致輿情，以固地方，以紓宵旰事。

竊聞國家當多事之際，用兵必先惜民，而封疆值用武之時，選將尤須擇吏，所謂勝兵數萬，不如良牧一人者也。某等身爲臣子，誼切同仇，而家在沖邊，言非出位。伏覩舊歲夏秋，海氛入犯，湖寇四起，人心風鶴，處處皆然。獨崑、嘉兩邑與太倉一州，安堵如常，民無驚擾。此皆賢父母彈壓撫綏之力。而太倉地濱大海，接應崇明，尤爲難治。舊任知州白父母綏懷之略，既裕於平時，安攘之才尤見於臨事。不特本州恃以無恐，即鄰邑亦藉以不孤。目今海警未消，方藉長才經畫，驟聞降調，遠邇痛心。然以國家功令，莫可如何，亦久付之浩歎。

近閱邸報，見部覆臺中顧老先生一疏，爲邊寇須用全力等事。內稱「沿海所屬地方，果有真正堪任邊海、地方應保舉更調者，該督撫開列賢能，具題議覆。至新舊降

調中有曾遇盤錯、未當永廢者，並勿較量，槩得選補，許以功贖過，其賦税考成，可暫紓也。又查各官内有降調者，該部查有薦紀加級，准其抵銷，以功贖過」等語。荷蒙諭旨，下部飭行。某等不覺躍然起曰：「此真可以固我封疆，活我黎民。」而本官治狀，適與功令相符，則無如白父母矣。方今才吏宜於治民者，未必長於馭兵；習於安常者，未必優於處變。若白父母者，其平時如催科有方，漕兑有法，清釐田畝，興修水利，則所以養民之法備；修理學宫，建設義塾，開講鄉約，禁止賭博，則所以教民之術周；其臨警如申嚴城守，編立保甲，簡訓民壯，親試騎射，則所以備禦之方修；鎮輯兵民，供應糧餉，單舸渡海，一騎巡城，則所以應變之道裕。才德之優如此，部疏所謂「堪任邊海」、「曾遇盤錯」，孰有踰此者乎？又本官在任，錢糧事件，無分毫不清楚。止以前官宿逋，詿誤罷罰，則疏中所謂「未當永廢，並勿較量，賦税考成，可以暫紓」，又非適合者乎？又本官大計卓異，紀録五次，題薦八次，疏中所謂「薦紀加級，准其抵補，以功贖過」，不又可引據乎？老祖臺提衡海甸，屏障江南，無一事不上體國法，下順民情。如本官者，真可以告之各憲，聞之當宁，具題遷補，鞏固地方者矣。某等屬在鄰邑，似乎越境，然烽煙頻警，誼切同舟。且本官在任之時，開浚朱涇、劉河二大水利，不惟一郡受益，而崑、嘉兩邑爲惠尤多，故敢獨先他邑，冒昧以請，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上督撫公薦白知州揭代

懇題去任十年之廉吏，以風闔屬數郡

之有司，仰體宸衷，俯從民望事。

竊惟朝廷用人，親民莫急於郡縣；大臣巡歷，察吏莫先於勸懲。江南財賦當天下之半，蘇、松又當江南之半，故東南半壁，有司關係最重。定鼎以來，江南有司廉能甚多，然未有如太倉知州白登明者。白知州於順治十年涖任太倉，在官六載，吏戢民安。各憲正薦者十有一，紀録者十有四，保舉者二，大計卓異者一，保舉大郡知府者一。乃十六年海寇之警，白知州奉督撫嚴檄，將雲貴協餉錢糧撥付崇明征勦，獲有批迴在案。而藩司書吏開載不明，反以雲貴協餉不完，致按院馬題參革職，於六月解任。其時征限止及五分，而參處遽開十分。解組之日，士民號泣，擁馬首不前，執香攀卧，百里接跡。肖像尸祝，鄉城殆徧。迄今十載，黄童白叟，偶談及白知州善政，未有不歎息泣下也。而其歌思不已、最係人心者，尤在劉河一事。劉河爲古婁江，通塞關係六郡。自明末大旱，竟成平陸，蓄洩無資，高低皆病。白知州不動公帑，鼓勸三邑，濬河千丈，民不知勞。或以海警爲言，遂致厥功不竟，咽喉十里，阻塞不通。去年大水，六郡同厄，國賦減損，百姓流亡，非細故也。今幸部院大人各任憲臺，留意民瘼，訪求利病，齊心併力，重闢劉河。真小民更生之期，江南再甦之會。太倉百姓，觸物生感，回念昔賢。此河有再開之日，白知州無復官之期。白知州與百姓同其憂，百姓不得與白知州同其樂，私相歎泣，日夜傷心。是以耆糧父老，扶攜裹橐，直走京口，冒死觸禁，稱冤頌德。此真三代之公，絶非阿私所好也。幸遇部院大人開顏允納，又親歷海上，徧察輿情，念去後民言，誠屬無私，知

昔日官箴，必非有闕。某等夙叨恩庇，豈能緘默不言？

伏念從來計吏之法，撫字爲上，催科次之。今白知州善政，筆不勝書，而缺餉被參，又屬詿誤，有功無過，誠可矜憐。乘此河工大興之時，或可藉爲題復之地。伏乞憲臺老大人，俯順民情，允其所請，仍行查昔年被參之故。若崇明果有批迴，則協餉原非掛欠。且去官在於六月，欠餉原非十分。或因百姓歌思之懷，特疏十載被冤之吏，於河工題敘之日，稍及當年盡瘁之官。或於吴淞大工之興，辟參幕職以便紀録。或於山林隱逸之士，特舉賢能以應功令。目今聖主側席求賢，又值江南需才甚急，倘可破格題復，不惟太倉一邑百姓歡欣踴躍，遂其素心；且可使闔屬數郡有司，觀感興起，盡皆稱職。則聖朝錢糧重地，可以安堵無虞，而憲臺察吏苦心，亦可不勞而化矣。爲此據實上陳，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王煙客太常八十壽序

重光大淵獻之歲，吾婁太常王煙客先生，以是歲之八月躋八旬之上壽。北至京師，南及嶺海，耆舊俊髦，凡與先生有通家之舊、及先生之子若孫有一日之雅者，莫不馳文走幣，頌先生之德，蓋不啻充棟盈笥也。某久遁山野，鄙樸無華，何能以瓦缶溷黄鐘？然朝夕常侍左右，習聞先生之盛德，其敢以不文辭？

憶先生七十之年，某曾以一言爲壽。凡先生之上闡祖德，下肅家聲，清忠播於朝廷，惠澤浹於閭里，擇師友以訓子弟，減奉養以給親朋，言之不啻詳矣。轉瞬之間，忽

復十年，先生之少子藻儒繼跡鳳池，長孫茂京聯登甲第。適當大慶之年，值此榮遇，曠觀宇内，屈指無多。今之頌先生者，舍此亦安歸耶？然吾以爲，此人人之所知，未足闡先生之微也。

先生之所難，在於康强而高壽。耄耋之年，世所常有，暮景榮遇，間亦有之。然大約扶杖龍鍾，名存實廢，若先生則康强如少年。某嘗於七十捧觴時，見先生終日獻酬，無一倦容，已竊心異之。至今又十年矣，燈下能讀細書，對客談笑，應接如響，耳目無少異也。夙興晏眠，行動如飛，常自言一日之間可以百拜而無倦，精力無少減也。日長無事，讀書積寸，翰墨灑灑，動數百言。至偶一游藝，則八分之書，方廣及丈，山水大幅，縱盈卷軸，心思知慮，無少損也。

間嘗與同輩宴談，先生其何以得此？或曰：先生以頤養得之也。錦衣美食，不思而得，温涼寒燠，無不適宜，其奉厚者其質堅，或以此歟？夫先生之食息，吾輩長相與朝夕。先生飯不及一盂，酒不及三琖，殽膳沾滋味而已。即藥餌之供，了不異人，初未嘗有食前方丈珍羞靈藥之奉也。或曰：先生以寧静安和得之也。東郊西田，謝絶人事，舟車使令，足以供役，其體適者其形固，殆謂是也。抑又不然。先生無事則終日讀書，有事晉接賓客。雖盛暑必衣冠，酬酢款語，無少長必敬必恭，自堂及門，遠及百步，送迎必加禮。先生豈以安肆爲愉快者歟？或又曰：先生以欣喜無憂得之也。鳳池黄閣，祖父創業於前；絲綸組綬，子孫接踵於後。其心安者其神全，先生雖異人，吾知其必由乎此也。某以爲是雖近之，而予細察先生之心神，則又不盡由乎

此。人生當得意時，遽自盈滿，此小夫所爲也。無論先生少年當祖父貽大投艱，拮据辛苦，即近日一子一孫同日報捷，予適在末座，賀客滿堂，無不色喜，而先生蹙然如不克勝，亟呼家人子弟，諄諄告誡，語以天意之難承，祖德之難報，盈滿之難處，衆情之難調。次日，復書於册，以分遺子弟，凡數百言。至於平日，恆以藻儒在京師，恐少年未習國事，戚戚爲念，是恆情之所喜者，先生又每以爲憂。先生固未嘗沾沾以門第爲得意也。

然則先生之康强、高壽，果何道而臻此歟？吾嘗歷觀於書傳，而得之老氏之旨，曰：「嗇其精神者壽。」天之賦予於人有限，即甚富貴，不可以自侈。每見朱門酒肉充庖塞路，而戕賊其身，率由縱欲。先生自奉甚菲，年來諸子供膳，雖稍豐腆，而先生以歲荒租虧，國賦不給，極喻減損。曰：「凡人加意於飲食、藥餌，爲縱欲耳。我六十以後即絶房室，何所事區區乎？」此老氏所謂「嗇用其精神」也。《尚書傳》曰：「恭則壽。」健者，天道。萬物之中惟天爲健，故惟天爲壽。恭者，健之實也。人情安於恣肆，飽食宴處，朽蠹隨之。先生之恭，由於天性，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有怠惰之容，此亦健德之特鍾也，《尚書》所謂「恭則壽」也。《論語》孔子之言曰：「仁者壽。」人之過於自尊而膜視他人者，德至薄也。賤人而貴己，則不平之中殘忍出焉，故薄待於人者，天亦薄之。先生仁厚由於祖德，自文肅公後，世濟其美。每歲荒，則首出粟平糶，僮僕千指，不擾分毫。非公事不入官府。至於近歲大荒，雖衰年，不惜遠道馳驅，爲民請命。通國之人愛戴頂祝，莫不願先生壽

千百歲。此《論語》所謂「仁者壽」也。先生之所以致壽者如此，故由七十至於今日如一日，然由今以至九十、百歲，亦如一日耳。目前之榮遇，斯其近事，壽無窮則榮遇與之俱無窮，豈可遺其本而僅舉其末耶？予故推言之，以爲通國之人告。

盛寒溪六十壽序

盛子聖傳，予筆研友也。憶十五六時，從瑯琊王君美先生游，與聖傳同學。聖傳長予一歲。時予方童心，高視闊步，每有不可一世之意。聖傳則循循矩矱，輒裁予以正。予斂而就教，以兄禮事之。丁丑，予二十七，偶有見於儒者之道，約諸同志，爲居敬窮理之學。同志自予與聖傳外，惟江子虞九、陳子言夏，實共朝夕。維時當崇禎之季，士氣已囂，少年相聚，輒呼爾汝，拍肩聯臂以爲樂。予四人獨方領矩步，相對稱某兄，終日群居，惟讀書道古，不妄言笑。同學皆怪之，呼「周陳江陸四先生」。蓋聖傳當時猶存外姓也。未幾，聖傳以文字受知於甬東錢希聲邑宰，以第一人冠多士，人始知予輩學古而仍不戾於今。蓋鄉國之間，方以科第期聖傳，而不意適丁時變，遂棄諸生以老焉。

聖傳於予四人中，獨稱醇謹。當壬辰、癸巳間，予與言夏每與朋友生徒爲講學之會，聖傳雖日共事不爲異，而嘗恐標榜爲世所指目，惟日以庸言庸行自勉。教生徒亦一遵時制，不敢爲苟異。鍵户著書約數種，如《續高士傳》、《形勝要略》、《讀史彙考》、《山齋紀事》之類，借鈔者户屨恆滿，而皆不授梓，曰：「吾以自怡悦也。」然儔人自信服

之，以爲此真理學，真人品，而生徒亦日漸充廣。乃築精舍於寒溪，以教授自給，人以是稱爲「寒溪先生」云。

今年己酉正月人日，爲先生之六十，諸同學及其門人皆將操壺觴而往祝。先生蹙然曰：「予不幸是日即爲先子之諱日，予豈敢以一日之歡，忘終身之戚乎？」諸同人韙之，咸輟壺觴，而爲文以述其事。予惟寒溪，今之有道君子也。古者耆年有德之士，往往爲三老五更，以爲王侯師，次則爲學校之長，以道藝德行式訓於庠序。今寒溪縱不得爲王侯師，亦當如宋胡安定先生，以善教爲蘇湖師表。而遭時不偶，伏處牆東，僅僅以文教一方自著，此豈寒溪之志哉？雖然，吾嘗觀古者禮樂之盛，莫成周若矣，然當其衰也，城闕有佻達之刺，而絃歌鼓瑟乃在洙泗之濱。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以億萬計。而當時祇以爲粉飾太平之具。其所謂傳經授受之師弟子者，乃稱濟南、關西、瑯琊、千乘。然則寒溪以隱居任遺經之責，亦可與周、漢諸儒比肩矣，亦何必施教術於庠序，而後謂之得行其志哉？

徐母祝太君六十壽序

古者内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故閨門之行不可得而聞也。其可得而聞者，大約由其子之賢而已。

澄江之墟，土風雄勁，故其人强直剛毅，以忠義聞天下，顧獨鮮以理學著。戊戌之歲，予遊澄江，有志理學之士皆蒸然來會。其間如杏江邢翁、蓼園孔君，皆一時有道之選也。顧其時杏江之年已八十，蓼園亦且五十餘矣。年齒高則器識定，愈高則

愈定，兩君之於理學，固無疑耳。一日者，有少年修謁，則爾瀚徐子也。徐子年方弱冠以外，與其友曹君雲舉同過，據座朗譚。雲舉固宿儒，言多稱説性命，獨徐子則好稱伊川，又舉理一分殊之語相叩。夫伊川之學，謹嚴而方正，此少年輕俊者之所望而卻步也，而徐子獨喜稱之。至理一分殊，則理學家之金匙玉鑰，非湛深於義理者，未克遽遵斯境。而徐子以少年立譚，便能及此，使非家庭之教有素，亦惡能如是乎？嗣以道遠，未獲時晤。庚子之夏，再辱手書。乙巳之秋，又握手於毘陵馬子之書舍，而爾瀚之德益修，業益進矣。

克艱陳子者，亦澄江之篤志理學者也，與爾瀚交最深。戊申，從予於雲陽之皇塘，每讀書之暇，道爾瀚事甚悉，始知爾瀚之尊人亦申酉忠義，而母夫人祝氏則三十爲孤嫠，撫數齡之弱子，以迄於成立者也。夫人之賢愚，鮮不由於父母。當其先天稟受，剛柔、强弱、智愚、邪正，固往往克肖其兩人。若夫既生以後，則飲食教誨，提攜指點，凡一語一默之是非，一舉一動之當否，皆庭闈中漸漬而扶植之，其所係顧不大乎？今徐子之兩尊人，其稟受之正固可知也，至於庭闈之教，則全由於母夫人。當其幼，罹兵革，俄失所天。艱難險阻之中，風雨晦明之際，所謂飲食教誨，提攜指點，與凡一語一默之是非，一舉一動之當否，何一而非母夫人之力？則何一而非母夫人之教乎？迄於今，徐子年且强仕矣，讀書學道，資館穀以養母，謂可以報母夫人之德。然而家庭之間，持大綱，總家政，則尚賴有母夫人也。徐子於罔極之恩，寧有窮耶？

今年己酉，值母夫人六十，同人皆爲詩

文以壽，予故述其大略如此。秋風之便，尚擬爲登堂之祝，爾瀚其無辭焉。

乘桴野人傳

乘桴野人者，不知何代人，自言曾見周公、孔子。與之言三代時事，皆略能記憶。尤詳於周室典故，凡封建、井田、學校諸大事，歷歷能道之，原委燦然，如經目覩，不似《周禮》所載及漢宋諸儒者所説。又言孔子習禮大樹時，野人亦得與觀。至周衰，孔子有浮海之思，野人具桴以待，其徒仲由欣然，柳下惠援而止之。孔子喟然曰：「吾何心哉？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不果行。野人遂獨乘桴以去。

秦始皇東遊，望見之，以爲神仙，欲招之，遠不能即。顧時復遊人間，與三侯相友善。三侯者，留侯、武侯、鄴侯也。留侯未遇黄石時，東遊海濱，遇滄海君，授以鐵椎力士。滄海君者，野人之友也。及留侯擊始皇於博浪沙，不中，始皇大索天下，留侯匿野人桴以免。武侯隱南陽，野人同龐德公、司馬德操一夕造之，適武侯出，龐公呼湯餅共食，不通姓名而去。常溯江至瞿塘，見武侯石陣，笑曰：「諸葛君長者，亦爲此兒戲事？英雄欺人，不可令作者見也。」鄴侯佐唐三宗平禍亂，非處軍中，則在天子左右。顧獨潛與野人爲方外友。野人時時遺鄴侯酒果，鄴侯輒託言麻姑，不言野人姓氏。而世俗不知，每謂鄴侯好誕。野人亦絶不入中國。宋真、神間，常乘風至濂洛，淳熙中，亦一經閩海，後遂不復覩。

野人所乘桴無長物，惟載書數十卷，謂是周、孔所遺。祥興之末，有抱遺經避海外

者，遇野人，以經質之，惟《易》稍相似，餘俱不類。又質以諸儒者語録，曰：「此曾晳、卜子夏語耳。若孔子，吾親見之，其言不爾也。」問周公之言，笑而不應。欲讀其書，固不與。每好觀海中日出，曰：「俟日中天，然後吾書可讀也。」亦間遊海濱，海濱人至今無識之者。

太史公曰：「或言海上多神仙，妄也。」自古得道之士，往往以海爲歸，少師擊磬及伯夷、太公之流，皆在焉。然其德未至，僅遵海濱而處耳。若野人，則真入水不濡者也。秦皇、漢武屢欲致之，而非其道，乃更窮極土木，以爲仙人好樓居，欲冀其一盼，謬矣！使中國有聖人，海不揚波，則野人將自至，野人豈果於忘世哉？

平湖顧君訪溪疑此篇非先生作，誠然。予按崇禎丙子，先生始從事於聖學，爲《格致編》以自課。是時，先生年二十有六。戊寅，更爲考德、課業二録。辛巳，又更爲《志學録》，以《大學》八條目爲格，日記敬怠、善過於下，以驗其進退。自是功夫益密，所造益深，見之言論者益以精粹。是篇蓋丙子以前所作也。姑存之以俟考。乙丑三月六日，裕仁識。

先生實具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見用於世。此篇偶露其英雄氣耳。嘗觀有先生之才，不以理學範圍而見用於世者，留侯、鄴侯是也。範圍未至而見用於世者，陽明是也。不以理學範圍而不見用於世者，黃石公是也。範圍既至，而不見用於世者，先生是也。進而上之，出爲武侯，處爲濂溪、明道，幾於聖人矣。此篇的是先生所作，但宜置之外編，明眼人自能識之，拘儒前不足道也。同治己巳相月，後學淩錫祺識。

先生少懷大志，此文決爲所作無疑。恢詭俶儻，孰謂儒家文之多迂腐耶？文治謹識。

江右紀變

金聲桓者，關東人，左寧南良玉之總兵

也。乙酉春，寧南卧疾，其子夢庚舉兵向内，以「清君側」爲名，破九江，屠之，寧南憤死。四月猝遇清師，夢庚以兵降，聲桓與焉。已而英王以夢庚北去，用聲桓爲總兵，下江西，王體忠副之。王體忠者，故闖賊帥也，河南人。少美姿容，善騎射。闖賊愛之，與以兵，所向無敵。至是闖賊與清兵戰，敗於潼關，師盡潰，體忠降，因以爲副。聲桓見體忠而喜，盟爲兄弟，因以兵徇江西。時江西自省城而外，多堅守不下。鄉紳之倡義協力者，亦所在團結。楊廷麟、萬元吉守吉安，扼西路。傅檢討鼎銓、揭進士重熙守建昌，扼東路，尤稱嚴辦。金、王皆一一擊破之，殺益王，獲金寶無數。

至八月，薙髮令下，聲桓率兵士皆薙髮。時體忠方徇傍邑，歸，馬上裹涼幘簪、金珀簪，顧盼自矜，聞薙髮令下，甚愠，有不奉法意。時聲桓與體忠坐南北察院，開便門，通往來，相去不數武。聲桓乃邀體忠議事，體忠以二十騎往，與聲桓議不合，聲桓伏兵殺之，裂其尸爲五。二十騎遂入格鬭，殺數人，二十騎亦死。體忠之兵通營皆譟，兩營合鬭於南昌城中。礮箭所及，傷居民無數，縱火焚居民幾千百家。先是，體忠徇吉安，獲七象，遂以象兵巷戰。象兵所至，人馬辟易。而是日，七象遇金兵，皆伏地頓鼻，不敢動。王兵氣奪，且失主帥，遂開門散。聲桓以王兵驍勁敢戰，恐其爲後患，命有能招體忠兵者，以其職與之。體忠軍中有小帥王德仁，其髮種種，號「王雜毛」，素驍勇，遂以其兵歸。聲桓納之，啟爲副帥，與俱鎮江西。

時新建有諸生殷國禎者，氣節士也，不從薙髮令，乃以帶繫髮，鬖鬖覆腦後。南走

閩中，上書隆武帝，乞敕書劄印。日夜馳四方，所連結山澤忠義之士，凡數十百人。與王德仁部下士王禹門契厚，日夜説禹門反正。禹門復説德仁，德仁亦心動，而未果。會遼人章于天撫江西，性貪鄙。金、王兩帥入謁，拒不見，納金而後見之。兩帥頗不安。五年丁亥，按臣董來尤貪鄙無狀。金、王往謁，門者入啟。董呵曰：「彼劄委總兵耳，吾自朝廷來，未聞有彼姓名，奈何入謁？」金、王怒，遂益納金。而德仁者，其所部曾殺益王，得王府金寶無算，董故知之，尤謾罵德仁。德仁納黃金千兩，董猶不饜，具疏聞於朝，擬斥之。撫臣微洩其言於聲桓，聲桓被酒，語德仁曰：「汝禍將至矣，盍避諸？」德仁請故，聲桓不言，德仁固以請，聲桓爲道其實。德仁大驚，急還營，選輕騎，一日夜馳二百里，獲其承差，殺之，以疏歸。德仁遂決計反正，爲酒召聲桓。聲桓至，德仁語之故，聲桓猶豫，德仁遂令軍中曰：「凡與我同心反正者，去其髮辮。」軍中皆盡去，須臾，髮積如山。聲桓不得已，與德仁謀曰：「若果爾，將安歸？」德仁遂召禹門，謀南向。時閩中隆武已敗散，帝於廣者，永曆也。禹門率國禎上聲桓平南大將軍豫國公印，德仁建武侯印，皆黃金，方廣五寸。聲桓意遂決，亦命衆去髮辮，執按臣，殺之，囚撫臣，凡滿人之在城者，皆殺無赦，舉義旗，稱永曆二年。旬日之間，合郡響應。時戊子正月二十八日也。

聲桓糾其衆，凡八十萬人，以舊紳姜曰廣爲閣部，共謀所向。時警報至，江寧守臣皆震恐失色，江南北人心岌岌欲動。或謂聲桓：「今日之事，宜乘不備。地方守禦，義師可辦。將軍當自簡合郡精甲，以全力

直下金陵，則金陵必破。即未必破，而大江南北必有起而肆應者，則事機可集矣。」聲桓不聽，謂贛州爲兩廣咽喉，兩廣不通，終無根本，昔年王守仁擒宸濠之事可鑒。乃使人南攻贛。時守南贛者，乃高傑舊將楊與柯也。見聲桓舉事，皆稱公侯，謂宜有封爵相及，卒得檄文，大怒，謂：「吾輩舉大事，寧不值一片紙？乃欲降虜相待。我與若輩皆同伍，今汝懸斗大將軍印，我降將爲麾下士耶？」焚其書，固守不應。聲桓大怒，將攻之。或又謂聲桓：「此二將欲邀賞爵也，宜急予，勿吝。」聲桓謂始事不可以示怯，卒命德仁率兵十萬往攻南贛。時德仁所部士，往往多銀鎧，以金飾額，壯若天神，馬肥卒强。道旁觀者莫不歎羨，以爲中興可立俟也。德仁既去，聲桓在南昌。或又謂宜出兵略地，聲桓不許，惟日料簡鄉壯。時鄉壯皆民間無賴子弟，聞義旗起，皆相率團聚，以圖富貴。鄉村坊落，凡有富名，輒借名索餉，恣啖酒食。及聲桓下令料簡，俱集城中。一時軍令嚴迫，莫敢擅取民間物，而所招集之人又無餘資，聲桓又不發餉，數日之後，漸見饑疲，有散去者。而曰廣諸人素不習兵事，聲桓亦無遠略，識者已知其不能有爲矣。而德仁攻南贛不克。聲桓怒，遂自率兵攻之，南昌留其大廳宋奎光居守。

初，金、王之殺滿人也，有騎而脱者，不數十日至北都。北都遂疾發兵，使譚固山名泰督之，凡三千，皆精騎，風馳至江右，屯七里鋪，去南昌止七里。而向來欲動之人心，至此亦持疑不發。大廳宋亦能軍，與北兵戰，兩戰皆小捷，殺北兵數十人。聲桓有兄金大，欲獻城。大廳宋覺之，執訴於聲桓之母，斬而懸其頭於城，人心稍定。已而聲

桓自贛歸，欲入城。大廳謂之曰：「吾殺爾兄，吾未知爾心。如果能爲明者，汝當與清戰，戰捷之後，可相見也。」聲桓遂與清戰，亦殺北兵數十人，遂開門入，而聲桓自此無鬬志矣。未幾，而德仁亦自贛歸，併力固守。時城中兵號四十萬，精甲尚數萬。譚固山聞之，亦爲囓指。或謂金、王宜悉衆出攻，背城借一。而所部兵俱富，無鬬志，惟居城中搜括金帛子女，犒宴爲樂。金、王子弟親戚皆爲顯官，稱將軍、侯、伯不一。城外兵漸集，攻具益備。金、王不得已，乃商出戰，而兩營莫肯先，乃議同日出。金營步兵居前，爲火攻營劉一鵬兵，皆持筅，背負火箭，後行持火繩出戰，次第皆然。若敵騎來突，則筅如林立，莫可犯，亦勁卒也。繼之爲王營馬兵，而聲桓、德仁則率諸營兵爲後勁。至清兵屯營將二里，聞營中寂無聲，王兵易之，分劉帥步兵居兩旁，而馬兵竟撲其營，則空營也。急抽兵欲歸，而城中方發礮出，繼兵多不能速出，又爲歸騎所衝，壅塞不成行伍。清以精騎伏道旁民舍中，乘其亂，猝擊之。五騎爲一攢，四面橫突，矢發如雨。金、王兵出不意，不能成列，礮矢皆不得發，鎗皆豎擎，束手莫展，遂大潰，死者十餘萬人。

是役也，蓋以城中議戰，累日不決，聲聞於外，故清得爲備云。而清亦慮城兵勁，仿李克用擒存孝法，築長圍攻之。陸路爲長濠三道，皆驅民起土，即累土爲城，晝夜圍守。其臨章江處，驅民拆屋伐木，爲撤星樁，以鎖江流，亦三道，上蓋木板，藉以泥草，人馬通行。城中坐視，莫敢出矣，惟日望四方之救。令曰廣作書，與其門生故吏。時聲桓所部將散守各郡者，尚有七副總，而

各山忠義之士，亦所在屯集，皆觀望，莫肯救。間有送糧至城下者，皆爲清兵擊卻。城上惟日望塵起，火箭交射，礮聲四擊，少頃寂然，則兵散而歸矣。有郭天才者，亦金副將，所部步兵皆長鎗敢戰，獨率衆至南昌城下，數與清兵相持，凡數十戰，撓其長圍。邀之入城，以無後援，且城中莫有應者，終敗没，長圍遂合。自五月至七月，城中饑窘，斗米數十金，相顧無策。有遊僧摩訶般若者，自言有神術，不用甲兵，惟選十四五童子，手持長香，念波羅蜜，則賊不戰而自敗。金、王與曰廣俱信之，稱爲國師。未幾，出兵，不戰而走，殺童子無數，城幾破。德仁又惑武都司之女，疏於兵事。有孝廉某者，國變即削髮爲僧，人皆稱其有王佐才，時亦在城中。金、王乃奉爲盟主，羅拜求策。孝廉某曰：「今日之策，當於死中求生耳。而諸將卒皆以金帛妻子故，莫肯戰。誠能下令，俾諸將卒皆焚金帛，殺妻子，併力出鬭，猶或尚有生路。不然，吾不能爲若謀矣。」金、王諾之。令出，諸將卒皆恐，欲殺孝廉，孝廉辭去，而城外之圍益急。城中饑窘，大率自十月後，皆殺人爲食矣。呼人爲雞，有孤行者，輒攫去烹食，棄骸於道，髗骨皆無完者，食腦故也。有獻策者，謂宜驅民出降，使就食，可通外間聲援。而清師獲饑民，輒殺之；獲兵，皆不殺，使圍呼於城曰：「生路絶矣，汝曹皆有父母、妻子，何苦同盡？盍出降？譚固山待我以不死也。」兵益懈，發火器者皆不用鉛彈。清兵因急攻之兩晝夜，礮聲不絶。內復有應者，清兵遂攀堞而上。聲桓遂赴水死。德仁、曰廣皆被殺。

殷國禎者，受永曆札，爲兵部職方郎，

聯絡各山，以金、王被圍，乞師於寧州。寧州副將鄧東陽亦金部將也，誘而執之，見譚固山，不屈死。南昌遂定。時己丑正月十八日也。自始事至此，凡一載，南昌各郡之民死者數百餘萬。

初，聲桓之殺王體忠也，江右列郡義師所在屯守。海内之衆，不便於薙髮，如鼎斯沸。聲桓不乘此時反正，而顧與德仁宣力効忠，誅鋤忠義。至五年之後，大勢略定，乃以小忿卒起圖功。又不能奮臂疾呼，作大江南北之氣，而退守庾嶺，示弱天下，首鼠不出，坐困孤城，爲淮南三叛之續，悲夫！

傅鼎銓，撫州臨川人，庚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乙酉，清兵至江西，與同邑丁丑進士揭重熙共起義師，守建昌一路，與楊廷麟、萬元吉爲犄角。金、王攻克之，鼎銓走入廣信山中，不能獲。鼎銓故學佛，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也。山中有佛寺，是日舉浴佛會，鼎銓與焉。清諜知之，遣騎入山，獲其部下士，遂踪跡得之。傅作詩云：「浴佛傳名日，孤臣盡節時。棘荆羈彩鳳，獷犬獲麟麒。斷頸玉寧碎，剖心山不移。争留巾履在，昭取漢威儀。」撫按諸臣俱勸之降，鼎銓笑不答。在獄幾閲月，巾服如故，朝夕賦詩不輟。或欲爲薙髮，鼎銓曰：「待留此與頭俱去。」疏上，得處決旨。衆皆涕泣，鼎銓揚揚如平常。聞吹角聲起，曰：「可以行矣。」語左右：「我不畏死，不可縛。」衆不敢縛，乃徐行。至順化門幾數里，道旁觀者如堵，莫不泣下。鼎銓不爲動，臨城橋，南向再拜。行刑者請跪，鼎銓叱曰：「自被獲以來，爲誰屈膝者？乃今日欲我跪耶？」行

刑者因請坐，鼎銓徐諾，坐橋上，以手整衣領，伸頸待刃，行刑者俱手顫墮淚。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庚辰進士。初任歸德府推官，行取入京後，督師楊嗣昌薦舉軍前贊畫，弘光時擢兵科。乙酉，清兵至，弘光出亡。元吉書《西江月》數首於南京四牌坊上，即南遷，與楊廷麟同起義師於吉安，敗，退守贛州。金、王攻克之，與楊廷麟俱不屈死。《西江月》猶記其二，其辭曰：「可惜青山緑水，委同白草黄沙。群奸誤國死猶賒，有恨杜鵑難化。　蹈海魯連避世，歸湖范蠡辭家。從今改作別生涯，一艇鄱陽東汊。」又曰：「壯士寧堪左袵，同仇莫賦《無衣》。羊裘獨自上漁磯，敢曰昨非今是。　適意魚蝦可及，忘機荇藻俱肥。浮家無可去來歸，慘淡蒹葭秋水。」

蜂房記異

己亥之春，有人自雲間來，言鵲巢之異。其地介上海、嘉定之間，去海濱里餘。民田中忽有鵲數萬，來平地爲巢，頃刻而成，高五六尺，大如三十石米囷，旁開四門，中爲巢無數。居民異，群毁之，頃刻復成。人有近者，輒飛啄頭面，不敢近視。縣官至，始攻之。於是有海上之警，然兩邑固未被兵也。

庚子秋八月，嘉定城中陳氏園忽有群蜂爲巢二，一綴樓簷，大如鐘；一著樹枝，大如囷，三人圍之，不能盡。予姻家徐大母親見之。九月，婁地亦忽有異蜂爲房，在城外西北三里陳氏塚樹上。予遣兒視之。樹高三丈，蜂房綴其端，作五色，大如甕，上下

皆微斂，而腹廣特倍，四旁爲四門，蜂出入焉。塚之側有白衣庵，其主僧云，八月蜂先爲房於簷端，大如斗，異而去之，故復爲今房。曾熟察其異，蓋蜜蜂之屬，非細腰類也。色黑，大如蝱。早晚三朝，其所開四門止容一蜂出入，如蜀中棧道。一蜂入，則一蜂出，後至者乃復入，不敢亂行次，爲尤奇也。

予考鵲巢平地之異，古多有之，而不著其應。惟五代王處直爲義武節度使，有野鵲數日巢麥田中，後處直以軍亂被廢死。元末，群烏築城於嘉興民田，宋景濂集有《烏城記》，云「海内之亂自茲始」。傍海多築城，自嘉爲始。蜂房之異則古不載。予考《本草》，嶺海有蜂，能作蜜，在山者爲石蜜，在木者爲木蜜。其不能作蜜者，土人多採食其子，色黑大爲主，爲房如鐘缶，即此蜂也。蜂非有異，但自嶺海而忽至吴會，則亦似有異焉。

酒色名利四箴

儀狄作旨酒，禹飲而甘之。遂乃疏儀狄，豫爲後世思。大禹古聖賢，猶欲慎幾微。況予小子流，敢兹忘令儀？竹林七賢人，才名古今希。濡首殉狂藥，没齒同庸愚。放達詎不樂？名教毋乃違。武公誦《賓筵》，既老猶夔夔。號呶昔所戒，温克真吾師。

好色本天性，豈能滅其根？惟兹人心中，炯然有道心。文王配淑女，《關雎》樂不淫。閨門袵席間，天命皆流行。嗚呼尚念哉，凜此持終身。

没世名不稱，聖人以爲病。榮聲豈足辭，但當守其正。志華氣以浮，中熱心始競。予思日孳孳，窮達委天命。會遇各有時，學問惟所任。獨立既不懼，遯世乃无悶。

聖人制貨財，本爲利一世。惟狂罔是念，傲然奮獨智。壟斷恣行私，皇皇日求利。嗜欲一以深，廉恥乃失據。黄河決其堤，崩奔不可禦。追維厥初砦，常由一蟻注。千乘如糠粃，失節在簞食。嗚呼尚勉旃，慎終惟其始。腊毒實可畏，貧賤安足慮？

憨仙贊

先生憨，誰謂憨？讀書樂道，而忘其年。先生不憨，誰謂不憨？蕭然四壁，而欲衣食窮簷。嗟今之人，自知自賢，懸書東史，冒利逐羶，以視先生，孰憨不憨？是而謂憨，吾得不謂之仙。

顧筍洲先生像贊

學綜百家，而道術一本於聖；交滿天下，而好惡一軌於正。三十始仕，立德制行；四十歸隱，樂天知命。五雲巖深，銅坑梅勝。幅巾杖履，以嘯以詠。天下至尊，莫如齒德，而齒德惟翁爲盛；天下至貴，莫如忠孝，而忠孝在翁子姓。嗚呼休哉，翁又奚病？

顧瑞屏先生像贊

維公少年，文章之宗。爲金爲玉，爲麟

爲龍。居鄉恂恂以見德，立朝便便而效忠。抗疏排擊，權璫破未寒之膽；具詞陳情，讓皇存已晦之公。方期半壁是賴，豈料五丈云終。嗚呼！江心庵裏，燕山市中，維跡則異，維心則同。疇昔之夜，東海有氣貫日月而爲虹者，非公也耶？

温如先生像贊

儀與先生之子言夏，童年交也。憶先生教言夏昆仲時，正如此圖。今復教孫如教二子，此最樂事。然而時異也，殊不勝深慨。雖然，儀自童子時覩先生容貌如是，今更二十餘年，中間歷貴賤、窮達、治亂、欣慼，無慮數變，而先生容貌不異曩昔，非德盛養至，烏能若是耶？先生亦可以自慰矣。世態之變遷靡常，而先生之德容有常。以有常待靡常，先生又何爲不豫哉？

且了和尚像贊

且了，瀾溪諸氏子，字鼎甫。儒而遯於禪者，與確庵同結蓮社。性亢直，善酒。

此甚和尚？我殊不識。或曰此西來之達摩，而不見其面壁。或曰此曹溪臨濟之流，而又不聞棒喝之消息。確庵謂予，此布袋羅漢之後身。予曰其然其然，吾知其好米汁。

關帝真容贊

此近時所傳漢壽亭侯真容也。侯生季漢，去此千餘年，圖其像者，無慮億千萬數，皆以史文所稱，想像揣摩，孰能辨其真否？

而此獨人人謂爲真容，其必有説矣。雖然，侯之所以敬信於億千萬人者，果徒以是威容否耶？若徒以是威容，則亟繪其真，而拜之奉之可也。不然，則吾以爲繪公之像，不如讀公之傳；讀公之傳，不如見公之心而學公之爲人。

張友禱先生像贊

生富貴之族，未嘗以門第驕人；處明盛之世，未嘗以名利居心。其接物甚和，而非閹然媚世；其持己似矜，而非傲物陵人。壯欲乘時，究心於禮樂兵農之府；老思遯世，游刃乎詩書翰墨之林。優哉游哉，不知我者，以爲畏入世途之狷士；其知我者，以爲不求聲譽之逸民。

錢無懷像贊

此何人斯？不爲制舉，而百家子史，博採兼收；不爲游俠，而騷壇酒社，跌宕風流；不爲山人墨客，而杖底之湖山、筆端之邱壑，傲一世而莫與讐。出闤闠之宗，而欿然不滿；在陋巷之中，而淡然無憂。方且含哺弄孫，鼓腹嬉遊，胡爲乎方袍圓頂，儼然比丘？人曰：「此伊蒲氏之徒也。」而我以爲葛天氏之儔。

戲作像贊❶

聞有譏予講學者，作此自嘲。

爾性拙樸，不宜於仕宦；又不喜浮薄，

❶ 此文，正集卷六已收，題《病中自贊》，文字小有不同。

不宜於藝林；手足弱，不宜於農；無狡獪之才，不宜於工賈。爾非道學，且奚術之從耶？雖然，爾自謂道學，而天下之人不欲與汝爲道學，則奈何？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然則吾將勉之己，而聽之人矣。

祭周存梧孝廉文

嗚呼！士生斯世，負奇偉出群之姿，爲國家經營邊鄙。遇則立功絶域，萬里封侯；不遇則馬革裹尸，効死疆場而不悔。此亦有志者之所深取矣。雖然，有説焉。男子之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其忍於輕視此七尺者，以身與國家相重輕耳。故死而有益於朝廷，則生不如死；死而無益於朝廷，則死不如生。此不易之定論也。

吾婁存梧周公，以孝廉起家，知時事多艱，復究心天人之學。時關門孔亟，桐城方公一藻以撫遼聘公參其軍。公盡心佐理，所畫動中機要，三奏奇捷，不報。會與監視權璫忤，璫羅織雜事，逮公繫詔獄。三年得白，復參方公軍。而公以時事日非，拂衣歸里。甲申，南京擁立。同年，太宰徐公、銀臺侯公、文定夏公，皆移書勸仕，公堅卧不出，竟以終老。

或謂以公之才，使大展其學，可以得志；即不然，畢力關門，委身致命，亦人臣之義也；而甘守貧賤，老死牖下，竊爲公不取。嗚呼！公所當之時，亦大概可知矣。徒焦首爛額而無當於救焚之數，則智者必不爲。不觀之近事乎？嘉定登撫孫公，亦以孝廉被薦，累功關門。數年之間，遂錫節

鉞，亦可謂一時之傑矣。而吳橋悍卒，不戢自焚，束手歸朝，身首異處，曾何益於國家？使公當日者昧先幾之義，倖難成之功，徘徊軍前，進退不果，則功名所至，未必遽如孫公，而群小媒蘖，殆必有甚焉者，使朝廷徒有負勞臣之名，而臣子不得盡經綸之實。嗚呼！亦何樂乎有此也？今公之沒已七十有四，讀書林皋，優游課子，雖經變革，未嘗易操。使死而有知，則同年如徐侯諸公，當必把臂泉下，如殷三仁之同志也。孰謂公當日之歸，爲遜於疆埸畢命之臣耶？

公有子四人，長孝逸，次孝□，四孝迥，皆能文章，有聲海內。而孝逸尤倜儻，多大略，有父風。與予輩聯社論文，每酒酣耳熱，激昂慷慨，論列當世，或爲羽聲出歌，髮上指冠，蓋痛先生之志之不得伸，而歎前徽之莫繼也。然則先生之後，其能繼先生之志而大先生之業者，非孝逸其誰耶？先生其可以瞑矣。

集外文王跋

桴亭先生古文稿已刻一卷，未刻十卷。見先生子允正所述行實。康熙時，張清恪公撫吴，嘗選刻《文集》五卷。初刻久佚，張刻亦絶少流傳。咸豐間，葉歸庵先生鈔得張刻不全本，又别爲搜訪若干，據以選刻《文鈔》六卷。光緒間，唐若欽世丈校刊《陸子遺書》中《文集》六卷，依天津廣仁堂重刊張本，益以《文鈔》所有而張本所無者，又别據補録若干篇，庶幾完帙矣。余近得《桴亭文集》鈔本八卷，審之，即歸庵先生手録者。以《遺書》本勘之，此有彼無者尚三十餘篇，乃歸庵搜訪所得而未入《文鈔》者，故《遺書》亦未刊入。中間《高忠憲年譜序》、《尚書彙纂必讀序》二篇，别紙補録，蓋得於《文鈔》已刊之後，非不入選也。其《江右紀變》則以忌諱而删之。因拈出别鈔一卷，題曰《桴亭先生集外文》。其卷首録有全謝山、姚春木所撰二《傳》，亦《遺書》所無，附録於後，以待付梓云。丁卯夏六月邑後學王保譿謹識。

集外文唐跋

往者先大夫編刻《桴亭先生遺書》，共十六種，都凡二十八册。其編輯《文集》，係據正誼堂本、《婁水文徵》本、葉徵君涵溪《文鈔》本，又《補遺》則據太倉舊《志》本，可謂至專且密，疑無挂漏矣。迺今歲世弟王君慧言以書來告，鈔得《桴亭先生集外文》三十四篇，外附全謝山、姚春木先生所撰《桴亭先生傳》二首。蓋當時涵溪先生所鈔而未選與夫選而未及刻者。文治得之，不覺喜極而悲。蓋先師王文貞紫翔先生，亦素好桴亭先生之學。憶丁酉歲，先大夫輯桴亭集告成，擬援《陸清獻全書》例命名，函商於文貞師。復曰：「桴亭先生著作甚夥，必有隱晦未發見者，不如稱『遺書』爲宜。」遂定名「陸子遺書」。今慧言弟得兹《集外文》，不獨慰先大夫之靈，抑以驗文貞師之語矣。獨痛夫楓樹飄零，兩楹夢遠，俱不及一展卷耳。亟擬授諸梓人，合成完璧，並附刻全、姚二先生所爲傳暨《從祀録》於後，以補《年譜》之缺。嗟乎！桴亭先生之文，當時未有阨之者，迺零落於荒江風雨之濱，幾三百年而始得稍顯於世。近世以來，新學争鳴，斯文衰息，恐又將由顯而晦矣。雖然，晦之者數也，晦而終必顯者理也。數不能奪理，而理必能勝數。蓋先大夫與先師早有以知之矣，在後人善寶之耳，又奚否塞之足憂哉？丁卯八月邑後學唐文治謹跋。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陳志遠　曹明綱

本册責任編委　楊　浩　沙志利

{
"filename": "MTQ1NTc2OTQ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557694.zip",
"filesize": 107965900,
"md5": "0c099a557e6a5f1115bd0173ee120e88",
"header_md5": "b393ae117834e664c566b7cbc7ee6e8c",
"sha1": "dbd350381ab663b67cf2f725b39b8c64c191fa49",
"sha256": "0b87e30c61a0174d763c167e312b3c88a9ff5f2dda2edc5f926974231979b9de",
"crc32": 24130302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34989395,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780,
"pdg_main_pages_max": 780,
"total_pages": 791,
"total_pixels": 43676160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